武俠世界



$2.00

606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水晶玄機** 馬雲・著

一名神秘術士，能以他的水晶球替人占卜，據說，可以知道吉凶，更能知過去未來。此中自有玄機。請注意即將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水晶玄機〕。洋洋十萬言，一次刊登，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韜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僑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0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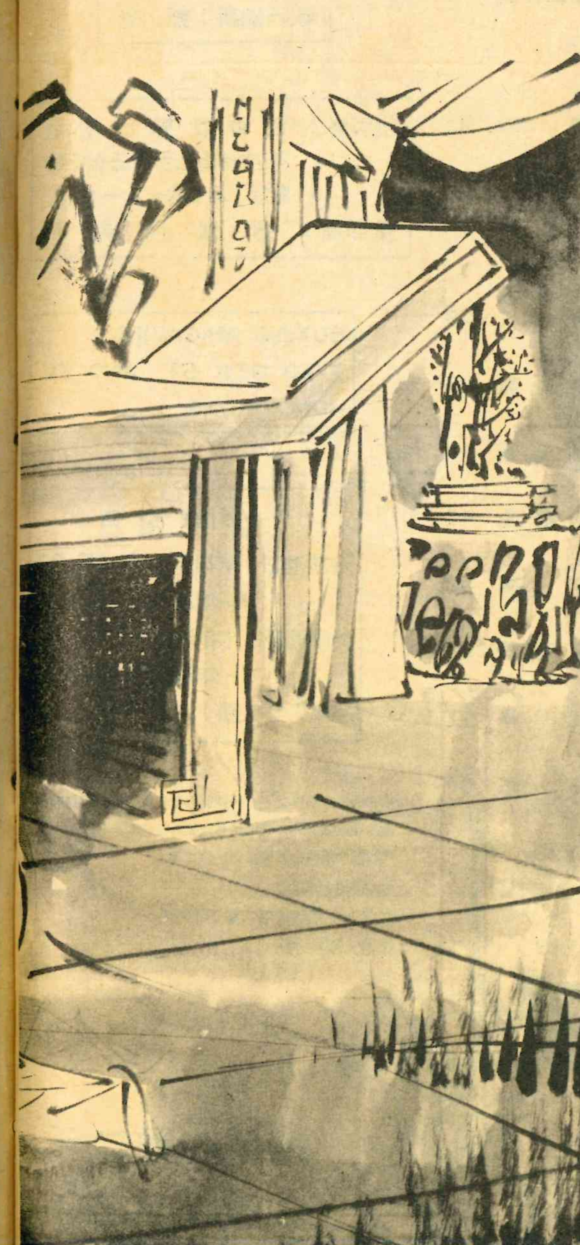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六

諸葛青雲・文
董培新・圖

斷義還釵





還釵還本震令主

林雙木挾持辛人英進入寢宮，春蘭等人見狀，正自心中一酸，以爲辛人英難逃失身慘刦之際，却忽然瞥見秋菊臉上，帶着滿面笑容，毫無悲戚神色。冬梅發現秋菊神色有異，首先「咦」了一聲，詫然叫道：「三姊……」

秋菊搖了搖手，向辛人英寢宮之中，伸指示意，令冬梅莫加驚動。

冬梅，夏荷，春蘭，均是玲瓏剔透之人，知道事有蹊蹺，遂暫時不向秋菊追問，只屏息注視辛人英寢宮之中，以觀究竟。

此時，辛人英寢宮之中，因燈光業已熄滅，只是一片黑暗。

林雙木則仍不住得意獰笑，並可從笑聲移動的情況聽出，這位淫惡無比的「百變人妖」，正一步一步，緩緩走向辛人英的臥榻之前。

春蘭等久居此處，自然聽得出林雙木業已走到了辛人英的臥榻之前，大概即將手掀羅帳，準備銷魂眞箇！

這時，秋菊向她們作了個注意手式！

驀然之間，林雙木的得意淫笑忽收，換成一聲淒厲怒吼！

厲吼既起，秋菊不再保持緘默，身形一閃，便縱向寢宮之內！

春蘭一面追隨同進，一面滿臉詫異地向秋菊皺眉問道：「三姊，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秋菊笑道：「林雙木色迷心竅，他以爲羅帳之內，躺的是我家殿下，却想不到會是『小白』，再則下流成性，欲加輕薄，自然要吃苦頭了！」

夏荷在旁恍然說：「原來帳中藏的竟是『小白』，怪不得殿下爺定要把寢宮燈光，先行熄滅！」

春蘭想起辛人英所中的「和合搜魂」毒力，頗爲關切地，失聲問道：「林雙木惡有惡報，雖已遭殃，但殿下所中的毒力，却……却又怎麼辦呢？這……這廝身邊，未必準……準帶有解藥？」

秋菊嬌笑一聲，正待答言，帳中業已响起辛人英的語音說道：「我的毒力已解，春蘭不必担心，你們可把燈亮起！」

她的語音才落，秋菊已晃着火摺，把四壁油燈，一一點起。

燈光一亮，春蘭等方見辛人英懷抱小白，坐在帳中，林雙木則下身幾乎全爲鮮血所污，似已疼暈，倒在地下！

春蘭怒視林雙木一眼，因恨他已極，上前一步，便待舉掌劈落！

辛人英叫道：「春蘭，不要殺他，這廝身受重傷，已成殘廢，縱能保存性命，也失去所謂『人妖』資格的了！」

春蘭才知道「小白」太以捉狹，竟抓傷了林雙木那等要害，難怪他立即暈倒，並下半身血污狼藉，糢糊一片！

她又是害羞，又是忍笑地向辛人英恭身一禮，悄悄說道：「殿下，這廝適才在厨下竊聽，業已知道殿下的身份秘密……」

辛人英雙眉微挑，秀目中電閃神光，向春蘭正色說道：「我的身份秘密，洩漏不妨，要我改扮男裝，原是令主之意，如今既已揭破，我便索性從此還我女孩兒家的本來面目，免得你們伺候起來，有所不便！」

夏荷站在一旁，怒視林雙木兩眼，柳眉雙挑，向辛人英叫道：「殿下……」

辛人英笑道：「從今後取消『殿下』之稱，不妨叫我『公主』……」

「公主」兩字才出，忽然又覺不妥地搖頭一笑……揚眉說道：「『巫山派』中的所謂『公主』，已有長孫豔等三個，不必弄得太多，你們今後便乾脆叫我聲『姑娘』便了。」說至此處，側顧夏荷問道：「夏荷，方才你要說些什麼？」

夏荷指着暈絕在血泊之中的「百變人妖」林雙木，銀牙一咬，恨恨說道：「這廝適才所爲，太爲陰狠歹毒，殿下……」

她因平日叫慣，在「殿下」二字說出以後，方嫣然一笑，改口說道：「姑娘雖然厚德寬仁，看在『令主』份上，饒恕林雙木不死，也應該設法使這廝完全喪失報復能力，免得再來弄鬼，使姑娘多生閒氣！」

辛人英連連點頭地，對夏荷投過一瞥嘉許目光，含笑讚道：「夏荷此語，極有見地，我要廢掉這萬惡淫徒的一身功力！」

語音甫畢，屈指凝功，向林雙木隔空認穴，彈了兩指！業已疼暈在血泊中的林雙木，身上一陣急劇顫動，居然被辛人英破去他一身內功的指力，彈得醒了過來！冬梅更是恨極林雙木，弄了一盆冰冷水兒，向林雙木迎頭澆下。這一來，林雙木雖神智清醒，但因上乘內功已失，下體傷處，更疼痛太甚，以致面色如土，全身亂抖！

辛人英沉聲叱道：「林雙木，我饒你不死，只廢了你一身功力，還不替我快滾？」

林雙木仍極兇悍，目中厲芒如電，向辛人英切齒叫道：「臭丫頭，你還是把我殺了的好，否則，林雙木若有三寸氣在，非把你這丫頭，加以百倍擺佈，報復此仇不可！」

辛人英哂然一笑，冷冷的道：「林雙木，你還要向我報仇麼？但願你轉世投胎以後，仍然有此能力……」語音頓處，目注春蘭喝道：「春蘭，替我把這廝……」

林雙木以爲觸怒辛人英，命春蘭處死自己，不禁心胆一寒，顫聲叫道：「你……你又改變主意，要殺我了？」

辛人英嘴角一披，叱道：「本來是個膿包貨色，何必還裝甚英雄，你放心，我不是叫春蘭殺你，只是命她把你這無恥妖人，一脚踢出寢宮，免得在此污我耳目！」

春蘭靜等辛人英語畢，飛起一脚，果然把林雙木踢得滾出寢宮。

這時，寢宮以外，突然響起一聲森厲獸嘯！

冬梅聽出是「大黑」嘯聲，不禁秀眉微蹙，訝然說道：「咦！『大黑』的嘯聲，怎麼突然變得這等兇厲？」

辛人英恍然說道：「『大黑』大概是想報仇，春蘭快去制止一下，否則林雙木便將大大倒霉，性命難保了！」

春蘭心恨林雙木，心中答應，足下却故意略爲延遲，不曾立即舉步！就在她這故意略一延遲之際，辛人英的寢宮以外，已起變故。

首先響起的，是「大黑」聲震屋瓦地，一聲凶暴狂吼！

跟着，又發出一聲慘嚎！

那慘嚎自然是林雙木所發，但他似乎只嚎出半聲，便告寂然，代之以「哧」的一響！

辛人英聞聲之下，便知林雙木性命已休，長嘆一聲，搖頭說道：「這廝咎由自取，死不足惜，只怕『令主』面前，我會受處分過厲之責！」

說完，帶着春蘭，夏荷，秋菊，冬梅等人，走出寢宮，果見「大黑」既因記恨前仇，又知林雙木有意凌辱主人辛人英，大發野性之下，把這「百變人妖」，活生生撕成兩爿，使「巫山派」中，報銷了一位「護法」。

春蘭一面動手收拾林雙木屍身，一面向辛人英嬌笑叫道：「姑娘，這廝既然罪有應得，何不先向令主呈報，最多把殺他之事推到小白和大黑頭上：：」她的話猶未了，辛人英便自臉色沉重地搖頭接口說道：「不行，倘若推到『小白』和『大黑』頭上，令主盛怒一發，可能性命難保？這樁事兒，還只有由我來硬頂一下，外人若是問起林雙木的死因，你們切記不許說出是死在『大黑』手內！」

春蘭等方自點頭，「聚泉峯」下，突然有人傳聲叫道：「令主座前侍奉婢女紫雲，求見殿下！」

辛人英眉頭一皺，向夏荷說道：「夏荷，你去傳紫雲上峯，我在殿外接見，秋菊，冬梅，快幫着春蘭收拾一下，莫讓紫雲看見林雙木慘死情狀！」

夏荷領命前去，把另外一名美豔婢女，引上「聚泉峯」腰。

辛人英早就走到「江風小築」的殿外平台相待，向那美豔婢女，皺眉問道：「紫雲，你來此何事？是令主要找我麼？」

那名叫「紫雲」的美豔婢女，向辛人英恭身一禮，陪笑答道：「令主不是要找殿下，是叫紫雲來看林護法是否到過此地？……」

辛人英聽至此處，不加隱瞞地，點了點頭，接口說道：「不錯，林雙木曾經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到過我所居寢宮之內！」

紫雲聽出辛人英口氣不妙，慌忙陪笑說道：「林護法並非私自妄圖闖殿下寢宮，是奉了令主之命，來辦一件事……」

辛人英臉色一變，沉聲喝道：「紫雲，林雙木對你有大恩情？要你替他來飾詞迴護？」

紫雲不料辛人英如此震怒，嚇得嬌軀一顫，低頭抱拳說道：「殿下息怒，婢子怎敢放肆，紫雲只……只是來傳令主之命，請……請林護法不必躭擱，早點回轉『神女宮』去！」

辛人英臉色如冰，把目中烱烱神光，盯在紫雲身上，挑眉說道：「林雙木回不去了！」

這句話兒，說得斬釘截鐵，使紫雲大吃一驚，向辛人英注目發怔。

辛人英繼續說：「紫雲，你去回覆令主，就說林雙木私入『江風小築』，既未出示令主的『金釵大令』，行爲更十分卑鄙下流，業已被我殺掉！」

紫雲全身一震，失聲叫道：「殿下爺，你……你竟殺了林護法麼？」

辛人英看出紫雲目中含淚，知道這丫頭與那下流透頂的「百變人妖」，定也早就有了私情，遂沉着臉兒說道：「我殺了他，你心疼麼？還不趕緊照我所說，稟報令主！」

紫雲不敢多言，向辛人英施了一禮，暗咬銀牙，轉身馳去。

辛人英見紫雲走去，回轉頭來，向春蘭等人，揚眉叫道：「春蘭，你和秋菊替我把林雙木的遺屍，擲入長江！」

秋菊問道：「姑娘，少時令主萬一要驗屍身……」辛人英接口說道：「傻丫頭，我命你們擲屍入江之舉，便是不讓令主相驗，因爲令主若是驗出林雙木身上爪痕，『小白』，『大黑』的兩條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秋菊恍然，連連點頭地，與春蘭同把林雙木兩爿屍首，以及所流的臟腑，一齊擲入長江，充作江魚美點。

這時，冬梅想起一事，詫聲問道：「姑娘，『小白』是被『大黑』找來，但姑娘所中『和合搜神』的媚藥毒力，却又怎樣祛解的呢？」

辛人英心有餘悸地，目光凝注冬梅，長嘆一聲，搖頭叫道：「冬梅，你大概還不知道，我今天等於是業已死過一次！」

此言一出，不但冬梅，連春蘭，夏荷，秋菊等三人，都聽得大爲驚愕，幾乎異口同聲地向辛人英詫然問道：「姑娘此話怎講？」

辛人英雙眸之中，神光朗朗地，一掃春蘭等人，沉聲問道：「我們都是女兒之身，自然知道女孩兒家的操行之內，是以何德爲重？」

秋菊首先答道：「貞潔爲重！」

辛人英看了她一眼，頗表嘉許地點了點頭，含笑說道：「秋菊說得極對，我便是深知本派中不禁情慾，品流過於混雜，才請准令主，一向男裝，保密女兒身份，以避免許多無謂紛擾！」

春蘭等一齊點頭，辛人英又從臉上浮起一絲苦笑，繼續說道：「這次我一來料不到林雙木已然離去，仍敢暗中在此逗留，施展下流手段，二來那『和合搜神』媚藥，又無色無臭，製作得太以高明，才不愼中了計算！」

夏荷切齒說道：「林雙木之胆敢下流無恥，如此胡爲，完全是爲了他與令……」

一個「令」字才出，猛然想起本派中不許批評長上，處罰並且極嚴，遂趕緊悚然住口！

辛人英嘆道：「至於中毒以後，既忍受不住體內慾火煎熬，又不肯不顧貞節，失身下流惡賊，萬般無奈之下，我遂頓萌死念！」

冬梅顫聲叫道：「姑娘，你……你……你打算怎樣？」

辛人英道：「我想以死解脫之舉，若被林雙木發現，必被阻止，並遭凌辱，遂誘稱害羞，要林雙木熄燈之後，再進寢宮打算與他拚個同歸於盡！」

春蘭詫道：「姑娘中毒以後，業已眞氣難提，林雙木的功力又高……」

辛人英道：「令主的『地獄金釵』，在我身邊，我想先以此釵自盡全貞，然後再趁一息未絕之際，把林雙木也一併刺殺！」

夏荷問道：「姑娘既已拿定這種捨命全貞主意，怎又逢凶化吉，莫非臨時變了……」

辛人英道：「我並未臨時改變主意，誰知才用

『地獄金釵』，刺臂見血之下，突然覺得所中『和合搜神』的毒力已解！」

春蘭喜道：「那根『地獄金釵』，竟還有如此妙用？」

辛人英苦笑道：「這大概是『以毒攻毒』，靈效巧合而已，這時『大黑』又與『小白』找來，預先藏在帳中，以後之事，便是你們親眼目睹了。」

秋菊失驚道：「假如『地獄金釵』不能與『和合搜神』，以毒攻毒，姑娘豈不……」

辛人英長嘆一聲，接口說道：「所以我適才說是等於業已死過一次！」

春蘭妙目之中，神光如電，向辛人英揚眉朗聲說道：「紫雲歸報以後，令主萬一怪罪，姑娘不妨直稟實情，令主若知林雙木如此惡毒下流，以及姑娘『捨命全貞』經過，或可息却雷霆之怒？」

辛人英臉上神色，異常沉重地，點頭一嘆，緩緩說道：「但願如此，才是『巫山派』之福！」

秋菊聞言，秋波微轉，偷偷瞥了辛人英一眼，嘴皮署動，欲語未語。

辛人英道：「秋菊，你這等吞吞吐吐則甚?若有話兒，怎不說出?」

秋菊低聲說：「萬一令主不……不肯放過此事，要……要加罪責，姑娘却……却是怎樣應付?」

辛人英徐徐答道：「我自幼便受令主撫敎恩深，不容背逆，若加罪責，自然領受……」

話方說至此處，秋菊便接口說道：「姑娘仁孝天生，領罪原屬不妨，但婢子就怕……就怕令主會把罪責降……降得太重！」

辛人英道：「降罪太重?難道令主竟……竟還要我爲林雙木那斷抵……」

她這「抵命不成」的一語未畢，忽然聽得隱隱傳來幾聲「叮噹」「叮噹」的金鐘撞擊聲息！

春蘭一聞鐘聲，臉色頓變地，緊蹙雙眉，目注辛人英道：「姑娘，這是『巫山派』中，輕易不鳴的『聚靈鐘』聲，難道令主竟爲了此事，立刻廢練神功，出關集衆麼?」

辛人英雙眉一挑道：「出關集衆，又便怎樣?我不信令主爲了一個林雙木，竟會把二十年的義母女之情，一……一旦完全拋却?」

春蘭看出辛人英神情之中，憂忿兼具，遂想移轉話頭，陪笑問道：「姑娘，『小白』找到龍少俠麼?」

她知道辛人英對龍不潛頗爲情深，才特意轉變話頭，使她暫解憂忿，誰知竟使辛人英秀眉更蹙地，搖頭答道：「沒有，『小白』剛剛渡過江去，倘未找着龍少俠，便被『大黑』傳嘯示意，說我有警，把牠叫了回來！」

春蘭道：「如今，『小白』已然無事，姑娘何不叫牠再去尋找龍少俠呢?」

辛人英被她一言提醒，連連點頭地，目注春蘭說道：「春蘭，你說得對，乾脆命『大黑』也同『小白』前去，讓牠們兩個，避避鋒頭，免得萬一被令主疑及，生甚禍變?」說完，便轉面向「小白」叫道：「『小白』，你再和『大黑』，一同再渡過江去，尋找龍少俠，替我把信送到，倘若不能完成這任務，便不許回來見我！」

「小白」吱吱叫了兩聲，點頭表示會意，與「大黑」一齊馳下「聚泉峯」去。

辛人英愁眉未展，長嘆一聲，目光微掃春蘭等人，緩緩說道：「我要歇一歇了，你們且分班伺候，適才『聚靈鐘』聲既响，恐怕『神女宮』中，定會有什……」

話猶未了，陡然雙目一翻，神光如電地，向「江風小築」以外，朗聲問道：「何人斗胆?在未奉傳呼之下，竟敢妄闖『聚泉峯』禁地?」

語音方落，一條紫色窕窈人影，從峯下飛上，落足平台。

辛人英見來人又是紫雲，不禁冷笑一聲，向她剔眉說道：「紫雲，你竟敢在不先通報之下，逕行登峯，胆量可眞不小！」

紫雲上次前來，神色十分恭維，這次却只署抱雙拳，大剌剌地，挑眉答道：「回殿下的話，紫雲此次前來，是奉了令主的『金釵大令』……」

這根「金釵大令」，與林雙木先前在「九曲洞」中，所出示的不同。

林雙木先前所持，長約七寸，紫雲如今所持，則幾乎大了一倍，長約一尺二三。

辛人英見紫雲手中，果是本派向不輕傳的「金釵大令」。

遂只得肅立恭身，向紫雲皺眉問道：「紫雲，還有何人，與你同來?」

紫雲答道：「刑堂執事，崔明，崔雲！……」話出，人晃，崔明，崔雲兄弟，也從峯下，縱上了平台，並向辛人英抱拳爲禮。

春蘭等，見刑堂執事，崔家兄弟，竟與紫雲同來，不由均自嬌軀一顫，知道事態嚴重！

辛人英勃然叫道：「紫雲，你帶領刑堂執事崔家兄弟同來，莫非要治我罪嗎?」

紫雲答道：「令主是派崔明，崔雲前來查驗林護法的遺體，並舁回『神女宮』中……」

辛人英冷「哼」一聲，截斷了紫雲的話頭，沉着臉兒說道：「沒有什麼遺體可驗！」

紫雲詫道：「殿下此話怎講?難道殿下竟把林

護法火化成灰!否則……」

辛人英冷冷接道：「我殺了林雙木後，不願使這下流無恥兇人，玷污我『江風小築』，業已命春蘭等人，把他屍體，擲下長江，此時縱未流出百里，也飽了江魚之腹，還能驗些什麼?」

紫雲聽得目中淚光隱泛，暗咬銀牙，向辛人英一舉手中的「金釵大令」，挑眉說道：「令主命婢子持這『金釵大令』，請殿下跟隨婢子，立赴『神女宮』，令主在『集英殿』中，聚衆相待！」

辛人英夷然道：「好，我們就走吧！」

紫雲道：「慢點，令主還有一道命令，囑咐殿下前往『神女宮』前，先行遵辦！」

辛人英署皺雙眉，目注紫雲，以一種不解神色，向她問道：「關於此事的誰是誰非?我願到『神女宮』中的『集英殿』上，向令主當面答辯，令主還有什麼事兒，要我先行遵辦?」

紫雲突然目中凶光一閃，手指着春蘭等人，滿面煞氣，朗聲說道：「令主認爲春蘭，夏荷，秋菊，冬梅四人，侍奉殿下，未盡職守，諭令立卽賜死！」這幾句話兒，宛如晴天霹靂一般，震得春蘭等四個嬌娃，心魂俱顫！

辛人英也未料到義母「金釵令主」辛九香，會來上這麼一手，不禁呆在當地。

紫雲署偏臉兒，目光一掃崔明，崔雲兄弟，冷然發話說道：「兩位執事，我已宣佈令主諭示，你們怎麼還不執行刑堂職責?」

崔明，崔雲雖然目光微瞥辛人英，似有所怯，但因紫雲手持「金釵大令」，乃不得不答應一聲，向春蘭等人面前，舉步走去。

辛人英驀然瞋目喝道：「崔明，崔雲，你們誰敢放肆?」

崔明，崔雲兄弟，確實對這位「殿下爺」有所胆怯，聞聲之下，均自悚然止步！

紫雲訝聲問道：「殿下，難道你敢違令?」

辛人英道：「林雙木是我殺的，令主如有罪責，應由我來承當，爲什麼要把她們賜死?」

春蘭，夏荷，秋菊，冬梅四人，又驚又氣，滿懷委屈之下，竟一齊嚶嚶啜泣起來！

辛人英温言撫慰說道：「你們不必哭泣，只要辛人英不死，我便決不會使你們承當這寃枉的罪責！」

紫雲朗聲道：「殿下，令主是如此傳諭……」

辛人英不等她往下再講，便自一剔雙眉，接口冷冷說道：「我不管令主是怎樣傳諭?願意到『神女宮』中當面答辯，春蘭等人，究竟有無罪責，也等答辯完畢再說，走，我們便去『集靈殿』吧！」

「巫山派」的「金釵令主」，一向令出如山，要殺死四名侍女，簡直是輕而易舉，不容有絲毫置喙機會！

但如今遇上了這位「西貝殿下」辛人英，她却偏要抗命，不允許刑堂執事，崔明，崔雲，立刻對春蘭等人，加以處置。

紫雲委實與那「百變人妖」林雙木，早有私情，才於驚聞林雙木噩耗之下，在「金釵令主」辛九香面前，加油加醬，討得「金釵大令」，想先行殺却春蘭，夏荷，秋菊，冬梅四女，署出胸中惡氣。

但辛人英公然阻令，紫雲並發現這位「殿下爺」的雙目之中，業已閃出殺氣寒芒，也不禁心胆微怯，知道若是硬逼，必生巨變。

她看明利害，只得暫忍心頭惡氣，把語音儘量放得平靜地，向辛人英恭身一禮，滿臉陪笑，緩緩發話說道：「令主一向令出如山，決無更改，但殿下身份特殊，自然又當別論！紫雲一切遵命，但願殿下在令主面前，一切担待才好！……」

說至此處，偏過頭去，向呆立一旁，有點手足無措的崔明，崔雲兄弟，微剔雙眉，朗聲叫道：「兩位執事，令主還在『集靈殿』等候覆命，我們不宜多作躭延，且侍從殿下，同去『神女宮』吧！」

崔明，崔雲兄弟，口中答應一聲，身形却未移動，只向辛人英投過一瞥畏怯目光。

辛人英冷笑一聲，挑眉說道：「侍從也好，反正我殺了林雙木，已成待罪之人，何必還在乎這個禮數?且對春蘭等人，交代兩句，我們馬上就走！」說完，轉身目注春蘭等人，含笑温言地緩緩說道：「等我前往『神女宮集靈殿』中，見了令主，辯明是非曲直，禍福立可分曉！你們不必驚懼，好好在此等待訊息，聽見沒有?」

春蘭等人，一齊抱拳答道：「婢子等業已聽淸，敬遵諭示！」

誰知就在春蘭答話之際，她和夏荷，秋菊，冬梅四人的耳邊，却聽見辛人英暗運「蟻語傳聲」神功，向她們悄然叮囑：「紫雲的神情悲戚，多半與林雙木早就私通，她定在令主面前，有所煽動，令主才有所遷怒，要把你們賜死！我和令主，既是師徒，又是義母義女。此去『神女宮』中，多半無事，卽有罪責，也不會太重，但你們四人安危，在羞刀難以入鞘之下，却是着實可慮！故而，等我一走，你們便踏索過江，與『小白』『大黑』，均在龍少俠身邊待命，若未有我傳呼，絕不許擅回『江風小築』！」

她用「蟻語傳音」功力，向春蘭等人耳邊，密囑完畢後，又用正常語音，對她們目光電掃，正色沉聲說道：「你們能『敬遵諭示』就好，我所囑咐的話兒，絕不許有所違背！」

語畢，見春蘭四人目中，均自含淚欲滴。辛人英不禁也一陣心酸，趕緊略提心神，向紫雲暨崔明、崔雲兄弟叫道：「走，我們快去『神女宮集靈殿』中，我要和令主當面辯理！」

紫雲從嘴角間，浮起一絲陰冷寒意，向辛人英恭身一禮說道：「殿下爺，請。婢子與兩位崔執事，敬爲殿下開道！」

等到辛人英與紫雲、崔家兄弟，下得「聚泉峯」，前往「神女宮」後，冬梅因年齡最幼，忍不住滿腹委屈，竟「哇」的一聲，淚如泉落。

春蘭皺眉說道：「四妹不必啼哭，事到如今，哭又何用？我們且去江邊。」

冬梅一面拭淚，一面隨行。並向春蘭詫然發問地，揚眉說道：「大姐，你把我們姊妹，帶到江邊作甚？」

春蘭默然不答，只是轉動絞盤，又把那條橫江鐵索絞起。

秋菊駭然叫道：「大姊，你……你……你絞起鐵索作甚？難……難道我們當眞要踏索過江？」

春蘭看她一眼，淡淡答道：「三妹問得好笑，莫非殿……姑娘適才不曾以『蟻語傳聲』功力，向你耳邊，有所囑咐麼？」

「姑娘雖曾以傳音密語，囑咐我姊妹暫去龍少俠身邊待命，但……我們眞……眞要聽她話麼？」

春蘭臉色一沉，以一種近乎叱責的語氣，目注秋菊說道：「三妹眞是越說越不像話。我們侍奉姑娘多年，名雖主僕，情份已同骨肉，不聽她的話，却聽誰的話呢？難道姑娘剛剛爲了殺死林雙木無恥狗賊之事，有點失寵於令主，你就……」

提到「你就」二字，見秋菊已把一張俏臉龐，急得脹紅如血。才頓住話頭，不曾斥責出份量更重之語。

秋菊面紅耳赤，並順着香腮，流落兩行珠淚地向春蘭怨聲叫道：「大姊，你誤會了，也錯怪我了！小妹怎會於姑娘畧爲失寵於令主之下，便有所負義忘恩。我只是覺得我們姊妹，若是遵命踏索過江，還有誰來照顧姑娘？」

春蘭不等秋菊話完，便自嘆一聲，悽然接口說道：「姑娘已去『神女宮』，我們照顧得了麼？目前還是遵姑娘所囑，去尋找龍少俠才是正理！」

說話之間，她已把鐵索絞緊，目注秋菊、冬梅，冷冷說：「我們反序而行。四妹，三妹先走！」

春蘭雖是大姊，一向和藹可親，這時却板起面孔，不苟言笑，拿出一副「掌家大姊」模樣。

冬梅、秋菊眞被她那副面孔嚇住，不敢再復多言。由冬梅先行，秋菊隨後，雙雙上了鐵索。

春蘭見她們二人，上了鐵索，又復雙眉一皺，朗聲說道：「三妹、四妹，姑娘此去，恐有危險，我們要爭取時間，你們先行過江，便先行與『小白』、『大黑』，取得聯絡，設法尋找龍少俠，詳告姑娘情況，或許龍少俠等，有援手之策！」

秋菊與冬梅心中，本有疑問，但被春蘭用「姑娘有險」、「爭取時間」等大帽子一扣，也就不敢多話，提氣踏索，奔向對岸。

春蘭見冬梅、秋菊業已過江，遂向夏荷畧一揚眉，注目說道：「我已說過，渡江之舉，反序而行，二妹，你該上索去了！」

夏荷目中微閃湛湛神光，秀眉雙揚，向春蘭含笑搖頭說道：「大姊，我不過江！」

這句話兒，大出春蘭意料之外，方對夏荷投過一瞥詫異眼神，夏荷已微微笑，緩緩說道：「大姊，不是我不肯過江，而是我要追隨你一致行動！」

春蘭詫道：「二妹，你……你此話怎講？」

夏荷笑道：「大姊，你自己不想過江，何必要我……」

春蘭不等夏荷話完，便即雙眉深蹙地，接口苦笑問：「二妹，你……你說我不……不想過江？」

夏荷笑道：「大姊何必還要隱瞞？你自己若想過江，適才怎麼會向三妹四妹，那樣叮囑？」

春蘭一怔，夏荷從妙目之中，閃射神光地嫣然微笑又道：「大姊，我懂得你的意思，但取仁取義，也該有個伴兒，如今三妹、四妹，已然過江，就讓我陪你在此等待姑娘的訊息，聽天由命便了！」

語音未畢，夏荷已伸手放鬆絞盤。一陣「嘩啦」脆響，使那橫江鐵索，迅即沉下江內。

剛剛到達對岸的秋菊冬梅二人，見狀之下，凝氣傳聲，駭然叫道：「大姊、二姊，你們怎不過江，並把鐵索放鬆了呢？」

夏荷不等春蘭答話，便把她與春蘭恐辛人英有甚危險，意欲在「江風小築」中，等待消息，不惜成仁取義，拚死救援，用眞氣傳音，說了一遍，並命秋菊、冬梅，不可遲延，立即往尋龍不潛，告知辛人英目前所處境況！

秋菊、冬梅聞言大驚！但絞盤已鬆，鐵索已落，她們便再想回來，與春蘭、夏荷，共同生死，也告無法辦到。

何況夏荷把話說完之後，根本不在江邊逗留，已和春蘭回轉「江風小築」，秋菊、冬梅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含淚如言，趕緊尋找龍不潛等蹤跡！

× × ×

秋菊、冬梅二女，既是來尋龍不潛，如今便應把故事移轉到龍不潛等方面。

魏立言因自己與石超然所中蛇毒已祛，加上又已曾見春蘭帶着「小白」、「大黑」兩隻靈猿，在滿峯上下，搜索敵蹤，遂向龍不潛說道：「龍賢侄，我們不必再站在江邊，且到崖後避一避吧！」

龍不潛愕然問道：「避一避？魏師叔此話怎講？你……你要避……避些甚麼？」

魏立言道：「自然避的是那暗中對賢侄兩度下手的兇徒滋擾，我們若是還逗留在此處，這厮多半還有花樣，不肯死心！」

龍不潛劍眉一挑，俊目中神光如電地，勃然大怒說道：「這種見不得人的無恥的東西，我們難……難道還……還會怕他？」

魏立言笑道：「我們若怕任何魑魅魍魎，不會來赴『巫山』之約的了。賢侄難道不覺得春蘭、夏荷、秋菊、冬梅等四位姑娘，自從警覺有變以後，便神色倉惶，提心吊胆地，太以可憐了麼？」

龍不潛悚然說道：「原來魏師叔是爲了她們公主恐有變故，會使春蘭姑娘等，擔驚受怕！」

石超然也在一旁含笑說道：「這四位姑娘，對我們禮貌甚週，若是爲了我們使她們心神失寧，委實有點不忍！」

龍不潛聽魏立言與石超然都是這般說法，自然點頭道：「魏師叔與石叔父，既均看法一致，我們就避一避吧！一切事兒都等辛人英找來時再說。」

他邊自說話，邊自舉步，轉入峯後。

魏立言笑道：「龍賢侄，我們只消避開暗中弄鬼之人的眼目便好，不可走得太遠。」

龍不潛聽出魏立言的語外之意，微軒雙眉，含笑說道：「魏師叔是怕我們若是走得太遠，辛人英會找不到麼？她……」

魏立言不等龍不潛語畢，便微笑搖手，截斷他話頭說道：「我知道辛人英曾有只要我們不遠離百里之外，均易尋見之語。但離得近點，總比較容易找尋一點。何況……」

龍不潛見魏立言說到「何況」二字，語音忽頓，不禁訝然問道：「魏師叔，何況甚麼？你爲何不說下去？」

魏立言笑道：「我是說何況賢侄還曾見過頗像你父親身法的壁上人影，萬一眞是令尊也到『巫山』，我們留得近些，豈非便於接應？」

這幾句話，說得龍不潛悚然動容地，連連點頭答道：「對，對，魏師叔說得極是。我們不必離得太遠，只要避開對方眼目之後，尋個幽祕所在，靜坐行功，以等待辛人英的訊息就是。」

魏立言與石超然，一齊含笑點頭。三人遂目光電掃，找尋暫時落脚之處。

偏偏峯後地勢，不甚適合，一直找到另一座山峯之上，才尋着一個外有藤蔓垂覆的隱祕山洞。

龍不潛掀起覆洞藤蔓，向魏立言、石超然，含笑叫道：「魏師叔，石叔父，這個洞穴相當隱祕，只怕我們在洞中靜坐，外人不得而知。辛人英尋來之時，不好找呢！」

石超然笑道：「賢侄放心，辛人英豢養了那麼多猴子，其中又有『小白』、『大黑』兩隻靈猿，周圍地勢更熟，那有尋不着這座洞穴之理？」

龍不潛聽石超然這樣說法，遂點頭笑道：「找尋洞穴，確是猿猴專長，我們進洞……」

說到「進洞」二字，劍眉忽揚，左手抖處，從袖中飛出一道紅光，直投洞內。

原來龍不潛是把藏在他袖內的那隻「血靈鷄」，放了出來。

石超然問道：「賢侄這是何意？」

龍不潛道：「『巫山』怪異甚多，這洞穴又頗幽深黑暗，小侄遂先命『血靈鷄』進洞看看，以防洞中藏着甚麼惡毒蛇虫，對我們驟起發難！」

魏立言笑道：「賢侄太仔細了。那血靈鷄是通靈異鳥，尤其對各種毒物，感應特靈，倘若洞中有甚蹊蹺，牠早就會在袖中主動報警！」

說至此處，那隻「血靈鷄」已從洞深處飛回，果然無甚異狀。

三人入洞以後，見洞中尚稱寬暢，遂畧拂積塵，席地靜坐。

不消多久，魏立言與石超然，都已入了神儀內瑩，寶相外宣，天人交會，物我兩忘的內家妙境。

但龍不潛的一顆心兒，却始終忐忐忑忑，無法靜得下來。

這種現象，並不是龍不潛的修爲不純，而是使他關懷繫念之事太多，至少有三件事情，老在腦中起伏，無法放下。

第一、是魏立言適才提起的「壁上人影」，那人影酷似爹爹「山澤蟄龍」龍潛，不知怎會一閃即隱，未再現身。「巫山派」在這「巫山」「巫峽」之間，得地利，仗人和，委實好手如雲，不可輕視，爹爹倘若闖入虎穴，安危豈不可慮？

第二、龍不潛想念凃琬，他不知道凃琬「崑崙」療師之行，有否預期結果，以及何時才可趕來與自己相會！

第三、是關懷辛人英，龍不潛不但與她有一段恩情，又迭經魏立言、石超然勸說，務宜爭取此女，減弱凶邪實力，並可使凃琬姐妹團圓，免却骨肉相煎的不幸事情。

有了這三個人影，老在腦海心頭，不住盤旋隱現，龍不潛那裏還能够像魏立言、石超然那等物我兩忘，百慮盡祛？

就在他思潮起伏之際，耳中突然聽見有聲低低獸嘯，從遠處傳來。

像龍不潛這等有絕頂天資之人，多半記憶特強，可以過目不忘！

非僅「過目不忘」，連「過耳」也照樣不忘，龍不潛一聽那低沉獸嘯，便覺耳熟，再一畧加尋思，便想出似是「小白」。

加上獸嘯傳來的遠遠方向，更是江邊，龍不潛遂確定正是「小白」，而「小白」多半更是奉了辛人英之命，過江來尋自己！

念頭剛剛轉到此處，第二聲獸嘯，又從更遠之處傳了來。

這聲獸嘯，來處更遠，假如第一聲是在江邊，則這聲便在江心，尚未登岸，嘯聲也比第一聲，更為低沉，顯然不大一樣！

龍不潛聞聲一怔，劍眉雙皺地，心中暗忖第一聲獸嘯，聽準定是「小白」，但第二聲獸嘯，又是誰呢？莫非竟是「大黑」？

倘若辛人英要尋自己，只消把那靈巧解意的「小白」派來，便已足够，何必連那隻金剛猩猩般的「大黑」也一併遣出？

他一面心中思忖，一面便站起身形，緩步走出洞外。

因為自己反正無法靜坐，定不下心，遂索性至洞外相迎，免得「小白」等到處找尋，白白浪費時間，糟塌精力。

但出得洞口，站在一塊突石上，向江邊來處，眺望甚久，仍不見「小白」，或「大黑」馳過來。

龍不潛那裏知道「小白」剛剛持書過江，便被「大黑」追來，喊了回去，處置林雙木，解救辛人英的急難危厄。

他等了好大一會，未見動靜！遂畧凝神功，向江邊傳聲一嘯。

他認為「小白」「大黑」或許是躊躇方位，自己這一發嘯，牠們便可循聲趕來，不致誤入歧途，尋往別處。

立意雖頗正確，但凝功傳嘯以後，又等了一段時間，仍是既不聞獸嘯相應，也不見那一黑一白，兩條矯捷猿影。

龍不潛心中疑詫，轉身進洞一看，魏立言與石超然二老，仍在定中，未曾行功完畢。

二老既仍在定中，他遂不加驚動，只是閃身出洞，向江邊走去。

他放心不下，要去看看，適才分明是「小白」過江，如今怎會又毫無動靜？

龍不潛轉過峯脚，尚未看見長江，耳中便已聽得一陣「嘩啦」「嘩啦」的金屬交震之聲。

他知道，這是對岸有人，正在把那「橫江鐵索」，慢慢絞起。

這聲息，使龍不潛聽得心中更詫。

人未過江，才會絞起鐵索，踏而飛渡，如今「小白」等分明已在這邊，對岸還要絞索則甚？難道是辛人英要親自……

念猶未畢，鐵索又響，並響得更急，更快！

適才是絞索，如今顯是放索。

龍不潛更弄不懂，這是甚麼蹊蹺？只得足下加快，向江邊馳去。

等他聽見江水奔騰，看見浪花飛舞，兩條婀娜人影，也迎面馳來。

龍不潛目光畧注，看出來人正是辛人英四名使女中的秋菊、冬梅。

他「咦」了一聲，揚眉高叫道：「秋菊……冬梅……」

秋菊與冬梅二人，想不到龍不潛竟會迎來，不禁驚喜交集地，趕緊止步見禮。

龍不潛見這兩位妙齡女郎，臉上均淚漬未乾，神情十分悲抑，心中十分奇詫，向秋菊、冬梅，盯了兩眼，皺眉問道：「菊姑娘與梅姑娘，怎會如此神情？你們的殿下爺，回來了麼？」

秋菊舉袖拭淚，睜着兩隻湛然妙目，向龍不潛悲聲答道：「我家姑娘……」

這「我家姑娘」四字，把龍不潛聽得劍眉一挑，退了兩步！

秋菊叫道：「龍少俠不必吃驚，我家殿下爺，已對我們揭開她是女孩兒家的本來面目，我們也均從此改稱她『姑娘』的了！」

龍不潛「哦」了一聲，也自改口地向秋菊含笑問道：「你家姑娘，已由『神女宮』中，回轉『江風小築』沒有？」

冬梅在一旁聽得頗感奇異地，微挑雙眉，插口問道：「咦，龍少俠，你還沒看見我家姑娘寫給你的信麼？」

龍不潛笑道：「菊姑娘和梅姑娘，不是剛過江麼？我怎會先就看見甚麼書信？」

秋菊詫道：「『小白』和『大黑』先來送信，牠們却跑到何處？我還以為龍少俠看見書信以後，才趕到江邊，迎接我們呢！」

龍不潛指着她們臉上的淚漬問道：「菊姑娘和梅姑娘為何如此傷感？還沒把原因告訴我呢。」

秋菊眉尖凝怨地，悽然一嘆，向龍不潛搖了搖頭說道：「龍少俠，我家姑娘雖然已回轉『江風小築』，但却經歷一次大難，如今的吉凶禍福，尚自無法逆料，怎不令人傷心……」

說至「怎不令人傷心……」之際，眼眶又紅，語音也抽噎起來！

這幾句話，着實大出龍不潛意料之外，使他神色一震，急急問道：「菊姑娘快說，你家姑娘是經歷了甚麼大難？她……她如今又……是處於甚麼情況之內？……」

秋菊遂把「百變人魔」林雙木先對龍不潛實施暗算，然後又圖對春蘭、辛人英，加以淫辱，結果因辛人英用母釵自絕，捨命全貞，反而得天之佑，以毒攻毒，僥倖得脫大難，使林雙木死於「大黑」爪下，但因此觸怒了「金釵令主」，在「集靈殿」中，等待辛人英問罪，並命紫雲領刑堂執事，到「江風小築」中，要把自己姐妹，立即賜死，辛人英才命自己等過江暫依龍少俠，以待命等情，對龍不潛細細說了一遍。

龍不潛聽得劍眉深蹙，滿面憂急神色地，向秋菊、冬梅說道：「這樁禍變不小，菊姑娘與梅姑娘，請隨我去見了魏老人家和石老人家，再來從長計議！」

秋菊冬梅點頭應命，跟隨龍不潛，向另一山崖走去。

龍不潛邊行邊自問道：「春蘭和夏荷兩位姑娘呢？怎的未和你們一齊渡江？」

秋菊悲聲答道：「大姊和二姊，把我們騙過江後，便即放鬆鐵索，她們表示不再過江，要在『江風小築』中，等待消息，與姑娘共同生死！」

龍不潛聽得心中頗表欽佩地，點了點頭，嘆息一聲，說道：「蘭姑娘等大義凛然，着實令人可敬，眞是女中丈夫！……」

說至此處，發現秋菊、冬梅的臉上神色不對，趕緊改口又道：「但此事安排，也着實為難，既不能沒有人等待你家姑娘訊息，與她共同患難，又不能沒有人向我報訊，以圖援救應策，故而，蘭姑娘與荷姑娘留守，菊姑娘與梅姑娘渡江，確是面面俱到的穩妥策畧！……」

語音畧一停頓，目光微瞥秋菊、冬梅，以一種安慰神情，繼續說道：「其實照理來說，菊姑娘的渡江求援，責任比留守更為重大，對於你家姑娘的利害關係，也更密切！」

秋菊冬梅聽了龍不潛這樣寬解之後，方始愁眉畧解，冬梅並翻起兩隻大眼，凝望着龍不潛，向他急急問道：「龍少俠，你……你打算怎樣對……對我家姑娘，援助應策？」

龍不潛道：「你家姑娘此去『神女宮』，若無問題，固然最好，若有問題，那是極為嚴重，我們應採步驟，絲毫錯亂不得，還是等見了魏、石兩位老人家後，加以仔細研究，再行決定行止！」

他們邊行邊談，等走到地頭，魏立言，石超然二老，已從定中醒轉，正站在洞口，向四面探望龍不潛的蹤跡。

龍不潛等，轉過峯角，雙方目光一對，魏立言便含笑說道：「龍賢侄，你……你怎麼突然出洞？並把菊姑娘和梅姑娘，引來了呢？」

龍不潛未答魏立言所問，反而目光凝注地，向魏立言問道：「魏師叔，你和石叔父，怎會從定中醒來，是被『小白』『大黑』叫醒的麼？」

魏立言愕然問道：「『大黑』和『小白』也來了麼？牠們現……現在何處？」

秋菊聽魏立言這樣一說，不禁秀眉深蹙，「哎呀」一聲道：「『小白』和『大黑』兩個跑到那裏去了？牠們對兩岸地勢，異常熟悉，絕不會平白失蹤，這……這是甚麼緣故？」

石超然笑道：「龍賢侄與菊姑娘，不要說得這等沒頭沒腦，你們把來龍去脈，講講清楚，大家才好研究！」

龍不潛命秋菊、冬梅，在洞外石上，隨意坐下，把「江風小築」中所生變故，林雙木身遭慘死，以及辛人英奉「金釵令主」召往「集靈殿」中，當衆答辯等情，向魏、石二老，仔細敘述一遍。

石超然靜靜聽完，目光畧畧一轉，便向秋菊、冬梅，點頭說道：「我知道『小白』『大黑』兩個，為何不見蹤跡之故？」

秋菊、冬梅二女聞言，向石超然投過一瞥驚疑詢問眼色。

石超然緩緩說道：「『大黑』和『小白』，都是猿中通靈異物，知道辛人英有難，衞主情殷，大概躲在江邊，見菊姑娘、梅姑娘，也已渡江，遂變更原計，不來尋找龍賢侄，我猜牠們如今多半業已趕往『神女宮』了！」

魏立言連連點頭，表示贊同道：「石兄的這項猜測，多半符合事實，不會有甚麼差誤。」

秋菊憂形於色地，失聲叫道：「哎呀，姑娘命『小白』『大黑』，渡江來尋龍少俠之意，便是深恐令主盛怒之下，有甚麼雷霆之責，才叫牠們遠行避禍，如今倘若趕往『神女宮』，豈非飛蛾撲火，自取滅亡麼？」

石超然嘆道：「這等通靈異物，均是忠心耿耿，只知護主，那裏會顧慮到本身的安危凶險？」

冬梅皺眉說道：「我家姑娘，與令主是義母女而兼師徒，自然情份極深，縱有罪責，也不會太重！但『小白』『大黑』若是前去，却凶多吉少，老人家們，要想個甚麼法兒加以阻止才好！」

魏立言嘆道：「此時再談阻止，那裏還來得及

？我們只能盡力設法援救，但願辛人英姑娘『吉人自有天相』，『小白』和『大黑』，『吉獸亦有天相』！」

龍不潛道：「我們援救辛姑娘暨『小白』『大黑』的步驟，應當怎樣開始？」

魏立言道：「第一步我們要移駐江邊，因爲一來如今已不怕爲辛姑娘添甚麼麻煩；二來此處太遠，瞭望不便，若是移駐江邊，蘭姑娘和荷姑娘，才好隨時和我們互通訊息，以策動機！」

龍不潛大表贊同，點頭說道：「魏師叔的這項決策極對，此間無甚躭擱，我們立刻就去。」

羣俠邊自離開洞穴，往江邊走去，龍不潛邊自向魏立言問道：「魏師叔，第一步，是移駐江邊，便於瞭望，第二步是否要設法絞起那根『橫江鐵索』，才好便於來往，及時馳援！」

魏立言點頭道：「絞起『橫江鐵索』，是當然必需之事，不知菊姑娘和梅姑娘，辦得到麼？」

秋菊搖頭答道：「那『橫江鐵索』，只有從對峯山腹所設的轉輪機關之上，才可絞動，這邊無能爲力，但龍少俠若是傳聲相呼，我大姊、二姊，是不敢不從，必會照辦的。」

龍不潛目注魏立言，皺眉問道：「魏師叔，春蘭姑娘與夏荷姑娘若是絞起『橫江鐵索』，我們是否應該前往對岸，方易對辛人英姑娘適時接應？」

魏立言想了一想，伸手輕拍龍不潛肩頭，含笑低聲道：「賢侄，我知道你關切辛人英姑娘安危，但常言道：『事緩則圓，最忌操切』，我們不必急於過江，還是先在這邊，聽聽訊息，再定舉措的好！」龍不潛想不到魏立言竟不主張過江，不禁向這位北海大俠「落拓書生」，看了一眼。

魏立言懂得龍不潛的心意，一揚雙眉，向他含笑解釋說道：「因爲辛人英姑娘，與『金釵令主』辛九香，師徒母女，情份極深，如今雖因殺死『百變人妖』林雙木，畧爲裂痕，當衆受審，但吉凶禍福，尙難逆料，我們不便此時過江，爲她再添煩擾，故而最好先聽聽訊息，萬一訊息不佳，再急速馳援，也不至於爲時太晚……」

語音至此頓住，改用「蟻語傳聲」，對龍不潛耳邊說道：「我們雖然有勸導辛人英棄暗投明之心，但無論如何勸說，總不如由她親自體會出邪惡可怕，來得有效，故而賢侄既不必操之太急，更不可露出痕跡！」

龍不潛聽了魏立言明暗兩番囑咐，點了點頭，皺眉說道：「魏師叔說得極是，但小侄却怕一江相隔，往返費事，萬一信息傳遞稍晚，會不會延誤時機，弄得終生抱憾！」

石超然一旁笑道：「這樣好了，菊姑娘與梅姑娘不妨傳音招呼蘭姑娘，荷姑娘將鐵索絞起，我們暫不過江，就在索邊待訊！」

龍不潛對於石超然這種說法，完全同意，遂對秋菊叫道：「菊姑娘，你且傳音給你大姊二姊，順便問問她們，『神女宮』方面，有無訊息？」

秋菊年歲雖輕，資質極好，又深得辛人英寵愛，自幼便獲得眞傳，業已練就一身上乘功力，在四婢之中，允稱翹楚，聞言畧凝眞氣，向對岸傳聲叫道：「大姊……二姊……大姊……二姊……」

她連叫數聲，對岸並無回答，秋菊不禁急得柳眉雙蹙！

冬梅道：「三姊，大姊和二姊，大概是故意不理我們，你且告訴她們便不敢怠慢的了！」

秋菊覺得冬梅之言有理，遂照她所說，又向對江傳聲。

但春蘭，夏荷是既不見人，也未出聲答話。

龍不潛見狀，方自雙眉緊皺，魏立言又向他含笑說道：「賢侄寫張紙條，命『血靈鷄』送到對江去，不比傳聲發話，來得好麼？」

龍不潛點頭笑道：「魏師叔此計絕佳，小侄眞是當局者迷，竟把可以担任隔江傳書的『血靈鷄』給忘記了！」

說完，立以焦木爲書，寫了一張紙條，命「血靈鷄」送過江去，叫春蘭，夏荷，立刻把「橫江鐵索」絞起。

血靈鷄委實通靈，聽完龍不潛囑咐，便啣着他所書紙條，飛過江去。

魏立言等，在江岸等了好大一會，方見「血靈鷄」所化的一點紅影，從對岸電疾飛來。

除了秋菊冬梅不算，三人之中，龍不潛年歲最輕，功力最高，自然目力最銳。

他雙睛向那疾飛前來的紅影，畧加注視，便「咦」了聲道：「奇怪，『血靈鷄』口中，怎麼仍啣着一張紙條？究竟是我所書，未曾放下，還是由春蘭姑娘等，重行寫了一張。」

石超然道：「此事無從猜測，只有等『血靈鷄』回來，再看究竟好了？」

說話間，一朶紅雲，飛到當頭，那隻「血靈鷄」輕輕落在龍不潛的肩上。

龍不潛取下牠口中紙條一看，仍是自己所書，並非業已換過。

他雖不像公冶陀那樣能通禽言獸語，但從「血靈鷄」連連搖頭的神情，以及把紙條啣回，未曾放下的舉措上，也可猜出大概，定是對岸的「江風小築」之中，已無人蹤，春蘭，夏荷，不知何往？

龍不潛見此情形，不禁劍眉雙蹙，向魏立言，

石超然道：「魏師叔，石叔父，看這光景，蘭姑娘與荷姑娘，似乎不在『江風小築』之中，她們究竟去了何處？」

秋菊一旁說道：「我大姊二姊，決不會無故離開『江風小築』，除非她們是……獲得我家的姑娘甚麼不……不妙訊息，業已雙雙趕……趕往『神女宮』了！」

秋菊話猶未了，便已目中淚光浮影，語音也畧見嗚咽！

龍不潛心中，大感焦急地，目光凝注在那位一向足智多謀的魏立言臉上，皺眉說道：「魏師叔，如今怎辦？辛人英姑娘分明情況不妙，我們應該趕往『神女宮』去，打個接應，但……但目前無法渡江，却……却是如何？」

魏立言面對着奔騰東逝的長江流水，也絲毫無計可施，只是雙眉緊蹙，沉吟思索，並負着雙手，在江邊往來蹀踱。

這三位武林奇俠，和兩位念主情殷的姑娘們，在江邊無策飛渡，愁眉相對之際，那所謂「神女宮」的「集靈殿」中，又如何呢？

「神女宮」中，一片緊張氣氛，「集靈殿」上，情況如火如荼！

自從「聚靈鐘」聲一響，「巫山派」中羣豪，便均大感驚奇，不知正在坐關煉功，尙未期滿的「金釵令主」辛九香，爲何突然提前出關，並鳴鐘集衆則甚？

除了供奉中的「瓢媼」陶瑜，護法中的「十惡神魔」姬紀東，在外尙未回山，以及剛剛奉命派出的「玉釵公主」歐陽媚，「血釵公主」慕容嬌外，其餘「巫山」羣豪，均已全數盡聚在「神女宮」中，最爲寬敞華麗，可以容人極多的「集靈殿」上。

殿中寶座的左右兩旁，各設一座，左面坐的是身爲供奉的「釣天翁」翁拓，右面坐的是身爲護法的「飛天怪苗」龐翼。

當中那隻巨大盤龍金座之上，坐的是駐顏有術，望去猶如三十許人的「金釵令主」辛九香。

但這位相當美艷的「金釵令主」，如今却減去了幾分美艷程度！

原因在於辛九香的那張臉龐上，籠罩了森森殺氣！

輕嗔薄怒，雖可更增美人風韻，但若滿臉殺氣，尤其是辛九香這等身份，自然令人一見之下，心胆生寒，不敢再欣賞她的天姿國色！

三大公主中，此刻唯一留在「巫山」的「花釵公主」長孫艷，則異常巴結地虛位不坐，站立在辛九香的身後。

整個「集英殿」中，雖然聚集有百餘人之多，但却肅靜得連金針落地，都清晰可聞，足見這場面，是多麼緊張肅殺？

「釣天翁」翁拓想對辛九香有所勸說，自座上畧欠身形，含笑說道：「令主……」

「令主」兩字方出，辛九香便忽然搖手，截斷翁拓的話道：「翁供奉不必多言，辛人英太以胆大狂妄，今天非把他……」

話猶未了，紫雲與刑堂執事崔明崔雲兄弟，業已走入「集靈殿」中，向辛九香恭身參謁。

辛九香冷然問道：「辛人英是跟隨你們前來辦理認罪？還是抗命不到？」

紫雲恭身敬謹答道：「殿下知罪，現在殿外領責！」

辛九香聽得紫雲這等說法，面色似乎畧爲緩和，繼續問道：「林護法的遺體，可曾移來，崔執事等，驗出甚麼傷痕，究竟是怎樣致命？」

崔明，崔雲兄弟恭身肅立，由崔明發話，向辛九香抱拳答道：「啓稟令主，林護法的遺體，已被殿下，擲入長江，以……以致無從檢驗！」

辛九香剛剛畧見緩和的臉色，立時又勃然大變，厲聲喝道：「那春蘭，夏荷，秋菊，冬梅四個丫頭呢，賜死之舉，執行完畢沒有？」

崔明欲言又止，似乎有所礙難，不敢出口。

紫雲知道他弟兄見辛九香發怒，有點胆怯，遂在一旁代爲答道：「殿下不准崔執事弟兄對春蘭等人行刑，聲稱任何罪責，由他一人担待！」

辛九香「哼」了一聲，銀牙微咬地挑眉向殿外喝道：「傳辛人英……」

不等其他侍奉人員，依次傳呼，辛人英業已在「集靈殿」外出現，向辛九香設在殿中的盤龍寶座，緩步走近。

她如今仍是男裝，但一張俊臉之上，却冷漠得不帶絲毫喜怒神色。

到達距離殿中盤龍金座，約莫五尺前，辛人英止住脚步，向辛九香恭身爲禮，說道：「英兒參見義母！」

辛九香看了辛人英一眼，以一種極嚴峻，極憤怒的神色，冷冷問道：「辛人英，你還承認我是你的義母？」

辛人英似乎早已料到辛九香必有此問，毫不驚慌地，點頭答道：「義母撫育教養之恩，英兒至死不忘！」

辛九香怔了一怔，雙眉一挑，目閃寒芒，厲聲問道：「林護法是被你殺死？」

辛人英道：「不錯！」

辛九香道：「我命紫雲率領崔執事兄弟，去執



春蘭、夏荷紋起橫江鐵索，命秋菊與冬梅飛渡對岸找尋龍不潛。

行對春蘭等人賜死之事，也是被你所阻？」

辛人英目光湛湛，神色凛然，毫不畏怯答道：「也不錯！」

她兩度一口承認，態度顯然倔强，不禁把這位「金釵令主」辛九香，氣得在盤龍金座之上，有點全身發抖！

片刻過後，辛九香定下心神，目注辛人英，沉聲問道：「慢說『巫山派』中，就是天下武林以內，誰敢抗我犯我，你妄自殺人抗命，有理由麼？」

辛人英道：「有，當然有，倘若沒有理由，我豈不成了瘋狂之輩？」

她居然半句不讓地，和辛九香硬頂硬碰，不禁使「集靈殿」之人，均聽得暗爲這位辛人英殿下，揑了一把汗！

辛九香氣後語音皆顫，臉色煞白，戟指辛人英，咬牙叫道：「有甚麼理由？你……你說，你……你說……」

辛九香業已氣得幾難自制，辛人英却仍鎭定如常，朗然說道：「林雙木有致死之道，春蘭等無受刑之責！」

辛九香看見了辛人英的鎭定神色，既感詫異，也自覺有點不够冷靜，遂勉强定了定神，然後目注辛人英，冷然問道：「說，依着次序來說，先說你所謂『林護法的致死之道』！」

辛人英並未答覆辛九香的問話，却在「集靈殿」中，當着「巫山派」中人物，除去化裝，恢復她女孩兒家的本來面目！

「巫山派」中羣豪，做夢也未想到一位英挺絕世的殿下爺，竟突然變成一位千嬌百媚的俏佳人，不禁一齊看得呆住！

辛九香也感意外，訝聲問道：「你怎不回答我的話，却恢復隱瞞已久的女裝則甚？」

辛人英妙目之中，淚光微閃，但却竭力忍住，不令流下，仍然緩緩答道：「林雙木前往『江風小築』，暗加窺覷，探知英兒是女兒之身，竟然色心大動，有强逼無恥之行，請問義母，此獠該不該死？」

辛九香先是被辛人英問得一怔，然又想出疑點，皺眉問道：「林護法會有對你强逼無恥之行麼？他那一身武功，未必勝得過你？」

辛人英冷冷說道：「他並非用武功相逼，是用『和合搜神』毒藥，對我加以暗算！」

辛九香聽得眉頭一蹙，訝然說道：「你若中了『和合搜神』毒藥，又那有能力可以殺死林……」

辛人英不等辛九香話完，便目中精芒一亮，接口答道：「英兒發現中毒，遂暗以『地獄金釵』，刺肉見血，打算捨命全貞，誰知竟起『以毒尅毒』妙用，消除『和合搜神』藥力，林雙木再復忝顏無恥，舉措下流，請問義母他是否自取致死之道？」

辛九香有點不信地，目閃精芒，盯在辛人英的臉上，挑眉問道：「你當眞曾用『地獄金釵』，刺血自盡麼？」

辛人英朗聲道：「英兒臂上，尚有釵刺傷痕，而『地獄金釵』之上，也許尚有血味餘存，義母可以查驗！」

辛九香被辛人英用話頂住，並佔足理由，神情竟覺畧窘！

但她蓄怒以待，怎甘就此罷休？遂一拍面前長桌，厲聲喝道：「你還敢狡辯？誰知道你不是用『地獄金釵』，刺死林護法，然後再隨意尋根普通金釵，刺臂僞傷，前來向我搪塞！」

辛人英聽完義母所說的這些話，滿眶珠淚，遂

忍不住地，斷綫流下！

如換平常，辛九香見辛人英一哭，定必心疼慰撫，但如今却把臉色一沉，冷冷說道：「你心虛伏罪了吧，若非如此，你爲何要將林護法的遺體，擲下長江，不敢聽任崔執事等，加以檢驗？」

辛人英銀牙一咬，帶着滿面淚漬，抬起頭來，目注辛九香，昂然問道：「義母這樣說法，是對英兒所說之話，和一切行爲，都毫不信任的了！」

辛九香冷然喝道：「你胆敢對我如此抗命，我還信任你麼？如今我先褫奪你總管『巫山派』事務，代拆代行的『殿下』威權，然後並把『地獄金釵』繳還！」

辛人英絲毫不以爲意地，秀眉雙軒，向辛九香淒然說道：「英兒今日當衆還我本來，便不想再戀棧『殿下』之位，我不但要還『地獄金釵』，並有更重要的東西，準備一併還給義母！」

說完，首先取出那根威震武林「天地雙釵」的「地獄金釵」，托在掌上。

紫雲上前接過，轉呈辛九香，辛九香畧嗅釵尖，揚眉問道：「你剛才說有更重要之物還我，却是甚麼東西？」

辛人英目閃神光，舉袖拭去了臉上的縱橫淚漬，朝聲答道：「義母對於英兒，雖無生身之恩，却有敎養之德，今日，不但還釵，並願以一身骨肉，爲義母消恨，賠償林雙木的那條性命，要眼，我自行挖眼，要手，我自行剁手，要心，我自行剖心，便等義母傳令。」

這番話兒，大出辛九香意外，使這「金釵令主」心中好不作難。

因爲辛九香雖然怒極，畢竟尚有師徒和義母女之情，不忍把辛人英當眞置於死地，只要她稍爲認罪輸口，便可找個台階，畧加責罰樹威洩怒而止！

誰知辛人英視死如歸，絲毫不肯認錯，一路硬頂硬碰，竟把事情弄僵到如此地步。

常言道：「羞刀難以入鞘」，辛九香開關集衆，大張旗鼓之下，當着「巫山」羣豪，却是如何收場？

無可奈何之下，辛九香只得暫時定了定神，向辛人英問道：「你對你所說殺死林護法的一切經過，可有證明？」

這是替辛人英開路，暗示她只要隨意再編上點理由，便可從輕發落。

辛人英居然不領受辛九香暗示之意，搖了搖頭，淡淡說道：「『江風小築』之中，只有英兒與春蘭等四名侍女，却叫我那裏去尋足以使義母置信的佐證？」

辛九香僵極之下，拍案怒道：「你……」

一個「你」字方出，突然有人入殿，向辛九香恭身一禮，高聲禀道：「屬下奉命往下游一帶，查尋林護法遺體，已有本派巡江弟子，曾予發現。」

辛人英聞言，先是心中一沉，但轉念間，覺得自己已拚骨肉酬恩，遂又淡然置諸度外！

辛九香聽得這種報告，目中寒芒電閃，向那報訊弟子問道：「既然發現林護法的遺體，可曾請回『神女宮』來？」

那名「巫山派」弟子，恭身答道：「江流太急，無法截住林護法的遺體，但經巡江弟子，細加注視之下，業已大致看出了林護法的死因！」

辛九香畧感失望地，厲聲道：「說，快把林護法的死狀，說給我聽！」

那弟子道：「林護法身有不少利爪傷痕，被撕成左右兩爿，肝腸臟腑，則早在水中流失！」

辛九香因曾迷戀林雙木的人妖媚術，聽他死得慘，不禁肝火高騰，向辛人英怒目叫道：「辛人英，林護法的死因，與你所說不同，足見你適才所說，全是一片胡言，你……你……你還有何狡辯？」

辛人英泰然答道：「義母不必多問，英兒不作任何辯解，常言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以英兒身份，對那『百變人妖』，總還抵償得過！」

這又是斬釘截鐵的硬頂硬碰，委實把那位「金釵令主」辛九香，頂得氣得直翻白眼！

但辛九香雖然怒極，却不敢毫無保留地勃然發作！因為她只要一把責任放在辛人英頭上，便非按照法規，把二十年心血的唯一愛徒，立即處刑，慘死非命不可！

故而，辛九香一面氣得連翻白眼，一面「哦」了一聲，點頭說道：「我明白了！」

辛人英因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反而安詳地目注辛九香道：「義母明白何來？」

辛九香道：「林護法遺體之上，既留有利爪傷痕，又被撕成兩爿，顯非人類所為，多半是你平素所極寵愛的『小白』『大黑』等兩個畜牲，闖此禍事！」

辛人英聞言一震，欲辯無詞，在微怔之後，方向辛九香恭身說道：「義母莫要相信巡江弟子的一面之詞，何況江流如箭以下，他們匆匆一瞥，又怎能看得清楚？」

辛九香喝道：「胡說，林護法慘遭不測之事，除了這『集靈殿』中諸人以外，並無他人知曉，那些巡江弟子，遠在下游，若非確實看清是林護法的遺體，怎敢大胆作此呈報？」

說至此處，目光轉到左面坐的「釣天翁」翁拓身上，緩緩問道：「翁供奉，你認為我的判斷怎樣？這樁禍變是否出於兩個不知死活的孽畜之手？」

翁拓是一點就透之人，自然知道辛九香是想為辛人英開脫，把罪責轉到「小白」「大黑」身上，遂順着她的話頭，陪笑說道：「令主聖明，所判斷之事，自然決無謬錯！」這是順風扯篷，既作奉承，又不担絲毫責任，足見翁拓的圓通世故。

辛九香目注辛人英道：「『小白』和『大黑』那兩個畜牲，只聽你的話兒，你吩咐牠們，立刻來見我！」

辛人英搖頭答道：「啓稟義母，此事無法辦到，因『小白』『大黑』，業已被我遣往對岸辦事，如今不在『聚泉峯』的『江風小築』之內！」

辛九香見她連畜牲也一併迴護，不肯對自己絲毫讓步，勃然震怒叫道：「龐護法！」

「飛天怪苗」龐翼不知辛九香突然呼叫自己則甚？只得站起身形，抱拳答道：「屬下在，令主有何差遣？」

辛九香遞過一支「金釵令」道：「龐護法，不管『小白』『大黑』，在或不在，我命你前往『聚泉峯』，把峯上峯下的成百猿猴殺得乾乾淨淨！」

龐翼聞言一怔，但又不便違抗，只得伸手把那「金釵令」接過。

就在龐翼接令之際，辛人英突然目閃神光，高聲叫道：「猿猴何辜？義母請收回成命！」

辛九香咬牙道：「我若不收回成命呢？」

辛人英臉上一片湛湛神光，岸立如山，朗然答道：「英兒便立即自絕，常言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不相信我一條命竟抵不過『百變人妖』林雙木？」

這幾句話，倒眞把辛九香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因為她深知辛人英一向說到作到，性情寧折不彎，剛烈異常，難道當眞為了胸中的一口惡氣，要把辛人英逼得當殿自絕麼？

「釣天翁」翁拓的江湖經驗，極為老到，他看出辛九香急於找個台階，遂一旁笑說道：「令主請暫息雷霆之怒……」

誰知就在翁拓應時進言，只消設法說上幾句好話，便可使辛九香畧平怒火，找個台階，把辛人英稍加責罰，解決僵局之際，居然又生變故，火上加油！所謂「火上加油」，就是這「集靈殿」中，突然又來了一黑一白兩條人影！

錯了，不是人影是猿影，竟雙雙趕到「集靈殿」中，一左一右，跪在辛人英的身側！

辛人英作夢也未想到，被自己遣在對江的「大黑」「小白」不去避禍，反來送死！她勃然大怒之下，雙掌一翻，便自分向「大黑」「小白」擊去，「大黑」「小白」剛剛跪下，便被辛人英擊得慘啼一聲，翻跌出數尺以外！

辛人英對這兩隻靈猿，素極鍾愛，打完以後，又頗心疼地雙臂一張。「大黑」「小白」雙雙撲入辛人英的懷中，居然異常通靈地，陪同牠們主人，一齊擁抱流淚！

這種場面，雖頗感人，但辛九香為了維保她的令主尊嚴，却無法對「大黑」「小白」加以憐憫！

因為她適才已然傳令，遂向龐翼叫道：「龐護法，如今『大黑』『小白』等兩隻孽畜已然來到，你便先把牠們各自剁去一爪，再復加以審訊！」

這道命令，對於「飛天怪苗」龐翼來說，着實是個難題！不遵命令，自然不行，若遵命令執行，辛人英會不會加以袒護？「大黑」「小白」，又肯不肯乖乖受刑？這兩隻靈猿，力大無窮，刀槍不入，倘不乖乖受刑，自己要想把牠們各自剁下一爪，

眞還不是易事！

就在辛人英摟着兩隻心愛靈猿，滿面淚漬，龐翼手持「金釵令」，雙眉緊皺，緩步向前之際，整座「集靈殿」內，委實落針可聞，靜寂得可以聽得出每個人的心房劇跳聲息！

驀然間，一名「巫山派」弟子，雙手捧着一張梅紅拜帖，搶進「集靈殿」中！

「花釵公主」長孫艷侍立在辛九香的身後，向那弟子，沉聲問道：「鄒士信，你有何急事，如此無禮亂闖？」

那名叫「鄒士信」的「巫山派」弟子，不敢答言，只把手中梅紅拜帖，交給紫雲便自退立殿口。

辛九香道：「拿來我看，是何人所投拜帖？」紫雲雙手呈上，辛九香才把拜帖打開，目光注處，臉上神色立變！

等她把拜帖看完，臉上更籠罩難以形容的異樣神情，沉聲說道：「辛人英與『大黑』『小白』，不許離此，就在殿側靜室待罪，餘人散去，只留翁供奉，龐護法，與長孫公主，隨我到密室議事！」

「巫山派」羣豪，眼看一場爆火好戲，即將上演，居然起了變化，暫告平息，不禁詫異異常，但誰也不敢犯及虎威，對辛九香有所詢問。

辛人英也大感意外，秀眉畧軒，默然不語地，帶着「大黑」「小白」，走入「集靈殿」側的靜室之中，遵命待罪。

餘人自然散去，只留下「釣天翁」翁拓，「飛天怪苗」龐翼以及「花釵公主」長孫艷等三位「巫山派」高級人員，陪侍着辛九香，走進一間密室。

這三人之中，只有「花釵公主」長孫艷，心中畧感失望！

因為在「三大公主」中，長孫艷比其他歐陽娟，慕容嬌等二人，更得辛九香的寵愛。

但辛人英是辛九香的愛徒，無論她是保持「殿下」身份，或變成另一「公主」，其受寵愛的程度，必然又復凌駕長孫艷以上。

自古紅顏，誰不爭寵，長孫艷眼看辛九香即將斥黜辛人英，自己從此便可晉為第一親信之際，突然又生變化，自然難免有點怏怏若失之感！

故而，一入密室，大家坐定，這位「花釵公主」，便仍侍立在辛九香的身後，低聲問道：「令主，剛才鄒士信送來那張『梅紅拜帖』，是……那路人物？」

辛九香雙目之中，電閃異樣神光，低「哼」一聲，軒眉答道：「那是我等了二十年來，渴欲一會的生平死敵……」

「釣天翁」翁拓有點知道辛九香的情仇隱事，聞言之下，揚眉說道：「來人莫非竟是『寰宇拜雙釵』中另一位『金釵令主』凃天琴麼？」

辛九香彷彿勾起了昔年的回憶，臉上一片迷惘神色，怔了片刻，方點頭緩緩說道：「不錯，正是凃天琴，武林中人，把我和凃天琴，稱為『天地雙釵』，她是『天堂金釵令主』，我是『地獄金釵令主』！」

「天堂金釵」凃天琴的蹤跡，已有二十餘年未現江湖，辛九香這樣一說，頗使翁拓，龐翼，長孫艷等，大為吃驚！

龐翼問道：「請問令主，那凃天琴是否業已到了『神女宮』外？」

辛九香道：「對方若到，我怎會有失禮數，不予立即出迎？凃天琴是先命靈鷹傳書，約定於明日午正時刻，來此會我！」

翁拓道：「凃天琴是一人署名還是與……」

他本來想說「還是與『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一同來拜？」但話到口邊，突然想起這樣問法，可能會觸及辛九香的忌諱，使她憶及昔年情恨，遂把話頭煞住。

翁拓雖語音中斷，辛九香却接着他的話頭，一軒雙眉，緩緩說道：「凃天琴不是單人獨自前來，她在拜帖上寫明，為了昔年舊約，是携同她的衣鉢弟子凃琬，齊到『巫山』會我！」

長孫艷有所不懂地，在辛九香身後，陪笑低聲問道：「凃天琴携徒同來，與甚昔年舊約有關？莫非令主和她……」

辛九香不等長孫艷再往下問，便自點了點頭，嘆息一聲說道：「我昔年曾與凃天琴雙方惡鬥多次，均已竭盡所能，『天堂』『地獄』之間，仍不分勝負，雙方約定各自培植傳人，以期在第二代的身上，試試誰强誰弱，了此心願！」

長孫艷覺得有奉承機會，滿面嬌笑地，向辛九香說道：「二十餘年前，雖然未分勝負，但令主如今功力精進，又練有特殊神功，定可振威却敵，使『地獄』聲名，高於『天堂』的了！」

辛九香苦笑了一聲，目光微注長孫艷，臉色凝重說道：「我雖進步，人家又知如何？凃天琴若無幾分把握，她敢一師一徒，闖進我『巫山派』的龍潭虎穴中麼？」

語音至此頓住，雙眉深蹙，口中接連說了幾聲「可惜……可惜……」

長孫艷道：「令主可惜什麼？」

辛九香咬牙答道：「可惜的是恰在此時，發生了林護法身遭慘禍之變，使我提前出關，所煉『毒血神功』差了一兩成的火候，否則，我便有絕對把握，勝過凃天琴了！」

翁拓恍然說道：「照令主這樣說來，明日除了你與凃天琴互較別來長短之外，連辛人英姑娘與凃天琴之徒凃琬，也要鬥上一陣？」

辛九香點點頭道：「倘若根據昔年所定的約會，明日午正，是應該由我與凃天琴的各自傳人，盡力一搏！」

說至此處，嘆息一聲又道：「否則，我適才豈肯容忍辛人英那等倔强，不把她當衆處置？」

翁拓畧一尋思，目光炯炯如電射地，向辛九香抱拳說道：「令主，我有一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辛九香道：「翁供奉，有何高見？儘管說出，那裏會有『不當講』之理？」

翁拓正色說道：「對於辛人英姑娘，令主若加以嚴懲，不失爲大公無私，足令本派中任何人爲之益發畏佩，不敢有絲毫隕越！……」

辛九香才一點頭，翁拓又目光畧閃，接口往下說道：「但一來辛姑娘不僅與令主師徒之義，更有義母女之親，是令主心血培植的衣鉢傳人，加上昔年舊約，恰又尋來……」

辛九香聽至此處，不等翁拓話完，便苦笑一聲，嘆息說道：「我便是爲了此事，才暫時饒過辛人英，命她在靜室待罪！」

翁拓搖頭道：「屬下便是覺得這種處置，畧有欠妥，才不揣冒昧……」

辛人英道：「翁供奉無須謙辭，你有何高見，儘管直言就是！」

翁拓揚眉說道：「屬下認爲若對辛人英姑娘處罪，便應適才在『集靈殿』內，當衆爲之，如今既已暫時放過，便應完全赦免辛姑娘傷害林護法的罪責，才好使她寬心安歇，感恩圖報地，明日力拚强敵！」

辛九香聽完翁拓之語，畧一尋思，目注「飛天怪苗」龐翼問道：「龐護法，你有何意見？」

龐翼知道辛九香是因自己同樣身爲「護法」，平素又與「百變人妖」林雙木交稱莫逆，故有此一問，遂毫不考慮地應聲答道：「屬下覺得辛人英姑娘，性情耿直，定無虛語，或許林雙木兄，一時胡塗，確有取死之道？令主索性如翁供奉之言，完全赦免辛姑娘，命她於明日午正，戴罪圖功，方是上策！」

辛九香暗暗點頭，覺得「飛天怪苗」龐翼的答話得體，又復偏過臉向侍立身後的「花釵公主」長孫豔問道：「長孫公主，你的意見如何？」

長孫豔雖然恨不得辛九香能立把辛人英處死才好，但察情度勢之下，也只好順着辛九香的心意，陪笑說道：「屬下與翁供奉，龐護法的高見，完全一致，並無其他看法。」

辛九香嘆道：「我也知道你們這種意見，是顧全大局的正確看法，但我適才在『集靈殿』中，已與英兒鬧僵，這個台階，似乎不好下呢？」

翁拓笑道：「令主無須向辛人英姑娘，當面轉圜，只要請長孫公主，去到靜室中，對辛姑娘傳個口諭，畧加安慰便可！」

辛九香點了點頭，向長孫豔說道：「長孫公主，你去告訴英兒，就說我完全赦免她誤殺林護法之罪，叫她不必回轉『江風小築』，就在靜室中安歇行功，明日應付强敵！」

長孫豔正愁無法對辛九香與辛人英師徒母女之間的已裂感情，再加破壞，突然聽得命她去向辛人英傳諭安慰，不禁心中微喜，恭身應命！

辛九香不寬恕辛人英則已，既經寬恕，愛憐之意，油然而生，目光凝注長孫豔，嘆息一聲，說道：「長孫公主不必在此侍奉，趕緊去吧，因爲英兒性傲，若不讓她早點定下心來，對於明日應戰强敵之事，可能有碍。」

長孫豔心中暗起凶謀，表面上却立即連聲應諾，異常恭謹地轉身走出密室。

到了「集靈殿」側的靜室之前，長孫豔才一站住，便聽得辛人英在室內沉聲問：「來者何人？」

長孫豔笑道：「我是長孫豔，奉令主之命，特來……」話猶未了，辛人英便語音冷峻地，「哼」了一聲，接口說道：「長孫公主進來吧，我們在此待罪，早已準備好了……」

長孫豔推門走入靜室，見辛人英端坐室內蒲團之上，懷中抱着「小白」，「大黑」也乖順異常地蹲伏在辛人英的身側。

她見此情形，知道辛人英言中「我們」二字，是指她與「小白」「大黑」而言，遂微微一笑，向辛人英揚眉叫道：「殿下……」

辛人英搖頭道：「長孫公主錯了，我已恢復了女兒家的本來面目，你還叫我『殿下』則甚？」

長孫豔笑道：「我是因一向叫慣『殿下』二字，才衝口而出，如今應該叫什麽呢？叫你『姑娘』好麽？」

辛人英道：「姑娘之稱，可以接受！」

長孫豔含笑問道：「姑娘適才說業已準備好了，但不知是準備何事？」

辛人英冷冷答道：「我得罪義母，已拚以骨肉還恩，只等義母令下，便立即……」

長孫豔搖手說道：「姑娘完全弄錯了，令主命我前來，不是對姑娘降罪，而是傳諭安慰，把罪責完全赦免！」

辛人英訝道：「長孫公主此話當眞？」

長孫豔道：「我是奉命傳赦怎敢有甚虛語？」

辛人英秀眉雙揚，目光一轉，仍自畧有不信地，搖頭說道：「倘眞如此，事就怪了……」

長孫豔順着她的話頭問道：「姑娘認爲怪在何處？」

辛人英道：「適才在『集靈殿』上，我義母雷霆震怒，對我絲毫不肯寬貸，如今怎又命長孫公主傳諭免罪，並加安慰地變得這等仁慈？」

長孫豔嘴角微披，流露出一絲外人無法領會的惡毒笑意，揚眉含笑答道：「令主是有需用姑娘之處……」這句話說得相當陰毒，對於辛九香辛人英的母女師徒的相互情感，具有挑撥作用！

長孫豔並極富說話技巧，一語才出，便佯作發覺失言地趕改口說道：「我說錯了，令主是念及與姑娘的師徒母女之情……」

辛人英果然中計，目中神光一閃，秀眉雙剔，接口說道：「長孫公主請儘管直言，不必加甚掩飾，我義母有何用我之處，是不是與適才鄒士信送進『集靈殿』的那張梅紅拜帖有關？」

長孫豔佯作擺脫不過，於是怔了一怔以後，方點頭說道：「姑娘猜得不錯，正是與那張突如其來的梅紅拜帖有關！」

辛人英道：「那張拜帖上，是誰具名？」

長孫豔道：「姑娘知道江湖中所傳誦人口的『北海出三奇，南荒生八怪，乾坤尊一筆，天地拜雙釵』等四句歌謠麽？」

辛人英頷首道：「當然記得，那梅紅拜帖，是否與這四句歌謠有關？」

長孫豔笑道：「歌謠中的所謂『天地拜雙釵』，便是『地獄金釵』辛令主，和『天堂金釵』凃天琴……」

辛人英聽至此處，已知就裏，「哦」了一聲，挑眉問道：「那梅紅拜帖之上的具名人，竟是『天堂金釵令主』凃天琴麽？她還有個得意弟子，是否也與凃天琴一同前來？」

長孫豔向辛人英看了一眼，以一種詫異神色，含笑問道：「姑娘怎會知道那『天堂金釵』凃天琴也有一位得意弟子？」

辛人英道：「我義母昔年因與凃天琴齊名，兩人惡鬥多次，難分上下，遂訂了一項約會，各自覓一傳人，從下一代的成就上，見見雌雄勝負……」

語音至此，畧畧一頓，妙目中突閃異采地，又復說道：「我義母一向便向我諄諄告誡，悉心培植，要我好好用功，務必於異日決鬥凃天琴的弟子之時，替她老人家揚眉爭氣！」

長孫豔微笑說道：「令主和姑娘所等待的這日子，如今業已到來，那位『天堂金釵令主』凃天琴，是與弟子凃琬，列名同拜，定於明日午正，來此一會！」

辛人英恍然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我義母適才竟會在一看那梅紅拜帖之下，便息了雷霆盛怒，命我在這靜室中，思過待罪！」

「花釵公主」長孫豔道：「如今令主命令我前來傳諭，是赦却姑娘之罪，要你安心用功，明日才好力拚强敵！」

這位「花釵公主」，具有深心，遂在說到「赦却姑娘之罪」時，特別把「姑娘」二字，說得加重一點！

辛人英果然聽出長孫豔的言外之意，一皺雙眉，注目問道：「令主是只赦我一人之罪？還是連『小白』『大黑』，一併赦却？」

長孫豔故作爲難之狀，欲言又止！

辛人英道：「長孫公主，不必爲難，有什麽話請儘管直言，我義母對於『小白』『大黑』，是如何分派？」

長孫豔雖想刺激辛人英的情緒，不讓她獲得安靜，但也心怯辛九香的馭下威嚴，不敢胡亂造謠，只是搖頭說道：「令主只吩咐赦却姑娘之罪，對『小白』『大黑』，不曾另外分派！」

她雖不敢造謠，但却又復故意把「對『小白』『大黑』，不曾另外分派！」之語，說得特別的响亮！

辛人英左手摟着「小白」，右手撫着「大黑」，一雙妙目中，淚光漣漣地幽幽一嘆，向長孫豔悲聲說道：「長孫公主，我對『小白』『大黑』委實愛如性命，牠們這次闖禍，也是由於衞主情殷，倘義母不肯對牠們寬恕，我……」

說到「我」字，這位相當剛强的辛人英，居然心情激動，語音抖顫地有點說不下去。

照理說來，「花釵公主」長孫豔應該對辛人英善加安慰，並允在「金釵令主」辛九香面前，力爲開說才對。

但長孫豔因心中另有圖謀，却只在閑言之下，冷冷一笑說道：「姑娘愛寵『小白』『大黑』之心，令主雖知道，但『巫山派』中規令，也需遵守，否則何以服衆？姑娘是令主愛徒，又是義女，你應善體令主苦衷，莫使令主過份爲難才好！」

這幾句話兒，說得相當尖酸苛厲，使辛人英聽在耳中，不禁全身一顫！

但在一顫之後，她立即傲然抬頭，目光如電地，向長孫豔朗然說道：「長孫公主，我知道了，請你上覆令主，就說辛人英不再求情，俟明日午間，戰畢凃天琴，凃琬師徒之後，必有自處！」

長孫豔見了辛人英的說話神情，便知所謀已遂，向辛人英畧爲敷衍兩句，告別而去。

辛人英的英風豪氣，在長孫豔走後，突又消失，摟着「小白」「大黑」含淚說道：「我叫你們前往對江，在龍少俠身邊待命，你們爲何不肯聽話，偏偏趕來，如……如今却是怎……怎辦？看來我和你們……」

話語方至此，「小白」突然在辛人英的懷中，縱落地上，對門外比了幾個手式，口內「吱吱」連叫。

辛人英雖然並不通獸語，但因與「小白」日常相處，也多半能互相體會，見狀之下，愕然問道：「『小白』，你是說除了你們，還有別人趕來？」

「小白」點了點頭，辛人英又復目注「小白」，低聲問道：「另外趕來之人是誰？不……不會是……龍少俠吧？」

她生恐龍不潛得訊趕來，身入龍潭虎穴，遭遇不測，才有此一問。

「小白」連連搖頭，揮動着兩隻小手，又是一陣比劃。

辛人英恍然問道：「你說來人是春蘭，和夏荷麼？」

「小白」點了點頭，辛人英雙眉更蹙地長嘆一聲道：「我懂得這兩個丫頭的心意，是來和我患難相共，但義母已有要把她們處死之念，這一前來，豈非如飛蛾撲火……」

話猶未了，這靜室門外，突然起了極輕微的彈指之聲。

辛人英悄然問道：「門外是誰？」

門外人悄然答道：「婢子春蘭！」

辛人英皺眉道：「門沒有門，你快點進來，最好不要讓旁人有所注意！」

春蘭低應一聲，推門閃身而入，並順手把門戶關好。

辛人英放開「小白」命牠去到門邊，担任警戒，然後向春蘭問道：「你是一人來麼？夏荷，秋菊和冬梅她們，是否……。」

春蘭向辛人英全身上下，畧一端詳，見她無甚傷損，才慰然含笑地，低聲答道：「秋菊，冬梅，已被我送過江，與龍少俠等，暫在一處，婢子與夏荷二妹，則因放心不下，特意趕來，與姑娘福禍與共。」

辛人英嘆道：「你們何苦來此送死，平白犧牲？令主雷霆震怒，已和我當衆翻了臉兒，追還『地獄金釵』，看來是絕難善了的呢！」

春蘭向靜室之外，看了一眼，才走近了辛人英的身邊，向她附耳低聲說道：「恭喜姑娘，事有轉機！」

辛人英聞言一怔，把兩道湛然目光，緊盯在春蘭臉上，訝然問道：「事有轉機？你……你此話怎講？」

春蘭笑道：「姑娘知不知道在你與令主僵持不下之際，令主是怎會暫息雷霆之怒？」

辛人英道：「這原因適才已由長孫公主告我知曉，是令主生平死敵『天堂金釵令主』凃天琴，突然率徒凃琬投帖，約定明日午正，來踐昔年舊約，令主才把我暫加赦免……」

春蘭聽至此處，把螓首微搖，目注辛人英，含笑接口說道：「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辛人英急急問道：「什麼叫『其一』？什麼又叫『其二』？你快點說出，不要賣什麼關子。」

春蘭笑道：「所謂『其一』，就是姑娘說得不錯，令主委實是爲了接獲凃天琴，凃琬師徒拜帖，才對姑娘暫加赦免，未曾當衆治罪！」

辛人英注目問道：「其二呢？」

春蘭嬌笑答道：「所謂『其二』，就是凃天琴，凃琬師徒，如今尚遠在『崑崙』！」

這「遠在崑崙」四字，着實大出辛人英意料，使她愕然問道：「你說什麼？『天堂金釵令主』凃天琴，凃琬師徒，如今尚遠在『崑崙』，明日午正，却如何能到此踐約？」

春蘭方自嫣然一笑，正欲啓齒，辛人英忽又恍然有悟說道：「我明白了，那封由凃天琴，凃琬師徒署名的挑戰拜帖，莫非竟是假的？」

春蘭笑道：「對了，當時令主正與姑娘鬧僵，除了這條絕妙好計之外，還怎樣能够使令主暫息雷霆盛怒，化解那尷尬場面！」

辛人英目注春蘭，靜靜聽她說完，嘆息一聲，點點頭說道：「這種辦法，雖是解決當時僵局妙策，但到明日午正，又如何呢？」

春蘭道：「令主暫時有了台階，再經過一夜思索，可能不再衝動，與姑娘恢復先前情感，或許更越發寵愛。」

辛人英搖手道：「不可能了，令主一向睚眦必報，記恨之心特强，她和我母女師徒間的這道情感裂痕，恐怕永遠不會磨滅！」

春蘭向辛人英偸偸看了一眼，嘴角微牽，彷彿欲語未語。

辛人英忽然有所起疑地，「咦」了一聲，皺眉訝聲問道：「這計兒是誰想的？你們不知令主與凃天琴，昔日訂約之事，莫非有……有甚外人，到了『神女宮』麼？」

春蘭壓低語音，點點頭答道：「姑娘猜對了，

是龍……」

一個「龍」字才出，辛人英便怫然變色，神情不悅說道：「春蘭，你怎麼說起話來前後不符，莫非對我有所矇蔽？」

春蘭聞言一怔，睜着兩隻清澄如水的妙目，詫聲問道：「婢子怎有天胆，敢對姑娘有所矇蔽？不……不知姑娘何出此言？」

辛人英道：「適才你說龍少俠在對江，秋菊，冬梅，已去依靠托庇，如今怎又說他到了『神女宮』內？」

春蘭「哦」了一聲，嫣然說道：「姑娘錯怪婢子了，龍少俠如今確實在對江，來到『神女宮』的，却是龍老俠！」

辛人英皺眉道：「龍老俠？上次那位龍老俠，只是假冒……」

春蘭接口笑道：「婢子知道上次『鬼門關』上的龍老俠，只是假冒，但眞的龍老俠『山澤蟄龍』龍潛，也已到了『神女宮』了！」

辛人英目閃神光，揚眉問道：「是眞的麼？這條妙計，莫非就是龍老俠所出？他老人家又怎會知道令主與『天堂金釵令主』凃天琴之間昔年密約呢？」春蘭道：「龍老俠並非獨自前來，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風神高華無比，約莫四十上下的中年書生，這條計便是那位中年書生提出來的！」

辛人英道：「那中年書生，怎樣稱謂？」

春蘭搖頭答道：「不知道，婢子只看出龍老俠對於那位中年書生，極爲謙禮，而那中年書生又對令主與凃天琴互訂密約的昔年舊事，十分熟悉！」

辛人英雙眉微蹙，想了一想，自言自語地，「喃喃」說道：「這位風神高華的中年男子，究竟是誰？難道是那……」

春蘭問道：「姑娘心中猜的是誰？」

辛人英道：「或許是被當世武林中稱爲『乾坤尊一筆』，也就是龍少俠的恩師，『乾坤一筆』冷吟秋冷大先生？」

春蘭眼珠一轉，點頭嬌笑說道：「對了，對了，姑娘猜得對了，不會有錯，因爲婢子曾在龍老俠口中，聽見他對那位中年書生，稱呼『大先生』呢。」

辛人英道：「夏荷呢？」

春蘭答道：「夏荷現在那兩位老人家身邊，聽候使喚，準備營救姑娘脫險！」

辛人英眉峯不展，低頭尋思。

春蘭說道：「姑娘大難已過爲何還發愁呢？」

辛人英道：「這種權宜情況，最多只能維持到明日午正，等令主悟出是個騙局之際，必然益發震怒，那局面如何收拾？」

春蘭眼皮微抬，叫了一聲「姑娘」，却又未曾發話。

辛人英笑看她一眼道：「春蘭，你有甚話兒，怎不說出，如此吞吞吐吐！」

春蘭緩緩答道：「那兩位老人家，叫我來勸姑娘，最好是在明日午前，潔身遠引，退出……」

話猶未了，辛人英便沉聲喝道：「住口，不許再說下去！」

春蘭嚇了一跳，果然截住話頭，不敢再說下去……

辛人英看她嚇得那副樣兒，心中也畧覺不忍，嘆了一口氣道：「春蘭，不是我要怪你，你應該想想，令主對我自幼撫養教育，恩如山海，我認罪受刑，死而無怨，怎麼可以打甚潔身遠引地，退出『巫山派』的忤逆念頭？」

春蘭在神色上，恢復鎭定地，向辛人英嫣然一笑說道：「姑娘果然是如此說法，你的態度，竟被那位『大先生』早就料中！」

辛人英「哦」了一聲，目注春蘭問道：「他知道我不肯潔身遠引麼？他……他是怎樣說法？」

春蘭笑道：「那位『大先生』說是姑娘一定不肯潔身遠引，就此脫離『巫山派』，但姑娘這種念頭，却是錯誤想法！」

辛人英雙眉一挑，怫然說道：「錯誤？爲人之道，莫非不應該以『忠孝』當先？」

春蘭微笑說道：「那位『大先生』說是姑娘必以『忠孝』二字立論，但『忠』應『忠得其主』，『孝』也『不能孝得毫無條件』……」

辛人英皺眉道：「甚麼叫『忠得其主』？又甚麼叫作『不能孝得毫無條件』？」

春蘭道：「『巫山派』構成份子，邪多於正，所行則更倒行逆施，姑娘若是執意對此効忠，豈非『所忠不得其主』？」

辛人英嘴唇微動，似乎想說甚麼，但話到嘴邊，却又嚥了回去！

春蘭繼續笑道：「令主若是順天行道，姑娘自應對其竭盡孝心，但令主若是所行逆天悖人，姑娘便應不必誤解『孝』字，一味順從，而應……」

辛人英不等春蘭話完，便自目閃神光，揚眉接口道：「我雖不必一味順從，却可在旁規勸，决不能脫離『巫山』……」

春蘭嘆道：「姑娘別固執了，你想想看，令主如今公私所行，是否已入了魔道？那裏還聽得進忠言規勸？」

辛人英幽幽一嘆，春蘭壓低語音，又向她含笑說道：「姑娘，那位『大先生』叫我告訴姑娘，說是姑娘若能脫離『巫山派』，反而對令主有益！」

辛人英訝然問道：「反而有益？此話怎講？」

春蘭笑道：「只要姑娘脫離『巫山派』，與龍少俠等正派人物，發生密切關係，則將來羣俠大破『巫山』之際，必會由於姑娘身上，對令主留些香火情份，豈不是反而有益麼？」

辛人英雙眉一蹙，凝視不語。

春蘭低聲說道：「令主召集『九龍百派』於年底來此，共拜金釵之期，業已近在目前，正邪雙方的一場生死決戰，根本無可避免，姑娘的看法如何？難道竟認爲邪能勝正，以『巫山』一派之力，眞可與天下爲敵？」

辛人英搖頭道：「我不會有此等夜郎自大的愚昧想法！」

春蘭道：「既然姑娘通達大勢，高瞻遠矚，則究應曲解忠孝，在邪不勝正之下，與『巫山派』玉石俱焚？抑應及早脫離，將來於令主日暮途窮時加以維護！是定有主見，善加抉擇的了！」

辛人英向春蘭看了一眼，秀眉雙揚，以驚訝語氣說道：「春蘭，你這丫頭今天倒眞會說話！」

春蘭嬌笑道：「這些道理，全是那位『大先生』，向春蘭及夏荷二妹，所反覆闡示，春蘭如今只是向姑娘轉述一遍而已！」

辛人英點頭道：「那位『大先生』倒也厲害，竟然先把你和夏荷，加以說服……」

春蘭接口笑道：「姑娘，那位『大先生』還有一句最重要的話兒，要我轉告姑娘！」

辛人英方一愕然揚眉，春蘭又復笑吟吟地，低聲說道：「大先生要姑娘好好利用此刻到明日午前的這段光陰，加以愼重攷慮！」

辛人英道：「當然，對於如此大事，我當然需要加以極度愼重的攷慮思索！」

春蘭笑道：「姑娘不必獨自在這靜室之中，苦苦攷慮，不妨趁着晚間，出去到『神女宮』中，各處看看！」

辛人英不解其意，詫然問道：「到處看看，你……你要我看些甚麼？」

春蘭含笑答道：「這也是那位『大先生』的意見，他認爲姑娘一向潔身自好，遠居『聚泉峯』的『江風小築』之中，可能對『巫山派』內的一切凶邪罪行，不大熟悉，故請姑娘在『神女宮』中到處看看，或可作爲你攷慮決定時的一些參攷資料！」

辛人英嘆道：「他們下流的倒行逆施，我已看見過了，再去看看，未嘗不可，但令主有命……」

話猶未畢，春蘭便猜出辛人英心意地，向她含笑說道：「姑娘是怕令主已有叫你在靜室用功，明日全神應敵之諭，而不宜擅離此處麼？」

辛人英點頭道：「令主此諭，本已壓制了滿腔盛怒，我若再加違背，豈非如火上加油？」

春蘭嬌笑道：「不要緊，姑娘無須多慮，我有兩全之策！」

辛人英詫然問道：「甚麼叫兩全之策？」

春蘭笑道：「就是由我穿了姑娘的外衣，帶着『大黑』『小白』，在室中靜坐，僞裝你的身份，姑娘本人，則穿了我的外衣，到『神女宮』中，各處看看，或是戴副人皮面具，面部隨意畧加化裝，以姑娘功力之高，定不致敗露形跡的了！」

辛人英邊自聆聽，邊自不斷點頭，等着春蘭把話講完揚眉說道：「這個法兒不錯，可以使得。」

春蘭立即脫下所着外衣，雙手捧向辛人英，嬌笑說道：「姑娘換衣服吧，只要英嫌紆尊降貴，褻瀆身份才好！」

辛人英微嘆一聲道：「春蘭莫出此語，我如今不是被令主治罪慘死，就是即將變成四海飄流，無家可歸之人，那裏還談得上甚麼『尊貴身份』？」

說話之間，業已脫下身上所着外衣，與春蘭互相交換。

辛人英爲了避免厤煩，完全聽從春蘭之言，不單換了衣服，並在臉上加戴了一副姿色平庸，看去約莫三十六七的女性人皮面具！

改容易裝以後，辛人英又向「大黑」「小白」，沉聲囑道：「『大黑』『小白』，你們乖乖跟隨春蘭，決不許出室半步，爲我闖禍了！」

「大黑」「小白」似知已闖大禍，確實乖了許多，連連點頭低嘯，表示對辛人英所囑話兒，定加遵守！

辛人英看出牠們不會再復搗亂，心中畧寬地，又向春蘭問道：「春蘭，龍老爺子，和那位『大先生』，以及夏荷等三人，今在何處？我既出去，便想和他們見上一面，仔細談談！」

春蘭笑道：「他們就藏在『神女宮』中，等待消息，姑娘猜不猜得出龍老爺子，和那位『大先生』所尋的，是甚麼隱秘所在？」

辛人英畧一尋思，毫無所得地，搖了搖頭，苦笑說道：「『神女宮』中，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我委實想不出有任何地方，能够藏得三人之多，而不會敗露形跡？」

春蘭笑道：「姑娘忘了令主坐關已畢，暫時不會使用的『天香閣』了？」

辛人英「呀」了一聲道：「高明，高明，『天香閣』委實無人敢去，龍老爺子與那位『大先生』，怎麼想得出藏在如此絕妙之處？」

春蘭笑道：「那位『大先生』風采如仙，智慧如海，姑娘見了他後，包管你越發心折！」

辛人英點頭道：「好，我去『天香閣』中見他，你命『大黑』『小白』，在此等我！」

春蘭笑道：「姑娘在進入『天香閣』前，應該先環遊『神女宮』中，到處看看！」

辛人英畧一頷首，便暫出靜室，春蘭則立刻把門戶閂死！

一出靜室，辛人英首先便悄悄走向那座聚衆議事的「集靈殿」中。

因爲辛人英要想看看義母「金釵令主」辛九香，是否派得有人，在「集靈殿」中，監視自己？

照情理看來，應該派得有人，但春蘭進入靜室之際，却爲何並未有甚阻碍？

這樁疑問，在辛人英剛一走入「集靈殿」中之後，便獲得解答。

不錯，辛九香確實派人對辛人英加以監視，並還身份不低，是兩位香主。

但這兩位香主，如今却荒怠職責，鼻息如雷地，在「集靈殿」中，「呼呼」大睡！

這種情況，自然極爲特殊，不是正常現象。

辛人英上前，畧加察視，便知道那一個姓褚，一個姓吳的兩位香主，並非倦乏難支，而是被人點了「黑甜睡穴」。

發現褚吳兩位香主，被點「黑甜睡穴」之事，頗使辛人英暗覺驚奇，因爲她知道春蘭的一身功力，雖也不弱，但若想在不動聲色之下，把這兩位香主，點了睡穴，却還不够火候！

由此可見，春蘭並非獨自前來，定是由「山澤蟄龍」龍潛，或「乾坤一筆」冷吟秋兩位老俠之一，護送至此，代爲制住褚、吳兩位香主，使春蘭入室與自己相會！

想到此處，辛人英又驚又愧！

驚的是「神女峯神女宮」是「巫山派」中樞重地，竟容敵人來去自如，究竟是對方功力太高？抑或「巫山派」中人物，夜郎自大，太以懶散荒怠，有了極大疏漏！

愧的是無論龍老俠也好，冷大先生也好，如此對自己苦心矜全，這份恩誼，着實令人感愧！

辛人英心中畧一盤算，覺得春蘭所說，極有道理，自己在前往龍老俠與冷大先生所藏身的「天香閣」前，確實應該利用這一夜光陰，先把「巫山派」的各種隱微，仔細察看察看！

主意既定，辛人英遂躡足潛踪地，在「神女宮」中，暗加查察。

第一處，皺眉！第二處，搖頭！第三處，嘆息！看了三四處後，辛人英委實火騰千丈！

原來她查察了三四處所在，入耳的都是齷齪春聲，入目的都是派中男女弟子，成雙成對，精赤條條的妖精打架！

換了辛人英仍是「殿下爺」身份之際，她若有此發現，決不輕饒！

如今，她自己也是待罪之身，威權已失，只有搖頭嘆息，按納下滿腔怒火而已。

但辛人英搖頭之下，心中已自雪亮，知道「巫山派」的組成份子，如此無恥下流，若能統率羣倫，成就武林霸業，則冥冥彼蒼，委實是昏聵到了極處！

她邊自皺眉暗嘆，邊自前行，眼前有一座玲瓏樓閣。

這是「花釵令主」長孫艷所居的「萬花樓」！

長孫艷一身功力，爲「巫山派」三大公主之冠，可說極爲高明，辛人英自然越發小心謹愼地，盡量提氣輕身，避免露出痕迹！

到了距離「萬花樓」，尙有丈許之處，便聽得樓上一間燈火輝煌的廳堂中，傳來笑語聲息。

辛人英不肯縱躍，一步一步地，緩緩走到「萬花樓」下，藏在陰影之中。

這時，她對於「萬花樓」上的一切人語之聲，已可聽得淸淸楚楚。

首先聽得的，是「花釵公主」長孫艷的媚蕩語音，「格格」笑道：「龐護法，你知不知道『十惡神魔』姬紀東姬護法，如今何在？」

聽了這句話兒，辛人英便知，與長孫艷在「萬花樓」上談話之人，是「飛天怪苗」龐翼。

長孫艷語音一落，便聽得龐翼說道：「據我所知，姬紀東兄是代表令主，前去邀一位貴賓，來參與要使『九龍』『百派』，齊拜『金釵』的年終盛會！」

長孫艷笑道：「一點不錯，但龐護法知道令主所請的那位貴賓，是甚麼人麼？」

龐翼道：「四海八荒，不爲世曉的異人無數，我那裏猜得出來，但由於『貴賓』兩字以上，却可斷定此人必有超羣拔俗的功力本領！」

長孫艷「嗯」了一聲，帶笑問道：「龐護法知不知道在『野人山』中，人跡罕到的『五毒谷』內，有位蓋代奇人？」

龐翼笑道：「我是苗人，當然熟悉苗疆之事，『野人山五毒谷』，是任何苗人均不敢涉足的苗疆聖地，谷中住了一位本領極大的『五毒婆婆』！」

長孫艷語音微詫問道：「這『五毒谷』最多充滿凶險，令人不敢妄闖而已，却怎有『苗疆聖地』之稱？」

龐翼答道：「因爲那位『五毒婆婆』，昔年曾對我們一位『九族苗王』，有過恩惠，苗王深知『

五毒婆婆』好靜，遂傳諭把『野人山五毒谷』，劃爲『聖地』，除了每年三節，派人朝貢品飲食用物，堆積谷口外，絕不許任何苗民有所接近驚擾！」

長孫艷似乎呷了一口酒兒，然後嬌笑說道：「我正詫異這項深入苗疆之事，令主爲何不請龐護法，而請姬護法前去，原來其中還牽涉到『九族苗王』所作承諾！」

龐翼以一種詫異語聲問：「照長孫公主這樣說法，姬紀東兄，竟是前往『野人山五毒谷』了？」

長孫艷道：「正是！」

龐翼嘆道：「白去，白去，這位『貴賓』請不來的！可惜令主的這項打算，未曾和我商量，否則，姬紀東兄便不至於白跑這趟冤枉路了！」

長孫艷詫異問道：「白跑冤枉路？龐護法此話怎講？」

龐翼失笑道：「因爲那位『五毒婆婆』，約莫在兩年多前，已在谷中坐化！」

長孫艷搖頭笑道：「原來如此，但『五毒婆婆』已在谷中坐化一事，令主早就知曉，她命姬護法前去邀請的，不是『五毒婆婆』，而是……」

龐翼不等長孫艷話完，便自截斷她的話頭，插口問道：「是請『五毒婆婆』的義子，『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麼？」

長孫艷道：「正是，莫非龐護法也認識這位身負奇技的『五毒郎君』？」

龐翼嘆息一聲道：「姬紀東兄的『野人山』之行還是白跑，鄔大年雖然身負奇技，但他絕不敢走出『五毒谷』外半步！」

長孫艷詫道：「不敢？爲什麼不敢？那『五毒郎君』鄔大年，是怕誰呢？」

龐翼道：「鄔大年不是怕人，而是怕誓……」

長孫艷聽了「怕誓」二字，方自「咦」了一聲，龐翼又復說道：「因爲那位『五毒婆婆』，精於占卜，於臨終前，曾爲鄔大年的終身休咎，悉心占了一卦！」

長孫艷問道：「卦相顯示如何？」

龐翼答道：「顯示靜則大吉，動則大凶，『五毒婆婆』遂逼着鄔大年，在她垂死以前，立下血誓，終身絕不走出『五毒谷』，否則，便被『五毒傷身，千蛇嚙骨』而死！」

辛人英聽至此處，心中暗忖：「那鄔大年號稱『五毒郎君千蛇手』，則這『五毒傷身，千蛇嚙骨』血誓，起得着實有點意思！」

長孫艷聽完龐翼所說，似是提壺替他斟了一杯酒兒，笑聲說道：「龐護法適才說那『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不敢走出『野人山五毒谷』半步之故，便是認爲他不敢違背『五毒婆婆』遺訓，恐怕應誓麼？」

龐翼道：「當然害怕，我們苗疆之人，對於所盟誓約，素極尊重，違約之人，也往往均如言應誓的呢！」

長孫艷突然發出一陣「格格」嬌笑，向龐翼媚聲叫道：「龐護法，你自己罰一杯吧，因爲你猜的事兒，完全錯了！」

龐翼「骨」的一聲，飲了那杯酒兒，愕然發話問道：「完全錯了麼？這樣說來，那鄔大年居然不懼違約應誓，出谷來此，在『九龍百派齊拜金釵』的年終盛會之上，作令主貴賓的了！」

長孫艷笑道：「鄔大年確實如此打算，『十惡神魔』姬護法才奉令主之命，遠道迎賓，但鄔大年是爲了兩大原因，才毅然作此決定！」

龐翼急急問道：「這兩大原因，究竟爲何？長孫公主可……可知道麼？……」

長孫艷道：「第一項原因，是『五毒婆婆』死後，鄔大年在『五毒谷』中，獨居兩年有餘，委實悶得太以無聊，遂認爲寧可違約應誓，也要出外逍遙逍遙，不願辜負了一身奇異武學，在『五毒谷』中，寂寞終老！」

龐翼讚道：「鄔大年的這種念頭，也有相當道理，這就是凡屬英雄，多半不甘寂寞！」

長孫艷繼續說道：「第二項原因，更加簡單，就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鄔大年爲了有所企圖，他也顧不得甚麼『五毒傷身，千蛇嚙骨』的應誓之慮！」

龐翼聽得有點莫明其妙地，以一種懷疑語氣，向長孫艷問道：「令主對鄔大年懸以重賞，邀他來此麼？但『野人山五毒谷』中，歷年都受苗王朝貢，可說金銀珠寶，堆積如山，要有甚麼樣的趙璧隋珠，天珍地寶，方能使鄔大年看得上眼？……」

話方至此，龐翼已恍然說道：「原來令主是以『美人』爲餌，但不知……」

長孫艷笑道：「令主起初是打算讓鄔大年在『巫山派』的『三大公主』中，隨意選上一位……」

龐翼急道：「但願鄔大年不要選你才好！」

由於這句話兒，辛人英業已聽出龐翼與長孫艷之間，早已不清不白。

果然，長孫艷異常冶蕩地，媚笑一聲，向龐翼緩緩說起：「你不要担心，難道沒有聽清楚我所說話兒之中的『起初』二字？」

龐翼畧一尋思道：「莫非令主起初是這樣打算，後來又改變了其他主意？」

長孫艷笑道：「正是，令主爲了拉攏那位『五毒郎君千蛇手』鄔大年，竟打算更復親近一層，把

他招爲義婿！」

這「義婿」二字，把藏在「萬花樓」下，凝神竊聽的辛人英，聽得幾乎要驚呼出聲！

龐翼也頗驚奇地，訝聲問道：「令主要把她的義女而兼愛徒辛人英，嫁給鄔大年麼？」

長孫艷答道：「正是，這樣一來，那位五毒郎君必然甘心情願地，爲『巫山派』賣命効力！」

辛人英聽至此處，不禁暗咬銀牙，芳心狂跳！

咬牙是氣，心跳是急，辛人英正自氣急交迸，不知如何才好之際，「萬花樓」上的龐翼，長孫艷二人，業已漸漸傳下不堪入耳的褻聲息！

聲息既已不堪入耳，自無繼續竊聽價值，辛人英遂悄然離開「萬花樓」，再往其他所在，探察還有甚麼與自己有關之事！

這時，辛人英業已接近「金釵令主」辛九香所居寢宮，而那座一向供她坐關用功的「天香閣」，也已巍然在望！

辛人英正在尋思是否逕入「天香閣」，拜謁「山澤蟄龍」龍潛，以及另一位猜測中的「乾坤一筆」冷吟秋，抑或再往別處探察探察之際，驀然瞥見一條人影，從辛九香的寢宮之中走出，向宮左「小幢精舍」中，彳亍而行。

這人，並不陌生，他複姓公羊，單名一個黑字，外號人稱「毒心扁鵲」，是辛九香特以重金禮聘，延入「巫山」的一名御醫。

當世武林之中，共有兩位精擅岐黃妙術，具備回春手段的蓋世神醫，論醫術，兩人相去不遠，論品格行徑，却一正一邪，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正的一個，是「百草先生」公冶陀，邪的一個，便是「毒心扁鵲」公羊黑！

如今，辛人英瞥見公羊黑經辛九香寢宮之中退出，不禁心中一動，暗自忖道：「義母平時無甚病痛，爲何突然召見這『毒心扁鵲』？」

這種疑念，當然不是僅憑猜測，便可獲得答案，辛人英因公羊黑所居精舍，就在左側，遂躡足潛蹤，跟在這「毒心扁鵲」身後。

公羊黑剛剛走到那幢精舍之前，便高聲叫道：「熊兒，熊兒……」

一個十四五歲的青衣小童，應聲而出，向公羊黑恭身問道：「令主深夜傳召師傅，必有要事，莫非竟有甚急病麼？」

公羊黑道：「令主玉體安泰，並未違和，她只是命我連夜配葯，熊兒快去泉眼石洞之中，把我培植的那本『仙人草』掘來備用。」

那名叫熊兒的青衣小童，聞言之下，神色詫然地，向公羊黑問道：「師傅怎麼要掘『仙人草』呢？那草兒雖經葯物靈泉，特殊灌漑，但也最少還要半月光陰，才可完全成熟！」

公羊黑搖頭說道：「等不及了，你去採吧，好在令主已把原定用途，加以更改，加以變更，不是要我用那株『仙人草』去煉『補天丸』……」

話猶未了，熊兒便詫聲接道：「不煉『補天丸』，却要改煉甚麼葯物？」

公羊黑道：「要用『仙人草』，配合我的獨門葯物『毒龍粉』，來連夜煉製『揠苗丸』！」

語音至此畧頓，目注熊兒叫道：「熊兒不要多問，快去把『仙人草』掘來，再遲就來不及了！」

熊兒答應一聲，走出精舍，向屋後一片陡削峭壁，閃身縱去。

熊兒走去，辛人英並未追蹤，只是雙眉緊蹙，心中想事！

她想的是義母「金釵令主」辛九香，突然命這「毒心扁鵲」公羊黑，掘取「仙人草」，連夜煉製「揠苗丸」究竟是何用途？

顧名思義，「偃苗丸」，定係「偃苗助長」之意，是僅僅圖逞一時，不顧後果，也就是竭澤而漁的非常葯物！

僅僅這「揠苗丸」的葯名，已使辛人英暗暗失驚，再加上「連夜煉製」中的「連夜」二字，更使她的一顆芳心，爲之「卜卜」亂跳！

因爲既須「連夜煉製」，則用途必在明日，而明日「巫山派」中，最重要的事兒，無過於龍潛等設計假傳，使義母信以爲眞的，自己與另一位「金釵令主」凃天琴的得意門人凃琬，互相決戰之事！

把這幾件已知之事，綜合起來，便可大胆假設出一項極可怕的情況！

這種「可怕情況」，就是義母辛九香命公羊黑連夜煉製「揠苗丸」之意，是要給自己服食，以期於明日午正一戰之中，取勝凃琬，實現她廿餘年來的一樁大願！

倘眞如此，義母未免太以狠心，而她對自己的辛勤撫教，也全是爲了自私，把自己當作爭勝工具，並非有甚深切眞摯的母女師徒情份！

因服食「揠苗丸」，揠苗助長，竭澤而漁之下，足可以使自己功力，陡長三成！

這樣與對方作戰，勝望自然增加不少，但鬥完之後，自己不是力竭摧肝，嘔血而死，便是終身癱瘓，變成廢人……

辛人英正自想得驚心，那熊兒業已捧着一株九葉一花，色呈紫紅的罕見奇花，回到精舍之內。

辛人英深知公羊黑醫術雖高，但在武學修爲方面，却不過中庸而已。

以自己的一身功力，只消畧加小心，縱令靠近

窺探，也不至於被他發現形跡。於是，她貼近精舍，悄悄騰身，藏在屋簷暗影之下。

先把身形藏好，然後用舌尖舔濕紙窗，慢慢戳破，便可把室內情況，一覽無餘！

這時，室內丹爐之中，火光已燃，公羊黑正取了一瓶黑色葯粉，傾入爐內。

等到熊兒捧着「仙人草」，走進丹室，公羊黑便向他叫道：「熊兒，你取兩隻玉碗，再用玉尺，把這『仙人草』九葉一花，一齊輾碎成泥備用！」

熊兒答應一聲，便卽取來玉碗玉尺，把那「仙人草」，細細輾壓，立時便有一股清香，瀰漫室內。熊兒邊輾葯邊笑道：「這『仙人草』委實是罕世靈葯，看來眞有使人延年益壽的『補天』之力！」

公羊黑「哼」了一聲，冷笑說道：「雖爲益壽延年葯，却作追魂奪命方，『補天』『揠苗』二者，剛好用途相反！」

熊兒問道：「令主要師傅煉製這『揠苗丸』，究竟是有甚麼重要用途？」

這項問題，等於辛人英的心中所問，只是借着熊兒之口，說出而已。

公羊黑道：「令主有椿期待已久的多年心願，要倚仗我所煉『揠苗丸』，使它實現！」

這幾句話兒，使辛人英聽得心中充滿了一種難以言宣的幽悶鬱怨情緒！

因爲公羊黑雖未明言，就這「多年心願」四字，已令辛人英深深覺得那服食「揠苗丸」，揠苗助長，準備犧牲的對象，定是自己！

她心中如煎，熊兒邊自輾草，邊自又向公羊黑問道：「師傅，你老人家怎不說說明白，令主的多年心願，究竟是甚麼事兒？又爲何用得着這種顯然服食之下，會令人促壽夭亡，無異於極厲害的穿腸劇毒『揠苗丸』？」

公羊黑嗔道：「小孩子家，不許多問，你把『仙人草』，輾好了麼？」

熊兒受了申斥，不敢多言，又把碗中「仙人草」，畧加輾壓，雙手捧過。

公羊黑接那玉碗之際，見熊兒把張嘴兒，翹得老高，遂失笑說道：「我知道你心中好奇，但此事關係重大，我不敢輕易洩漏，致遭罪愆，好在事在眼前，明日午正便見分曉，你且等着看熱鬧吧！」

先前的一句，「多年心願」，如今的「明日午正」，等於業已把辛人英所担心，所猜疑的事兒，完全加以證實！

事情既已證實，辛人英便懶得再藏在簷下，窺察公羊黑的煉葯情況！她輕輕飄身落地，向前走了兩步，心中百結交煎，宛如刀絞！

由於義母辛九香命令公羊黑，煉製「揠苗丸」，於明日備用一舉看來，她對於自己的生死安危，根本不加矜惜！

由此可見，辛九香先前對自己所費的一番心血，無非只是培養爲她爭氣逞勝的工具而已！

換句話說，自從自己殺却「百變人妖」林雙木，繳還「地獄金釵」之後，在辛九香的心中，便已把師徒母女之義，一齊斷絕！

既然如此，春蘭所說之語，倒有了相當理由，自己何必忠於邪惡門派，孝於對自己斷絕情義之人，來曲解「忠孝」二字，斷送終身幸福？

念方至此，忽又覺得無論辛九香培植自己的動機如何？但二十年教養深恩，總是無法抹殺的鐵定不移事實！大丈夫講究受人點滴，報以湧泉，自己以巾幗奇英自命，難道就……

辛人英想不下去了，因爲前後兩種想法，相互衝突矛盾！她嘆了一口氣兒，眉尖方生幽怨，突然又想起另外一椿矛盾事兒！

這椿事兒，就是辛九香既欲把自己嫁給「五毒郞君千蛇手」鄔大年，怎麼又準備把自己犧牲在「揠苗丸」竭澤而漁，揠苗助長下，博取明日午正，與凃琬一戰的血腥勝利？

起初想來，着實互相矛盾！

細一深思，却又從矛盾中獲得統一。

因一來辛九香立意把自己招贅鄔大年時，雖未想到會有凃天琴，凃琬師徒，前來「巫山」，登門挑戰之事！

二來，倘若把自己犧牲在與凃琬一戰之下，更可激得那位「五毒郞君千蛇手」鄔大年，以他獨門毒辣武學，與羣俠爲敵，扶助「巫山」霸業！

辛人英就這樣一會兒糊塗，一會兒清醒，心中百緒如煎地，信步向前走去。

不知不覺之下，她已接近辛九香寢宮，有個值勤弟子，向她注目問道：「你是甚麼身份，竟敢在令主寢宮左近，隨意亂闖！」

辛人英悚然一驚，知道自己委實胡思亂想，心不在焉，才會在這等緊要之處，敗露行跡。

她向前走了兩步，對那值勤弟子，含笑低聲說道：「我是在『聚泉峯』江風小築中侍奉殿下爺的春蘭，有要緊之事，必須謁見令主，當面禀報！」

值勤弟子道：「令主業已安寢，你……」一語未畢，人已不言不動！

原來辛人英生恐驚動辛九香，業已從袖中彈指吐勁，以上乘神功把這值勤弟子，隔空點了穴道。

就在此時，「神女宮」外，突然樂聲大作！

（斷義還釵完，下接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七「五毒三釵」。）

過關刀

欲圖挽刦甘茹苦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化裝爲金盾帮徒，隨金盾老人往風雲坪，會晤二聖教主，或降或戰，伺機而定，不料一切出於意外，金盾老人爲二聖教主暗算，强迫飲下一杯「聖酒」，神志盡失，只聽從二聖教主的指揮，楚雲彪等無奈，只好聽憑二聖教主的命令，屈身爲飛豹關衞卒，二聖教主收降金盾帮的目的已達，依約放出賈谷蘭，只命樊姓女堂主寸步不離的監視着她，賈谷蘭對樊堂主獻以諛詞，獲得與楚雲彪等晤面，雙方用傳音交談，楚雲彪要她離開此地，往找田舍郞等共商，設法與野枯佛聯絡，裏應外合一舉摧毀敵人——

賈谷蘭道：「可是，我怎能離開我爹？」

「妳留着不走，就能救得令尊？救得了令尊，又能同時救出全幫兄弟麼？」

「好吧，等我對二聖教多了解一些之後，便離開便了。」

「別忘記打聽二聖城，飛鳳關，飛虎關，飛狐關的地點，還有解毒之藥。」

「好的。」

兩人剛剛傳音交談至此，飯堂門口人影一閃，假聖人杜敬堂到了！

他號稱「假聖人」，大概與他的美容有關，不論什麼時候，他的臉上始終掛着和氣的笑容，這時臉上也是笑瞇瞇的，向樊小琼說道：「樊堂主，妳怎麼把賈姑娘帶到這兒來了？」

樊小琼對他可不敢發橫，尷尬的笑道：「這，……有什麼不對麼？」

假聖人杜敬堂笑了笑道：「妳知道會有什麼不對麼？」

樊小琼道：「她要求奴家帶她來見見這些人，奴家覺得這並沒有什麼要緊，所以就帶她來了，好在奴家在此監視着，她並沒跟這些人談不利本教的話。」

杜敬堂含笑道：「是麼？」

樊小琼點頭道：「是的。」

杜敬堂道：「樊堂主聽覺眞不錯，居然知道他們沒有談不利本教的話。」

樊小琼笑道：「因爲奴家在注意聽呀！」

杜敬堂捻着山羊鬚，笑道：「老夫可不成，他們若在傳音交談，老夫一定聽不到！」

樊小琼登時脹紅了臉，兩眼大睁，轉望賈谷蘭驚訝道：「賈姑娘，妳……在跟他們傳音交談？」

賈谷蘭淺淺一笑道：「妳看有沒有？」

樊小琼道：「我……我看是沒有，是不是？」

賈谷蘭笑道：「當然沒有！」

樊小琼透了口氣道：「這才是，奴家可憐妳，答應妳的要求，帶妳來見這些人，妳若是暗中弄鬼，那就太對不起奴家了。」

賈谷蘭盈盈而起，道：「說得是，咱們離開這兒吧，免得叫人起疑。」

杜敬堂笑道：「樊堂主！」

樊小琼道：「關主有何吩咐？」

杜敬堂道：「今後妳若再帶她來見這些人，將按『暗通外敵』治罪！」

他語氣溫和，可是聽在樊小琼耳中，却像一記焦雷，使她嚇了一大跳，忙道：「是是，奴家再也不敢了——賈姑娘，快隨奴家出去！」

說着，上前拉起賈谷蘭，急急的走出了飯堂。

賈谷蘭笑道：「樊姑娘，小妹眞爲妳感到不平，妳這樣一位武功出衆容貌無雙的姑娘，竟屈居在他杜敬堂之下，太委屈了！」

樊小琼嘆道：「沒辦法，他的名氣確在奴家之上……」

賈谷蘭道：「不，他不過是個浪得虛名的人罷了，若論武功和智慧，小妹敢說妳遠在他之上！」

樊小琼聽了很受用，又嘆道：「時勢造英雄，有什麼法子呢！」

賈谷蘭道：「總有一天，妳的地位，會高過他的。」

樊小琼道：「是麼？」

賈谷蘭道：「是的，當二聖君決定寵幸妳的時候妳便可平步青雲，一變而爲二聖教的大紅人！」

樊小琼目中發光，問道：「你看，會有那麼一天麼？」

賈谷蘭點頭道：「毫無問題，以妳的姿色，要贏得二聖君的歡心，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樊小琼眉開眼笑道：「要是有那麼一天，哼！奴家首先要杜敬堂好看一下，妳別看他說話和和氣氣，其實是個『笑裏藏刀』人物，他常常對奴家頤指氣使，簡直沒把奴家放在眼裏，眞氣死我了。」

賈谷蘭道：「我想去瞧我爹，妳說可以麼？」

樊小琼道：「可以，奴家帶妳去！」

於是，她帶着賈谷蘭來到殿閣左側的一座舊屋院中，找到了金盾老人賈禮强。

金盾老人，白鶴眞人，巨無霸尉遲福三人呆呆的坐在一間廳上，猶如三具殭屍，彼此不交談。

廳外，有數名錦衣大漢守衛着。

樊小琼在廳門口住足，低聲道：「令尊現在神智不清，妳和他說話，他也不會好好回答，所以妳不必進去，只在這外面看看也就是了。」

賈谷蘭點點頭，看見父親落得那般模樣，不禁悲從中來，眼淚奪眶而出。

樊小琼安慰道：「別哭，令尊只不過神智不清，並未受到嚴重的傷害。」

賈谷蘭問道：「爲什麼飲下那種『聖酒』之後，只有二聖教主說的話他們才聽得見呢？」

樊小琼欲言又止，看了那幾個錦衣大漢一眼，低聲道：「咱們到附近去走走吧！」

賈谷蘭情知她要解說有關「聖酒」之事，乃點頭道：「好，找個僻靜地點，小妹要安靜安靜。」

樊小琼一指院後道：「這後面有一片荒廢的花園，咱們去那裏面坐坐好了。」

兩人轉到院後廢園，登上一座凉亭坐下，賈谷蘭四顧無人，才低聲道：「樊姑娘，妳說說，爲什麼飲下『聖酒』便會神智不清？而且只有二聖教主的話他們才聽得見？」

樊小琼道：「關於這個，奴家知道的也不多，奴家告訴妳後，妳別到處宣傳，害奴家受責罰。」

賈谷蘭道：「這個當然，樊姑娘待小妹這樣好，小妹豈敢恩將仇報？」

樊小琼道：「關於那種『聖酒』，奴家僅知那是一位西域武林高人傳給我們教主的一帖秘方，至於是用何藥物釀製的，奴家也一無所知——」

賈谷蘭打岔道：「對了，妳先說說二聖教主好麼？他們是何方人氏？姓什名誰？爲什麼兩人的身體連在一起？還有他們的武功得自何人的傳授？」

樊小琼轉頭四下望望，才低聲道：「我們教主，據說是南荒之人，他父母生下他們兄弟，一看是連體怪物，以爲生了妖怪，嚇得趕忙把他們丟棄於深山之中，所幸命不該絕，被一位從西域進入南荒採藥的喇嘛所救，那位喇嘛便把他們帶回西域扶養，並傳授他們高深的武功。」

「那位喇嘛叫什麼？」

「這個奴家不知道。」

「那麼，他們兄弟叫何姓名？」

「只因不知他們父母是誰，因此他們也就沒有姓名，後來他們自稱爲大聖君和二聖君而不名。」

賈谷蘭道：「他們身子連在一起，行動一定也很不方便。」

「那是當然，譬如其中一個要拉尿，另一個就得陪他去！一個向前走，另一個就往後退，因此之故，他們才講定輪流作主一天，今天是二聖君作主，他向前走，大聖君往後退，而且一切都聽從二聖君，大聖君不得有任何異議，反之明天輪由大聖君作主時，也是一樣。」

「他們會不會吵架。」

「奴家還沒看見他們吵過架。」

「好，妳再說說那聖酒。」

「那種酒，飲了能使人精神散亂，神智不清，猶如置身夢境，每飲一杯後，要十個時辰才能恢復正常，若是同時飲下兩杯：就要發瘋了。」

「爲何飲下聖酒的人，都會身不由己的聽從於二聖教主呢？」

「我們教主身懷一種異術，名叫『攝魂大法』，能使清醒的人突然沉沉入睡，也能使人進入半睡眠狀態，而指揮那人爲他做事，他能指揮白鶴眞人等人，用的便是『攝魂大法』。」

「原來如此，那麼只要懂得『攝魂大法』之人，便可指揮白鶴眞人等人了？」

「大概是吧。」

「小妹聽說有一種藥可解消聖酒的藥力，是眞的麼？」

「眞的。」

「它叫什麼？」

「這個……奴家未便奉告。」

「樊姑娘，妳這頭髮是自己梳的麼？」

「是的，妳看如何？」

「梳得好極了，小妹從未見過有人能把頭髮梳得這樣一絲不亂的，樊姑娘眞是多才多藝啊！」

「嘻嘻，這算不得什麼……」

「咦，妳的手指好白好細，眞所謂纖纖玉指，恰似春葱一般！」

「賈姑娘，奴家……的牙齒怎樣？有人說奴家的牙齒不好看，也有人說很好看，奴家自己也攪糊塗了。」

「好！好！整整齊齊的，像是兩排貝殼，太美了！」

「可是，好像有點黃……」

「不，黃一點更好看，小妹最不喜歡白無血色的牙齒，那太難看了。」

「嘻嘻……」

「妳說那種藥叫何名稱？」

「就叫解毒丹。」

「是什麼製成的？」

「不知道。」

「樊姑娘，妳別賣關子好不好？」

「奴家眞的不知道，像那種東西，教主豈肯告訴我們是用什麼東西製成。」

「嗯，說得是，那種解毒丹絕不能叫別人知道，更不能讓外人偷去，小妹想教主一定把解毒丹帶在身上，以防被人竊去，是不？」

「大概是吧。」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說大概是呀？」

「因爲奴家也不知道呀！」

「好，不談這個，小妹還聽說教主有一種藥能使人功力全失的，是不是？」

「嗯，妳怎麼老是追問這些？是否打算盜取解毒丹救妳爹出去？」

賈谷蘭忙道：「不！不！小妹只是好奇的，隨口問問罷了。」

× × ×

第二天。

輪到大聖君作主了！

他一大早就召集全關教徒到廣場上訓話，沉聲道：「各位，經過昨日之事後，本教飛豹關這座城勢必爲各方武林人所獲悉，今後可能有武林人前來踩探，你們須嚴加防備，可以讓他們入城，不可以讓他們出城，懂不懂？」

衆人齊聲應是。

大聖君接着道：「本教主得再在此關停留數日，俟苦行僧諸護法回來，便將前往巡視飛狐，飛虎，飛鳳三關，並傳授本教主研究成功的『五絕陣』——杜關主！」

假聖人杜敬堂應聲道：「屬下在。」

大聖君道：「本教主的『五絕陣』名叫『紅沙陣』，『金光陣』，『落魂陣』，『化血陣』，『烈火陣』，你把守的這座飛豹關，將演練『紅沙陣』，你是本關之主，以後將指揮『紅沙陣』作戰，所以要特別注意聽本教主的講解。」

杜敬堂恭聲道：「屬下明白。」

大聖君道：「本關共有多少衞教軍？」

杜敬堂答道：「包括昨日歸降的二十二名金盾幫兄弟在內，共是兩百三十九人。」

大聖君道：「本教主的『紅沙陣』只要一百八十人，你現在就選出一百八十人，餘者解散。」

杜敬堂立刻取出名單，點出一百八十個衞教軍，其餘五十九人予以解散。

楚雲彪等二十二人，沒有一個被選上，大概杜敬堂認爲他們還靠不住之故。

大聖君於是開始爲在場的一百八十個衞教軍講解「紅沙陣」，說道：「本教主的『紅沙陣』內按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氣，內藏紅砂九斗，看似紅砂，着身却如利刃，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任何武林高人闖入此陣，鑼鼓鳴處，飛砂傷人，如雨如霧，立斃敵人……」

底下又說了些什麼，楚雲彪等二十二人已聽不見，因爲四全浪士西門海已將他們帶開，來到一處城牆之下。

四全浪士西門海命令他們二十二人排隊站好，說道：「各位兄弟，從今天開始，你們要加入守衞飛豹關，希望你們好好服從指揮，不要怠忽職守，更不要妄想逃走，須知你們幫主已在教主的控制之中，你們縱然逃得了，賈禮强也逃不了，我相信你們絕不致不顧結拜情義，棄賈禮强於不顧吧？」

楚雲彪答道：「在下等決忠心依附教主，西門統領放心可也！」

西門海笑道：「很好，現在本統領帶你們到各處崗位看看，指導你們如何把守。」

當下，就領着楚雲彪等二十二人登上城牆，沿女城而行，一路指點守城事項……

這時候，賈谷蘭正在一間屬於她的廂房中和樊小琼吃早膳。

樊小琼果然吃得很少，只吃了半碗飯就說吃飽了，她站了起來，說道：「賈姑娘，妳慢慢吃，奴家回房一下，馬上就來。」

賈谷蘭道：「好的，樊姑娘請便。」

樊小琼扭着肥臀出房而去。

約莫一刻時後，她回來了，換了一件衣裳，走入房內，倚門而立，面含「嬌」笑！

賈谷蘭「驚喜」的叫道：「啊喲！好漂亮！這一件，比昨天那一件，更漂亮，也是在長安縫製的吧？」

樊小琼喜得臉都紅了，笑道：「正是，妳看還合身吧？」

賈谷蘭讚不絕口道：「再合身也沒有了！還有那雙綉花鞋也不同凡响！樊姑娘，妳眞叫小妹羡慕得不得了，有這麼多美麗的衣鞋可穿！」

樊小琼笑道：「常言說得好，佛要金裝，人要衣裳，奴家有一次穿這身衣裳去看廟會，咭，妳猜怎麼着？」

賈谷蘭問道：「怎麼着？」

樊小琼道：「大家不看熱鬧，反都看奴家一人咧！」

賈谷蘭連連點頭道：「這是當然，廟會常有，美女可不常有，尤其像樊姑娘這般天姿國色的美人，大家當然要搶着看了。」

樊小琼略現羞色道：「當時奴家心裏雖然高興，可也羞死了！」

賈谷蘭笑問道：「想必有不少王孫公子上前跟妳搭訕，是不是？」

樊小琼道：「可不是，他們紛紛上前說：『這位姑娘，妳眞美呀！』哼，眞是廢話，若是不美，他們也不會像一羣蒼蠅那樣纏上來了！」

賈谷蘭嘆道：「小妹就從來不曾碰到過這種事情。」

樊小琼吃吃直笑，得意極了。

賈谷蘭放下碗筷，起身道：「小妹吃飽了，咱們去看看我爹好麼？」

樊小琼搖頭道：「不行，教主此刻正在廣場上講授『紅沙陣』，令尊陪教主在那裏，現在不可過去。」

賈谷蘭問道：「什麼『紅沙陣』？」

樊小琼道：「一種非常厲害的陣法，專用來對付武林高手的。」

賈谷蘭又問道：「怎麼個厲害？」

樊小琼道：「奴家也不大清楚，據說『紅沙陣』只有一百八十人，但一經發動，可以困住三百六十人，而且被困陣中之人，只有死路一條。」

賈谷蘭道：「有無破陣之法？」

樊小琼道：「我的姑娘，妳怎麼問起這個來了，縱有破陣之法！奴家也不能告訴妳呀！」

賈谷蘭也笑道：「我們金盾帮已是二聖教的人了，樊姑娘難道信不過小妹？」

樊小琼道：「令尊是喝了酒的人，我們教主說凡是喝了聖酒的人，都不能算是本教的眞正教徒，他們門下及親友均須防範。」

賈谷蘭嘆了口氣，道：「咱們出去走動走動如何？」

樊小琼問道：「那裏去？」

賈谷蘭道：「隨便，妳認爲可去的就去。」

樊小琼說道：「咱們在這房中聊聊，不是很好麼？」

賈谷蘭指指她的衣裳笑道：「妳穿得這麼漂亮，若不出去走走，那太可惜了。」

樊小琼道：「嗯……也罷，奴家就帶妳到城牆上去看看風景，但妳可不許逃走。」

賈谷蘭失笑道：「小妹怎會逃走？小妹是自動請求留下來的呀！」

樊小琼釋然一笑道：「不錯，奴家倒忘了，那麼咱們出去吧。」

於是，兩人出房往城牆下走來。

樊小琼碰見二聖教徒，就跟他打招呼，而那些教徒似乎都知道她喜歡什麼，莫不對她讚美有加，喜得她嘻嘻直笑，樂不可支。

由一道石級登上城牆，只見城牆上十步一崗，戒備森嚴，樊小琼見到一個陌生的衞教軍，便住足問道：「你是誰？」

那衞教軍答道：「在下畢長雄。」

樊小琼訝道：「奴家以前怎沒見過你？」

畢長雄看了賈谷蘭一眼，微微一笑道：「在下是昨天才入教的。」

樊小琼恍然道：「你是金盾帮的兄弟？」

畢長雄點頭道：「是的。」

樊小琼又問道：「怎麼今天就開始輪值站崗的了？」

畢長雄道：「是西門統領指派的，方才他帶領我們二十二人上來，就要我們開始站崗。」

賈谷蘭問道：「二十二人都站了？」

畢長雄道：「是的。」

賈谷蘭道：「伍必信站不站？」

畢長雄道：「他是頭目，不須站崗，但須四處巡視，此刻大概在北城牆上。」

賈谷蘭點一點頭，又問道：「你們每人要站多久？」

畢長雄道：「兩個時辰。」

樊小琼訝道：「規定每人只站一個時辰，怎麼你們要站兩個時辰？」

畢長雄道：「在下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樊小琼冷哼一聲道：「一定是西門海那小子攪的花樣，他欺負你們是新人，就要你們多站一個時辰，眞是渾蛋東西！」

賈谷蘭道：「現在大家都是二聖教徒，他應對

敝帮兄弟一視同仁，豈可如此欺負人？」

樊小琼罵道：「那小子最不要臉，凡是新人入教的衞教軍，他都百般折磨人家，爲的是要人家巴結他，送他一份見面禮。」

賈谷蘭笑道：「原來是要錢！」

樊小琼道：「他的『四全浪士』之號，就是指『吃喝玩樂』而言，他沉迷於吃喝玩樂，花的錢就多，因此也就貪財了。」

話聲微頓，繼道：「等下見到他，奴家非好好教訓他一頓不可！」

語畢，向前走去。

賈谷蘭隨後跟上，說道：「這城上的風景不壞，俯瞰大江，波浪濤濤，令人想起『大江東去，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一詞……」

樊小琼笑道：「明月之夜，上來散步更有意思呢。」

賈谷蘭問道：「樊姑娘，你到這飛豹關有多久了？」

樊小琼道：「本教進駐此關的頭一天，奴家就來了，算來已快一年。」

賈谷蘭道：「妳去過飛狐，飛虎，飛鳳三關及二聖城沒有？」

樊小琼道：「沒有。」

賈谷蘭道：「那麼，妳一定不知飛狐，飛虎，飛鳳三關及二聖城的所在地！」

樊小琼笑了笑，道：「笑話，奴家是二聖教之人，那會不知飛狐，飛虎，飛鳳三關及二聖城的所在地來？」

賈谷蘭微笑道：「眞的知道？」

樊小琼道：「當然知道，飛狐關就在對江的東梁山上，飛虎關在銅官山上，飛鳳關在石鐘山上，二聖城在——」

說到這裏，忽然警覺，忙的住口。

賈谷蘭追問道：「二聖城在那裏？」

樊小琼微露敵意道：「妳問這些幹什麼？」

賈谷蘭若無其事地道：「小妹現在也算二聖教的人，難道不該知道這些？」

樊小琼冷冷一哼，道：「妳還不能算是二聖教的人！」

賈谷蘭聳肩一笑道：「既是如此，樊姑娘不說就是了，何必這麼兇虎虎的？」

樊小琼也覺自己的態度太兇，忙又露出笑面道：「以後妳不要老是問這些事，好麼？」

賈谷蘭笑道：「好，小妹不問了。」

說話之間，兩人已走過二三崗。

站崗的衞教軍，有二聖教徒，也有金盾帮的兄弟。

兩人將近北城牆上時，迎面碰上了衞教軍統領四全浪士西門海。

樊小琼一見到他，立刻沉臉喝道：「西門海，你過來，奴家有話問你！」

西門海十分機警，發覺她臉色不對，連忙笑嘻嘻道：「啊喲！樊堂主，妳今天打扮得好漂亮，打算出城去麼？」

樊小琼不覺怒氣全消，淡淡一笑道：「猴崽子，想不到你也知道什麼是漂亮不漂亮……」

西門海笑道：「當然知道啦！在下見過的姑娘多了，像樊堂主這麼艷冠羣芳的美人，可眞不多見呢！」

樊小琼心花怒放，吃吃笑道：「好了，奴家有一件事要問你，聽說你分派金盾帮的兄弟每人站崗兩個時辰，這是爲什麼？」

口氣很溫和，和她方才說的「非好好教訓他一頓不可」簡直不可同日而言。

西門海笑道：「不爲什麼，他們剛剛入教，該讓他們多磨練磨練，如此而已！」

樊小琼道：「奴家覺得兩個時辰太辛苦了，最好仍按照規定，每人站一個時辰，你看怎樣？」

西門海道：「唔，既然樊堂主這樣同情他們，那麼——」

樊小琼對「同情」兩字頓感担當不起，忙道：「不，奴家不是同情他們，只是覺得他們既已入教，就應一視同仁，不可厚彼薄此。」

西門海點頭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那麼讓他們少站半個時辰好了，等他們對本教死心塌地之後，再改爲一個時辰，妳看如何？」

樊小琼笑道：「好極了。」

西門海一瞥她身邊的賈谷蘭，笑問道：「樊堂主欲帶賈姑娘去何處？」

樊小琼道：「我們不去何處，就在這城牆上走走。」

西門海拱手道：「那麼，樊堂主請便，在下要下去了。」

說罷，逕自下城而去。

樊小琼回對賈谷蘭笑道：「少站半個時辰也不錯，妳說是不？」

賈谷蘭道：「正是，小妹代表敝帮兄弟向妳道謝了，樊姑娘長得美，心地更好，好心有好報，將來一定可以嫁得如意郞君。」

樊小琼嫣然一笑，復舉步行去。

行約百步，賈谷蘭期望見到的人來了。

楚雲彪正以頭目的身份在巡視各崗位，看見賈谷蘭和樊小琼來到，便迎上前拱手道：「樊堂主和

賈姑娘早！」

樊小琼臉色一沉道：「你是頭目，要格外勤懇，不可懈怠！」

楚雲彪道：「是。」

賈谷蘭含笑道：「伍必信，這位樊姑娘人眞好，她方才和西門統領說了，准許兄弟們少站半個時辰的崗，你說該不該謝？」

楚雲彪道：「該謝！」

說着，向樊小琼長揖到地。

樊小琼面色稍霽，道：「你去吧！」

楚雲彪口中應是，接着，又笑道：「眞是想不到……」

樊小琼道：「想不到什麼？」

楚雲彪道：「在下說了，樊堂主可不要生氣才好。」

樊小琼說道：「奴家不生氣，你有話儘管說出來。」

楚雲彪笑道：「在下想不到這座飛豹關中居然有一位女堂主，而且長得這麼嬌美！」

樊小琼登時對他另眼相看，轉對賈谷蘭笑道：「嘿，你們這位兄弟倒也有些眼光。」

賈谷蘭道：「他從來不稱讚女人，今天因見樊姑娘美若天仙，因此才開口稱讚的。」

樊小琼回望楚雲彪道：「伍必信，你好好的幹，有機會，奴家會向教主美言兩句，請教主再提升你。」

楚雲彪躬身道：「謝樊姑娘的美意。」

賈谷蘭道：「樊姑娘，這兒景色甚美，咱們坐下歇歇好麼？」

樊小琼道：「好呀！」

彎身就在女牆邊坐下來。

賈谷蘭在她身邊坐下，打了個呵欠道：「眞要命，昨夜沒有睡好，這會有些睏了。」

樊小琼也被感染，張開血盆大口，長長打呵欠道：「可不是，昨夜跟妳同睡一房，奴家很不習慣，一夜都不曾睡熟。」

賈谷蘭向楚雲彪丟了個眼色，說道：「伍必信，你走開，樊姑娘和我要在這裏打個盹兒。」

楚雲彪笑道：「是。」

一笑而去。

賈谷蘭立刻閉上眼睛，不再開口。

樊小琼也閉上了眼睛，未幾血盆大口微張，發出均勻的鼾聲。

昨夜，賈谷蘭就是被她這種母猪般的鼾聲吵得睡不着的，但是現在她並無一點睡意，她只想引誘對方入睡，以便和楚雲彪談談。

看見對方鼾聲大作，她便悄悄的站起，欠身坐於女牆上，眺望城外景色。

正在遠處徘徊的楚雲彪一見只她一人站起，就知樊小琼已經睡着了，當即提輕脚步，走了回來。

賈谷蘭向他笑了笑，傳音道：「你看，我可以把這個醜婆娘玩於股掌之上！」

楚雲彪靠近她身邊，也在女牆上坐下，面露訝笑，傳音道：「她眞的這樣就睡着了？」

賈谷蘭含笑道：「是的，她像一隻母猪一樣，說睡就睡，絕不含糊！」

楚雲彪不想多說閑話，改變口氣，嚴肅地道：「關於妳的一切，令尊都告訴我了，我很同情妳的遭遇……」

賈谷蘭凝望着他，微笑道：「你心裏一定怪我欺騙了你，是不？」

楚雲彪道：「不，妳沒有欺騙我甚麼。」

賈谷蘭道：「我化名叫余素貞，不就是欺騙了你？」

楚雲彪道：「我也曾使用過假姓名，譬如現在，我就化名爲伍必信。」

賈谷蘭視綫投向遠方，悠悠一笑道：「我想，你如早知我是甄賈谷蘭，那天在鄱陽湖中，決不會對我說出那句話……」

楚雲彪一怔道：「妳說的是那一句話？」

賈谷蘭道：「我說要去落髮爲尼，你聽了很着急，就說出了那句話。」

楚雲彪恍然道：「不錯，我說我喜歡妳，願意娶妳爲妻。」

賈谷蘭玉臉泛紅，羞笑道：「你現在一定很後悔說了那一句話。」

楚雲彪搖頭道：「一點也不，那句話現在仍然有效！」

賈谷蘭道：「別忘了我是個未亡人！」

楚雲彪笑笑道：「妳認爲那次和甄建雄拜堂完婚應該算數麼？」

賈谷蘭道：「婚姻豈能當兒戲？」

楚雲彪道：「但是妳和他並無夫妻之實，而且那是一種騙局，甄建雄的目的在窃取金礦地圖，並非眞正要和妳結爲夫婦，妳又何必當眞？」

賈谷蘭微微一笑，沉默不語。

楚雲彪道：「妳殺死甄建雄，是否後悔？」

賈谷蘭搖頭道：「不，若有十個甄建雄，我也要殺個乾淨！」

楚雲彪道：「既然如此，妳若還視他爲夫君，豈非太傻？」

賈谷蘭又沉默下去。

楚雲彪道：「咱們來談談別的吧，妳有沒有打

聽什麼消息來？」

賈谷蘭道：「有，二聖教主的聖酒有藥可解，名叫解毒丹，但藏放何處却無法探悉，至於使人喪失功力的藥物，可以不必重視，因爲它的效力只有一天，過了一天便可恢復功力。」

楚雲彪問道：「還有呢？」

賈谷蘭道：「飛狐關就在對江的東梁山上，飛虎關在銅官山之上，飛鳳關在石鐘山上，二聖城則還不知道，不過大概不難獲悉。」

楚雲彪道：「大聖君正在訓練一百八十個備教軍演習『紅沙陣』，聽上去好像很厲害，妳不妨多向樊小琼套問套問，若能事先獲悉該陣的奧妙，將來也許有用。」

賈谷蘭點頭道：「好的。」

楚雲彪道：「妳打算什麼時候離開？」

賈谷蘭道：「過幾天再說吧。」

楚雲彪道：「方才大聖君曾說還要在此留數日，然後轉往巡視飛狐、飛虎、飛鳳三關，所以我想，假如妳跟隨在他們身邊沒有危險，那麼暫時不離開也好，因爲跟隨着他們，可以有機會去飛狐、飛虎、飛鳳三關，暗中刺探敵情，這對於咱們很有用處。」

賈谷蘭道：「那麼說，我就一直跟隨着他們好了。」

楚雲彪道：「就怕他們會對妳生起邪念。」

賈谷蘭道：「別担心，我會隨時注意保護我自己。」

楚雲彪道：「如果妳繼續留下來，那麼就須派一人前往通知田舍郎等人。」

賈谷蘭道：「叫一個兄弟逃出去好了。」

楚雲彪道：「叫誰好呢？」

賈谷蘭道：「就叫畢長雄，他人很機警，輕功又佳，大概不難逃離這座飛豹關。」

楚雲彪點點頭道：「好，等下我去跟他談談，請他找機會逃走，趕去通知田舍郎等人。」

兩人傳音至此，只見樊小琼轉了個身子，頭歪在一旁，嘴角流出一絲口水，又沉沉睡去了。

楚雲彪笑了笑，道：「二聖君派她監視妳，實在可笑。」

賈谷蘭笑道：「好了，你去跟畢長雄談談吧，若有事情，我會去找你的。」

楚雲彪點頭稱善，當即躡手躡足的走開，找畢長雄商量去了。

賈谷蘭等他去遠，才上前推醒樊小琼，喊道：「樊姑娘，妳該醒啦！」

樊小琼一把抱住她，閉目含笑道：「教主，奴家想得你要死，你知道麼？」

賈谷蘭玉臉一紅，暗罵道：「好個醜婆娘，居然在這裏作白日夢！」

當下，又用力推她，又喊道：「樊姑娘，妳醒醒吧！」

樊小琼霍然驚醒，舉袖抹去口水，神情癡癡的問道：「什麼事啊！」

賈谷蘭笑道：「妳該醒了。」

樊小琼擺頭四下一望，始知是在城牆上，口裏「哦！」了一聲，摸摸眼睛道：「妳不該叫醒奴家，奴家正在作一場好夢呢！」

賈谷蘭笑道：「夢見了二聖君？」

樊小琼咧嘴一笑道：「正是，奴家夢見二聖君來到面前，把奴家抱在懷中，向奴家求婚咧！」

賈谷蘭道：「好夢，妳有沒有答應他呀？」

樊小琼嘆道：「奴家正要答應他的時候，就被妳吵醒了！唉，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果然不錯！果然不錯！」

賈谷蘭安慰道：「不要感傷，說不定過幾天，夢中的情形就會變爲眞實呢！」

樊小琼滿臉流露嚮往之色，目凝虛空喃喃道：「只怕不成，他有了閼人娥，那會想到奴家？」

賈谷蘭說道：「走，咱們再到各處去走動走動吧。」

樊小琼搖頭道：「不，妳別打擾奴家，奴家還想睡一覺！」

說着，把賈谷蘭推開。

賈谷蘭失笑道：「妳還睡得着？」

樊小樊道：「奴家要把方才那場夢接下去！」

語畢，閉上眼睛，尋夢去了。

賈谷蘭啼笑皆非，只好又坐上女牆，眺望城外景色……

楚雲彪一路巡視到靠近城門的城牆上，看見畢長雄抱刀戒守於牆邊，乃負手踱到他身側，低聲道：「畢兄，小弟有件事情想和畢兄商量商量。」

畢長雄巍立不動，也低聲說道：「老弟有話請說。」

楚雲彪便把目前的情勢及欲請他逃往九華山通知田舍郎等人說出，徵詢他的意見。

畢長雄道：「可以！」

楚雲彪道：「這件事很危險，說不定會害畢兄慘死，所以要是畢兄——」

畢長雄截口道：「別替我担心，若非顧及我們幫主及小姐，我寧願一死，也不願在此活受罪！」

楚雲彪嘆道：「那麼，今天晚上——」

畢長雄又截口道：「不必等到今天晚上，等下就可以走！」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文·古龍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阻止不了小何往代暗殺孫玉伯，只好忿忿回來，責問高老大怎會把這次秘密任務告知小何，高老大含糊以應，最後仍請他繼續進行，孟星魂擬向葉翔查探另一職業殺手；但葉翔並不肯詳告，只勸他放棄任務，以保天年，但孟星魂並沒聽從他的勸告，那晚他窺伺了奉了萬鵬王派來殺死武老刀全家的慘事後，隨又潛往孫玉伯的花園，隱身一株枝葉茂密的樹上，未幾，見一青年自孫玉伯居所踉蹌步出花園，那青年來至樹下，仰頭察看天色，孟星魂差點失聲驚呼，原來那人正是小何⋯⋯

血腥冲鼻淚長流

孟星魂想了想，立刻就明白了老伯的意思。

「老伯一定是故意放他逃出來的，看他逃到那裏去，看看究竟誰是在幕後主使他的人。」

想到這一點，孟星魂手心也揑起把冷汗。

他絕不能讓小何回去，却又無法阻止，因爲他知道此刻在暗中必定已有人窺伺，他絕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小何已從星斗中辨出了方向，想也不想，立刻就往歸途飛奔。

看他跑得那麼快，像是恨不得一步就逃回快活林。

孟星魂忽然覺得說不出的憤怒痛恨，幾乎忍不住要竄出去一拳打爛他的鼻子，打破他的頭，問問他怎麼變得如此愚蠢！

他本是個工於心計的人，孟星魂實在想不到他會變得如此愚蠢。

現在，要阻止他洩露高老大的秘密，看來已只有一個辦法。

殺了他！

孟星魂既不願這樣做，也不忍。

幸好他還有第二個法子——殺了在暗中跟踪小何的人！

他繼續等下去。

果然片刻後就有三個人從黑暗中掠出來，朝小何奔跑的方向釘了下去。

這三人的輕功都不弱，而且先後都保持着一段

不短的距離。顯見三個人都是跟踪釘梢的好手。

這麼樣跟踪，就算前面一個人被發現，後面的人還可繼續釘下去。

只可惜孟星魂先找的是最後一個。

最後這人輕功反而最高，盞茶後孟星魂才追上他，在他身後輕輕彈了彈手指。

這人一驚，猝然回頭。

孟星魂笑嘻嘻望着他！突然，一拳打在他咽喉上。

這人剛看到孟星魂的笑臉！就已被打倒，連聲音都發不出。

孟星魂這一拳簡直比閃電還快。

他對付前面兩個人用的也是同樣的法子。

這法子實在太簡單，簡單得令人不能相信。但最簡單的法子往往也最有效。

這正是老伯最喜歡用的法子，也是孟星魂最喜歡用的。

有經驗的人都喜歡這種法子。

× × ×

小何脚步不停，奔過安靜的黃石鎭。

黃石鎭上一家小雜貨舖裏，門板早已上得很緊，片刻却突然竄出了兩個人。

一人道：「一定就是他。」

另一人道：「釘下去！」

這兩人輕功也不弱，而且全都用盡全力。

他們都不怕力氣用盡，因爲他們知道，到了前面鎭上，就另外有人接替。

老伯這次跟踪小何，另外還用了個很複雜的法子。

無論如何，兩種法子總比一種有效。

老伯要是決心要做成一件事，有時甚至會用出七八種法子，只要是他決心去做的事，到目前還沒有失敗過。

× × ×

一覺醒來，孫劍還是很疲倦。

他畢竟不是個鐵打的人，何況他身旁睡着的這女人又特別叫人吃不消。

他決定在這裏多留兩天，直到這個女人告饒爲止。但就在這時，窗外忽然響起了一種很奇特的聲音，就像是弄蛇者的吹竹聲，三短一長，之後是三長一短，响過兩次後才停止。

孫劍立刻分辨出，這是老伯緊急召集的訊號，聽到這訊號後若還不立刻趕回去，他必定要終生後悔的。

誰也沒有這麼大的胆子，就連孫劍都沒有。

他立刻從床上躍起，先套起鞋子，他光着身子都敢衝出去，但光着脚却不行，要他赤着脚走路，簡直就像要他的命。

他全身都像是鐵打的，但一雙脚却很嫩。

床上的女人翻了個身，張開朦朧睡眼，一把拉住他，道：「怎麼？你這就想走了？」

孫劍道：「嗯。」

這女人道：「你捨得去？……就算你捨得走，我也不放你走。」

她得到的回答是一巴掌。

孫劍不喜歡會纏住他的女人。

× × ×

太陽升起時，孫劍已快馬奔出兩百里。

他滿心焦急，老伯已有百多年未發出這種緊急的訊號，他猜不出這次是爲了什麼。

路旁有賣餅的，賣肉的，也有賣酒的。

他雖然又餓又渴，但却絕不肯停止下來。

世上幾乎沒有什麼事能要他停下來。

老伯不但是他的父親，也是他的朋友。

他隨時都肯爲老伯死。

新鮮的陽光照在滾燙的道路上，一顆碎石子就像剛往火爐裏撈出來的。

秋天的太陽有時比夏天更毒。

孫劍揭下帽子，擦了擦汗，他雖然還能支持，但馬却已慢了下來。

馬沒有他這麼强健，他也沒有不停的奔跑兩三個時辰，更沒有人在他身上用鞭子抽他。

他正想找個地方換匹馬，路旁忽然有個人拋了樣東西過來。是塊石頭，用紙包着的石頭。

紙上有字！

「你想不想知道誰想殺老伯！」

孫劍勒馬，同時自馬上掠起，凌空一個翻身。

他發現道旁樹下有很多人，每個人都張大了眼睛，吃驚的望着他。

他也不知道那塊石頭是誰拋來的，正想問，忽又發現一張很熟悉的臉。

他立刻辨出這人是屬於犬組的。

犬組的人最少，但每個人輕功都不太弱，而且都善於追踪。

孫劍招招手，將這人叫過來。

這人當然也認得孫劍。

孫劍沉聲道：「你釘的是誰！」

這人雖不願洩露自己的任務，却也深知孫劍暴躁的脾氣。

何況他並不是別的人，他是老伯的兒子。

這人只好向斜對面的樹下瞧了一眼。

孫劍隨着他的目光望過去，就看到了小何。

× × ×

小何坐在那棵樹下，慢慢的嚼着一張捲着牛肉的油餅。這麼樣吃雖然是不容易咬，但他只有一隻手。

無論他多麼急着回去，也總可能光天化日在大路上施展輕功。

何況他又太渴，太餓，太疲倦。

幸好他袋裏的銀子還沒有被搜走，正想僱輛空車，在車上好好的睡一覺，一覺醒來時，已到快活林。

他並不太怕被人跟踪，因爲他是拚本事逃出來的，老伯就算已發覺他逃走，就算立刻派人追趕，也絕沒有這麼快。

他覺得這次的逃亡實在精采極了。

「他們居然以爲我已被灌醉，居然一點也不防備就將我留在那屋子裏，現在他們總該知道我的本事了吧。」

工於心計的人，往往也會很幼稚。

狡猾和成熟本就是兩回事。

小何得意得幾乎笑了。

他還沒有笑出，就看到一個人向他走過來。

他從未見過如此强壯，如此精力充沛的人，連道路都像是幾乎要被他踩碎，尤其是他的一雙眼睛，就像是兩團燃燒着的火焰。

無論誰被這雙眼瞧着，都一定會覺得很不安。

小何嘴裏還咬下一塊餅，却已忘了咀嚼。

這人竟筆直走到他面前，瞪着他，一字字道：「我姓孫，叫孫劍！」

小何的臉色立刻變了，手裏的肉和餅也掉了下來。

孫劍嘴角露出了獰笑。

他已知道這就是他要找的人了——若非對老伯心懷惡意，聽到他的名字怎會驚慌失色。

「誰對老伯無禮，誰就得死！」

小何已看出他目中的兇光，忽然跳起來，一隻手反切孫劍的咽喉。

他武功本和孟星魂是同一路的。又狠，又準，又快。

這種武功一擊之下，很少給別人留下還手的餘地。

只可惜他還不够快。

要準容易，要狠也容易，但這「快」字却很難，很微妙，其間相差幾乎只是一瞬間，但這一瞬却往往可以決定生死。

誰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快？

誰也不敢認爲自己是最快的，快，本無止境，你快，還有人比你更快，你就算現在最快，將來也必定還有人比你更快。

小何從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快。

現在他知道了。

孫劍沒有閃避，揮拳就迎了上去，恰巧迎上了小何的手。

小何立刻聽到自己骨頭折斷的聲音，但却沒有叫出聲來，因爲孫劍的另一隻手已迎面痛擊，封住了他的嘴。

他滿嘴牙齒立刻被打碎，鮮血却是從鼻子裏標出來的，就像兩根血箭。

× × ×

路旁每個人都已被嚇得呆如木鷄，面無人色。

誰也沒有見過這麼强，這麼狠的角色，更沒有見過如此剛猛威烈，却又如此直接簡單的拳法。

大家都看得心越神飛，只有一個人心裏却在偸偸的笑。

高老大想必也在偸偸的笑。

這裏發生的每件事，都早已在她計算之中，她甚至不能不對自己很佩服。

想到小何的遭遇，她雖也未免覺得有點遺憾。但這種男人既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愛。

她決定儘快將他忘記，越快越好。

她本來心腸並沒有這麼硬的，但現在却已發現，一個人要做大事，要活得比別人强，就不能不將心腸硬下來，越硬越好。

× × ×

慾望和財富對一個人的作用，就好像醋對水一樣，加了醋的水一定會變酸，有了慾望和財富，一個人也很快就會變了。

孫劍將小何重重摜在地上，就好像苦力摜下他的身上的麻袋。

麻袋是立的。

小何的背椎已斷成七截。整個人軟得就像一隻空麻袋。

老伯靜靜的瞧着他的兒子，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律香川已不禁暗暗爲孫劍担心，他知道老伯沒有表情的時候，往往就是最憤怒的時候。

孫劍面上却帶着得意之色，道：「我已將這人抓回來了。」

老伯道：「你在那裏找到他的？」

孫劍道：「路上。」

老伯道：「路上有很多人，你爲什麼不一個個全都抓回來？」

孫劍怔了怔，道：「我知道這人想害你，而且是從這裏逃出去的。」

老伯道：「你怎麼知道？」

孫劍道：「有人告訴我。」

老伯道：「誰？」

孫劍將那張包着石頭的紙遞過去。

老伯看完了，臉上還是一點表情也沒有，緩緩道：「我只問你，有誰從這裏逃出去過沒有？」

孫劍道：「沒有。」

老伯道：「假如眞有人從這裏逃出去，會是個怎麼樣的人？」

孫劍道：「當然是個極厲害的角色。」

老伯道：「像那麼樣厲害的角色，你有本事一拳將他擊倒？」

孫劍怔住了。

他忽然也發現小何實在不像是個那麼樣厲害的角色。

他忽然也發覺自己受了別人利用。

他只希望老伯能痛罵他一頓，痛打他一頓，就像他小時候一樣，那麼他心裏就會覺得舒服些。

但老伯却已不再理他。

不理他，也是種懲罰，對他說來，這種懲罰比什麼都難受。

老伯轉向律香川，道：「他這件事做得雖愚蠢，但却不能說完全沒有用。」

律香川閉着嘴。

他知道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誰都最好莫要挿在他父子間說話。

何況他已明瞭老伯的用意。

老伯本就是在故意激怒孫劍。

孫劍在激怒時雖然喪失理智，但那種憤怒的力量就連老伯見了都不免暗自心驚，世上幾乎很少有人能抵抗那種力量。

老伯這麼樣做，定然是因爲今天早上所發生的事——

早上萬鵬王送來了四口箱子。

四口箱子裏裝着一個活人，四個死人。

每一具屍體都已被毀得面目全非，但律香川還可認得出他們是文虎，文豹，武老刀，和完全赤裸，滿身烏青的黛黛。

小武被裝在黛黛的同一口箱子裏，他雖然還活着，他身上每一處關節都已被揑碎。

他只恨自己爲什麼沒有早點死，要眼睜睜瞧着他的妻子被摧殘侮辱。

打開箱子的時候，老伯就看到他的一雙眼睛。

他眼珠子幾乎都已完全凸了出來，死魚般瞪着老伯。

沒有人能形容這雙眼裏所包含的悲痛與憤怒。

老伯一生中雖見過無數死人，但此刻還是覺得有一股寒意自足底升起，掌心也已沁出了冷汗。

律香川更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他不能不佩服老伯，因爲老伯居然還能直視着小武的眼睛，一字字道：「我一定替你報仇。」

聽到這六個字，小武的眼睛突然闔起。

他知道，老伯說出了的話，永遠都不會不算數的。

× × ×

現在，律香川想到那五張臉，還是忍不住要嘔吐。

老伯道：「他至少能證明這姓何的絕不是萬鵬王派來的。」

律香川點點頭。

老伯道：「萬鵬王現在已指着我的鼻子叫陣，這人若是他派來的，他用不着殺了滅口。」

律香川早已覺得很驚異懷疑，這人若不是萬鵬王派來行刺的，是誰派來的呢。

他想不出老伯另外還有那個如此兇狂胆大的仇敵。

老伯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們本來可以查出那人的，只可惜……」

他冷冷瞅了孫劍一眼，慢慢的接着道：「只可惜有人自作聰明，誤了大事。」

孫劍額上青筋已一根根暴起。

律香川沉吟着，道：「我們慢慢還是可以查出那個人是誰的。」

老伯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我倒要將全部力量都用來對付萬鵬王！」

孫劍忍不住大聲道：「我去！」

老伯冷笑道：「去幹什麼？去送死？他正坐在家裏等你去送死！」

孫劍垂下頭，拳握緊，門外的人都可聽出他全身骨節在發響。

老伯道：「他要我們去，我們就偏不去，他能等，我們就得比他更能等，他若想再激怒我們，就必定還會有所行動。」

律香川道：「是。」

老伯道：「你想他下次行動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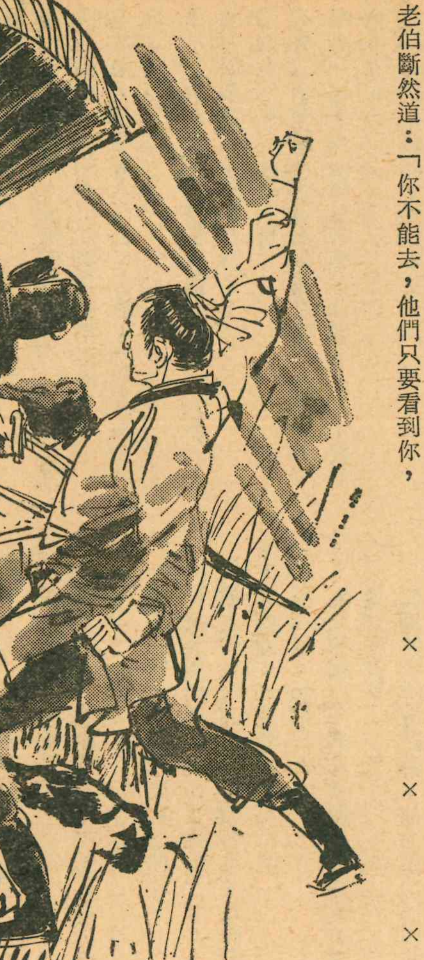
律香川似在沉思。

他懂得什麼時候，應該聰明，什麼時候應該笨些。

老伯道：「明天，是鐵成鋼爲他的兄弟大祭之日，萬鵬王認爲我們必定有人到山上去祭奠，必定已準備在那裏有所行動，所以我們就一定要他撲個空。」

他話未說完，孫劍已扭頭走了出去。

老伯還是不理他，律香川還是在沉思。



劍光一閃，從孫劍前胸刺入。

過了很久，老伯才緩緩道：「你在山上已完全佈置好了麼？」

律香川道：「抬棺的，挖墳的，吹鼓手，唸經的道士，都完全換上我們的人，現在我們別的都不怕，就怕萬鵬王不動。」

老伯道：「孫劍一定有法子要他動的。」

律香川道：「他們看到孫劍在那裏，也非動不可。」

老伯道：「這次萬鵬王還不至於親自出手，所以我也不準備露面。」

律香川道：「我想去看看。」

老伯斷然道：「你不能去，他們只要看到你，就必定會猜出我們已有預防，何況……」

他目光慢慢的轉向還在暈迷的小何，道：「你還有別的事做。」

律香川道：「是。」

老伯道：「萬鵬王由我來對付，你全力追查誰是主使他的人，無論你用什麼法子，但却千萬不可被第三個人知道。」

律香川也在凝視着小何，緩緩道：「只要這人不死，我就有法子。」

他目中帶着深思的表情，接着道：「我當然絕不會讓他死的。」

× × ×

鐵成鋼痲衣赤足，穿着重孝。

他傷癒還沒有痊癒，但精神却很旺盛，最令人奇怪的是，他看來並沒有什麼悲傷沉痛的表情。

面前就是他生死兄弟的屍體和棺木，他一直在靜靜的瞧着，眼睛裏却沒有一滴淚，反而顯得分外沉着堅定。

來祭奠的人並不多，「七勇士」得罪過的人本就不少，但來的人是多是少，鐵成鋼既沒有注意，也不在乎。

他目光始終沒有從棺木上移開過。

日正當中，秋風中却帶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肅殺之意。

鐵成鋼忽然轉過身，面對大衆，緩緩道：「我的兄弟慘遭殺害，而且還蒙寃名，我却逃了，就像是一條狗似的逃了。」

他沒有說半句感激或哀慟的話，一開始就切入正題，但他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却沒有人知道。

所以每個人都靜靜的聽着。

鐵成鋼接着道：「我逃，並不是怕死，而是要等到今天，今天他們的寃名已洗刷，我已沒有再活下去的理由——」

他並沒有說完這句話，就已抽出柄刀。

薄而鋒利的刀鋒立刻割斷了他自己的咽喉！

這轉變實在太快，快得令人出乎意外，快得令人措手不及。

鮮血飛濺，他的屍身還直挺挺的站着，過了很久才倒下，倒在他兄弟的棺木上。

他倒下去的時候，大家才驚呼出聲。

有的人往後退縮，有的人衝上去。

只有孫劍，他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了人叢之中。

他看到四個人被人摔得向他身上撞了過來，却還是沒有動。

四個忽然同時抽出了刀。

四把刀分別從四個方向往孫劍身上刺了過去。

他們本來就和孫劍距離很近，現在刀鋒幾乎已觸及孫劍衣服。

孫劍突然揮拳！

他拳頭打上一個人的臉時，手肘已同時撞上另一人的臉。

他一揮拳，四個人全都倒下。

四張臉血肉糢糊，已完全分辨不出面目。

人叢中，忽然有人高聲呼叫道：「注意右臂的麻布。」

來吊祭的人臂上大多繫着條白麻布，大多數人通常的習慣都將麻布繫在左臂。

這四人的麻布却在右臂。

還有二十幾個人的麻布也在右臂。

呼聲一起，人羣忽然散開，只留下這二十幾個人站在中央。

孫劍却站在這二十幾人中央。

呼聲停止時，抬棺的，挖墳的，吹鼓手，唸經的道士，已同時向這二十幾人衝了過來，每個人手中也都多了柄刀。

這二十幾人的慘呼聲幾乎是同時發出的，你若沒有親耳聽到，就永遠想像不出二十餘人同時發出慘叫時，那聲音是多麼可怕。

你若親耳聽見，就永生再難忘記。

只剩下三個人，還沒有倒下，這三人距離孫劍最近，別人沒有向他們下手，顯然是準備留給孫劍的。

孫劍盯着他們。

這三人的衣服在一刹那間就已被冷汗濕透，就像是剛從水裏撈起。

其中一個人突然彎下腰，風中立刻散發出一陣撲鼻的臭氣。

他褲襠已濕，索性跪了下去，痛哭流涕，道：「我不是，我不是他們一伙的……」

他話未說完，身旁的一人忽然揮刀向他頸子上砍下，直到他的頭顱滾出很遠時，目中還有眼淚流下。

另一人已完全嚇呆了。

揮刀的人厲聲叱喝道：「死就死，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手一反，刀鋒轉向自己的脖子。

孫劍突然出手，揑住了他的手腕。

他腕骨立刻被揑碎，刀落地，他眼淚也疼得流下，嘶聲道：「我想死都不行？」

孫劍道：「不行。」

這人的臉已因恐懼和痛苦而變形，掙扎着道：「你想怎麼樣？」

孫劍的嘴沒有回答，他的手却已回答。

他的手不停，瞬息間已將這人身上每一處關節全都揑碎。

然後他轉向那已嚇得呆如木頭的人，一字一字道：「帶這人回去，告訴萬鵬王，他怎麼樣對付過我們，我們必將加十倍還給他！」

× × ×

這一戰雖然大獲全勝，但孫劍胸中的怒火並未因之稍減。

他奇怪，這一戰本極重要，萬鵬王却不知爲什麼並未派出主力。

鮮血已滲入泥土，屍體已逐漸僵硬。

老伯派來的人正在清理戰場。

孫劍慢慢的走向鐵成鋼。

鐵成鋼雖已倒在棺木上，但在他感覺中，却彷彿永遠是站着的，而且站得很直。

這是他的朋友，也不愧是他的朋友。

鐵成鋼的人雖然已死，但義烈却必將長存在武林。

孫劍忽然覺得熱淚盈眶，慢慢的跪了下來，他平生從不肯向人屈膝，無論是活人還是死人，都不能令他屈膝。

但現在他却心甘情願的跪下來，因爲只有如此才能表示出他的尊敬。

風在吹，不停的吹。

一片烏雲掩去了月色，天地間立刻變得更肅殺清冷。

孫劍閉上眼睛，靜默哀思。

他剛剛閉上眼睛，鼻端突然闖到一股奇特的香氣。

香氣赫然竟是從鐵成鋼伏着的那口棺材裏發出來的。

孫劍額上青筋忽又暴起，揮拳痛擊，棺木粉碎，棺中發出一聲驚呼。

一柄劍隨着驚呼，從碎裂的棺木中刺出來。

孫劍想閃避，但全身頓然無力，身體四肢都已不聽他指揮。

劍光一閃，從他胸膛前刺入，背後穿出。

鮮血隨着劍尖濺出。

他的血也和別人一樣，是鮮紅的。

他眼睛怒凸，還在瞪着這握劍的人。鮮血又隨着他崩裂的眼角流下，沿着他扭曲的面頰流下。

握劍的人一擊得手，若是立刻逃，還來得及，

但眼角忽然瞥見孫劍的臉，立刻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手發軟，鬆開。

等他驚魂初定，就看到滿天刀光飛舞。

亂刀將他剁成了肉醬。

× × ×

沒有人出聲，沒有人動。

甚至連呼吸都已完全停頓。

大家只是眼睜睜的瞧着孫劍的屍體，只覺得指尖冰冷，脚趾冰冷，只覺得冷汗慢慢的沿着背脊流下，就好像有條蛇在背上爬。

孫劍竟眞的死了！

這麼樣的一個強人，竟也和別人一樣也會死。

誰都不相信，却又不能不相信。

沒有人敢將他的屍身抬回去見老伯。

「棺材裏那人是從那裏來的，怎麼會躲到棺材裏去的？」

這本無可能。

這喪車上上下下本都已換了老伯的人。

其中有個人的目光忽然從孫劍的屍體上抬起，盯着對面的兩個人。

這兩人就是抬着這口棺木來的。

所有人的目光立刻全都跟着盯着他們，每一雙眼睛中都充滿了憤怒和仇恨。

這兩人身子已抖得連骨節都似已將鬆散，忽然同時大叫：「這不是我們的主意，是……」

就在這時，一個威嚴响亮的聲音發出了一聲大喝：「殺！」

× × ×

老伯石像般站着。

他面前有口木箱，箱子裏躺着的就是他愛子的屍身。

劍還留在胸膛上。

他很瞭解他的兒子，他絕不相信世上有人能迎面將劍刺入他胸膛。

這一劍究竟是誰刺的？

誰有這麼大本事？

山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到山上去的人，已沒有一個還是活着的。

老伯靜靜的站着，面上還是毫無表情。

忽然間，他淚已流下。

× × ×

律香川垂下了頭。

以前，他從未看過老伯流淚，現在，他是不敢看。一個像老伯這樣的人，居然會流淚，那景象不但悲慘，而且可怕。

「我錯了。」

老伯的心幾乎已被撕成碎片，多年來他從未判斷錯誤。

多年來他只錯了一次。

這唯一的錯誤竟害死了他唯一的兒子，但他直到此刻，還不知錯誤究竟發生在那裏！

所以同樣的錯誤以後也許還可能發生。

想到這一點，他全身都已僵硬。

他的組織本來極完密，完密得就像是一隻蛋，但現在這組織却已有了個缺口，就算是針孔般大的缺口，也能令蛋白蛋黃流盡。等到那時，這隻蛋就是空的，就算不碎，也變得全無價值。

他寧願犧牲一切來找出這缺口在那裏，可是却找不到。

暮色漸臨，沒有人燃燈，每個人都已被溶入黑暗的陰影裏，每個人都可能是造成那缺口的人。

幾乎只有一個人才是他完全可以信任的。

他驟然轉身，發出了簡短的命令。

「去找韓棠！」

死的面目

一

韓棠並不像個養魚的人，但他的確養魚，養了很多魚，養在水池裏，養在魚缸裏，有時他甚至會將小魚養在自己喝茶的蓋碗中。

大多數時候他都找其他那些養魚的人在一齊，靜靜的坐在水池旁，坐在魚缸邊，靜靜的欣賞魚在水中那種悠然自得的神態，生動美妙的姿勢。

這時，他也會暫且忘却心裏的煩惱和苦悶，覺得自身彷彿也變成了游魚，正在無憂無慮的游在水中。

他曾經想養過鳥，飛鳥當然比游魚更自由自在，只可惜他不能將鳥養在天上，而鳥一開起籠子，就立刻失去了那種飛翔的神韻，就好像已變得不是一隻鳥。

所以他養魚。

養魚的人大多寂寞。

韓棠更寂寞。

他沒有親人，沒有朋友，連奴僕都沒有。

因爲他不敢親近任何人，也不敢讓任何人來親近他。

他認爲世上沒有一個人是他可以信任的——只有老伯是唯一的例外。

沒有人比他對老伯更忠誠。

假如他有父親，他甚至願意爲老伯殺死自己的父親。

（以下轉入第五十五頁）

長篇俠義奇情故事

無毒丈夫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公孫可聽從四聖之首獨烝子建議，背城借一，設若不敵，立由秘道遁返迷宮，公孫可遂下令船隊回航，冀與敵決一死戰。仇若愚也爲吳奇定下進攻迷宮大計，吳奇座舟採弧形前進，與前面船隊會合，依照金姬所繪迷宮地圖進攻，仇若愚又訂出田吳奇率領船隊正面攻向迷宮，由彼潛往迷宮內部，探查被囚諸俠，伺機救人，以免到時雙方劇鬥間，爲公孫可利用人質要脅，眉姑娘堅欲隨同仇若愚一同潛進迷宮，仇若愚推之不得，只好與她約法三章，屆時須一切聽從仇若愚之命行事——

方舟攻敵急　迷宮撓刦忙

眉姑娘，聰明伶俐的過了頭，幼失父母，又嬌縱了些，她自聽到仇若愚談及和珍珠宮主一場誤會，錯會了意，當作珍珠宮主是爲了那位「美公子」而嗔惱，竟想借與仇若愚潛進迷宮之便，和珍珠宮主見上一面，代仇若愚表明些什麼，使珍珠宮主回嗔作喜，轉助自己一方成功成事，詎料一步棋錯，幾乎誤盡大局，此乃後話暫且不提！

且說吳氏船隊，共計一十五艘，巨舟九艘，快舟四艘，另外兩艘可以稱之爲「怪船」，因爲它難分船頭船尾！

不止這一點怪，更怪的是，它橫裹一百尺，寬裏竟然也是一百尺，遠看像極了個四四方方的大木盒！不！它可不是木頭的，而是外裹以木，內夾生鋼，並且功能百用，其用途使天下水面上的行家，都無法測知！

它有個毛病，走的慢，比吳奇夫婦所乘主舟慢了一半還多，比公孫可的金色巨船，正慢一半，所以它平常根本不會出現海中，這次是非它不可，吳奇仍然以兩艘巨舟拖行，並走在前面，如此方始不會誤事！

現在，當各船接獲吳奇諭令後，八艘巨舟，分作三三二共三隊，三艘巨舟隊中，配屬一艘快船，兩艘巨舟所編之一隊，以兩隻快船爲副，按令分途駛去，正是包圍另外三處秘密門戶，並攻打水寨！

正中大寨水道，由吳奇坐舟孤零攻打，那兩艘方形巨舟，遠泊百丈以外，似是監視外圍，又似犄角勢！

不過若吳奇坐舟遇襲，恐怕方舟是很難適時救應得及！

八艘巨舟及四艘船，剎那遠去，而前方約數里以外，也現「迷宮」輪廓，仇若愚和眉姑娘及金姬，已步出艙外，聾婆笑指遠去的船隊道：「仇兄弟你看！」

仇若愚含笑點頭，吳奇突然問道：「是不是已經接近『迷宮』島域了？」

眉姑娘接話道：「不錯，很近了。」

吳奇問仇若愚道：「仇兄弟，你可知道那是個什麼地方？」

仇若愚答道：「是位於山東膠高一帶的海島；無以名之，不過此島按金姑娘所繪地圖來看，似乎暗中還有門戶！」

吳奇哦了一聲道：「何以見得？」

仇若愚嘆息一聲道：「這只是小弟的一種奇特感覺，說詳盡點，小弟認爲此島似乎應該能够和陸地相通才對！」

吳奇駭然道：「有此可能嗎？」

聾婆却說道：「仇兄弟，迷宮位居孤島，四面環水，可通大小船隻，這是事實，又怎麼會另通陸地？」

吳奇接着問道：「你們有眼睛的人，多注意的看看，此島距離陸地，最近是多遠？」

眉姑娘星眸瞟着金姬，金姬知道是要自己答話，於是接口道：「晚輩在迷宮十數年之久，曾經掌管『文庫』，據載迷宮所在的孤島，名爲『琴島』，因其形如古琴，距陸地最近處，也有二三十里，似乎不太可能和陸地相通。」

仇若愚笑道：「這是事實，所以我說認爲孤島可能和陸地相接的事，是自己的一種奇特感覺，而無實據！」

話鋒一停，又笑道：「好在此事不太關乎緊要，目下最最急須的，是靜待『紫烟火號』的通知，攻擊水寨。」

吳奇應聲，轉向身側一名壯漢道：「傳下去，紫烟傳到，直逼正門水寨，記住，要在敵方攻遠利器無法到達的界外，作圓形圈航，並以最小的火炮轟擊，但須準確，將那巨木所做的厚柵打碎！」

壯漢應聲傳命，仇若愚問道：「老哥哥怎知正門水寨門戶，是巨木所編柵欄？」

吳奇笑道：「水寨門戶，大同小異，愚兄是想當然耳。」

此時，巨舟相距迷宮本島僅僅里許路了，雙方皆能互見一切，吳奇坐舟，已作弧形游航，躲避水寨襲擊！

迷宮中，時已知警，金鈴頻傳，銀鐘聲聲，水寨首當要衝，早已刀槍放寒，箭手挽弓，各種利器待令即發。

宮中因爲目下無主，即按規例暫由「羣芳殿」主來指揮一切，羣芳殿主並非他人，她就是「花心學士」公孫可的元配夫人姜水柔。

姜水柔本是老主人公孫元的女弟子，並且也是五大傑出的弟子之首，論功力技藝，雖公孫可也將稱臣甘敗！

她和公孫可的婚事，是公孫可當年一再懇請乃兄玉成。果然，婚後不幾年，公孫元謝世，公孫可順利作了迷宮之主，而姜水柔表面上是以公孫可之令是從，其實，在迷宮中眞能號令上下無不恭從的人，却是姜水柔！

這內情，公孫可只當是無人知曉，怎料「四聖」却就是姜水柔的親信，從這一方面看來，姜水柔似乎秉承着已死的公孫元遺令行事。

按說，迷宮當公孫可外出時，應以其獨子公孫梅眞爲當然之主人，只因公孫梅眞恰如天性和乃父、母及已死的伯父等人，絕然不同，生平喜靜，尤愛文事，舉凡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件件精通，武技功力，亦非目下武林一等高手所能敵，自十八歲起，即獨居宮中最後雅靜的「海觀樓」，不聞問任何宮中之事，姜水柔和公孫可夫婦，偏又愛之極深，於是索興任他獨行獨得靜中之樂，不再多問，久之，迷宮上下對這位小主人，似乎業已忘懷，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根本就沒有人會想到他。

今朝自不例外，是故當强敵臨境時，姜水柔首先獲報，立以鐘，鈴集衆，共商禦敵大計於「羣芳殿」內。

自然，在各處負責人集會羣芳殿時，明，暗水道及要塞等地，依然留有高手在嚴防不懈！

此時羣芳殿中，計有羣芳，迷魂，柔情，化骨四殿殿主，和守宮金甲十四使，四殿八將軍及陰，陽雙劍隊中四十八名一等男女劍士！

公孫可共有寵姬十二名，除姜水柔爲髮妻而掌大權外，十二名寵姬中，金姬掌文庫，水姬掌機密，銀姬掌女樂，雪姬掌珠寶，而藍，黃，黑三姬，則分掌迷魂，柔情，化骨三殿，其中尤以掌管化骨殿的黑姬，名符其實，她不但十年如一日的是一襲黑衣，施刑加罰更是心黑手辣，武技功力，也是衆姬之冠，其實，她比諸姜水柔，仍是小巫，怎奈彼不自知，所以有時會出言和姜水柔頂撞，而姜水柔不知何故，總是稍加忍讓。



羣芳殿中羣芳集坐間，姜水柔首先開口道：「主人先頭遣返船隻，歸已甚久，預料中，主人亦將歸來，適時敵舟壓境，據報路分四處，似採包圍之勢，誰有良策應戰？」

黑姬冷冷地問道：「大姊這是商量？」

姜水柔微微一笑道：「黑妹難道連話都聽不懂了？」

黑姬一哼道：「話是懂，就是不懂發話人的用心，小妹之意，大姊遇事若是必須問計於人的話，可又何必搶坐那發施號令的位子呢？」

姜水柔喔了一聲道：「黑妹有這種『一坐此位』的興緻？」

黑姬自是不肯承認有這種野心，於是道：「小妹不稀罕，只是覺得誰有妙策退敵，誰才有坐這位子的權利！」

姜水柔頷首道：「黑妹說的是。」

話鋒一頓，目光一掃衆人又道：「就按黑妹所說，那位妹妹能提出完善而能竟功退敵策畧，那位就發施號令！」

此言出口，藍姬當先說道：「小妹之意，大開正門水寨迎敵，暗以炸藥置於快舟之上，使之與敵舟相撞，則敵舟自毀！」

黃姬噗哧一笑道：「辦法很好，可惜對方不是瞎子，若先我一步以火箭射中快舟，豈不將水寨炸開，那時又該如何？」

她嘻嘻一笑，轉首看着滿面怨氣的藍姬，又道：「大姊，小妹之意，既然主人不日即回，最好是來個嚴守緊防，閉關自守，靜待主人駕臨後，再定戰策！」

姜水柔微一頷首，黑姬一聲冷笑道：「黃姊出這主意，不嫌太過逞人威風了嗎？迷宮自老主人傳至主人，只有武威使四方畏敬，沒有縮頭不出，任人在宮禁門前揚威之事，當然嘍，只要主人歸後問及此事，黃姊能够獨負責任，小妹也就樂得不加以反對！」

黃姬語塞，怒瞪了黑姬兩眼。

姜水柔早已會心，含笑問黑姬道：「黑妹可有妙策？」

黑姬頭一仰，道：「小妹不在其位，不願妄議其政！」

她說的是「不願」，而非「不敢」，其心意可知。

好箇姜水柔，不愧公孫元一手調教出來的超等人物，闊言含笑起座，緩步而下，對黑姬道：「請坐主位！」

黑姬也不在乎，道：「這座位坐上去，並沒有什麼好處，不過大姊既然吩咐，小妹焉敢違命，只有遵從而行！」

話聲一落即起，又道：「但是小妹必須首先說出克敵的辦法，這樣才能服衆人之心，辦法簡單，應先以敵人包圍之勢而定準繩，這一點，須等寨上的總報……」

說到這裏，殿外突然有人揚聲說道：「四寨總巡有緊要消息禀陳。」

姜水柔掃了黑姬一眼，並不歸座，沉聲道：「進來！」

隨聲，一位中年婦人，青絹包頭，一身青色短衣，背揷寶劍，腰中圈圍着一條寬足三寸的厚皮帶，帶上揷有二十四柄八寸短劍，和一雙奇異的皮手套，及一隻紅皮口袋，模樣兒很够標緻。

她進殿之後，只向姜水柔一人施禮，道：「敵舟共計巨舟九艘，除正門留有一艘，及遠處近似方舟的兩隻怪船外，餘分三隊，配以快舟，包圍了明暗所有的來往水道，適才並曾發出紫烟信號，立有攻我各地的企圖！」

姜水柔臉上不現半絲神情，只是靜靜地看着黑姬，黑姬心中暗笑，立刻作出高傲的樣子道：「就只有這些話嗎？」

四寨總巡呂義芳，竟也傲然道：「不錯！」

黑姬沉聲道：「吩咐下去，將宮中最爲厲害的『碎天火箭』引弦待令，候敵舟進入射程時，一鼓擊之，務使敵舟盡殲！」

呂義芳並未應聲答話，却轉首對姜水柔說道：「敵舟曾以罕絕射遠的利器，發來一束，恭請殿主一覽。」

話罷，呈上一束，遞給了姜水柔。

詎料姜水柔順手把信束遞給了黑姬，黑姬時正怒瞪着呂義芳，一面接束，一面冷冷地說道：「呂總巡，你是越來越目中無人了。」

呂義芳抗聲答道：「義芳只知有主人夫人，況今勁敵壓境，何暇說些廢話，甚盼黑殿主能以大局爲重！」

這兩句話，說的十分厲害，黑姬空自懷恨，難奈其何！

束箋抖出，細看之下，黑姬竟然失色道：「壞了，强敵竟然是瞎叟聾婆夫婦，並且還有『無毒丈夫』！」

姜水柔竟不接取，冷冷地說道：「主人未歸前，這主施號令的人，捨妳誰能，上自本殿主，下至於宮中丁卒，無不從命，妳就下令克敵吧！」

黑姬傻了，頭一搖，說道：「小妹自知……自知才淺……」

姜水柔怒哼一聲，沉聲道：「平日妳作慣威福



黑姬一見姜水柔手持權令，忙返身奔逃。

，我因不屑與妳一般見識，遇事往往相讓，妳却恬不知恥，今朝更復妄議施令大事，我只當妳有多大本領，那知一遇大事，方寸盡亂，似此蠢愚，茲後若再敢妄言其他，莫怪本殿主立以家法從事！」

黑姬從沒想到姜水柔會如此對她，一時之間被罵的傻呆呆楞在當場，作聲不得。

姜水柔自黑姬手中奪去了書箋，仔細看着，黛眉時時鎖起，看完之後，冷哼一聲，似是自語的說道：「我早已料到，這不是便宜而是大禍，如今果然！」

話聲一停，轉向呂義芳道：「妳說對方以罕奇射遠利器，將柬射上水寨，可知是何利器？」

呂義芳搖頭道：「不知道，只聽到一聲如雷般的巨響，寨門上空已飛過此柬，柬是紮在一支鐵尖木箭上面！」

姜水柔領首道：「敵舟相距水寨多遠？」

呂義芳想了想道：「說來只怕殿主不相信。」

姜水柔神色一變，忙道：「難道泊處很遠？」

呂義芳頭一低道：「若以我們威力最強的射遠利器『碎天火箭』比擬，約有兩倍以上的遠程！」

這話，嚇呆了殿中的人，姜水柔黛眉緊蹙一堆，道：「有這樣遠？不知道它的威力怎麼樣？」

呂義芳道：「只以我們的火箭威力來比，若彼此相等時，我無法拒敵，敵可從容毀我設置，約百數發，則恐四寨一切防守之物，皆爲灰燼！」

姜水柔猛一頓足，在殿中彳亍起來，移時，她霍地轉身，沉聲吩咐呂義芳道：「去，釋放『迷魂殿』中羣俠，並恭請珍珠堡宮主駕臨，越快越好，時間怕來不及了！」

呂義芳應命欲行，藍姬突揚聲道：「且慢！」

姜水柔怒目而視，藍姬不敢相對，垂首道：「大姊，迷魂殿內羣俠，爲主人手諭令辦之事，今若釋放……」

姜水柔接口道：「責任我負！」

黑姬乘機道：「只怕答應此事，仍難和解，吳老兒子媳設若不能釋歸，一戰終是難免，這一點大姊要三思！」

姜水柔根本不理睬她，轉向黃姬道：「吳天聽押囚何處，妳該知道，講。」

黃姬不敢不說道：「在『苦獄』之中。」

姜水柔探手囊中，取出一支玉符，交給呂義芳道：「妳親自去一趟『苦獄』，放出吳天聽，首先以白旗投空，安住對方，不使進攻，快！」

呂義芳應聲卽行，步履快捷。

黑姬暗中得意，道：「大姊妳好大的胆子！」

姜水柔冷哼一聲，道：「妳可是不太心服？」

黑姬幸災樂禍的咯咯一笑道：「主人這次遠征，好不容易瓦解了珍珠堡，騙來那珍珠宮主和擒獲羣俠，手諭上寫的清楚，要嚴守消息，主人將不承認一切，並另有掩飾的說辭和辦法，現在大姊竟爲強敵所奪，竟訂盟城下，釋放羣俠及宮主，已是不了之局，若再將吳天聽放出迷宮，小妹敢說，主人歸日，恐卽爲大姊身服本門家法之時！」

姜水柔突然變作笑臉，道：「喔，按妳的說法，我不是非死不可了嗎！」

黑姬又是咯咯一笑道：「嗯，怕是死定了！」

姜水柔依然滿面含笑道：「既然我是死定了，俗話曾說，豁上一身剮，敢把皇帝打，反正我非死不可，殺一個是死，若再多帶上妳一個，似乎也不會死上兩次……」

黑姬心頭一凜，飄身退出丈外接話道：「妳的功力只不過比我稍勝半籌，若作生死之鬥，千招之

內妳無法得手，何況若論輕功，妳又差了些兒，所以說想要拉我作個墊背的陪死，那是妄想！」

姜水柔一動沒動，冷冷一笑道：「墊背的小黑丫頭，妳別一廂情願的，公孫可本來還不算太壞，都是被妳們的利慾所誘，才作盡惡事，昔日強擄吳天聽，別人認定是他看中了『梅卿』，我却明白，是妳們看上了吳天聽，他終於受了迷惑，惹來今天的仇家……」

黑姬適時搶着揚聲道：「藍姊黃姊妳們可聽到這幾句話了，原來她早已心存不軌，今朝露出了狐狸尾巴來，她既已成叛徒，我們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快些合手將她擒獲，以便保護宮禁爲要！」

藍，黃二姬，雖然也聽出姜水柔話中之意，但却不敢妄斷姜水柔欲反，再加上平日深受凌威已然成習，一時間若要她倆和姜水柔動手，還是無法辦到。

黑姬一見藍黃二姬狀若未聞，不由沉喝道：「妳們若不動手，主人歸後，必以謀叛同黨相視，切莫自誤！」

藍，黃二姬有些意動了，詎料姜水柔咯咯一笑，道：「黑丫頭，黑淫婦。恐怕有件事情妳還蒙在鼓裏呢，妳當這迷宮是由什麼人來發施號令？公孫可！咯咯……」

黑姬喝道：「住口，當然是主人！」

姜水柔哂道：「本宮以何物爲最具權威？」

黑姬哼了一聲道：「誰不知道，是鎭宮之寶的『金符玉鈴』令！」

「公孫可見此令時如何？」

「何必明知故問，此令是列代先主之寶，任何人見令卽跪，持令人之言，卽爲不二金諭！」

「沒想到妳這黑淫婦還記得此戒，我再問妳，此令共有幾支？」

「問的不通，此令僅有一支，也無雷同者！」

姜水柔笑了，笑聲中探手囊中，驀地高擧一物道：「黑丫頭，狗賤婦，妳仔細看看這是何物？」

黑姬注目，神移色變，姜水柔手中高擧之物，正是「金符玉鈴」，迷宮中最具威信的權令！

權令出現，藍，黃二姬頓悟宮禁中的一項傳說，迷宮之主，果非公孫可，於是立卽跪地接諭！

黑姬一見權令，神慌色喪下，竟轉身飛射出了羣芳殿，姜水柔一聲陰哼，對侍立一旁八將軍中「化骨殿」的兩將軍道：「火速生擒這淫婦回來！」

兩將軍躬身應是，飛身而去，姜水柔陰森一笑，轉對黃姬道：「妳去辦我先前吩咐的事，快！」

黃姬施禮而退，姜水柔才又對藍姬道：「藍妹火速回轉迷魂殿，將殿中高手調集一處，與陰劍隊二十四名劍士，包圍化骨殿，不必攻入，但不許生放任何一人出殿，違則立斬不赦！」

藍姬連連答應着，轉身和陰隊二十四名劍士去了，此時，羣芳殿中的兩將軍之一的解將軍踱向她的身側，躬身說道：「稟殿主，當眞訂盟城下？」

姜水柔嘿嘿兩聲陰笑，道：「你見過我這一生，曾有向人臣服的事來嗎？」

解將軍恭敬的答道：「屬下沒有見過。」

姜水柔得意的點着頭道：「我只是要以全部人質的生命，包括作客的珍珠宮主，和那自甘爲妾的梅卿，來威脅無毒丈夫和吳奇老賊夫婦，將船遠退五里！」

解將軍不解道：「這有何用意？」

姜水柔道：「使對方那種能够射遠的利器，暫時無法攻到我們水寨各處，然後雙方互駕小舟，在海面上進行談判！」

解將軍道：「這當可避禍一時，但難持久。」

姜水柔哼了一聲道：「無毒丈夫只要答應我退後五里，則他們就無疑踏上了一條死路，不會再有活着的人！」

解將軍似乎仍有所言，但在一陣猶豫下，遲疑難決，姜水柔看在眼中，黛眉斜着道：「解明，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解明將聲調壓低道：「殿主若是對敵已有萬全之策，而終操勝券時，剛才黑殿主謀叛，則殿主似應諭令屬下或其他高手擒誅才是，那江晨和范進，是黑殿主一手提拔起來的劍士，焉能遵諭擒人，以屬下判斷，他倆必將與黑殿主聯合背叛主上，甚至會有與敵勾結之可能……」

姜水柔心中暗笑，但她表面的神色，却作出驚駭樣子，轉問衆人道：「這可能嗎，江，范二將軍，蒙主人恩遇，十數年如一日，會和黑賤婢勾結謀叛……」

陽隊劍士的領隊陽林，恭敬的答話道：「很有可能。」

姜水柔冷哼一聲道：「不錯，非但很有可能，本殿主認爲是一定如此，因之才借機一試江，范二人的心意，你們應該知道，若以功力技藝來說，藍殿主強過黑殿主，而陰玫所率二十四名劍士更是所向無敵，諭令圍困化骨殿，用意就在先一步防止黑丫頭與敵謀結，只等我們對敵事了，然後發落！」

話聲一頓，威凌的目光向衆人一掃，才接着問道：「你們還有何人對此發生疑問！」

衆人無言，姜水柔道：「大家準備好，只待珍珠宮主與羣俠及吳天聽來到，就要和強敵談判，談判是假，以謀勝敵是眞，至時短兵相接，盼能各盡全力，有功則賞，怯敵妄退者殺不赦！」（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偕關中岳、楊四成馳赴城郊一座八卦敎的潛伏地，破去八卦敎主預佈的四象陣，然後僞裝八卦敎徒，分守四角，未幾果見八卦敎主誘引鐵夢秋進入四象陣中，要脅鐵夢秋棄械投降，鐵夢秋正欲施馭劍之術之際，劉婉蓉乃現身相晤，豪氣干雲的說，只要八卦敎主能在三招之內把她擊敗，便以使八卦敎主安然離去，八卦敎主使出天羅掌法精華，三招絕學，竟未能沾上劉婉蓉一角衣襟，遂棄劍認輸，說是任從發落，鐵夢秋建議八卦敎主改邪歸正，以對付現時環集開封的江湖中人——

劍壁神功伏丹鳳

劉婉蓉答道：「聽說鐵大俠有事要走，所以想薦一位高人，代你主持帥府中事？」

鐵夢秋說道：「八卦敎主，足以担當此任，不過……」

劉婉蓉笑道：「不過什麼？」

鐵夢秋道：「不過，那時，在下不知道帥府中有你劉姑娘這麼一位人物。」

劉婉蓉道：「鐵大俠誇獎了，小妹不過是搖旗吶喊的人。」

鐵夢秋道：「劉姑娘客氣了……」語聲一頓，接道：「在下想請敎劉姑娘兩件事，不知是否肯予見告。」

劉婉蓉道：「我會給你個滿意的答覆，不過，不是現在！」

鐵夢秋道：「是什麼時候？」

劉婉蓉道：「談過了公事，咱們再談私情。」

鐵夢秋神情肅穆，冷冷說道：「在下只請敎姑娘兩件事，並無私事和姑娘相商！」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爲萬民百姓，千千萬萬的事，爲之公，爲一二人的去處，爲之私，鐵大俠不要誤會了小妹的意思。」

鐵夢秋突覺臉上一熱，緩緩說道：「姑娘說的是，在下失言。」

劉婉蓉笑一笑，道：「不要客氣。」



鐵夢秋道：「劉姑娘所謂的公，不知是指何而言。」

劉婉蓉道：「就目前情形而言，自然是指這位八卦教主而言了。」

鐵夢秋道：「我明白了。」目光轉到那青衣少女的身上，接道：「姑娘願否棄邪歸正？」

青衣少女緩緩說道：「談不上棄邪，咱們應該站在平等的身份上，談談合作。」

鐵夢秋道：「姑娘錯了。」

青衣少女道：「那裏錯了。」

鐵夢秋道：「姑娘是敗軍之將，不足言勇，也談不上合作。」

青衣少女皺皺眉頭道：「鐵夢秋，你這樣氣勢凌人，咱們只怕是談不成了。」

鐵夢秋道：「姑娘的才智、武功，都是第一等，如是咱們無法談成，在下不會留下後患，姑娘只有一條路走。」

青衣少女道：「殺了我？」

鐵夢秋笑一笑，道：「除此之外，在下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了。」

他雖然英俊動人，但却不苟言笑，自有一種冷肅的味道。

青衣少女抬頭看了鐵夢秋一眼，道：「殺了我，對你們害大於益。」

鐵夢秋道：「八卦教中有一百位高手，但合起來，也不如你姑娘一個人！」

劉婉蓉生恐兩人鬧到無法分解之境，急急說道：「教主，鐵大俠冷面佛心，對教主的武功、才智，均極賞識……」

八卦教主冷哼一聲，接道：「我瞧他是一位很冷酷的人。」

劉婉蓉道：「他習的劍法，帶有冷肅的殺氣，連帶影響了他的性格。」

八卦教主冷冷說道：「姑娘替他這等掩遮、解說，不知用心何在？」

劉婉蓉道：「小妹覺着，一個人練得了一身過人的武功，揚名立萬，叱咤風雲，一呼百諾，那只是滿足一時，只有為武林立典規，造福蒼生，才能使心神安寧，雖死猶生。」

八卦教主冷冷道：「人爭一口氣，鐵夢秋欺人過甚……」

劉婉蓉道：「妳如想在武功勝他一籌，出出胸中之氣，只有一個辦法！」

八卦教主道：「什麼辦法？」

劉婉蓉道：「和我合作。」

八卦教主楞了一楞，道：「和你合作？」

劉婉蓉說道：「不錯，他的劍法，走的是極猛、極快的路子，非絕強的陰柔之力，不足以和他抗拒。」

鐵夢秋臉色一變，道：「劉姑娘，妳是在幫什麼人的忙。」

劉婉蓉道：「幫督帥大人和你！」

鐵夢秋說道：「照目下的看法，似乎是不大對吧！」

劉婉蓉一笑，道：「我要幫助你勸服八卦教主，使她棄去教主之位，和你合作。」

鐵夢秋皺皺眉頭，道：「姑娘錯了，不是和我鐵夢秋合作，而是為徐督帥效力。」

劉婉蓉道：「事實上，應該是為四省千萬飢民造福，這是一件大功德事，一個人，一生行俠仗義，也作不了這多功德。」

鐵夢秋只覺她婉轉言來，句句有理，駁她不得，只好忍下不言。

劉婉蓉微微一笑，目光轉到八卦教主的身上，接道：「教主和小妹，都是女兒之身，妳小小年紀，已出任一教之主，固可羨慕，但這江湖事業，不是咱們女兒家的事業，如是你能够及時悔悟，解散八卦教，咱們合力尋得寶藏，完成救世大業，不讓紅綫，聶隱專美於前，比妳風雲江湖一世，更有意義一些。」

青衣少女突然歎一口氣，道：「姑娘說的極是，可是我……」

劉婉蓉接道：「大是大非當頭，難免要有些犧牲小我，妳重建八卦教，費盡了心機，好不容易有今天這個基業，一旦要你散去，難免有些不忍，但如妳能想通個中道理，那就不會再生留戀之心。」

青衣少女回目向鐵夢秋望去，只見他神色冷肅，暗藏殺機，暗暗忖道：鐵夢秋已非我能敵，這位劉姑娘亦是一位莫測高深的人物，今日之局，已極明顯，如不答允解散八卦教，決難生離此地了！

心中一轉，緩緩說道：「我費時兩年，耗了無數心血，才把八卦教重新建立，就憑妳們幾句話，就要我解散麼？」

劉婉蓉笑一笑，道：「教主如有什麼條件，小妹願盡力助妳得償心願，盡管請說，小妹我這裏洗耳恭聽。」

八卦教主道：「八卦教中有百位以上江湖高手，我用盡心機，把他們羅致教中，一旦解散，要他們行向何處？」

劉婉蓉道：「這個容易安排，小妹願在督帥大人面前，全力保薦，把他們編入官軍，目下災旱連年，盜匪日增，天下已呈亂象，正值用兵時機，他

們學得一身武功，如能堂堂正正，求得一官半職，也可榮宗耀祖，强過他們在求湖上混一生了。」

八卦教主淡淡一笑，道：「說的倒也有理。」

劉婉蓉道：「教主既是覺着有理，何不答允下來，咱們携手合作。」

八卦教主道：「合作什麼？」

劉婉蓉道：「目下江湖高人，大都雲集開封，準備一顯身手，而且都以督帥府作為標的，這該是很熱鬧的一場大搏鬥，不但要鬥力，而且還要鬥智，教主如想在江湖上立威揚名，不用重建八卦教了，只要參與這一場搏鬥，一戰下來，就天下聞名，武林皆知了。」

八卦教主道：「江湖上有一規戒，非不得已，決不和官府鬥狠，此番竟然以督領四省帥府作為標的，也算得一樁千古奇聞了。」

劉婉蓉道：「教主既是故問，小妹就只好再說一遍了……」

八卦教主臉兒微微一紅，接道：「我也聽說過一些內情，只可憐不够詳盡，你如願詳作說明，我倒願仔細聽聽！」

劉婉蓉道：「有一幅牧羊圖，教主大概聽說過了？」

八卦教主道：「聽說過，但却未能目睹。」

劉婉蓉道：「想看牧羊圖，並非難事，只要教主願和小妹合作，小妹担保把牧羊圖奉呈教主，要妳看個仔細。」

八卦教主道：「聽說牧羊圖關係着一筆龐大的財富，才引起江湖中人爭奪？」

劉婉蓉笑一笑，道：「教主大約是想攷攷小妹了，那牧羊圖不但隱示着一筆龐大的財富，而且還隱藏有幾種絕高的武功，和一枚延年益壽的千年何首烏，不知道小妹是否說對了？」

八卦教主道：「眞看不出啊！你果然知道的不少。」

其實，不但八卦教主大為驚異，就是鐵夢秋也聽得心中一動，暗道：這丫頭，不但武功奇絕，而且似包羅萬有，不知是何來路？

但最為驚訝的，還是關中岳和楊四成，他們對劉姑娘的淵博，簡直是心神震動，驚駭不已，想不出一個出身官宦之家的小姐，竟對江湖事，知曉的這般詳盡，言來如數家珍一般。

劉婉蓉舉手理一下鬢邊散髮，道：「教主誇獎了，因為，那牧羊圖現在督帥府中，所以，天下武林高手，都把督帥視作對頭寃家，人為財死，果非虛言。」

八卦教主道：「那牧羊圖本是江湖中人所有之物，徐督帥就不該挿手此事。」

劉婉蓉突然收斂起滿臉笑容，道：「教主錯了。這財物，原本取之民間，徐督帥要用它，救助四省災黎，這難道算錯了麼？……」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再說，這批財物，一日不把它找出用去，就一日引起江湖人覬覦之心，只要牧羊圖在江湖出現，就會引起一番殺戮，實是禍害之源。」

她板起面孔，義正詞嚴的一番話，只說的八卦教主心中泛升一縷慚愧之感。

劉婉蓉望了八卦教主一眼，忽又展顏一笑，道：「再說一件好玩的事吧……」

八卦教主聽得一怔，道：「什麼好玩的事？」

劉婉蓉道：「雲集於開封府的無數高手，要搶牧羊圖，咱們幾個人，却要保護它，敵衆我寡，相去何止十倍，要費多少心血，機智，纔會使寶圖安全，要經多少場生死搏鬥，纔能使寶圖無恙，這豈不是一樁好玩的事？」

鐵夢秋冷冷接道：「據在下所知，已有幾個歸隱甚久的魔頭，趕來開封，準備搶圖，這是搏命的事，豈是好玩的？」

劉婉蓉笑道：「有你鐵大俠助我們，天下魔頭齊集於此，我們也不用害怕。」

鐵夢秋冷哼一聲，道：「劉姑娘怎知在下一定要幫助你們。」

劉婉蓉搖搖頭，笑道：「我不說了。」

鐵夢秋一怔，道：「為什麼？」

劉婉蓉道：「我說了怕你賭氣，拂袖而去，那豈不自己搬石砸脚，得不償失。」

鐵夢秋說道：「只要你說的有理，在下自然會聽！」

劉婉蓉道：「你不賭氣？」

鐵夢秋被她鬧的沒有法子，只好點點頭，道：「妳說吧！我不賭氣。」

劉婉蓉道：「你已經出手幫我們了，有道是救人救活，你如中途撤手，那豈是大丈夫的行徑。」

鐵夢秋道：「我對徐督帥並無承諾，只是覺着他官聲清正，所以，纔出手助他……」

劉婉蓉接道：「那你就該助他完成心願。」

鐵夢秋道：「可惜，在下另有要事，不能在此多留？」

劉婉蓉道：「什麼事？說出來，給我們聽聽如何？」

鐵夢秋道：「恕難奉告。」

劉婉蓉笑了笑，道：「也許我聽了，能够幫你點忙。」

鐵夢秋道：「好意心領，但妳却無此才能。」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至少，你說說看不會壞事。」

鐵夢秋道：「姑娘苦苦追問此事，不知是何用心？」

劉婉蓉道：「幫你解決問題——」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似乎是對我有些不大放心，是麼？」

鐵夢秋道：「不錯，在下的事，一向不願借重外人之力幫忙。」

劉婉蓉道：「那是因爲你感覺到別人沒有能力幫助你，所以，你不願說出來。」

鐵夢秋皺了皺眉頭，說道：「姑娘，你一定要問麼？」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看起來，你似乎是眞不願說，那麼只好由小妹猜猜了！」

鐵夢秋道：「好吧！妳就猜一下吧！不過，只許猜一次，姑娘如是猜的不對，那就別再自作聰明了。」

劉婉蓉道：「好！我如是猜的不對，你以後就別再信我胡說八道。」

鐵夢秋點點頭，不再答話。

劉婉蓉道：「你在找一個人？」

鐵夢秋怔了一怔，道：「太籠統了。」

劉婉蓉笑道：「那是說我猜對了。」

鐵夢秋道：「如是一個稍爲聰明的人，賭運氣也該猜到在下找人？」

劉婉蓉笑了笑，道：「好吧！那我就再說的具體一些。」

鐵夢秋道：「姑娘如是想從在下神色上瞧出一些什麼？那是白費心機了。」

劉婉蓉道：「找一個很重要的人，對你來說，他是你唯一的親人，不知道小妹說的對不對？」

鐵夢秋楞住了，那冷漠的臉上，也逐漸泛現出悲愴的神情。

關中岳轉頭看去，只見劉婉蓉的神色，也泛現出一片黯然。

鐵夢秋輕輕嘆息一聲，道：「劉姑娘，你好像知道很多事？」

劉婉蓉道：「是的！我要和你好好的說了。」

鐵夢秋道：「不錯，在下也要和姑娘仔細的說說。」

劉婉蓉道：「但此刻，時機不對，咱們先要解決了八卦教主的事。」

鐵夢秋道：「那很容易，如若我決定留在這裏，她是否願意和你們合作，那似乎是已經無關重要了。」

緩緩向前逼進了兩步，長劍一舉，接道：「教主如是不願和我們合作，在下再給妳一個機會。」

青衣少女道：「什麼機會？」

鐵夢秋道：「我在十招之內取妳之命，妳能擋過十招，任妳離去。」

青衣少女雙目中神光閃動，似乎已爲鐵夢秋言語激動，大有出手一搏之意。

劉婉蓉伸手攔住了青衣少女，道：「姑娘不可逞強。」

青衣少女道：「爲什麼？」

劉婉蓉道：「他已心懷殺機，出手必然毒辣異常——」

八卦教主大爲不服的，接道：「我和他惡鬥過數合，難道我不能擋他十招。」

劉婉蓉一橫身，攔在了鐵夢秋和八卦教主之間，接道：「那時和此刻有着很大的不同。」

八卦教主道：「請教姑娘。」

劉婉蓉道：「那時，他只是想在武功上折服你，和你合力拒敵，故而，有很多制人死命的毒着，無法施用，現在，他心中已充滿着殺機，一出手，必將是致命的殺着，姑娘心中應該明白，高手相搏，有不得分毫之差，何況……」

八卦教主道：「何況什麼？」

劉婉蓉道：「何況，他有幾招凌厲無匹的劍招，極少有人能够抗拒。」

八卦教主道：「姑娘似乎是對那鐵夢秋瞭解的很多。」

劉婉蓉道：「我如是不瞭解他，只怕他已出手了，如何還肯聽我說這樣多話——」

語聲微微一頓，道：「男人們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耐心，明明知道發怒足以誤事，仍然忍不住心頭火起。」

鐵夢秋不知何故，對那劉婉蓉似是有着很大容忍，一直站在旁側，默然不語。

八卦教主長長吁一口氣，道：「姑娘說的是實話，但小妹心中，確實是有些不大服氣。」

鐵夢秋道：「那麼妳何不出手試試看。」

劉婉蓉突然閃身退開，道：「你們可以印證，不過，不許有人受傷。」

鐵夢秋道：「不許傷人，在下沒有把握，但在下可以不取她的性命。」

八卦教主道：「只有十招麼？」

鐵夢秋道：「是的，十招之內，一定要妳覺出非我之敵。」

八卦教主道：「如是我能够擋過十招，安然無恙呢？」

鐵夢秋冷冷一哼，道：「在下自斷右手，今世

永不用劍。」

八卦教主道：「我如十招之內，敗你手中，就解散八卦教，和你們聯手，保護徐督帥，抗拒八荒豪雄。」

鐵夢秋道：「姑娘說的是眞話麼？」

八卦教主道：「一言如山。」

鐵夢秋長劍一探，平手伸出，道：「姑娘請出手。」

這等姿勢出劍，等於是先把招術用老，只看的關中岳等大是不解。

八卦教主右手一揮，手中之劍，突然幻起了朶朶劍花。

冷森的寒芒和劍氣，環繞在鐵夢秋身側，閃了一轉，突然停了下來。

關中岳看出那八卦教主出劍的凌厲，但却不知何以停劍不攻。

八卦教主收劍停了片刻，突然又震劍而起，人隨劍轉，環繞着鐵夢秋打了一轉。

關中岳、楊四成，都覺着那閃轉的劍芒，發出了逼人的寒氣，不自禁向後退了兩步。

八卦教主又在鐵夢秋身側繞了一週之後，突然收劍而住。

鐵夢秋仍然是手伸着長劍而立，除了隨着八卦教主的繞身劍氣轉動之外，原姿勢沒有變過。

關中岳愈看愈不明白，行近了劉婉蓉，低聲問道：「劉姑娘，那八卦教主何以不肯出手。」

劉婉蓉笑一笑，道：「她找不出可以出手的空隙，所以，兩次都罷手不攻。」

關中岳道：「姑娘，在下雖然不善用劍，但却知道劍是屬於一種輕靈的兵刃，講究的是靈動，迅快，以巧爲主，但那鐵少俠的長劍平伸，在招術上言，完全用老了，已然全無迴旋餘地，正是武學中的大忌，何以，那八卦教主，竟然會找不出攻入的空隙。」

劉婉蓉道：「總鏢頭是否瞧出了破綻呢？」

關中岳道：「在下覺着鐵少俠的破綻很多。」

劉婉蓉笑道：「那是你關總鏢頭的看法，但在八卦教主的看法裏，却是找不出一點破綻來。」

關中岳尷尬一笑，道：「這麼說來，在下的武功和諸位，似乎是有一段很大距離了。」

劉婉蓉道：「這是見人見智的看法，關總鏢頭也不用太過自謙了。」

這時，八卦教主又揚起了手中的長劍，環繞在鐵夢秋走了一轉。

關中岳這一次看的很仔細，覺着那八卦教主實有攻出的機會，不知何故，她竟然又收劍而退。

一連退了三次之後，八卦教主突然把手中長劍，投擲於地，道：「我認輸了。」

鐵夢秋還劍入鞘道：「姑娘究竟是聰明人。」

八卦教主道：「鐵少俠過獎了。」

劉婉蓉伏下身子，檢起長劍，緩緩把長劍還入八卦教主的手中，道：「教主請收起長劍。」

八卦教主嘆息一聲，道：「這長劍對小妹還有什麼用處？小妹要從此棄劍不用了。」

劉婉蓉笑道：「教主請先收下長劍，小妹還有話說。」

八卦教主道：「劉姑娘有何見教？」一面伸手接過長劍。

劉婉蓉笑一笑，道：「教主如若知曉了他用的什麼劍招，也許就不會生氣了。」

八卦教主道：「他用的什麼劍招，小妹一點也瞧不出來。」

劉婉蓉望了望關中岳，却回頭對八卦教主，道：「教主繞劍而行，一直不肯出手，不知是有些什麼感覺。」

八卦教主道：「他的劍上，透出强勁的劍氣，有如銅牆鐵壁一般，使人無懈可擊。」

劉婉蓉笑了笑道：「恭喜鐵少俠，已練成劍壁神功。」

鐵夢秋臉色一變，道：「劉姑娘，妳知道太多了。」

劉婉蓉笑一笑，道：「我多知道一些，難道不好麼？」

鐵夢秋冷冷說道：「劉姑娘，我想領教妳幾招武功，不知姑娘願否賜教？」

劉婉蓉道：「你要我自己選擇麼？」

鐵夢秋道：「在下極爲心慕，希望姑娘能够答允賜教！」

劉婉蓉道：「如是我自己選擇，我覺着咱們不用比試了。」

鐵夢秋道：「爲什麼？」

劉婉蓉道：「我不是你的敵手，還不成麼？」

鐵夢秋怔了一怔，說道：「劉姑娘，妳很謙虛啊！」

劉婉蓉道：「謙受益，我謙虛一些，那還不好麼？」

鐵夢秋輕輕嘆息一聲，道：「姑娘的氣度，的是叫人心折。」

劉婉蓉道：「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先要勸服這位姊姊解散八卦教。」

鐵夢秋突然退後五步，道：「好！一切由妳劉姑娘全權處理？」

劉婉蓉笑道：「鐵少俠不要把小妹估計的太高

了，我如是解決不了，還要你鐵少俠，從中美言一二。」

鐵夢秋道：「這個，這個……」

劉婉蓉接道：「我有話要和你談，不過，先要辦完其他的事……」

目光轉到八卦教主的身上，接道：「姊姊，是否願解散八卦教？」

八卦教主道：「只怕我一時之間，無法回答姑娘。」

劉婉蓉道：「那麼姊姊幾時能夠給小妹一個回音。」

八卦教主沉吟了一陣，道：「兩天時間，不多吧！」

劉婉蓉道：「好！在兩天之後，咱們在那裏見面。」

八卦教主道：「你們在督帥府等，兩天後我到督帥府中找你。」

劉婉蓉道：「小妹恭候大駕。」

八卦教主道：「好！我告辭了。」舉步向外行去。

——未完待續——

流星、蝴蝶、劍

韓棠也釣魚。

他釣魚的方法當然也和別人一樣，但目的却完全不同。

他喜歡看魚在釣鈎上掙扎的神態。

每條魚掙扎的神態都不同，正和人一樣，當人們面臨着死亡的恐懼時，每個人所表露出的神態都不相同。

他看過無數條魚在釣鈎上掙扎，也看過無數人在死亡中掙扎。

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看到過一個眞正不怕死的人——也許也只有老伯是唯一的例外。

老伯是他心目中的神，是完美和至善的化身。

無論老伯做甚麼，他都認爲是對的；無論老伯對他怎麼樣，他都不會埋怨，雖然他並不知道老伯爲甚麼要這樣做，却知道老伯一定有着極正確的理由。

他還能殺人，還喜歡殺人。

但老伯不要他殺，他就心甘情願的到這裏來忍受苦悶和寂寞。

（本文承自第42頁）

所以他時常會將殺機發洩在魚身上。

有時他甚至會將魚放在鳥籠裏，放在烈日下，看着牠慢慢的死。

他欣賞死亡降臨的那一刻，無論是降臨在魚身上？是降臨到人身上？還是降臨到他自己身上。

他時常在想，當死亡降臨到自已身上時，是不是更刺激有趣。

× × ×

養魚的人並不少，很多人的前院中，後園裏，都有個養魚的水池或魚缸，但他們除了養魚外，還做許多別的事。

他們時常將別的事看得比養魚重要。

但眞正養魚的人，只養魚，養魚就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眞正養魚的人並不多，這種人大都有點怪。

要找個怪人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

所以孟星魂終於找到了韓棠。

二

滿天夕陽，魚池在夕陽下鱗鱗生光。

孟星魂也在夕陽下。

他看到魚池旁坐着一個人，釣竿已揚起，魚已在釣鈎上。

這人就靜靜的坐在那裏欣賞魚在釣鈎上掙扎。

孟星魂知道這人一定就是韓棠。

他想過很多種對付韓棠的法子，到最後却一種也沒有用。

最後他選的是種最簡單，最直接的法子。

他準備就這樣直接去找韓棠，一有機會，就直接殺了他。若沒有機會，被他殺了也無妨。

反正像韓棠這種人，你若想殺他，就得用自己的性命去作賭注，否則你無論用多複雜巧妙的法子，也一樣沒有用。

現在他找到了韓棠。

他直接就走了過去。

他要殺韓棠，不但是爲高老大，也爲了自己。

一個在不斷追尋的人，內心掙扎得也許比釣鈎上的魚更苦，因爲他雖然在不斷追尋，却一直不知道自己追尋的究竟是甚麼。

這樣的追尋最容易令人厭倦。

孟星魂已厭倦，他希望殺了韓棠後，能令自己心情振奮。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獲得前在琵琶島隱居的螺屋老人的訓告，知道了金蚯蚓宮的來龍去脈，但老人堅不肯告以金蚯蚓宮的地址，只是勸告海雲勿再予追究，予那些受迫的黃衣劍手一綫生機。海雲回到鐵門莊，將與螺屋老人會晤詳情說出，從而參悟到那螺屋老人實是所謂顏相公所扮，海一帆、常無懼等對海雲的推敲，極表贊同，最後，海雲說是已命人往請黃老子到來，據海雲說，黃老夫人定會知道金蚯蚓宮的地址，未幾，黃老夫人果然來到，他見到廳上諸人後，似有心神不屬之態——

出師未捷禍先臨

黃老夫子吁了一口氣，道：「如此就好，敝號同人風聞東家負傷，人心惶惶，謠諑紛紛，在下本擬赴大覺禪院探視究竟，後來聽說諸位業已北返，故爾兼程趕了來。」

目光轉到海雲臉上，又接道：「前獲少俠密函，囑命準備船隻火油等物，俱已齊全，怎的却未見應用呢？莫非發生了什麼變化嗎？」

海雲微微一笑道：「老夫子何必明知故問。」

黃老夫子臉上突變色，道：「少俠，你——」

海雲笑道：「晚輩正想求教老夫子，已命人去徐州奉邀，大約途中錯過未能相遇，現在老夫子來得正是時候……」

海一帆急得連連以眼色示意阻止，海雲只裝沒

有看見，接着又道：「久仰老夫子軒轅神卦效驗奇準，晚輩有兩椿疑問，探索不透，欲求神卦一破迷津，不知老夫子肯慨然相助麼？」

黃老夫子露出一抹極不自然的苦笑，說道：「少俠取笑了，巫卜之術，僅可江湖糊口，難登大雅之堂。」

海雲道：「但二叔對老夫子，却是極爲推崇的，念在多年倚重之情，老夫子恐怕也不好意思推辭吧？」

海一帆忍不住了，沉聲道：「雲兒，不許對老夫子無禮！」

黃老夫子忙道：「海大俠不必責備令郞，彼此誼屬一家，倘有所疑，便當明言。既然海少俠有事相詢，在下敢不竭誠効勞。」

海雲道：「那麼，晚輩就放肆直說了。」

黃老夫道：「願聞。」

海雲道：「近來咱們接連遭遇到兩次意外，其間演變，令人百思不解。前在微山湖以密函相約定計，晚輩自問函中隱語非局外人所能猜透，況且，三封密函既未遺失，消息決不可能洩漏出去，豈料函內機密，事先却被一位姓顏的書生洞悉無遺，在南陽鎭招降了黃衣劍手，以致全盤計謀，終成畫餅。這是所疑之一。」

黃老夫子「哦」了一聲，臉色變得一片蒼白。

海雲又接道：「那姓顏的書生非僅破壞了咱們的計謀，更乘虛潛來鐵門莊，刦走『禍水雙侶』中唯一活着的秦珂，並且在長辛店面告晚輩，要咱們放棄尋覓金蚯蚓宮……」

黃老夫子突然岔口道：「且慢。他潛來鐵門莊刦人，是什麼時候的事？」

海雲道：「大約七天之前。」

黃老夫子又道：「是他獨自一人，還是另有幫手？」

海雲道：「他本人沒有露面，由那批黃衣劍手深夜入莊將秦珂刦去的。」

黃老夫子道：「那時諸位都不在莊中，怎知是他幹的呢？」

海雲笑道：「咱們本來不知道，只因在蘆溝橋口孔下，發現他和秦珂在一起，返莊後查詢經過，才知道是他。」

黃老夫子道：「哦！」

海雲接道：「他爲了隱蔽眞實身份，所以在長辛店破廟中，用的是另外一副面貌，豈知弄巧成拙，反而使咱們對他瞭解得更多了。」

黃老夫子默默垂下頭去，沒有再開口。

海雲緊接着又道：「咱們很體諒他的苦心，爲了金蚯蚓宮，他曾經隱姓埋名在琵琶島藏了三年之久，爲了顧全私誼，他才招降黃衣劍手，刦去秦珂，目的不外阻止外人插手，保全刺花門某些羞于示人的秘密。大丈夫行道江湖，能够不忘舊情，隱惡揚善，固然值得欽佩。但是，這要看事情的輕重和後果，金蚯蚓宮既是刺花門死灰復燃，又挾犀利劍法，一旦發動，舉世無人可制，那後果將是何等嚴重？要想消弭這場隱禍，武林同道協力以赴尚恐不及，豈可再眷念小義，各存私心？再說區區一柄秘室金鑰，縱能收效一時，決不可能遏止長久……」

黃老夫子身軀一震，忽然搖手道：「不要再說下去了。」

海雲頓住話音，微微欠身道：「請恕晚輩失禮曉舌。」

黃老夫子慢慢抬起頭來，驚愕的注視着海雲，良久，才輕聲地問道：「海少俠，你究竟知道了多少？」

海雲搖頭道：「晚輩愚昧，求老夫子指點。」

黃老夫子長吁一聲，感嘆道：「果然是後生可畏。事至如今，在下也只好直說了——秘函中的機密，確是在下洩漏的，只是當時未料到會有這些演變。」

在座羣雄都吃了一驚，彼此愕然相顧，大感意外。

黃老夫子緩緩接道：「在下此舉深覺愧對諸君，尤其辜負了龍二俠多年倚重之情，但在下也有不得已苦衷，因爲顏楓與我既是同門師兄弟，又是姨表至親，更同樣遭遇到刺花門的玷辱和糾纏……」

這話說出來，連海雲也感到大出意外，忍不住問道：「老夫子的師門是——」

黃老夫子道：「說出來不怕諸位恥笑，在下出身西域『訶蘭教』，並非中原門派。」

大家對「訶蘭教」這名稱，都覺得十分陌生，只有方慧娘輕哦了一聲，却未接口。

黃老夫子解釋道：「實不相瞞，『訶蘭教』本是密宗旁支，練功別走蹊徑，也就是外人所稱的『魔教』。」

大夥兒這才恍然而悟，不禁都暗暗吃驚。

黃老夫子接道：「魔教因教規詭密，不爲外人諒解，其實教中除了武功奇奧與衆不同，倒也不是邪惡門派。在下入教數十年，並未做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只知日夜埋頭苦練『血焰刀』，希望爭取教中『長老』榮銜，那時候，顏楓表弟才只有十歲左右。」

說到這裏，微微停了一下，又道：「誰知血焰刀功夫，須童身起練才容易成就，當時我已經娶了妻室，又練功太過性急，偶一疏忽，竟不幸走火入魔，全身功力，多年雄心，都付與東流了。」

羣雄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輕嘆，突然間，大家對這位出身魔教的人，由驚疑猜忌，變得無限同情起來。

黃老夫子微仰着臉，神色一片愴然的說道：「散功之後，我心灰意冷，從此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楓身上，我極力推薦他入教，鼓勵他勤練『血焰刀』，將我多年所獲心訣傾囊相授，我想，自己雖然完了，若能培植小楓，一定會成爲武林中一奇葩，他那時才十來歲，正是不折不扣的童身，必然能够練成絕技的。

「我每天生活在希望中，自己的生趣也漸漸蓬勃起來，每當我看見小楓略有進步，眞比我自己獲得進步還要高興，就這樣，又過了五六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小楓神思恍惚，眞氣虛浮，竟然也有了走火入魔的徵狀……」

說到這裏，眼中突然閃射出憤恨的光芒——他面貌本來已很猙獰，這時怒目切齒，越發可怖，只瞧得小龍和蘋兒都扭過臉去不敢看。

但片刻之後，他又恢復了平靜，淡淡一笑道：「在下一時激動，太失禮了。」

海一帆忙道：「不要緊，喜怒人之常情，咱們也聽得忘神，請老夫子繼續說下去吧！」

黃老夫子四顧一眼，遲疑的道：「再說下去，難免涉及私事醜聞，姑娘們在座，只怕——」

蘋兒正聽到緊要之處，就怕不讓自己聽下去，急忙道：「沒關係的，你儘管說你的故事，別理會這些……」

忽然想到話有語病，忙又接道：「我的意思是說，你就當咱們不在這兒好了。」

海一帆道：「本來，武林女兒，是不必拘禮小節的……」

蘋兒急道：「是嘛！姑爹最公道了。」

海一帆笑了笑，接道：「不過，刺花門有許多行徑，委實不堪入耳，年輕女孩還是不聽的好。」

蘋兒大感失望，噘着嘴道：「姑爹——」

方慧娘笑道：「好孩子，別難過。咱們娘兒倆都走，誰希罕聽那些骯髒事。」

說完拄拐站起，扶着蘋兒含笑告退。

蘋兒滿心不情願，却又無可奈何，臨去時，還恨恨的瞪了黃老夫子一眼。低哼道：「不聽就不聽，有什麼了不起！」

黃老夫子目送二人去遠，才黯然嘆息一聲，說道：「刺花門下流無恥，非親身經歷過的人，絕對無法想像，他們所用手段，更是狡詐百出，無孔不入。」

微頓一下，接道：「我的年紀，比楓表弟足足大了二十五歲，只因婚後無子，從小看着小楓長大，輩份雖是表兄弟，情感實與父子一般，當我發現小楓竟是受女色誘惑，動搖了練功基礎，眞是如刀割般痛心，當時我不動聲色，暗中開始探查，萬不料竟被我查出一椿駭人聽聞的醜事……」

聽裏立刻沉寂下來，人人摒息靜氣，等待着他說下去，彼此間，幾乎可以聽見對方心跳的聲音。

黃老夫子接連深吸了兩口長氣，陰鷙的臉上，緩緩綻開一抹淒涼的苦笑，一字一字道：「諸位萬萬也想不到的，那以色相誘惑小楓的人，居然就是我的妻子。」

「嗄！」衆人都不由自主驚呼出聲。

海雲脫口道：「那時候——」

黃老夫子沒等他話完，接道：「那時候小楓才十五六歲，那賤人却已三十出頭了，一個半大不小的血氣方剛的男孩子，怎能經受得住虎狼之年的婦人誘惑，不過，天幸我發覺得早，小楓與我又情誼深厚，事才開端，尚未及于亂。於是，我不得不採取斷然手段了……」

他突然加快了說話的速度，緊接着道：「首先，我假作不知，尋了個藉口將小楓托付給教中一位年高長老，然後以歸寧爲詞，把那賤人騙到野外僻靜之處，抽刀加頸，嚴刑盤詰，終于問出實情；原來那賤人已經加入刺花門，做了『綉蓮會』的淫徒，不僅那賤人，家中僕婦入會的已有七八名之多：這批無恥東西，居然在我家設立了香堂。

「我親手殺了那賤人，回到家裏，又把那些蕩婦淫徒，全都殺了個精光，爲了掩人耳目，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放一把火，燒了房舍，自己也假弄了一身傷，諉稱被仇家尋仇，家毀人亡，僅以身免。

「這篇謊話雖然瞞過了小楓，却騙不過『刺花門』，不多久，刺花門果然眞來尋仇，我武功既失，又怕眞象被小楓知道，會使他羞愧，不得已，只好遠走中原，托庇在龍二俠店內。」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如釋重負般長吁一聲，細小的鼠目中，緩緩擠落兩滴淚水，顫聲又道：「諸位，這是我心中隱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也就是我和小楓的關係，這段經過，我從未告訴過任何人，也希望諸位能代我嚴守秘密。」

海一帆點頭道：「這是當然，你請放心吧。」

海雲問道：「當年這些隱情，那位顏楓前輩竟一點都不知道麼？」

黃老夫子道：「他直到現在仍不知道，我要求諸位守密，正是不願讓他知道。」

海雲道：「爲什麼不願讓他知道呢？」

黃老夫子道：「當然是怕他耿耿于心，徒增羞

慚。」

海雲道：「老夫子，你錯了。」

黃老夫子怔道：「莫非少俠以為——」

海雲道：「晚輩以為當年你沒把眞象告訴他，已經是一大錯誤，但因他那時年紀太輕，猶可解釋，現在你仍然瞞着他，却是不可原諒的大錯……」

海一帆喝道：「雲兒，不許這樣無禮！」

黃老夫子道：「少俠既以鑄錯相責，必有灼見。願聞其詳？」

海雲道：「這道理很簡單。當年事發之初，他年僅弱冠，却能謹守分寸，未及于亂，足證是個懂事理的人。你若將眞象坦白告訴他，羞慚之心雖然難免，以後可能就不致再發生蚯蚓宮這件事了。」

黃老夫子頷首道：「話是不錯，但那時他年齡太小，又正當練功重要關頭，我怕他一時羞慚過甚，做出什麼傻事來，或是影响了練功，所以隱而未宣。」

海雲道：「這顧慮也對，可是現在他不幸已重蹈覆轍，老夫子就該把當年恨事向他和盤托出，使他瞭解刺花門手段的可鄙可怕，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他若洞悉老夫子當年身受之慘，如今就不會再對金蚯蚓宮存着姑息的私心了。」

黃老夫子默然良久，嘆道：「少俠見責的很對，他若知道我二十年前毀家避難之慘，或許就不致重蹈覆轍了。不過，金蚯蚓宮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已够沉重，他所受的痛苦，只怕並不在我之下。」

海一帆道：「我等正想請教，令表弟和金蚯蚓宮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黃老夫子道：「這話又得從二十多年前說起了，方才我不是提到過，當我毀家之前，曾將楓表弟托付給一位魔教長老麼？」

海一帆點頭道：「是的。」

黃老夫子道：「那位魔教長老是我的知交好友，名叫沙莫巴，也就是第二十六代魔教掌教活佛，自從收留了小楓，對他備極鍾愛，除了將血焰刀心法傾囊傳授之外，更將自己的獨生女兒玄姑，指配給小楓為妻室。

「魔教不禁婚娶，但那時小楓的血焰刀功力尚未大成，是以僅有婚約，並沒有完娶。後來小楓神功練成，正值教中長老凋謝零散，後繼乏人，沙莫巴竟有意要把小楓提升為長老，立為第二十七代活佛。」

海一帆駭然道：「這是要他接掌魔教主了？」

黃老夫子嘆道：「不錯。以小楓的才智武功，的確可當重任，然而他年紀太輕，在教中聲望尚嫌不足，沙莫巴操之過急，因而激起魔教中人的反感，更不幸的是，立儲之事尚未實行，沙莫巴却忽然去世了。

「此後，小楓便遭受魔教中人的排擠，在西域無法存身，一怒之下，就遠走阿爾金山……」

海雲聽到這裏，心中一動，岔口道：「敢問他可是與沙莫巴的女兒同行嗎？」

黃老夫子點了點頭，道：「沙莫巴的女兒玄姑，對小楓可說是一往情深，難以割捨，未婚夫妻倆結伴出走，決心另覓佳城，開創自己的事業，他們偶過阿爾金山，無意間發現了一處天然金鑛，於是便在當地定居下來。」

海雲突然大聲道：「那就是金蚯蚓宮了？」

黃老夫子又點點頭道：「是的，那地方就是現在的金蚯蚓宮，不過，當時却叫做『金霞嶺』。」

海雲興奮的道：「這麼說來，顏老前輩應該才是金蚯蚓宮的眞正主人了。」

黃老夫子苦笑道：「本來應該是的，無奈他却跟我一樣，犯了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海雲道：「是什麼？」

黃老夫子一字字道：「他嗜武如命，過份冷落了玄姑。」

海雲道：「哦？」

黃老夫子接道：「他並非不愛玄姑，而是忽署了男女間眞正的需要。說得明白些，他只知道『發乎情、止乎禮』，却不知道兩性相悅，必須兼及肉體的燕好，如果不能達到魚水交歡的境界，一切都是空話，最後終成怨偶。」

他長嘆一聲，又道：「小楓太迂了，也是『血焰刀』的功夫害了他。阿爾金山定居之後，他終日沉迷于練武，一直沒有和玄姑成婚，兩人名為夫妻，實則分房而居，始終只是朋友的感情，宮中事務全由玄姑作主，他竟然不聞不問，就這樣，造成了今天的不幸局面。」

海雲道：「難道那玄姑就因此變了心，跟顏老前輩反目了？」

黃老夫子搖頭道：「反目倒也沒有，但艾怨之心總是難免，玄姑在情慾上得不到發洩，自然將精力轉移在權位方面，時日一久，小楓反淪為客卿地位了。這樣又過了幾年，門徒漸增，聲勢慢慢擴大，投効者加多了，其中難保沒有居心叵測之徒，企圖邀寵爭權，刺花門餘孽便趁機而入。

「當時玄姑手下有個最得寵的女人，名叫羅妙香，便是刺花門綉蓮會的妖女，那婆娘為人機詐百出，口蜜腹劍，能言善道，又擅長床笫妖術，入宮未久，便深獲玄姑的歡心，兩人結拜為義姊妹，食則同桌，寢則同衾，眉挑目語，儼然夫妻一般。

「其後，玄姑又巧獲奇緣，在一處廢棄的鑛穴

內，得到一部絕世劍譜，越發躊躇滿志，野心勃發，在羅妙香慫恿之下，開始創立『金蚯蚓宮』，種種乖張措施，莫不援用當年刺花門的邪法，凡宮中弟子，都被在私處紋身刺花，以示効忠，作為控制門下的手段。只等時機成熟，便要正式開山立派，逐霸武林。

「小楓發覺這些情形，才知道事情嚴重了，可惜玄姑迷陷已深，百般規諫都沒有效果，小楓無奈，就想到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

「有一天，他趁玄姑單獨在秘室練武的機會，盜取了室門金鑰，將她反鎖在秘室中，自己却携帶着金鑰，逃來中原……以後的經過，諸位都已知道，用不着我再贅述了。」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羣雄才恍悟金蚯蚓宮和顏楓的種種秘辛，大廳中隨卽揚起一片感嘆之聲。

海雲沉吟了片刻，又問道：「那練功秘室建造得很堅固嗎？」

黃老夫子道：「據小楓告訴我，秘室是利用整座山腹開鑿而成，鋼門厚達五尺，全憑機鈕啓閉，而開啓機鈕的金鑰只有一柄，門戶也只有一道，一旦關閉，絕對無法破門出來，但鋼門上留有氣孔，可以遞送飲食，不會被餓死。小楓不忍心毀她，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他是想：玄姑既遭禁錮，所謂逐霸武林的狂念，自然永遠無法實現了，讓她和羅妙香隔離一段時間，慾念消滅，心定神清，仍有悔悟的一天，那時再夫妻團聚，重整家園。」

海雲道：「萬一宮中大權落入羅妙香手中，豈不為害更大？」

黃老夫子道：「這一點不須担心，羅妙香依仗的僅是蠱惑妖術，武功極為平常，難以服衆，況且玄姑雖遭禁錮，仍可號令指揮，不致被羅妙香篡竊的。」

海雲搖頭道：「晚輩總覺得單憑一把鎖，不可能永遠禁錮玄姑，她可以再配一柄鑰匙，也可以用火藥將鋼門炸塌，這都不是難事。」

黃老夫子道：「秘室鋼門鑄造精密，門鑰絕對無法另配，至于用炸藥，更不可能，須知那秘室建造在山腹之內，如果以火藥破門，會將整座山腹一齊炸塌，那是何等危險的事。」

海雲聳聳肩，吁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只將她禁錮在秘密內，總不是根本解決的方法；將人禁錮以後，自己却離宮出走，猶屬不智之舉。如果我是顏老前輩，我會先殺羅妙香，清除宮中奸邪之徒，自己正位為宮主，然後再把她釋放出來，看她還聽不聽話！」

黃老夫子感慨道：「如果發覺得早，自然應當如此，可惜的是警覺太遲，楓表弟名不足以正位，威不足以克衆，手段過急，必然激起變故。他如此作法，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海雲突然問道：「老夫子知道那金霞嶺的位置嗎？」

黃老夫子搖頭道：「適才所述，都是楓表弟事後相告，在下也僅聽他提到金霞嶺這名字，並不知道它的確切位置。」

海雲又問：「如果我們現在想見見顏老前輩，有辦法尋到他麼？」

黃老夫子沉吟一下，道：「他從琵琶島回來，與我在徐州相遇，這段時間，都由我安置在徐州城外一處農莊內，可是，自從這次南陽鎭變故發生，他已經離開了徐州，一時間，連我也無處尋他。」

海一帆接口道：「倘若他知道老夫子現在鐵門莊，會不會自己前來相見呢？」

黃老夫子嘆道：「這就很難預料了。小楓是個很執拗的人，他若知道我已將金蚯蚓宮秘密告訴了諸位，只怕就不願跟我再見面了。」

海一帆搖了搖頭，說道：「果眞如此，倒使人為難……」

拚命三郎常無懼大聲道：「沒有什麼好為難的，既有阿爾金山金霞嶺這個地名，還怕尋不到嗎？咱們不用見他，儘可找上金霞嶺去。」

海一帆父子倆都默然不語，他們心裏，何嘗不這樣想，但因碍于黃老夫子，不便出口，如今被常無懼嚷了出來，只好故作沉默，且看黃兆蒲如何表示。

黃兆蒲也是聰明人，見這情形，自然明白，當下微微一笑，道：「在下和小楓雖是至親，却並不贊同他對金蚯蚓宮的姑息作法，諸位欲往阿爾金山，在下也無力相助，不過，有件事，必須鄭重奉告諸位，金蚯蚓宮那套『追風快斬』劍法，威勢太以凌厲……」

常無懼笑道：「這個不用担心，咱們已經有對付的方法。」

黃老夫子似乎畧感意外，怔了怔，又道：「此外還有一句話，這次聶開泰擄去鐵皮書生，顯然正是為了那座山腹秘室的鋼門，諸位若想下手，最好趕快行動，再遲恐怕就有變故了。」

常無懼用力一頓鋼拐，道：「對！這句話正說在我心坎兒上。」

轉頭向海一帆道：「大哥，打鐵趁熱，咱們什麼時候動身？」他天生性急，恨不得立刻就走。

海一帆笑道：「你也太急躁了，總得等冷大先生他們來了以後，大夥兒一齊動身才行呀。」

常無懼說道：「我有個主意，不知大哥答不答

應？」

海一帆道：「你且說出來，大家參酌參酌。」

常無懼道：「無論冷老哥他們什麼時候回來，金蚯蚓宮已是勢在必行，大哥你說對不對？」

海一帆點頭道：「對。」

常無懼又道：「那地方咱們都不知道，反正要去尋找打聽，是麼？」

海一帆道：「不錯。」

常無懼道：「既然這樣，何不分批動身，大哥留在莊中等候，小弟先往阿爾金山尋找金蚯蚓宮的位置，咱們沿途留下暗記聯絡，只等會齊了，就可動手，豈不省時省力？」

海一帆聽了，却搖搖頭道：「這辦法不妥，金蚯蚓宮劍術高强，不是容易對付的，咱們合力同去，尙無必勝的把握，人手再分散，萬一遭遇强敵，彼此無法兼顧，未免太危險。」

常無懼道：「小弟只是去探路，避實蹈虛，又不跟他們照面，哪會有危險？再說，小弟可以扮成探鑛商人的模樣，見機行事，決不會引起他們注意的。」

海一帆笑道：「你的面貌身裁，天下誰人不識？你以爲金蚯蚓宮都是瞎子嗎……」

話音未落，忽聽一人接口道：「常三叔不宜前去，小侄却可以一試。」

說這話的，竟是兩眼失明，從來沒有開過口的落拓書生盛彥生。

海一帆自悔失言，忙道：「海某有口無心，一時大意，賢侄千萬不要誤會。」

盛彥生微笑道：「伯父才是誤會了，小侄與海雲兄弟一見如故，情逾同胞，並非泛泛之交的朋友。適才常三叔提到這件事，小侄已經有同樣的念頭，目前情況，也只有小侄才是最適當的人選。」

他頓了頓，復又侃侃說道：「金蚯蚓宮位置不明，刺探確有必要，小侄雙目俱瞎，又未和金蚯蚓宮門下照過面，由小侄前往，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而且，小侄獲授雙鏑劍，自問已畧有心得，縱或被他們發覺了，全身而退，尙有自信。唯一難處是，小侄眼不能見，即使尋到那地方，却無法留下暗記……」

一個人跳起來道：「這容易，我跟你一同去。」接話的人，原來是小龍。

盛彥生欣慰的道：「你願意同去，眞是再好不過了。」

小龍道：「咱們兩人改扮一下，你扮作算命的，我在前面替你引路，包準誰也瞧不出破綻。」

黃老夫子也笑道：「這倒是個好主意，星卜之術，在下畧知一二，由在下替你們裝扮起來，再解說些門徑，那就萬無一失了。」

常無懼道：「老夫子，索性咱倆個也作一路，你扮算命先生，我扮徒弟，如何？」

黃老夫子忙道：「這却使不得，那有算命先生睜着眼睛，徒弟倒拄着拐杖的。」一句話，說得羣雄鬨然大笑起來。

海一帆仍有些遲疑道：「此事關係重大，且等冷大先生到了再計議吧。」

盛彥生道：「伯父不須顧慮家師，他老人家一向不過問晚輩的行踪。刺探金蚯蚓宮刻不容緩，如果小龍兄弟來得及，晚輩準備今夜便動身。」

小龍道：「我沒有什麼來不及，就是現在動身都可以。」

盛彥生毅然道：「好極了，咱們在一日之內，備辦好應用物件，午夜時分動身上路。」

海一帆見他態度堅決，知難挽勸，便道：「既然賢侄一定要去，途中務必以謹愼爲主，切不可操之過急，我叫雲兒隨後出發，給你們接應。」

於是，當席分派人手，命盛彥生和小龍爲第一路，負責刺探金蚯蚓宮確址；海雲和蘋兒爲第二路，負責掩護接應；悟果和悟非爲第三路，負責沿途傳遞消息。黃老夫子總管莊中事務，方驥和慧娘兄妹留守，保護龍天慶和周大娘。自己則和常無懼坐鎭指揮，只等冷朋等人來莊會齊之後，立即同赴阿爾金山。

× × ×

當天午夜，盛彥生和小龍首先喬裝啓程；第二天一早，海雲和蘋兒也隨後出發；悟非悟果則是第二天傍晚後動身離莊。

三批人依次而行，彼此之間，保持着數十里路距離，雖不見面，却能藉暗記聯繫，互相呼應。

監彥生扮作算命瞎子，一路晝宿夜行，竟然走得十分快速，爲了趕路方便，往往不循官道，專抄捷徑，有時一夜急行二百餘里，這一來，却把後面的海雲和蘋兒累苦了。

兩人要沿途尋覓暗記，不便夜行，又因所走皆是偏僻小道，無法騎馬代步，光天化日之下，更不能施展輕功趕路，走了十餘天，彼此間的距離已越拉越遠。

海雲深恐會失去聯絡，只得和蘋兒商議道：「盛大哥他們走得太快，這樣下去，萬一發生事故，必然來不及援救，咱們得設法通知盛大哥，要他們走慢些才行。」

蘋兒道：「怎麼通知他們呢？」

海雲道：「只有拚着勞累一夜，不要休息，加緊追上他們。」

蘋兒皺眉道：「可是我實在沒有力氣了，這幾天都是早起晚睡，走得腿都快斷了似的，再要加快趕路，非累死不可。」

海雲想了想道：「這樣吧，你索性就在此地休息，等候悟果和悟非，由我單獨去趕盛大哥，待追到他們以後，我再回來接你。」

蘋兒道：「你想把我一個人丟在客棧裏？」

海雲道：「這只是一時權宜之計，頂多一天半日，悟非他們就到了，我去通知盛大哥，最遲三數日也可以趕回來。」

蘋兒搖了搖頭，道：「我不幹，要去咱們一塊兒去，要等咱們一塊兒等，把我一個人留在客棧可不行。」

海雲道：「可是你又說太累了，像這樣走法，何時才能趕上盛大哥？」

蘋兒嘟着嘴道：「你心裏就知道盛大哥，你也不想想，我一個單身女孩子住在客棧裏，叫人看着像什麼嘛。」

海雲無奈道：「依你說要怎麼辦呢？」

蘋兒低頭想了一會，說道：「你一定要連夜趕路，我就拚着累死陪你一起趕路，如果明天還沒追上他們，你得答應陪我休息一天，等悟非他們到了，你再離開，這樣總該公平吧？」

海雲只得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從現在開始，咱們就得儘快趕路，不能再躭誤了。」

兩人加快腳步行了半日，抵達一處市鎭，打聽之下，已入甘肅境界，再往西便是平凉縣城，越過六盤山，有官道可以直通蘭州。

海雲道：「看情形盛大哥他們是取道蘭州，沿長城由玉門出關，咱們得趕快些，今晚一定要越過六盤山，否則就更不容易追上他們了。」

蘋兒咬着牙道：「趕就趕吧，反正只有一條命，累死算啦。」

傍晚時分，兩人已穿過平凉縣城，沿途循暗記前行，來到六盤山下。

海雲見蘋兒走得嬌喘吁吁，心裏不忍，便道：「前面是山區，夜間可以用輕功趕路，反比白天方便，咱們在這兒飽餐一頓，休息一會再走。」

蘋兒點了點頭，一面擦汗，一面苦笑道：「盛大哥幸虧眼睛瞎了，如果不瞎，只怕早到阿爾金山了。」

鎭上沒有像樣的飯店，只有幾家賣牛肉湯泡饃的小攤子，兩人這時又累又餓，胡亂在一處小攤邊坐下，要了兩份牛肉湯泡饃，竟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畧作休息，天色已暗，抖擻精神起身出鎭，剛出鎭口，就發現路邊一棵大樹上，刻着一幅暗記圖案。

海雲近前細看，那暗記刀痕猶新，猶有樹汁滲出，不禁大喜道：「盛大哥他們一定還沒走遠，快追！」

蘋兒頓覺精神一振，提氣縱身，居然搶先掠出，一面恨恨的道：「追上他們，我非好好痛罵一頓不可。」

二人展開身法，風馳電奔般疾趕下去，沒多久，便越過了六盤山，沿山徑向西急追，足追了大半夜，却沒有見到盛彥生和小龍，甚至暗記也未再發現。

海雲突然感到情形有些不對，連忙喚住蘋兒道：「且畧停一停，事情可能有點不妙。」

蘋兒道：「什麼不妙？」

海雲道：「咱們一路直追下來，少說已有百里，沿途怎麼沒有看見一處暗記？」

蘋兒用手一指，道：「你瞧瞧前面不是有座城鎭麼？他們準是往城裏去了。這條路上全是亂山，自然不必留什麼暗記啦。」

海雲搖頭道：「正因爲山區道路紛岐，他們理當留下暗記才對。」

蘋兒道：「或許咱們追得太急，沒有看見，只要到達城外，必定會發現暗記的。」

海雲想想這話也有道理，於是耐着性子，再往前走。

不移時，到了城外，只見門上橫額，鏤着「隆德」字樣，而城門未啓，遍尋附近，仍然無暗記留下。

蘋兒也覺得詫異起來，喃喃道：「莫非他們已經進城去了？」

海雲道：「不可能，他們昨天午後還在六盤山東麓，不可能在入夜前趕到隆德縣城，即使能趕到，也會在城外留下暗記。」

蘋兒道：「那就是咱們趕得太急，跑到他們前面了？」

海雲道：「果眞如此，途中豈會毫無發現，再說，盛大哥師門輕功獨步天下，決不會反落在咱們後面。」

蘋兒道：「依你說是什麼緣故呢？」

海雲道：「這情形只有兩個可能：如果不是他們途中改變了方向，那就是發生意外變故了。」

蘋兒道：「縱有變故，他們也該留圖示警，我猜他們多半也走得太累，隨意在山中找個地方停下來休息，咱們都心急追趕，所以反趕過頭了。」

海雲道：「無論是什麼緣故，盛大哥他們顯然還未抵達隆德縣城，咱們必須趕快回去尋找。」

蘋兒聽了這話，不覺大感失望，精神一鬆懈，

倦意剎時又襲上身來，掩口打個呵欠，道：「表哥，我實在跑不動了。」

海雲道：「那麼你就在這兒等我，不論找到與否，天明我就回來。」

蘋兒委實已疲憊不堪，只得點頭道：「你要快些回來，別讓我久等。」

海雲拔出佩劍，先在城牆上刻了暗記，然後將蘋兒安頓在路邊一片松樹林裏，寬慰道：「這兒很清靜，你若太困，不妨小睡片刻，我會儘快趕回來的。記住，在我沒回來以前，千萬別單獨離開這座松林。」

蘋兒道：「好！你快去快回吧。」

海雲欲行又止，叮囑道：「如果有什麼意外事故發生，務必要等我回來再商議，切記不可自作主張……」

蘋兒不耐煩道：「好啦！好啦！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不用你嘮叨交待，像個碎嘴老太婆似的。」說着，在一棵樹根上坐了下來，不一會，竟已沉沉睡去。

海雲解開包裹，取出一條絨毯替她蓋好，又拾些松枝掩蔽四週，佈置妥當，才飛身出林，折回來路。

這時已屆深夜丑刻，天際彤雲密佈，星月皆無，曠野間更是黑漆一片，恍如浸沉在墨汁中。

海雲仗着目力敏銳，一路飛馳疾奔，重又回到六盤山，進入山區，才減緩了脚步。

這一次，他搜索得份外仔細，凡遇可疑之處，全不放過，碰見有小徑岔路的所在，便停下來尋找暗記圖號，並且還不時登上較高的山嶺上，展目眺望……

可是，奇怪得很，山中既無盛彥生和小龍的踪跡，也未見到任何圖記暗號，活生生的兩個人，竟好像突然從世上消失了一般。

轉瞬間，曙色初露，一夜已盡。

海雲担心蘋兒會等得性急，只好放棄繼續尋覓，帶着滿腹驚疑，快快離開了山區。

回到松林中，天色業已大亮了。蘋兒躺在樹根下，頭枕着包裹，擁毯而臥，正香鼾隱隱，好夢方甜。

海雲不忍喚醒她，便在附近席地而坐，運功調息，但因內心始終惦記着盛彥生和小龍，久久無法寧靜，當他再度睜開眼睛，却突然吃了一驚……

就在蘋兒身傍那棵松樹樹幹上，不知什麼時候，竟多了一個紙束。

那紙束摺叠成方形，一半嵌入樹中，一半露在外面，赫然是被人用內家「摘葉飛花」的手法，釘射在樹上。

海雲跳起身來，且不去取那紙束，急忙移開掩蔽松枝，大聲叫道：「蘋兒！蘋兒！」

蘋兒一骨碌翻身坐起，瞪着兩隻大眼睛道：「幹什麼？」

海雲上前握住她的手，細看了一遍，才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你……你沒有事嗎？」

蘋兒瞪目道：「人家睡得正熟，被你鬼叫大喊的吵醒。我沒問你有什麼，你倒問起我來了？」

海雲苦笑道：「我怕你中了別人的暗算，一時心急些……」

蘋兒嗔道：「見你的大頭鬼了，好端端的誰中了暗算？」

海雲道：「你且看看樹上是什麼？」

蘋兒回頭，這才駭然一驚，失聲道：「呀！這是誰幹的，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海雲力貫指尖，由樹上挾下了那張紙束，搖了搖頭，道：「幸虧來人並無敵意，不然，眞是太可怕了！」

一面說着，一面展開紙束，只見束上潦草的寫着道：

「見字希速往白楊城一行，如遲，令友生命恐將不保。切盼！切盼！」

束內既無稱謂，亦無下欵，竟然是張無頭的帖子。

蘋兒詫道：「這會是誰留的呢？」

海雲搖搖頭道：「不論是誰，至少證實一件事，盛大哥和小龍已經遭遇意外了。」

蘋兒道：「那該怎麼辦？」

海雲略一沉吟，道：「別無他法，只有去一趟白楊城，再見機行事了。」

蘋兒道：「你知道白楊城在什麼地方嗎？」

海雲又搖搖頭道：「不知道，但我相信離這兒不會太遠，咱們且進城裏再打聽吧！」

蘋兒道：「我餓死了，先去城裏塡飽肚子，洗個熱水澡，打架也有精神些。」

兩人收拾走出松林，一輪紅日，早已高高昇起，隆德縣城門也已開啓了。

進城的時候，海雲又在昨夜所刻暗記圖案上，加了四道方形框線——這是告訴後面的悟非和悟果：「發生緊急情況，立卽按圖馳援。」

距城門口上不遠，就有一間賣早點的店舖，臨門放着火爐子，賁着一大鍋熱騰騰的豆汁，爐灶上還烘着好香的大餅。

海雲和蘋兒入店坐下，要了兩碗豆汁，半斤大餅，邊吃邊向夥計打聽白楊城的位置。

那夥計問道：「二位是剛由六盤山瓦亭鎭過來的麼？」

海雲道：「正是。」

夥計笑道：「這麼說，二位竟走過頭了，白楊城在瓦亭鎭的東北方，二位應該在瓦亭轉路，不必過六盤山到隆德來，這一來一去，要多走百十里路不止。」

海雲恍然輕哦了一聲，這才明白暗記在瓦亭鎭口中斷的緣故，原來昨夜竟應了「急不擇路」的俗語，無怪要徒勞往返了。

那夥計又問道：「二位口音不是本地人，想必是慕名特地去白楊城求籤的？」

海雲微微一怔，連忙點頭說道：「不錯，咱們正是為了求籤去的，但不知那兒的籤是不是眞的靈驗？」

那夥計望着海雲神秘的笑了笑，道：「公子爺放一百個心吧！提起青龍寺送子娘娘的靈籤，週圍幾百里內，再也找不到更靈驗的了。」

海雲忽然心中一動，唸道：「青龍寺……」

夥計諂笑道：「青龍寺就在白楊城西門外，那兒送子娘娘殿後面，有座『祈子禪房』，只要在裏面住一夜，多能求子得子。不過……」

他偸眼望望蘋兒，笑了笑，接口道：「公子爺和少奶奶，都還年輕嘛，再過幾年，抱孩子也還不遲……」

最後一個「遲」字剛出口，只聽「拍」的一聲，臉上早重重挨了一巴掌，那夥計一連三個觔斗，直滾出兩丈多遠，「狗吃屎」爬在街心裏，滿嘴全是血，再想分辯已經「遲」了。

蘋兒怒氣未消，又把豆汁碗抓在手中，嬌叱道：「你再嘴裏不乾不淨，瞧我不一碗砸死了你這渾球！」

海雲忙勸道：「蘋兒，這不能怪他，他不知道咱們是什麼關係。」

蘋兒紅着臉道：「不怪他就怪你，都是你胡說八道，才招引些鬼話來。」

海雲陪笑道：「都怪我不好，咱們別為這種小事生氣，出城去再說。」

又向店家致歉，賠了夥計十両銀子，拉着蘋兒匆匆退出城外。

到了僻靜之處，海雲方才低聲說道：「咱們必須趕快到青龍寺去。盛大哥和小龍可能都失陷在寺中了。」

蘋兒一扭頭道：「要去你一個人去，我不去那混賬地方……」

海雲肅容道：「蘋兒，你知道青龍寺是什麼地方嗎？」

蘋兒道：「我管它是什麼地方！左右不過是座臭和尚廟罷了。」

海雲道：「那青龍寺的住持，就是號稱天下第一凶人的枯禪和尚。」

蘋兒一驚，道：「當眞？」

海雲正色道：「咱們都見識過那賊禿的武功，上次在鐵門莊，他被顏老前輩的『血燄刀』驚走，一直沒有再露過面，如果盛大哥和小龍落在他手中，事情就麻煩了。咱們務必要鎭定應付，不能再鬧意氣。」

蘋兒也感到事態嚴重，忙道：「憑咱們兩個人，恐怕對付不了，最好等悟非他們一起去。」

海雲道：「事機急迫，無法久等，咱們能夠在沿途留下暗記，要他們隨後趕來接應。不過，我要再提醒你一句話，此去難免有一場惡戰，你必須耐性子，一切聽我的安排行事。」

蘋兒點頭道：「好嘛，我聽你的話就是了。」

海雲趨至城墻邊，又在暗記上加註了指示方向的圖案，然後帶着蘋兒轉回來路，折返瓦亭鎭。

近午時分，回到瓦亭，兩人匆匆吃了午飯，又準備好足够的乾糧，動身前往白楊城。

經過鎭口那棵大樹，海雲忽然「咦」了一聲，臉上泛現出驚詫之色。

那樹上原有盛彥生和小龍刻的暗記，卻不知什麼時候，已被人在暗記四邊加上了方形框線，並且註明方向，箭端直指着東北方。

蘋兒也不禁驚訝失聲，駭然道：「昨夜咱們離開這兒的時候，暗記上還沒有加註方向，難道會是咱們過去以後，悟非和悟果加上的？」

海雲道：「不會是他們。」

蘋兒道：「那會是誰？」

海雲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八成就是那送信給咱們的人加上的。」

蘋兒大驚道：「外人怎麼知道咱們秘密約定的暗記？」

海雲神色凝重的道：「他可能一直跟踪着咱們，看見我在隆得縣城墻上加註的圖形。」

蘋兒向四週張望了一眼，低聲道：「表哥，你知道那送信的人是誰麼？」

海雲沒有回答，只揮揮手道：「走吧！」灑開大步，向前行去。

由瓦亭鎭往白楊城並無官道，行人也很稀少。出得鎭口，海雲立卽加快了脚步。

行約里許，經過一處岔路口，路邊大石上，赫然又刻着一幅暗記圖形。

海雲毫不猶豫的照圖轉彎，就像暗記本身是盛彥生留下的一般。

（未完待續）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關外玉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在宮渡口上，因被至尊宮所埋炸藥所阻，未能把尉遲如蘭及聞人解語兩位姑娘拯救出來，原擬硬闖至尊宮，旋得報至尊宮總管已率衆離開巫山，乃決單身往關外一探逍遙莊，這日，南宮逸奇來至凉州，在酒樓上與一姓任名可玉的少年人結識，任可玉似滿懷心事，南宮逸奇向他追問，任乃約南宮逸奇晚上到羅刹寺一談，晚上，南宮逸奇依約前往，在羅刹寺外，爲翟俊攔阻前行，南宮逸奇閃過翟俊阻攔，寺中又二人撲了出來查問——

黃砂滾滾　書生朝玉鳳

翟俊道：「他要硬闖入寺。」

「哦！」孟豪目光轉望向南宮逸奇，上下打量了南宮逸奇一眼，問道：「朋友要入寺何事？」

南宮逸奇道：「拜會貴上。」

孟豪道：「朋友認識敝上？」

南宮逸奇道：「這要等見到貴上後才知道。」

孟豪微一沉思，又問道：「朋友，你要見敝上有事？」

南宮逸奇道：「這也要等見到貴上之後才能決定。」

孟豪濃眉不由微微一皺，道：「朋友可願聽我良言相勸？」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閣下可是要勸我別逞強硬闖，別想拜會貴上，是不是？」

孟豪點頭道：「不錯，我希望朋友……」

他話未說完，羅刹寺門倏然大開，兩名青衣壯漢右手高挑紗燈大步而出，分立左右兩邊。

南宮逸奇抬眼望去，只見一位臉蒙輕紗的白衣人，緩步從容的走了出來，身後跟着兩位手持鳩頭拐杖的白髮老嫗。

那鳩頭拐杖全都粗逾兒臂，通體黑中透亮，一望卽知是兩根鐵杖，其重量最少在五十斤以上。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暗忖道：「這白衣人是何許人？那兩個白髮老嫗分明都是身懷絕頂功力的內家



高手……」

他暗忖間，白衣人已停身站立在他對面丈餘處，「三雄」同時躬身行禮道：「屬下見過公子。」

白衣人微一擺手，目光透過蒙臉輕紗，望着南宮逸奇，語音清朗地問道：「閣下要見我麼？」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正是要拜會。」

白衣人道：「請問有何見教？」

南宮逸奇搖頭道：「只是拜會。」

白衣人道：「也沒有任何事情？」

南宮逸奇道：「難道必須要有事情，才能拜會麼？」

白衣人道：「閣下這話雖然有理，『拜會』雖然並不一定要有事情，但是這理由應該是屬於熟朋友之間的理由，而我與閣下却是素昧平生，若無事故，閣下豈會賁夜來此，冒失『拜會』！」

這話，說的是理，也是實情。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閣下好會說話的一張嘴，看來我必須實話實說了。」

白衣人笑道：「這才是昂藏鬚眉男子漢，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南宮逸奇目光一凝，道：「閣下，我如說我之『拜會』，乃是出於一時之好奇，閣下相信不？」

白衣人微一點頭道：「相信，不過，閣下必須有理由。」

南宮逸奇道：「理由當然有。」

白衣人道：「如此我洗耳恭聽。」

南宮逸奇並未立刻說理由，却話鋒一變，道：「閣下這是待客之道麼？」

白衣人輕聲一笑道：「閣下好厲害。」

語聲一頓，側身擺手肅客道：「閣下請入寺內坐談。」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毫不遲疑客套地，舉步瀟洒地朝寺內走了進去。

× × ×

客舍中，南宮逸奇和白衣人分賓主落了座，兩名青衣小婢獻過香名，白衣人含笑開口道：「閣下現在該可以說那『好奇』的理由了。」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聽貴屬說，自日前起，閣下已傳諭將這羅刹寺週圍百丈以內立為禁地，非經許可，不准擅入，硬闖者格殺勿論，有這回事麼？」

白衣人點頭道：「有這回事，閣下可就是為此事而來？」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雖然並非為此事而來，但却是為此事才動了『拜會』閣下之念。」

白衣人道：「閣下這『拜會』的意思，可是要看看我是何許人，當面責問我為何將這佛門清淨地立為禁地，是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這也是我『好奇』的理由。」

白衣人語調倏地一沉，道：「南宮逸奇，你好大的胆！」

一聲「南宮逸奇」聽得南宮逸奇心神不禁猛然地一震！臉色微變道：「閣下何人，怎知我……」

白衣人突然輕聲一笑，道：「且別問我是何人，請先告訴我你此來關外的目的？」

南宮逸奇道：「閣下原諒，我無可奉告。」

白衣人道：「是不敢說麼？」

南宮逸奇劍眉一軒，道：「笑話，我南宮逸奇生就一顆天胆，在生平的字彙中還沒有個『不敢』的字語。」

白衣人道：「那你為何不告訴我……」

南宮逸奇冷然截口道：「閣下不必徒說廢話了，請先除下你的面紗吧！」

白衣人沒有開口再說什麼，緩緩抬手取下了蒙面輕紗，露出了一張黧黑的臉孔。

白衣人含笑道：「想不到吧？」

原來這白衣人竟是那位在「嘉賓樓」上約他前來羅刹寺一談的黑衣少年任可玉。

「確實沒有想到。」南宮逸奇搖搖頭，目光倏地一凝，問道：「先前在『嘉賓樓』上時，任兄就已經知道我了，是不是？」

任可玉毫不猶豫不否認地點頭道：「是的，小弟那時就已經知道了。」

南宮逸奇道：「任兄那時既然已知，為何還故作不知的請問姓名，不當面揭穿我？」

任可玉眨眨眼睛道：「當時倘若揭穿南宮兄，恐怕南宮兄此刻便不會得安坐於此了。」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來，任兄該是位有心人了。」

任可玉微微一笑，道：「不是有心人，小弟就不會約請南宮兄前來此地了。」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話題忽地一轉，道：「如此，我請任兄開誠相見。」

任可玉神色一怔，眨着眼睛道：「南宮兄這話的意思是？……」

南宮逸奇道：「請任兄賜告眞實姓名。」

任可玉笑道：「南宮兄懷疑小弟這姓名是假不眞？」

南宮逸奇道：「要不，我就不會得有請任兄『開誠相見』之語了。」

任可玉笑問道：「南宮兄這懷疑有理由麼？」

「當然有。」南宮逸奇道：「在寺外我會告訴

貴屬翟俊，我此來是赴一位名叫任可玉的約。」

任可玉立刻接口道：「翟俊竟說此地沒有此人，也沒有聽說過這名字，是不是？」

「不錯。」南宮逸奇道：「你如果眞是名叫任可玉，貴屬翟俊怎不知道。」

任可玉道：「可是，事實上翟俊他們，確實不知。」

南宮逸奇冷冷地一笑，道：「這話，你想我會相信。」

任可玉道：「南宮兄不信，小弟也就無可奈何了。」

南宮逸奇突然一聲冷笑，道：「告辭。」

話落，長身站起，抱拳一拱，舉步便待往外走去。

任可玉連忙離座抬手一攔，道：「南宮兄請留步。」

南宮逸奇停步站立，語冷如冰地道：「閣下可是想要留下我？」

任可玉含笑搖頭道：「小弟怎敢。」

南宮逸奇道：「那麼閣下之意究欲怎樣？」

任可玉道：「有話要和南宮兄商談。」

「不必了。」南宮逸奇冷然搖頭道：「俗語說得好，『話不投機半句多』。」

任可玉眉鋒微微一皺，道：「南宮兄難道已經忘記了『嘉賓樓』上對小弟許過的諾言麼？」

南宮逸奇道：「我并未忘記。」

任可玉微微一笑，道：「如此，南宮兄又為何急欲離去？」

南宮逸奇道：「閣下既然不肯開誠相見，我又何必多事。」

任可玉眨眨眼睛道：「我想請南宮兄先聽聽小弟那所謂『煩心』的是什麼事情，然後再決定『多事』與否，如何？」

南宮逸奇道：「閣下認為有此必要？」

任可玉點頭道：「事情不但關係重大，且與南宮兄有着切身關連。」

「哦……」南宮逸奇不由頗感意外地星目一凝，道：「閣下這話當眞？」

任可玉正容說道：「面對武林稱奇稱最，當世奇才第一的『玉書生』，小弟豈敢說假。」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說道：「如此，我洗耳恭聽。」

任可玉微微一笑，擺手道：「南宮兄請坐。」

南宮逸奇沒有開口說話，身子一矮坐了下去。

任可玉緩緩說道：「小弟之所謂『煩心』之事，因為有兩位好友落入了一批江湖惡徒手中。」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這與我何關！」

任可玉微笑了笑，接着說道：「小弟有心往救他們兩位，奈何因對方不但人數衆多，而且，個個都是當今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小弟所率屬下雖也有十數人之衆，但與對方相較，衆寡仍甚懸殊，自忖極難有成功之望，因此未敢輕舉妄動，『心煩』非常！」

語鋒一頓，輕嘆了口氣，又道：「前些日子，偶然聞聽消息說『魅影拘魂玉書生』往關外來了，小弟乃特地率人趕來此地等候南宮兄的俠駕……」

南宮逸奇接口道：「閣下之意是要請我幫忙往救貴友？」

任可玉點頭道：「不錯，小弟正是想請南宮兄仗義相助！」

南宮逸奇道：「閣下認為我會答應？」

任可玉微微一笑，道：「南宮兄劍胆琴心，俠骨義腸……」

南宮逸奇接口道：「閣下不必故意捧我了，江湖上誰不知道『魅影拘魂玉書生』為人心黑手辣，兩手血腥，為當今武林之『魔』！」

任可玉搖首正容說道：「江湖雖有『魅影拘魂玉書生』心黑手辣，為當今武林之『魔』之傳說，但是，據小弟所知，南宮兄應該是俠非魔！」

南宮逸奇目光一凝，問道：「閣下這『是俠非魔』之言，有事實根據麼？」

「有。」任可玉點頭道：「詳查南宮兄所殺之人，可說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上的大奸巨惡之徒！」

南宮逸奇星目異采一閃，道：「閣下這麼一說，看來我倒有點不好意思不答應……」

不待南宮逸奇話完，任可玉立即抱拳拱手道：「小弟這裏先謝謝南宮兄的慨諾！」

南宮逸奇淡然一擺手，道：「閣下且慢言謝，我的話還未說完呢！」

任可玉眨了眨眼睛，道：「南宮兄可是有什麼條件？」

南宮逸奇搖頭道：「沒有，只是我雖然說了『有點不好意思不答應閣下』，但是并不見得就此答應了閣下，閣下明白麼？」

任可玉微一沉思道：「這麼說，南宮兄還是不答應小弟請求了！」

南宮逸奇道：「閣下原諒，事實上我此來關外，實有我自己急須辦理的事情，目前我根本無法答應幫忙閣下！」

任可玉眉鋒微皺了皺，道：「但是小弟却希望南宮兄最好能答應小弟，幫小弟的忙，否則……」

南宮逸奇劍眉倏地一軒，道：「否則怎樣？閣下便要強迫我，是麼？」

任可玉搖了搖頭，道：「南宮兄言重了，小弟怎敢。」

語聲一頓卽起，接道：「不過，南宮兄如果一定不答應，日後必將後悔非常！」

南宮逸奇星目一凝，道：「閣下認定我日後必然後悔？」

任可玉正容點頭道：「不錯。」

南宮逸奇問道：「爲什麼？」

任可玉道：「因爲小弟的那兩位好友，也都是和南宮兄有着深厚的關係之人！」

「哦！……」南宮逸奇臉露詫異之色地問道：「貴友他們是誰？」

任可玉忽然反問道：「南宮兄此來關外不是也爲了兩位朋友麼？」

這話，南宮逸奇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星目異采倏地一閃，急問道：「閣下知道她們二位的消息下落？」

任可玉道：「小弟要是不知，也就不會得請求南宮兄幫忙了。」

南宮逸奇目光凝注地問道：「她二位現在什麼地方？」

任可玉笑了笑，忽然揚聲向門外問道：「紀能回來了沒有？」

門外答道：「已經回來了，正等候着覆命禀話呢。」

任可玉道：「令他進來回話。」

門外立時揚聲說道：「公子有諭，着令紀能入內回話。」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及門而止，一名藍衣少年站立門口，肅容躬身行禮道：「屬下見過公子。」

任可玉抬手一擺，說道：「辛苦你了，進來回話。」

藍衣少年躬身應了一聲，低頭邁步跨入門內。

任可玉道：「先見過南宮大俠。」

藍衣少年立卽抱拳朝南宮逸奇躬身一禮，說道：「紀能見過南宮大俠。」

南宮逸奇欠身還禮，道：「紀兄弟請少禮。」

任可玉接着問道：「紀能，你前去探聽的情形如何？」

紀能躬身答道：「公子料事如神，一切情形均與公子所料無差。」

任可玉笑了笑，道：「雙龍和三傑仍在繼續監視着他們的行動麼？」

紀能點點頭道：「雙龍在監視着施總管等人，三傑則在監視着田妃等一行。」

任可玉微一沉思，問道：「知道田妃等一行大約有多少人麼？」

紀能道：「大約有十五六人。」

任可玉道：「施總管一行呢？」

紀能道：「不到十人。」

任可玉目光倏然轉望着南宮逸奇，含笑問道：「如今南宮兄明白了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我明白了。」

任可玉眨眨眼睛，又問道：「南宮兄打算如何前往救人？」

南宮逸奇雙目忽地一凝，問道：「那田秀秀住在什麼地方？」

任可玉道：「田秀秀住在何處，少時小弟自當奉告，請南宮兄先賜告如何救人的打算？」

南宮逸奇毫不思索地道：「直接去找田秀秀要人！」

任可玉道：「南宮兄認爲這樣能行嗎？」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道：「任兄可是認田秀秀絕不會得肯放人？」

任可玉點頭道：「不錯，此乃必然之事。」

南宮逸奇雙眉挑煞地道：「田秀秀她眞要不肯放人，我會立刻取她的性命！」

任可玉微微一笑，道：「小弟相信，以南宮兄一身高絕罕世的功力所學，要取田秀秀的性命，當是易如反掌，不過……」

話鋒一頓，眨眨眼睛，問道：「不知南宮兄可曾想到一個問題沒有？」

南宮逸奇道：「什麼問題？」

任可玉道：「投鼠忌器。」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皺，道：「任兄的意思可是說田秀秀她會以尉遲，閻人兩位姑娘的性命威脅我！」

任可玉道：「田秀秀她不是傻子，人在危急時決不會放棄任何一綫可以利用求生的機會的！」

這話，的確不錯，是實情，也是人性求生的本能。

南宮逸奇劍眉雙蹙地默然沉思了稍頃，目注任可玉問道：「如此，依任兄的高見呢？」

任可玉微微一笑，轉對垂手肅立着的紀能說道：「你去叫『四燕』把預備好的衣物拿來；同時傳諭『四虎』，要他們準備馬匹侍候。」

紀能躬身應「是」，退了出去。

南宮逸奇心念忽然一動，問道：「任兄，『四燕四虎』他們都是任兄的屬下麼？」

任可玉笑道：「少時南宮兄見了就知道了。」

說話間，門外已現身走進來四名肩後斜揹長劍的青衣婢女，南宮逸奇星目異采不由一閃，說道：「任兄，她們不是『關外玉鳳』何姑娘身邊的四婢

麼？」

任可玉點頭道：「是的，她們正是何姑娘身邊的侍婢。」

南宮逸奇道：「何姑娘現在何處？」

任可玉道：「南宮兄問她怎地？要見她麼？」

南宮逸奇道：「我正是要見她。」

任可玉道：「南宮兄要見她有事麼？」

南宮逸奇道：「奉還她的信物。」

任可玉道：「還有別的事麼？」

南宮逸奇搖頭道：「沒有了。」

任可玉眨眨眼睛道：「旣然沒有別的事情，那就以後再說吧。」

語聲一頓，離座站起，自一名雙手捧着一件黑袍的婢女手中取過黑袍，遞給南宮逸奇說道：「請南宮兄穿上了這件黑袍。」

南宮逸奇微微一怔！問道：「穿上它作什？」

任可玉笑道：「委曲南宮兄暫充小弟的屬下，隨同小弟前往拜會田秀秀。」

南宮逸奇星目一眨，道：「任兄和田秀秀是熟人麼？」

任可玉點頭道：「很熟很熟。」

南宮逸奇目中奇采一閃，道：「任兄和她旣然很熟很熟，何不直接請她……」

任可玉笑接口道：「小弟雖然和她很熟很熟，但是並無太深的交情，而且小弟也甚有自知之明，如果直接開口請她釋放尉遲，閻人兩位姑娘，不但定會碰壁，且會引起她的戒心，事情反而更糟！」

語聲一頓，從懷裏取出一顆藥丸，又道：「這是易容丸，南宮兄穿上黑袍之後，請順便易易容，掩去本來面目。」

南宮逸奇心念電轉了轉，沒有再說什麼，伸手接過黑袍穿好之後，在掌心裏團了一點茶，將易容丸和開，抹在臉上，說道：「如此可以了麼？」

任可玉點頭一笑，向「四燕」之首的金燕說道：「金燕，妳去請兩位姥姥率領『五鷹』等人前往施總管住處與『雙龍』會合，嚴密監視施總管等人行動，如有異動，立予攔截格殺，絕對不能放走一個活口！」

金燕領命轉身疾步而去，片刻之後回來覆命說道：「兩位姥姥已經遵諭帶着『五鷹』等去了。」

任可玉微一點頭，轉朝南宮逸奇含笑說：「南宮兄，我們走吧。」

話落，舉步領先往外面走了出去。

「羅剎寺」外，「四虎」早已備好了馬匹在等候着。

於是，任可玉，南宮逸奇兩騎在前，「四燕四虎」八馬隨後，直奔田秀秀的落脚住處馳去。

× × ×

這是一座大宅院，黑漆大門又高又大，大門上鑲着一對海碗般大的大銅環，在月光下發着閃閃耀人眼睛的光芒！

大門外，左右兩邊，一對比人還要高出一尺多的石獅子，一邊一個峙立着。

氣派不小，實在够威嚴的！

這是什麼人家？在這邊外大漠荒凉地方，竟有這麼大的氣派！

任可玉，南宮逸奇等一行十騎，來了大宅的門外，收韁停馬，任可玉側首朝身後說道：「大虎，下馬敲門去！」

大虎是「四虎」之首，口中應了一聲，立卽自馬背上騰身躍落大門前石階上，舉手按着銅環敲了門。

大門內立刻响起了一個破竹般的聲音，喝問道：「是什麼人，半夜三更的敲門敲得那麼大聲，當心……」

大虎沉聲截口道：「少廢話，是我，你快開門吧！」

門內那破竹般的聲音又道：「你是那一個，你沒有個名字麼？」

口裏雖然這麼說着，但是大門却及時地打了開來，現出一個年約三十五六，身材魁梧，體格精壯的黑衣大漢，當門岳立。

黑衣大漢因爲不認識大虎，神色微微一怔，旋卽雙目一瞪，喝道：「你是那裏來的？」

大虎道：「龍首山。」

黑衣大漢心神一震！目光一掃任可玉等人，道：「他們都是和你一起的？」

大虎方自點頭「哼」了一聲，裏面，黑衣大漢身後突然傳出一個蒼勁的聲音，喝問道：「吳成，外面是什麼人？」

黑衣大漢吳成聞問，連忙一躬身說道：「回執法，是『龍首山』來的人。」

南宮逸奇聞聲知人，已知問話之人是那位「飛鳳香車」的執法司徒玄坤。

「哦……」

司徒玄坤方自一聲輕「哦」，任可玉已倏地揚聲一笑，道：「司徒執法，是我。」

話聲中，身形已自馬背上飛掠而起，飄落大虎身旁。這時，司徒玄坤已站立在大門內五尺之處，吳成已退身肅立一邊。

司徒玄坤認得大虎是「關外玉鳳」何瑤卿姑娘身邊的「四虎」之首，是以他一見大虎，心中便立刻知道是什麼人來了。（以下轉入第32頁）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天殘劍侶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索嬙得心琮師太帶回興安嶺，一載工夫，不特藝業大進，且爲冷瑤光產下一子，這日她帶着孩子，逕回冷家莊，在白馬寺左近，拯救了出外探聽消息的冷楓，乃相偕返回冷家莊，始知冷瑤光並未回來，那晚，「瘟神」房翔來犯，爲索嬙一記快劍傷退，解了冷家莊一次危難。黃瑜自與冷瑤光失散後，東奔西跑，這日至開封，擬上酒樓進食，詎與金不換手下衝突，金不換率衆往追，但爲黃瑜氣勢所懾，竟不敢動手，乃出言套問黃瑜師門，僞說與黃瑜父親曾有數面之識，堅請黃瑜往金家作客——

可惜名花偏有主

金府奴僕成羣，金不換的如夫人現有五名之多，招待黃瑜，自然不須勞動那位老夫人。

後堂開出一桌山珍海味，是世伯爲侄女兒洗塵，陪伴黃瑜的除了金不換，還有第三第五兩位如夫人，第三名叫翻新，第五名叫獵奇，姿色不見得怎樣迷人，只是搔首弄姿之際，有一股令人頭皮發炸，一眼難忘的妖氣。

翻新獵奇爭着向黃瑜敬酒，她們不只是脫畧形跡，簡直有點放浪形骸了。最後，五夫人獵奇乾脆一聲嬌笑道：「瑜妹子，咱們年歲相差不多，倒不如咱們三人結拜姊妹好啦，行麼？瑜妹子。」

黃瑜面色微變，道：「這是什麼話？江湖兒女，雖然不拘小節，但也不能這麼尊卑不分，枉顧人倫！」

三夫人翻新咭咭一笑道：「咱們非親非故，有什麼人倫不人倫的，說眞格的：咱們老爺子看上了妳，妳能夠做金府上的六夫人，還不知是幾生修來的呢！」

這如同一記晴天霹靂，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思議之事，以黃瑜那火爆般的性格，怎能忍受這等侮辱！因此，她推杯而起，口中一聲嬌叱，揮掌就向三夫人抓去。

三夫人翻新眉兒一揚，一把扣着黃瑜的手腕道：「老實一點，瑜妹子，馬上要作新娘子了，應該

收斂一點野性！」

黃瑜大吃一驚，這才發覺她含怒揮出的一掌，竟然沒有絲毫力道，而且明明知道翻新在抓她的手腕，她却無力閃開那並不太快的一記巧拿。

在如此情況之下，不用猜，她是中了別人的暗算，但這位血刀門門下，可也確非常人，她雖是急怒攻心，煞溢眉宇，仍有一股人所難及雍容氣度。

她美目流轉，向金不換及三五兩位夫人冷冷瞥了一眼道：「黃瑜應該告訴你們一點事實，血刀門自行道江湖以來，只有濺血橫屍，決不委屈求全，至於血刀門的報復，你們應該十分明白，刀刀見血，除死方休，應該怎樣，你們估量着辦吧。」

金不換及三五兩位夫人，同時面色一變，二十年前，鬼影血刀在江湖之上所掀起的血腥往事，仍然令人有着談虎變色之感，如果當眞惹來鬼影血刀，金家莊只怕就會面臨滅門之禍。

但捉虎容易放虎難，樑子已經結上了，放了黃瑜又焉知血刀門不來報復！

金不換目光一轉，道：「三娘妳怎麼啦？瑜侄女纔是初見，妳怎麼就開起玩笑來了！」

三夫人甜甜一笑，道：「還不是老爺子時常稱讚血刀門門下，所以我才試一試瑜侄女的胆識，現在，惹得瑜侄女生氣了，老爺子，你可得想個辦法才好。」

五夫人道：「我想瑜侄女不會怪咱們的，只是解藥最好即刻服用，拖久了總不太好。」

三夫人道：「五妹說的是，瑜侄女，這兒是解藥，快吃下去吧。」

黃瑜神色冷漠的接過解藥，同時翻腕一扣，一把將三夫人抓了過來，雙足一彈，躍退丈外，刷的一聲，寶刀出鞘，光芒閃閃的刀鋒，輕輕壓在三夫人那潔白如玉的頸子之上。

她這幾下動作，幾乎是一氣呵成，令人連轉念的機會也沒有，最使金不換不解的，是黃瑜已然身中劇毒，曾經失去反抗之力，何以會忽然之間毒力失效，恢復龍精虎猛般的活力。

這位心存鬼蜮的中原霸主，雖然滿腹疑雲，神色上依然十分冷靜，他哈哈一笑道：「瑜侄女，適才之事，確是妳三姨不該，剛才伯伯已經責怪她了，請妳看在伯伯的份上，就放過她這一遭吧。」

黃瑜冷冷的道：「伯伯的命令，侄女怎敢不遵，其實侄女也沒有惡意，只是想請三姨替侄女也先嚐嚐這顆解藥而已。」

金不換心頭暗懍，脚下踏前兩步，道：「瑜侄女千萬不要再開玩笑，這粒解藥極爲名貴，糟塌了太過可惜。」

黃瑜哼了一聲，仍以刀鋒壓着三夫人翻新的頸子，左手吐指如風，連點她兩處穴道，再一捏她的牙床，將那粒解藥投進三夫人的櫻唇之內。

金不換勃然大怒道：「小賤人，妳太狠了，老夫如不活劈了妳就跟妳姓。」

嗆的一聲，金不換的點穴钁已攻了出來，上擊命門，下襲乳根，一招雙式，使得陰損已極。

黃瑜身形微仰，左手一抓一推，她將三夫人翻新的嬌軀用做了擋箭牌，金不換如非功力精湛，及時撤回雙钁，三夫人的嬌軀之上，必會連開兩個窟窿。

金不換氣得破口大罵道：「小賤人，妳敢傷她一根汗毛，老夫就將妳送到堂子裏去，不信妳就試試。」

黃瑜粉頰一寒道：「姓金的，你再要不乾不淨，姑奶奶就先劈了這個賤貨！」

金不換果然不敢再罵了，但他仍然緊迫着黃瑜，準備隨時出手搶救。

此時金家莊全莊震動，內堂的四週全是鑽動的人頭，看來能贏得金不換，要全身而退，只怕還十分不易，好在她抓了一個人質，出困總算還有幾分指望，因而嘿嘿一笑，接道：「我不知你這位如夫人吃的是什麼仙丹，不過我提醒你一點，要是因爲時間太久而使她香消玉殞，那可不能怪我！」

金不換怒喝一聲道：「妳要怎樣？」

黃瑜道：「很簡單，一是眞正的解藥，另一點就是由這位三夫人陪我安全離開。」

金不換道：「給妳解藥，也讓妳安全離開，但須先放下三夫人，否則一切免說。」

黃瑜撇撇嘴道：「那咱們就各憑手段了，血刀門下，還不致將金家莊放在眼裏！」

她左手抓着三夫人，右手執着光芒閃閃的寶刀，身形一轉，逕向前院闖去。

包圍者投鼠忌器，沒有人敢於攔阻於她，她逕自闖出重門，來到門外廣場之上，這才脚步一停道：「姓金的：兩粒解藥換尊夫人一命，如此便宜之事，你還猶疑什麼？」

金不換哼了一聲，由懷中掏出一隻瓶，曲指一彈，將瓶扔入黃瑜的手中，道：「算妳狠。黃丫頭，過了今天還有明天，妳等着瞧啦！」

黃瑜冷冷道：「咱們還是先顧眼前的吧，這個解藥要是錯了，遭殃的可是你這位如花似玉的如夫人啊！」

她倒出兩粒藥丸，塞進三夫人翻新的口中。手握刀把，靜觀變化。

約莫一盞熱茶，三夫人臉色逐漸轉變，終於由白轉紅，恢復了正常的臉色。她知道這瓷瓶之中，

確是眞正的解藥，也就服下兩粒，道：「姓金的，今日之事，咱們到此爲止，以後你再要惹到血刀門，休怪黃瑜寶刀無情。」

她不再睬理金不換，轉身一縱，去勢若風，逕沿關洛大道，向鄭州一陣急馳，驀地，她感到雙腿一軟，噗的一聲，竟然摔倒在官道之上，而且這一摔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她急忙運功一試，不僅全身眞力無法提聚，一雙玉腿也麻木不仁。除了喪失武功，還變得雙腿癱瘓，一步難移，如此遭遇，眞箇生不如死了。

她以雙手支撐着她的身體，盡力爬向路側叢林，但爬行不及五步，雙臂一軟，她又乏力的摔倒下去。

一陣急驟的足音，倏由開封方向傳來，這位叱咤風雲的一代俠女，不由發出一聲長嘆。

來人十分快捷，片刻之間便已到達她的身前，她猜的不錯，正是她的對頭金不換。

「喲，妳怎麼啦小妹子，看，小臉兒都弄上泥土了，該多可憐！」

那副妖聲妖氣，令人作嘔的浪態，不必看，準是那五夫人。

一聲冷哼，接道：「可憐？哼，這小妖精的心腸可毒辣得很，咱們要不是棋高一着，嘿嘿……」

五夫人道：「反正她沒有逃出咱們的掌握，三姐也就不必再氣惱了，還是帶她回去，慢慢的消遣消遣吧。」

三夫人撇撇嘴道：「妳別打如意算盤了，咱們老爺子收她做六夫人以後，憑這小妖精的一副模樣，還怕不寵擅專房？那時候咱們姊妹奉承她還來不及呢！是嗎？老爺子。」

金不換哈哈一陣狂笑道：「話不是這麼說，這小妞兒果然美麗，她却缺少妳們兩人的騷氣。老夫……嘿嘿……」

金不換語意未竟，一騎如矢，幌眼馳到他們的身前金不換向馬上之人一瞥，急忙面色一整趨前兩步道：「原來是世子駕臨，小老兒這廂有禮了。」

馬上是一個氣宇軒昂，面目森冷的少年，正是被瘋僧看不順眼，一氣而走的殷松風。

此人不僅武功不俗，還是當朝武威王爺的世子，他愛上了絕情宮主的愛女雲裳，千里追逐芳踪，只落失意而回。當金不換向他低聲下氣問候之時，他連正眼也不一顧，口中哼了一聲，道：「閣下又在害人了，嗯！」

金不換身軀一震，道：「世子誤會了，老朽怎敢。」

殷松風道：「那位姑娘是誰？她欠了你多少銀子？」

金不換吶吶說道：「她叫黃瑜，是血刀門的傳人。」

殷松風啊了一聲道：「血刀門的傳人？憑你金不換就能夠擺平人家？」

金不換尷尬的一笑道：「是兩位小妾幫忙，否則她怎會上當！」

殷松風哼了一聲道：「這就是了，她中了甚麼毒？」

金不換道：「先吃碎心散，後吃洗髓丹。」

殷松風道：「爲什麼？一次下毒還不够麼？」

金不換就將下毒經過扼要叙述，然後咳了一聲道：「老朽已是騎虎難下，才做出此等趕盡殺絕之事……」

殷松風道：「帶過來讓我瞧瞧。」

金不換應了一聲，立命五夫人將黃瑜抱到殷松風的馬前，這位血刀門下，此時蓬首垢面，滿身泥污，形狀狼狽已極。

殷松風要五夫人代她攏上秀髮，抹掉臉上的泥污，這位情有獨鍾的王世子，竟然雙目大張，瞅着黃瑜的粉頰，呆然的發起怔來。

他原以爲雲裳是天地間靈氣所鍾，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除了雲裳，天下女人都不堪一顧。

但黃瑜的粉頰，似乎是天際的月，雪山的冰，春天的花，冬天的霧所構成，她美極人間，却又冷逾地府，這種女郎，才是眞正超凡拔俗，蓬萊仙品，如果能有這麼一個紅粉知己，人生還有何求？

於是他雙脚甩蹬，伸手一撈，一往一返，疾如閃電，人們只感到眼前一幌，他已將黃瑜帶到馬匹之上了。跟着雙脚一蓋馬腹，揚起一股塵土，在急驟的蹄聲中，傳出一陣低叱：「限二更之前將解藥送到王府……」他便挾着黃瑜絕塵而去。

× × ×

在開封皇城東端，距鐵塔約莫半里之處，聳立着一幢美奐美命，偉岸無比的建築，那就是武威王府所在地。

在王府西南一角，古木參天，紅樓掩映，景物清幽已極，此時正是更鼓初傳時分，環珮叮噹之聲，不斷由紅樓之中飄出。這幢王府內眷所在，像是發生了什麼事端。

紅樓底層燈光輝煌，王世子殷松風在皺眉呆坐着，他身旁侍立着兩名侍衞模樣的大漢，及三名美麗的丫環。

良久，一名身着長衫，年約六旬的老者，由樓上匆匆奔來，他向殷松風躬身一禮，恭聲道：「稟世子，……」

殷松風道：「怎樣？」

長衫老者道：「連吃金不換送來的兩種解藥，似乎全都藥不對症……」

殷松風霍的立起，厲聲道：「將金不換給我抓來！」

一名侍衞應聲退下，殷松風回頭對長衫老者道：「走，咱們去瞧瞧。」

在綉簾深垂，蘭香細細的一間深閨之中，銀燭高燒，照得滿室通明。

緊靠梳粧台前，是一張錦被綉帷，華麗無比的牙床，一個冷艷絕俗的紅衣女郎，正秀目微闔的側身而臥，兩名年約十六七歲的丫環在床前侍立着。

殷松風緩緩掀開綉簾，向那紅樓深閨跨了進去，他先向床上瞥了一眼，再搖手阻止丫環向他敬禮，他那森冷的面頰之上，顯出一片沉重之色。

他輕輕走到床前，目射奇光，凝視着紅衣女郎畧顯憔悴的粉頰，良久忍不住發出一聲輕嘆。

紅衣女郎雙目倏睜，向殷松風冷冷一瞥道：「你是誰？」

殷松風道：「我叫殷松風。」

紅衣女郎道：「是你將我帶來此地的麼？」

殷松風道：「是的。」

紅衣女郎道：「爲什麼？」

殷松風微一錯愕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紅衣女郎道：「這是什麼地方？」

殷松風道：「一待姑娘傷勢好轉，妳就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了。姑娘吃過解藥，傷勢還是沒有起色。」

紅衣女郎一哼道：「金不換何等狡詐之人？他豈能將解藥隨便給你！」

殷松風面色一變道：「我倒要看看金不換長了幾個腦袋，海師傅，你再去瞧瞧。」

長衫老者名海山，是王府的護院，他正要應聲奔出，適才去抓金不換的那名侍衞已在房外報告道：「禀世子，金不換到。」

殷松風向紅衣女郎一頷首道：「姑娘安心靜養，我去問問金不換就來。」語音一落，立即匆匆下樓而去。

紅衣女郎目送殷松風的身影消失，才回頭向一名丫環道：「這位妹妹，妳叫什麼名字。」

那名丫環道：「小婢名叫文蘭，姑娘今後就叫小婢的名字好啦，千萬不能那麼稱呼。」

紅衣女郎向另一名丫環道：「妳呢？我該怎樣叫妳？」

那名丫環道：「小婢名叫小菊，姑娘就叫小菊好啦。」

紅衣女郎道：「此地是開封麼？」

文蘭道：「是的。」

紅衣女郎道：「他們稱殷松風爲世子，他爹必是一個大有名氣之人了。」

文蘭道：「是的，咱們主人是一位王爺。」

紅衣女郎道：「此地必然是王府了？」

文蘭道：「正是。」

紅衣女郎就是黃瑜，她知道自己在王府，心中不由極感不安，所謂侯門一入深似海，一個纖纖弱女子，置身在如此環境之下，很難不任人擺佈的。自然，如果她武功尚在，縱然是燕宮大內，她也會來去自如，現在她半身癱瘓，武功盡失，就不得不對當前的處境而大感憂慮了。

憂慮並不能解決問題，如何自救，才是當務之急，因而，她咳了一聲道：「文姑娘……」

文蘭道：「小婢在。」

黃瑜道：「我想坐起來，妳能帮我一下麼？」

文蘭小菊二婢，立即將她扶起，並以枕頭及棉被替她墊好背部，使她的坐姿得以安穩，黃瑜謝了一聲，就按本門眞力作重點運用，一刀揮出，勢如狂飈，就是這個道理。

黃瑜是鬼影血刀的獨生愛女，一身功力，較兩位師兄還要高明，她能以極短的時間將碎心散逼人大敦、天衝二穴之間，扭轉第一次中毒的危局，但在毒上加毒之後，她却無能爲力了。

現在她嬌軀輕顫，汗被粉頰，費盡了全身的氣力，纔在丹田之中找到一絲絲內家眞力，照如此情形推演，縱然毒勢不再變化，三年五載之內也難以復原，身在虎穴，心念丈夫，內心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血刀門下就有那麼一股子狠勁，她不放棄希望，也不向環境低頭，仍然日以繼夜向劇毒搏鬥着。

王世子殷松風每日必到，每天必然要盤桓一兩個時辰，他用盡了王府珍藏的名藥，但對黃瑜的毒傷絲毫沒有作用。

這位王世子也下了狠心，他不惜任何代價，蒐購療毒靈藥，少林寺，石弓山，以及四川唐門，他都派了人前往求藥。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清晨，黃瑜坐着一輛特製的小車，由文蘭推着在園林中漫步，王世子殷松風跟在小車之旁陪伴着，他以誠摯神態，柔和的聲調，在講述着官場趣事及江湖見聞。

良久，黃瑜輕輕一嘆道：「世子……」

殷松風道：「黃姑娘有事麼？」

黃瑜道：「我到王府已經有十多天了吧？」

殷松風道：「十四天了，妳不要爲這個担憂，

住多久都沒有問題的。」

黃瑜道：「謝謝你，我想我該走了。」

殷松風一怔，道：「妳毒傷未愈，雙腿行走不便……」

黃瑜道：「我知道……」

殷松風道：「我雖是王府世子，但也是江湖中人，希望黃姑娘不要見外。」

黃瑜道：「世子救命之恩，黃瑜粉身難報，只是我不想再打擾了。」

殷松風道：「未能替黃姑娘早日治好毒傷，我感到十分歉疚，但金不換害了姑娘，他已自食其果了。」

黃瑜道：「世子殺了他麼？」

殷松風道：「沒有，我只是要他先吃碎心散，再服洗髓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

黃瑜道：「後來呢？」

殷松風道：「後來他服用自己的解藥，結果還是武功盡失，半身癱瘓……」

黃瑜長長一嘆道：「那必是兩毒混合，就變爲另外一種劇毒了，金不換並非使毒名家，對藥理的生尅變化，所知只怕與咱們相差無幾。」

殷松風道：「不錯，否則他也不致落得癱瘓床褥而束手無策了。」

語音一頓，接道：「姑娘不必担憂，我已派人分赴少林寺，石弓山，及四川唐門求醫，前往少林之人，不出數日準可回府，務請暫屈芳駕，待治好毒傷再走不遲。」

黃瑜道：「世子這等雲誼高情，黃瑜不知何以爲報。」

殷松風咳了一聲道：「黃姑娘千萬不要如此想法，要是施恩望報，殷松風豈不成爲無恥小人了，唉，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能得到黃姑娘這樣一個紅顏知己，殷松風於願已足……」

黃瑜粉頰微紅，欲言又止，良久，才輕輕一嘆道：「世子！我想回房歇息。」

殷松風道：「好的，文蘭送黃姑娘回房，我到前面瞧瞧再來。」

此後一連數日，殷松風並未前來，黃瑜雖然感到有點詫異，但又不便詢問，直到第五日傍晚，他才陪着一個方面大耳，長髯拂胸的老者前來，瞧他滿身風塵，像是經過長途跋涉一般。

五日小別，殷松風似乎經歷了一段難以忍受的煎熬，他衝到床前，執着黃瑜的纖纖玉手，以一雙熱情似火的目光，向她呆呆地凝視着。

黃瑜粉頰微酡，急縮回雙手道：「世子！你怎麼啦？」

殷松風啊了一聲道：「黃姑娘！妳的傷勢沒有什麼變化吧？」

黃瑜道：「謝謝你，我很好。」

殷松風指指身後的長髯老者道：「這位前輩是石弓山的查神醫，我請他來給妳療傷的。」

黃瑜哦了一聲道：「如此勞動世子，黃瑜心有難安。」

殷松風道：「咱們之間，似乎勿庸客套了，是麼？姑娘。」

語音一頓，回頭向查神醫抱拳一揖道：「一切拜託前輩，晚輩立候佳音。」

查神醫微微一笑道：「世子放心，包在老朽身上就是。」

這位查神醫果然名不虛傳，黃瑜服用他的特製靈藥後，當日便見起色。

王世子殷松風更是噓寒問暖，晨昏相伴，爲了贏得美人芳心，他幾乎放棄了其他一切應酬。

七天之後，黃瑜癱瘓已愈，功力也能够提到七成，是一個傍晚時份，殷松風伴着她踏着輕鬆的步伐，在冰雪滿園的荷池假山之間漫步着。

「瑜妹妹……我能够這樣叫妳麼？」

「當然可以，這是我的榮幸，但……」

「怎麼？瑜妹妹，有什麼不妥？」

「沒有，我只是感到咱們身份懸殊，恐怕有點高攀不上。」

殷松風道：「不，瑜妹妹：妳應該瞭解我，唉，榮華富貴，不過是烟雲過眼，小兄從來沒有以王世子自居。」

「我知道，但我不能不有此顧慮。」

「我說過，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能够獲得妳這樣一個紅顏知己，纔算不是虛渡此生。」

「那麼，哥哥請受小妹一拜。」

不待殷松風作任何表示，黃瑜已盈盈拜了下去，當她拜罷起身之時，殷松風仍然目瞪口呆，像一個失魂落魄之人。

半晌，他忽地一把抓着黃瑜的手腕，大聲喝問道：「瑜妹妹！殷松風當眞配不上妳麼？」

黃瑜目蘊淚水，悠悠一嘆道：「那只怪小妹命苦，但决無輕視哥哥之心……」

殷松風道：「我不信，妳必須說出咱們不能結合的理由。」

黃瑜抽回玉腕，身形一轉，緩緩邁向一座八角涼亭，她迎着尖銳的北風，瞅着那高挿雲表的鐵塔，淚水不斷的飄洒着，在作無言的飲泣。

殷松風跟在她的身後，雙目中也是一片滾滾欲落的淚水，良久，他一聲輕嘆道：「我那妹夫想必是一株武林奇葩，人間神龍了，他是誰？」

「冷瑤光……」

「甚麼?」

黃瑜嬌軀陡旋，雙目大張，訝然道：「哥哥認識他?」

殷松風面色數變，最後長長一嘆道：「我認識他，果然是人間大丈夫，混世奇男子，不過，他似乎過份一點了!」

黃瑜道：「怎麼說?」

殷松風面現怒容，道：「似乎天下之間，只有他才是人間蛟龍，而天下女人，他都要兼收併蓄似的。」

黃瑜眉峯輕皺，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哥哥。」

殷松風沉默良久才道：「有一個雲姑娘，妹妹是否認識?」

黃瑜道：「是雲裳麼?小妹與她，曾有數面之緣。」

殷松風道：「不錯，就是她……」

黃瑜道：「哥哥與那雲姑娘，必然有一段不平凡的感情了。」

殷松風長長一吁道：「雲裳的恩師絕情宮主就是小兄的姑母……」

黃瑜道：「原來如此，令姑母一定同意哥哥與雲姑娘的婚事了，但這又與拙夫何涉?」

殷松風就將雲裳屬意冷瑤光，因而對他冷顏相向，最後，被瘋僧熱嘲冷諷，負氣而走之事全盤托出。

黃瑜道：「哥哥不必為此灰心，此事還大有可為。」

殷松風精神一振道：「當真麼?小妹。」

黃瑜道：「自然是眞的了，第一，拙夫並非好色之人，第二，他們不過相識而已，並未談到婚嫁之事，第三，冷家莊正處於四面楚歌，風雨危樓之中，拙夫那有兒女之私的心情，第四，還有小妹替哥哥牽針引線，成功之望，應該可以看到八成。」

殷松風一揖到地，道：「那麼小兄就先謝大媒了。」

黃瑜抿嘴一笑道：「謝媒可沒有這麼簡單，現在也言之過早，你只是先將謝媒的大禮準備好就是了。」

一頓接道：「小妹毒傷已愈，我想明天離開王府……」

殷松風道：「妳不能再待一個時期麼?妳還沒有完全復原呢。」

黃瑜道：「拙夫日處危境，小妹實在是待不下去。」

殷松風道：「小妹既然去意已決，愚兄倒不便強留了。」

黃瑜道：「謝謝哥哥，咱們明兒見。」

離開殷松風，黃瑜回到紅樓，她遣走文蘭小菊二婢，獨立窗前，不由興起一股落寞之感。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殷松風不僅救了她的生命，相待之情，可以說海無其深，如果她是一個雲英未嫁之身，她會毫不考慮而委身相事的，現在她只好辜負殷松風那一番彌足珍貴的情意了。

悽迷的月色，怒吼的寒風，在園林之中構成一幅慘淡的畫面，但那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似乎都有着一份難以言宣的情感。以冷酷兇狠馳名武林的血刀門下，估不到依然有她脆弱的一面。

她感慨良久，正擬轉身就寢，倏見一條人影，疾如隕星劃空，向王府一閃而沒。

她微微一楞，暗忖：「此人輕功之高，在武林中尚不多見，他貪夜潛進王府，只怕不是什麼好事，既已被我發現，焉能袖手不管。」於是，她佩上寶刀穿窗而出，向那人隱沒之處撲去。

但奔出未及十丈，忽地腳下一窒，嬌靨之上，也現出一片迷惑之色。

原來紅樓與王府之間，還隔有兩箭之地，其間除了亭台水榭，時草異卉之外，還有不少翳天古柏，紅樓雖然同屬王府，却是一個鬧中取靜，別有洞天的所在。

最令她詫異的，是柏林之外隔有一道高墻，墻上遍置箭壕，刁斗森嚴，如臨大敵一般。

在當時之世，江湖中固然動亂相循，時常會有血腥殺伐之事，但整個大局，依然河清海晏，物阜民豐，王府之中，實在不應該有如此戒備的現象，難道這座武威王府，竟惹上了江湖恩怨不成?

她關心殷松風，也對這座王府發生了好奇的念頭，因而悄然接近高墻，決心探查一個究竟。

她找到一個隱秘之處，終於溜了進去，但迴廊百轉，大廈千間，她如同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連天南地北的方位也迷失了。

更鼓在不停的响着，一隊隊勁裝武士，在不斷的往返巡行，面對如此森嚴的戒備，她後悔了，要是被巡邏之人所發現，可能會惹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因而她小心翼翼的，向那無人之處前進。

經過不少房廊，她走到一個十分恐怖的所在，僅僅瞥了一眼，她就忍不住嬌容失色。

那是一爿監牢，但比地獄還要恐怖幾分，如非親眼所見，她決難相信，人世之間會有如此殘酷之事!

每一間牢房都十分高大，內中關的是一獸一人，人，是當今武林的知名之士，每一個都有一身不

凡的修為之獸，全是咆哮山林，兇猛無比的龐然大物，獅虎豹蟒，及猩猩狒狒等野獸。

黃瑜瞧看之處，正有一頭猛虎與一名老者在近身肉搏，牢房近門之處，放着一塊獸肉，人獸相搏，可能為了爭奪那塊食物而引起。

那名老者白髮皤皤，一身功力却極為驚人，他雙手抓着猛虎的前爪，頭頂撐着它的下頷，口咬虎頸，狂吸鮮血，弄得滿嘴毛血，形狀獰惡無比。其他牢房，情形大致相同，不是人食獸，就是獸吃人，殘酷之狀，令人難以卒覩。

血刀門下，生性冷酷。但面對如此殘酷的景象，黃瑜却沒有瞧看下去的勇氣。

她奔出那片人間地獄，良久才將激動的心情平定下來，只是那一目難忘的駭人景象，依然佔據着她整個心神。

武威王爺是勛爵，並非官位，王府設有監獄，已經令人難以理解，何況人獸同監，那是何等的殘酷!

在神思恍惚之中，她踏進了另一個迷離世界，黯淡的燈光，濃烈的酒氣，以及狂放的嬉笑之聲，充塞着每一個角落。

她不明白這是什麼所在，但有一股惴惴難安的感覺，因而提足功力，手握刀把，戒備着向前面走去。

走過一條長長的甬道，也瞧見了不少房間，她明白了，原來這是一座妓院。

王府之中會有妓院?她雖然瞧得千眞萬確，但却無法相信，不管怎麼樣，此等藏污納垢之地，總以及早離開為宜，於是，她腳下加勁，衝向另一個出門。

驀地，一條人影，捷如幽靈，由身側一個房間之內奔了出來，道：「小婊子，妳逃得了麼?大爺還沒有過癮，妳就掛免戰牌了!」

此人出語雖是粗野，功力可不容忽視，他一把抓向黃瑜的粉臂，出手巧妙無比。

黃瑜嬌叱一聲，唰唰兩刀閃電揮出，她雖然只有七成功力，出招之快，似有疾雷撼山之勢，再加上那人作夢也沒有想到會憑空鑽來一個煞星，一聲慘呼還沒有叫出，便糊裏糊塗的作了刀下之鬼。

刀式出手，黃瑜並未作半分停留，纖足輕點，已然滑出丈外。

倏地——

「姊姊，請隨我來……」

黃瑜舉目一瞥，瞧見一個纖細的人影，在向她招手呼喚。她暗忖：「對方既是女人，可能不會有什麼惡意。在這幢八陣圖似的房廊之中，也應該找一個熟識環境之人才對。」心意既定，她逕向那人奔了過去。

那人不待她走近，便已返身急奔，約莫頓飯時間，才脫出那幢房屋之外。

此時銀河皎潔，明月在天，那人衣袂飄飄，奔到一個涼亭之內，黃瑜到達那人身前，才瞧出她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美麗少女。

那少女向黃瑜打量了一眼，道：「姊姊是外來的?」

黃瑜點頭道：「小妹黃瑜，是世子殷松風的友人。」

那少女啊了一聲道：「原來是血刀門的傳人，毋怪適才那兩刀有如此的威勢了。」

黃瑜道：「小妹失手傷人，內心十分不安。」

那少女道：「這般人沒有一個不是死有餘辜，何況姊姊還為小妹解除了一次厄難，不過……」

黃瑜道：「姑娘不必担憂，殺人之事由我承担就是。」

少女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姊姊千萬不要誤會，只是……」

黃瑜冷冷道：「要怎樣姑娘但說無妨，幹嗎這麼吞吞吐吐的?」

少女嘆息一聲道：「事已至此，多說無益，姊姊還是趕緊離開王府吧。」

黃瑜道：「就是為了殺人之事?」

少女道：「殺人還在其次，擅闖雙鵲堂姊姊已犯下不赦之罪了。」

黃瑜面色一變道：「雙鵲堂就是我適才殺人之處麼?」

少女道：「正是。」

黃瑜道：「那擅闖二字，是不包括姑娘芳駕在內了。」

少女道：「小妹奉命前往，自然又當別論。」

黃瑜輕蔑的冷哼一聲道：「原來如此……」

少女咳了一聲道：「小妹雖然只是一個侍婢，還不致像姊姊想的那麼下賤，我到雙鵲堂，只是奉命送一個人前去享樂罷了。」

黃瑜再向少女打量一眼，只見她滿臉稚氣，還是一個天眞未鑿的小姑娘，不由歉然道：「適才出言無狀，請姑娘不要見怪。」

少女道：「此間情形特殊，任何人都難免生疑，我怎能怪罪姊姊。」

黃瑜道：「謝謝妳，姑娘，妳叫甚麼名字?能帮我找到世子麼?」

少女道：「我叫銀簪，是伺候王妃的，本府關防極嚴，禁池又十分之多，在這等深夜，找世子極為不便。」

黃瑜道：「既然如此，就請銀簪姑娘指示我出府之路吧。」

銀簪尚未答言，暗影之中忽然傳來一聲輕哼，銀簪身軀一震，便向輕哼之處跪了下去，道：「婢子參見王妃。」

王妃應該是一個錦衣玉食，尊榮無比的貴婦，在奇寒侵肌的深夜，王妃居然悄悄出現，就不得不使黃瑜大爲錯愕了。她向輕哼之處凝目瞧看，但見臘梅數株，迎風傲立，那裏還有半隻人影。

這位一向傲視江湖的血刀門下，不由大爲懍駭。敢情，那武威王妃，還是一位深不可測的武林高人。

她正想詢問銀簪，一縷清音，又遙遙飄來，道：「請黃姑娘到我這兒談談……」

銀簪應聲道：「婢子遵命。」然後身形一轉，向黃瑜檢衽一禮道：「黃姑娘請。」

對這座武威王府，黃瑜感到滿腹疑雲，能够瞧瞧王妃是怎樣一個人物，倒是她十分樂意之事。因而微微一笑道：「請帶路。」

在一間精美無比的暖室之中，黃瑜見到了這位當朝命婦，但她那粉頰之上，却顯出一股難以相信的神色。

由王世子殷松風的年齡推算，武威王妃應該已屆知命之年，而眼前的這位王妃，却只是一個雙十年華的美麗少婦。怎能不令黃瑜大爲訝異。

雖然訝異，總不能失掉禮節。因此，她仍然檢衽一禮道：「民女黃瑜參見王妃。」

王妃向她打量一眼道：「不必多禮，請坐。」

黃瑜坐下，說道：「深夜打擾王妃，實在有點不該。」

王妃淡淡一笑道：「不要緊，我睡得很晚，正想找一個人聊聊。」

一頓接道：「黃姑娘是血刀門下？」

黃瑜道：「是的。」

王妃道：「血刀門的掌門鬼影血刀黃前輩是黃姑娘的尊翁吧？」

黃瑜道：「正是家父。」

王妃道：「聽說黃姑娘受人暗算，是被世子救進王府的？」

黃瑜道：「世子救命之恩，民女不敢或忘。」

王妃道：「些須小事，黃姑娘不必放在心上，不過……」

黃瑜道：「王妃還有什麼指示？」

王妃面色一正，道：「我想請問黃姑娘幾點問題，如果言語上有什麼冒犯之處，請黃姑娘不要見怪。」

黃瑜道：「民女不敢。」

王妃揮手命隨侍身後的婢女退下，才咳了一聲道：「黃姑娘是怎樣來到此處的？妳瞧到了一些甚麼？」

黃瑜微一遲疑道：「民女偶然瞧到一個夜行之人進入王府，爲恐那人對王府不利，才跟踪進來瞧瞧……」

王妃點點頭，雙目烱烱，靜待下文，黃瑜只好接着將沿途所見一切，全盤說了出來。

王妃冷冷道：「黃姑娘對王府一切，有怎樣一種看法？」

黃瑜道：「民女只是有點奇怪而已，王府之事，民女怎敢臆測。」

王妃面色一沉道：「不錯，過問王府之事，確是不智之舉，姑娘是聰明人，自然不需我多費唇舌了。」

一頓接道：「聽說世子對姑娘百般呵護，你們必然有一段不太平凡的感情了？」

黃瑜粉頰一紅道：「是的，承世子不棄，已與民女兄妹相稱。」

王妃一怔道：「只是這樣麼？」

黃瑜道：「世子對民女恩同再造，只是……民女已羅敷有夫，不得不辜負世子的情意了。」

王妃啊了一聲道：「尊夫是誰？」

黃瑜道：「他姓冷，也是武林中人。」

王妃道：「姓冷？他必然是一個名門望族的後人了。」

黃瑜道：「是的，在洛陽一帶，他確是名門望族。」

王妃似乎十分關心黃瑜的夫家，迫不及待的道：「洛陽世家，我都有過耳聞，他究竟是誰？」

黃瑜道：「冷家莊的少莊主，冷瑤光。」

王妃面色一變，呼的站了起來，一雙充滿憤怒，幽怨，迷惘的目光，向黃瑜投來短暫的一瞥，在一聲幽幽的嘆息之後，她無力的坐了下去，粉頰之上，是一片令人難以理解的奇特表情。

黃瑜訝然道：「怎麼啦？王妃，妳認識他？」

王妃哦了一聲道：「不，我不認識，只是……聽說那冷家公子超凡逸俗，毋怪姑娘視一般男人如糞土了。」

黃瑜道：「謝謝王妃的誇獎，民女可以離去了麼？」

王妃道：「可以，但我對黃姑娘，還有一點要求。」

黃瑜道：「王妃但請吩咐。」

王妃道：「姑娘對王府所見一切，最好能三緘其口，今後縱然見到世子殷松風，也不可說出本晚

所經之事……」

語音一頓，忽然目現淚光的一聲長嘆道：「人世之間變幻莫測，美滿姻緣常遭天妒，只要能與相愛之人長相厮守，人生還有何求……」

黃瑜不明白這位美麗的王妃，何以會說出如此幽怨的言語，也許是一樹梨花壓海棠，她在怨恨武威王爺年事過高吧。但她與王妃身份懸殊，縱然有心相勸，也不便宣之於口，只好淡淡道：「王妃的吩咐，民女記下了。」

王妃由梳妝台上取出一枚圓牌，上刻雙龍，栩栩欲生。她將圓牌交給黃瑜道：「這是王府的雙龍令，妳拿着它纔能安全出府，希望妳好好珍藏這枚雙龍令，切不可輕易示人，今後，你們也許還能用到它。」

黃瑜接過雙龍令，王妃再要她作男子改扮，待一切妥當，天色已然接近黎明。

一聲長嘆，王妃握着黃瑜的手道：「走吧，黃姑娘，但願咱們後會有期……」

這位當朝命婦，似乎多愁善感，她對萍水相逢的黃瑜，有着一份親切而依戀的感情，她語音未落，便哽咽着背轉身去。

黃瑜呆了一呆，說道：「謝謝王妃，民女告辭了。」

王妃道：「妳走吧，記着，走白石小徑，出西側門直趨官道……」

黃瑜走了，離開了她滯留一月的武威王府，但情感上的負荷，離奇恐怖的遭遇，使她無法忘懷。

她出道以來，縱橫江湖，寶刀一揮，任何問題都迎刃而解，似乎天地之間沒有甚麼難以解決之事。但這座武威王府，却爲她帶來剪不斷的煩惱，使她對人生有了一種新的看法和轉變。

她經鄭州，過虎牢，直趨偃師。雖然風雪載道，仍然曉夜奔走。現在洛陽在望，她的心情也跟着開朗起來。

惟一令她担憂的，是一路之上，遇到不少武林人物，她冷眼旁觀，發覺那些江湖豪客，幾乎全部衝着冷家莊而來，他們爲了天殘絕學，將冷家莊當作逐鹿的場所。

按她往日的性格，她早已寶刀揮舞，染上不少血腥了，現在她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主意，一切待見到冷瑤光再作區處。

在偃師歇息一晚，翌晨她撇開洛陽，沿伊水奔向龍門街。這是一條到達冷家莊的捷徑。

响午時分，她到達了柏樹莊，此地距離冷家莊不過二十來里，她打了一個尖，就立即匆匆上道。

走出未及一里，一陣震耳的蹄聲，忽由身後响了起來，她神色微微一怔，仍然不徐不急的向前走着。

來騎十分快捷，眨眼擦身而過，衝出約莫一丈，馬頭一圈，竟然攔住黃瑜的去路。

他們是一十五騎，前七後八，將黃瑜向中間一夾，顯然，這股勁裝騎士是存心找碴來的。

爲首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神態威猛的大漢，腰間跨着一柄古色斑斕的帶鞘長刀，顧盼之間，有一股不怒而威的神韻。他向黃瑜瞧了一眼，道：「姑娘可是姓黃？」

黃瑜道：「怎麼？姓黃的犯了法？」

那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妳說對了，姓黃的正是犯了法，在下是開封府的總捕頭車展，是奉命前來迎接黃姑娘的。」

黃瑜愕然道：「原來是車總捕頭，小女子失敬了。」

車展冷聲道：「姑娘不必客套，請回答我的問題。」

黃瑜道：「不錯，我是姓黃，天下姓黃的十分之多，總捕頭不要找錯了對象。」

車展道：「黃姑娘是血刀門門下？」

黃瑜道：「正是。」

車展道：「那就不會錯了，請黃姑娘隨咱們到開封走一趟吧。」

黃瑜道：「就這麼簡單？」

車展哼了一聲道：「車某不願使人太過難堪，但願黃姑娘能够合作一點。」

黃瑜道：「問問犯了甚麼法總該可以吧？」

車展道：「黃姑娘既敢王府殺人，又何必明知故問！」

黃瑜一怔道：「誰說的？」

車展道：「王府護院燕北豪，在武林之中也是一個知名人物。日前被人發現喪身在王府花園之中，由傷口判斷，血刀門下應有行兇之嫌。」

黃瑜道：「那是說燕北豪是死於刀下了。」

車展冷哼道：「如非死於刀下，也不會找到姑娘了。」

黃瑜撇撇嘴道：「如果使刀的就有行兇之嫌，閣下不也是兇嫌之一麼？」

車展怒叱一聲道：「車某會過不少桀傲不馴之徒，還沒有一人能够逍遙法外，黃姑娘是聰明人，何必自討苦吃！」

黃瑜道：「開封名捕車老總，黃瑜早有耳聞，只是小女子並未殺人，總不能平白的任你們胡來，何況關洛一帶，羣雄雲集，使刀的難以數計，如果硬指小女子爲殺人嫌兇，閣下不認爲太過武斷？」

車展道：「黃姑娘說的是，可惜妳時運不佳，

行兇之後，有人目覩妳由王府逃出。」

黃瑜一呆道：「誰？」

「是我，黃姑娘……嘿嘿，在下有幸，能瞧到血刀凌厲的刀法，當眞是……咳，咳，開了一次眼界。」

黃瑜見那說話之人，獐頭鼠目，眼光亂轉，就知道不是一個良善之輩，所謂賊咬一口，入木三分，何況她確曾在王府之內殺過人，看來這一場官司，是武威王府有意的安排，不僅洗刷不易，還可能爲冷家莊帶來麻煩，在如此情形之下，她就不得不作深長的考慮了。

車展冷冷一哼，道：「事實俱在，妳還有甚麼話說？」

黃瑜哼了一聲道：「你怎知不是他們栽賍嫁禍？對不起，我要到冷家莊奪取天殘絕學，你們要我打這場官司可以，但我必須先取得天殘武學。」

車展道：「黃姑娘是要拒捕？」

黃瑜道：「誰說我要拒捕了？不過，天殘絕藝，我勢在必得，任何企圖阻止之人，黃瑜都不惜一戰！」

車展雙眉一挑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上。」

這位開封名捕，自己並無動手之意，他指使兩人撲向黃瑜，單掌一提馬韁，讓到官道之旁。

撲來的是兩名四旬以上的中年大漢，一個使用萬字奪，一個使用鬼王搗，他們身形展動，疾逾奔馬，圍着黃瑜，一陣遊走，速度之快，令人眼花撩亂。黃瑜心中暗暗一懍，心知遇到了前所未見的武林高人，她手握刀把，凝立如山，却不敢輕易出招攻敵。一盞熱茶之後，萬字奪忽地光芒暴漲，閃電般攻向她的咽喉，她正待一刀揮出，身後勁風如矢，已逼向她的脊心大穴。

這是一個十分巧妙的配合，身前先攻是虛招，身後趁機下手，直取她的要害大穴，但高手過招，虛實難測，估計稍有失誤，就可能落得濺血橫屍，因而黃瑜粉臂輕顫，寶刀却未能揮出。

她剛剛避過一記夾攻，鬼王搗已遞到她乳根之下，舊事重演，不過身後的攻擊者已換了萬字奪。

一連十餘招，黃瑜的鬢角淌下了汗水，雖然險象環生，她却一刀也未能攻出。

幌眼又是十招，黃瑜似乎已陷於必敗之地，對方更是得心應手，攻勢較適才更加凌厲。

危機迫在眉睫，黃瑜的粉頰之上也迸射着駭人的煞氣，忽地刀光電閃，鬥場響起一股扣人心弦的厲吼之聲，惡鬥停止了，結果却令人觸目驚心。

萬字奪變成了兩截，鬼王搗跌落之處，還躺着一條斷臂。

血刀門下，刀不虛發，黃瑜雖然碰到兩名功力驚人的高手，她終於能够揮出了兩刀。

這種結果，大出車展的意外，這位名滿江湖的捕頭，也呆呆的發起怔來。

不過，黃瑜的這場勝利，得來極爲不易，而她的處境，也沒有半分好轉，她喘息未定，三隻長劍已經攻了上來。

金刃劈風，劍氣像怒潮般由三面逼來，三名年逾五旬的老者，使的是天山魚龍十八變的劍法，造詣之深，除了天山三老，無人能有此等功力。

黃瑜毒傷還未痊愈，適才兩招硬拚，傷勢又已加重了幾分，在天山三老圍攻之下，幾乎已失去還手之能。

不過，血刀門的刀法，仍有震撼人心之力，當她一刀揮出之際，天山三老必然攻勢爲之一窒。

但在三十招之後，她已有力難從心之感，肩背等處衣開肉綻，受到四五記不重不輕的創傷。

勝券在握，名捕車展得意的狂笑起來，但他僅僅笑出一個短暫的音節，倏地雙目大張，又將狂笑嚥了回去。

因爲他發現一道劍光，勢如經天長虹，只是微微一閃，便已飛臨鬥場。

跟着響起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劍光突斂，天山三老已然空着雙手敗下陣來。一招擊敗天山三老，這是何等驚人的武功！因而名捕車展及他同來之人，全都目瞪口呆，愕然的瞧着來人。

他只是一個二十上下的藍衫少年，如果不是親目瞧見，決難相信適才那凌空一劍，竟是這麼一個毛頭小伙子所發。

車展久在公門，應變之能倒是高人一等，他哈哈一聲長笑，向那藍衫少年抱拳一拱道：「這位少俠請了……」

此時藍衫少年正環臂擁着黃瑜，依偎着走向官道的一側，他脚下一窒，冷冷道：「什麼事？」

車展道：「兄弟車展，是開封府總捕頭……」

藍衫少年身形一轉，向車展瞥了一眼道：「總捕頭率衆凌人，必然是一個大官了！」

車展面色一紅道：「少俠誤會了，兄弟奉命行事，實在情非得已……」

藍衫少年哦了一聲道：「是咱們犯了王法？」

車展道：「黃姑娘殺死武威王府的護院，確是觸犯了王法，少俠幫助逃犯拒捕傷人，實在是不智之舉！」

藍衫少年神色一怔道：「是麼？瑜妹妹。」

黃瑜悄聲道：「殺人不假，但其中大有文章，你先趕走這般狗腿子，咱們再慢慢的聊。」

藍衫少年道：「好，妳先到師傅那邊去，這般人由我來對付。」

黃瑜向路側大樹之下瞥了一眼道：「就是那個髒和尚麼？你幾時找來這麼一個師傅的？」

藍衫少年道：「妳可不能以貌取人，他老人家就是少林寺的瘋魔駝三僧之一的瘋僧。」

黃瑜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老人家，你的毒傷一定已經痊愈了？」

藍衫少年道：「是的，妳快去，待我打發了這狗腿子咱們再作詳談。」

遣走黃瑜，藍衫少年向車展微微一笑道：「車大人……」

車展道：「少俠有什麼指教？」

藍衫少年道：「拙荆傷人之事，在下想向車大人討個人情。」

車展一楞道：「少俠貴姓？」

藍衫少年道：「在下冷瑤光，寒舍就在香山脚下。」

車展道：「原來是冷少莊主，眞箇有點失敬了，不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兄弟只怕無能爲力。」

冷瑤光道：「那麼請車大人將海捕公文給在下瞧瞧，咱們再從長計議。」

車展神色微愕道：「兄弟沒有携帶海捕公文，但開封府的總捕頭却是無人不知的金字招牌。」

冷瑤光淡淡一笑道：「對不起，車大人，捕人也要有個依據，沒有海捕公文，咱們礙難從命。」

車展面色一變道：「富不與官鬥，少莊主如此固執，不怕爲貴莊帶來奇禍？」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冷家莊已面臨風雨飄搖，窮途末路了，多得罪一個開封府，那也算不得什麼。」

冷瑤光語音甫落，車展的身後，倏的響起一聲冷哼，兩名鬚髮斑白的老者，緩緩踏前兩步道：「好大的口氣！老夫倒要瞧瞧你姓冷的，憑什麼如此狂妄！」

（未完待續）

關外玉鳳

・本文承自第70頁・

可是，當他眼見任可玉身形飄落，竟是個面孔黝黑的少年時，不由微怔了怔！雙目電閃之間，心中旋即恍悟躍身行禮說道：「老朽見過姑娘！」

他這句「老朽見過姑娘」語聲雖然不高，但是，遠在三丈外馬背上的南宮逸奇，却已聽得十分清楚，星目異采一閃，暗忖道：「原來是她……」

他暗忖間，任可玉語音已一變嬌甜地問道：「秀姨睡了沒有？」

司徒玄坤答道：「大概已經睡了。」

任可玉道：「你派人去看看，就說我來了，有很要緊的事情要見她！」

原來這位任可玉，正是這關外一帶百姓稱做「女菩薩」的「關外玉鳳」何瑤卿姑娘。

司徒玄坤雖然是田秀秀身邊一等一的大紅人，但是對於這位何瑤卿姑娘，他可是絲毫不敢得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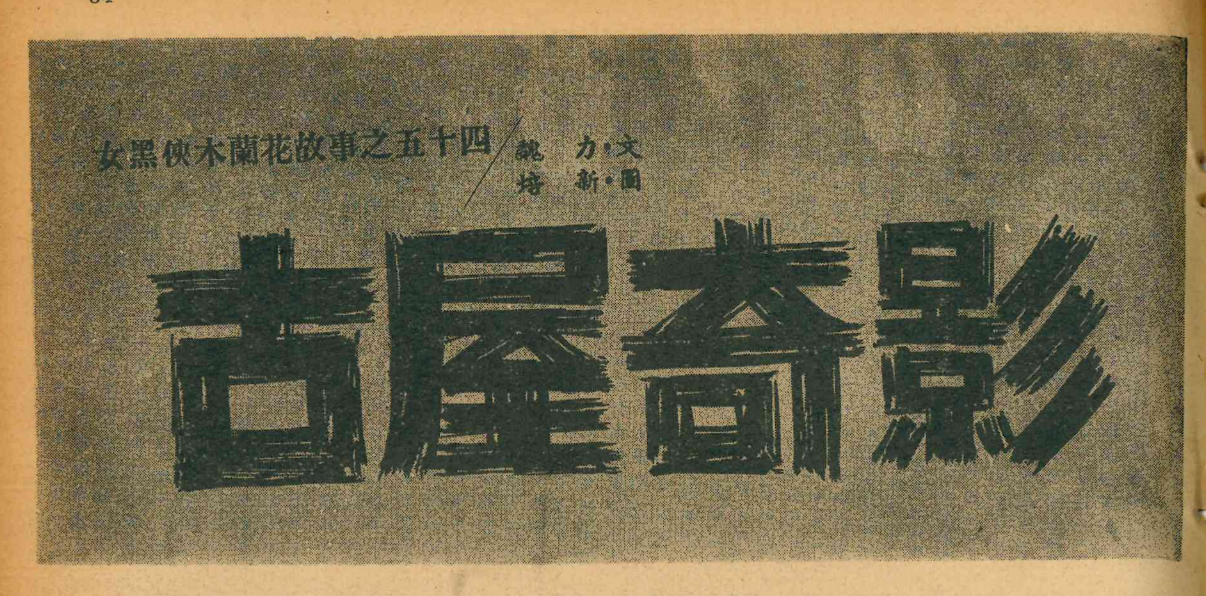
因此，何瑤卿姑娘話聲一落，司徒玄坤立即側身斜退了一步，躬身說道：「老朽遵命，姑娘請先入大廳中稍坐。」

何瑤卿微一昂頭，舉步跨入大門，直朝大廳走去。

南宮逸奇和「四燕」連忙飄身下馬，將馬匹交給「四虎」跟隨在何瑤卿身後。

走進大廳，司徒玄坤恭請何瑤卿姑娘坐下之後，立即躬身告退出了大廳，疾步前往後院稟告田秀秀去了。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安妮爲了要顯示出她有獨立的勇氣，接受了同學們的挑戰，在一座廢置傳說鬧鬼的古屋過夜。安妮出發後，高翔和木蘭花擬往暗中保護，詎途中得方局長電召，要高翔趕同警局辦理銀行保險庫發生濃烟的事。木蘭花單獨前往，途遇敲詐歹徒推出假人，騙木蘭花停車出視，歹徒乘機把車駕走，木蘭花只好徒步前往。安妮抵古屋後，在二樓棲宿，午夜爲異聲驚醒，下樓察看，發現走廊牆上，全是黑影——

陰森古屋　鬼聲啾啾

安妮實在支持不住了，她的身子搖幌着，踉蹌退回到了屋子之中，又「砰」地一聲，將門關上，她背靠門站着，而在門後，又响起了那種爬地聲，似乎有木屑在簌簌地落下來，似乎那扇門，就要被無數的銳利指甲抓穿，似乎有無數鬼魂要撲進來！

安妮在那時候，感到了一陣昏眩。

她也眞正後悔，自己不應該到這間古屋來的！

× × ×

這時候，木蘭花仍在細雨霏霏中，步行着。

公路上靜到了極點，向前望去，一片漆黑，一間房屋也沒有，就算有房屋的話，只要屋中沒有亮着燈，木蘭花也是沒有辦法發現房屋所在的。

木蘭花繼續向前走着，她並不怕天黑，她所担心的，只是不知道安妮會在古屋之中，發生什麼事，然而當她想到，如果不是高翔的堅持，她根本在自己的家中，不會前來時，她倒也安下了心來，反倒想着，不知道方局長找高翔找得那麼急，不知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木蘭花又向前走了兩哩左右，她身上的衣服已濕了一大片，直到這時，她才看到前面不遠處，路左邊，有燈光透了出來。

木蘭花忙加快了脚步，向前走去，當她來到了離燈光越來越近的時候，她發現那是一條小路，通向一幢小洋房中，小洋房有燈光射出來，自然裏面有人，想來，去借打電話，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木蘭花的精神振了一振，轉上了兩條斜路，當她接近那幢小洋房的時候，便聽到了一陣劇烈的犬吠聲。

居住在郊外的人，養上幾條兇狠的狗來保安，那是不足爲奇的，木蘭花繼續向前走，當她來到了鐵門前的時候，看到兩條大狼狗，人立在鐵門內，發出可怕的叫聲來，露着白森森的牙齒。

而在那幢洋房之中，也有人走了出來，大聲喝道：「半夜三更，什麼人？」

木蘭花忙道：「我的車子在半路上發生了意外，我來借打一個電話，請方便一下！」

自屋中出來的人，手中抓着一個電筒，他先將手中的電筒，無禮地照在木蘭花的臉上，木蘭花也不去責怪他，那人看了木蘭花好一會，才道：「對不起，卽使你是一位小姐，我也不方便放陌生人進屋來。」

那時，那人已經移開了手中的電筒，藉着門柱上的燈光，木蘭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壯漢，那兩隻狗，正圍着他打轉，他顯然就是這幢房子的主人了！

木蘭花微笑了一下，道：「的確，放陌生人入屋，是很不方便的，但是能不能請你代我打一個電話？」

那人沒好氣地道：「打給誰？」

木蘭花道：「打到警局，給高主任，請他派一輛車來，我會在路邊等他派來的車子。」

那人呆了一呆，道：「打給警局的高主任，那麼，你是誰？」

木蘭花的聲音很平靜，她說道：「我是他的妻子！」

那人却大聲叫了起來，道：「你是木蘭花！你怎麼會一個人，在這樣的天氣，獨自在公路上步行的？」

木蘭花攤着手，道：「我既然是木蘭花，那麼，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我身上發生的，是不是？」

那人笑了起來，連聲道：「對不起，眞對不起，我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木蘭花小姐，請進來，我可以將我的車子借給你。」

木蘭花道：「那就更好了！」

那人一面喝住了還在吠叫不已的狗，一面打開門，讓木蘭花走進去。

木蘭花和那人，穿過了小小的一個花園，來到了屋子中，她立時覺得，一股暖氣，撲面而來。那是一個小客廳，作北歐的佈置，壁爐中生着火，有幾個男女，圍着壁爐前坐着，當那人和木蘭花走進來的時候，他們一起轉過頭來，其中一個人問道：「什麼人？」

帶木蘭花進來的那人道：「我們多了一位十分難得的客人，她就是鼎鼎大名的木蘭花小姐！」

那幾個人一起站了起來，發出驚訝的聲音來，木蘭花和他們略點了點頭，道：「對不起，打擾了你們！」

那人已遞了一杯酒給木蘭花，道：「來，喝一杯酒，驅驅寒氣。」

木蘭花接過酒來，當她接過酒的時候，她也曾猶豫了一下，但是想來，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因爲這些人，根本不知道她會來。而她也的確需要喝一口酒。

所以她一口就喝乾了酒，道：「如果不方便的話，我可以叫人派車子來。」

那人忙道：「方便，方便，不論你什麼時候將車子交還我，都不要緊！」

那人說着，和屋中各人打着打招，帶着木蘭花，離開了客廳，到了屋旁的車房中，指着一輛小車子，道：「你可以使用這輛車！」

他將車匙交給了木蘭花，直到看着木蘭花將車子駛出了斜路，他還在門口揮着手。

木蘭花駛了下斜路，就轉進公路，向前疾駛着，那和她剛才在雨中步行，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可是，她駛出了不多久，就覺得有點不對了！

× × ×

她是覺得自己的頭，越來越重，一種難以形容的疲倦，襲上了心頭，好幾次，她的頭不由自主向下垂，碰在駕駛盤上！

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雖然夜已深了，但是對木蘭花而言，就算她整夜不睡，也不會覺得那麼疲倦。木蘭花在一面竭力和那種疲倦應對抗着，一面也立時想到，自己之所以忽然之間，會感到如此之疲倦，一定和那一杯酒有着極大的關係。

除了那一杯酒之外，她未曾接觸過任何其他的東西，可是那一杯酒中，如果有着安眠藥的話，那又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那屋子中的那些男男女女難道預知她會來到？而他們又是什麼人？爲什麼要使她在半途中昏睡過去？

一連串的疑問，襲上了木蘭花的心頭，但是木蘭花却根本無法一件件地去分析解答，因爲她實在太疲倦了，她非要睡一覺不可！

她還在竭力掙扎着，這時，她仍然駕着車，她憑着她超人的意志，將駕車當作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她實在是幾乎已經睡着了。

她的眼睜不開來，眼前是一片糢糊，當她知道她自己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她也想，既然有人要使她在駕駛途中昏睡過去，那麼，她如果就在路邊睡着了，一定會有極大的危險。

她運用了她這時所能使出的最大力道，扭轉了駕駛盤，車子向路邊的田野中衝去，在猛烈的震動之後，木蘭花的車子，已衝出了路邊，她聽到了一連串「卡察」，「卡察」的聲響，好像是車子衝進了一片灌木林之中，但是她已沒有力道來辨別自己駕駛的車子，究竟是不是隱蔽得很好，因爲她已到了她所能支持的極限。

她在車子的震蕩一停止之後，身子先是向後一靠，接着，向前一仆，伏在駕駛盤上，睡着了。

在那一夜，木蘭花並沒有到達白鶴園，林家古屋，說出來實是令人難以相信，她在路邊睡着了。

木蘭花在睡着了之後，自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也不知道，就在她睡着之後不久，有兩輛車子，在公路上疾駛而過，她更不知道那兩輛車子，在公路上來回行駛了好幾次，好像是在找尋什麼。

而木蘭花的車子，的確是衝進了一個灌木叢之中，在如此黑暗的情形下，不是仔細尋找，根本無法發現她的車子是在什麼地方！

× × ×

木蘭花是被一陣雀鳥的鳴叫聲吵醒的，當她聽到那一陣雀鳥鳴聲之際，她的頭還是十分沉重，她下意識地揮了揮手，想將噪音揮走，好再睡下去。

然而，就在那一刹間，她陡地想起了自己是如何沉睡過去的，那令得她突然抬起頭，睜開眼來。

她在那時，還是十分渴望繼續睡下去，但是那種疲倦的感覺，却是可以對抗的，和昨天晚上，她才離開那屋子時所感到的不同。

不錯，那是昨天晚上的事，她已足足睡了大半夜，天已經亮了，天色也已放晴，朝陽從雲層中射出來，木蘭花只覺得自己手脚冰冷，她昨天晚上，將車子衝進灌木叢之後，立時便睡着了，連車窗也沒有關上，而天氣又是那麼地寒冷！

木蘭花睜開眼來之後，除了看到陽光之外，還看到一羣麻雀，在樹枝上跳來跳去，吱吱喳喳地吵着，木蘭花使勁地搖了搖頭，使自己更清醒一些。

然後，她看了看手表，時間是七點半。

已經過了一夜！她在車子渡過了一夜，而安妮則在那林家古屋中過了一夜！如果安妮在林家古屋中，會遭到什麼意外的話，那麼意外已經發生了！

一想到這一點，木蘭花的心中，不禁陡地一凜，雖然她還一點沒有証據，可以証明這一串發生的事，是一個大陰謀，但是，如果說是巧合，那不是太巧了麼？一定是有人要阻攔她，不讓她到林家古屋去！

爲什麼有人要阻止她，不讓她到林家古屋去呢？那自然是在林家古屋之中，有着不可告人之事，那麼，安妮在林家古屋，也可能發生危險！

木蘭花心頭的吃驚，不住地增加，那也使得她的神智，迅速清醒。

她連忙又發動了車子，向後退，在田野中轉了

一個彎，踏下油門，用力衝上了公路。

本來，她應該先折回到那屋子去，察看一下究竟的，但是由於她想到，安妮在林家古屋中，可能已遭到了什麼意外，是以她一上了公路，立時將車子駛得飛快，駛向白鶴園。

二十分鐘之後，木蘭花的車子，穿過了一片林子，她已經看到了那幢古屋。

木蘭花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幢古屋的附近，即使是在陽光之下，那幢古屋，看來也十分陰森。

而當木蘭花一駛近古屋之際，她立時看到了安妮的那輛車子。

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在安妮的車子旁邊，還停着一輛大型的旅行車，那輛旅行車可能是剛到，車上有七八個青年男女，正嘻嘻哈哈，打開着車門，從車中走了出來。當木蘭花的車子在屋前停下之際，那七八個年輕人，都轉過頭，向她看來。

木蘭花下了車，她已經認出了那幾個人之中，有幾個是安妮的同學，曾經到她家來過的，那幾個年輕人也認出了木蘭花，一起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問道：「蘭花姐，你也是來找安妮的麼？」

木蘭花點着頭，道：「是，你們到了多久？」

一個圓臉的少女道：「我們才到，可是沒有人敢下車，那古屋，實在太駭人！」

另一個青年道：「現在蘭花姐來了，還怕什麼，安妮眞了不起，我算是佩服她了！」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就是你們和安妮打賭，要她在這古屋中過一夜的？」

或許是由於木蘭花的神情太嚴肅，也或許是由於她的聲音太嚴厲，那些青年人，在刹那之間，全都靜了下來，一聲不出。

過了一會，一個青年才道：「我們並沒有要她來這裏過一夜，是她自己願意藉此來考驗自己的勇氣的。」

另一個女孩子道：「我們也曾勸她不要來，可是她不肯聽！」

木蘭花苦笑了一下，道：「別說了，但願安妮沒有任何意外！」

另一個女孩子怯生生地說道：「安妮會有意外麼？」

木蘭花搖了搖頭，道：「很難說，至少我在昨天晚上，就遇到了不可解釋的怪事，我們快進去看看吧！」

那些年輕人互望着，他們的神情，本來是極之輕鬆的，可是這時，却也輕鬆不起來了，他們跟在木蘭花的後面，跨過了那度鐵門。

花園中的枯草上，還凝着昨晚細雨的雨珠，一進鐵門，木蘭花就叫道：「安妮！」

木蘭花一叫，那幾個年輕人也一起大聲叫了起來，他們的呼叫聲，令得草叢中，枯樹上的雀鳥，一起振翅，飛了起來。

他們大聲叫着，可是那幢古屋，却仍然陰沉沉地，一點反應也沒有。

他們急急地穿過花園，進了古屋的大廳，木蘭花又叫了幾聲，仍然沒有回音，木蘭花道：「我們分開來去找一找，你們幾個上樓去！」

雖然是在白天，但是古屋中仍然是陰森可怖，每講一句話，都引起一陣空洞的回音，那幾個年青人聽得木蘭花在要他們分頭去尋找，面面相睹，都現出十分駭然的神情來，沒有移動。

木蘭花心中十分焦急，安妮自然還在這裏，因爲她的車子在屋外，而安妮只要還在屋中的話，聽到了她的聲音，就決沒有不出來之理。

木蘭花這時，幾乎已經可以斷定，已經有意外發生在安妮的身上了！

她迅速地在樓下轉了一轉，只有在地窖的門前，畧停了一停，打開了地窖的門，看了一下，然後，立時出了廚房，上了樓。

那些年青人，只是跟着木蘭花打着轉，他們臉上的神情，也越來越是駭然。

木蘭花奔上了樓，那道殘舊的樓梯，在八九個人的踐踏下，發出可怕的呻吟聲來。

上樓之後，木蘭花在打開了每一間房間的房門，只有其中一間房間，房門在裏面被東西頂着，木蘭花一面叫着安妮，一面命兩個青年，用力撞着那房門。

房門本也已開始朽腐了，在幾下用力的撞擊之下，「嘩啦」一聲，倒了下來。

木蘭花又揚聲叫道：「安妮！」

可是，仍然沒有回答。

當房門被撞開之後，安妮曾在這間房間中停留過，那是再無疑問的事了！

她的被袋在房間中，那本小說，就在被袋的旁邊，那盞燈也在，地板的一角，是一隻手電筒。

可是，却沒有安妮，木蘭花和那幾個青年人進了房間，一個女孩子突然叫了起來，道：「安妮她是怎麼走出這間房間的？」

那女孩子這句話一出口，其他的人，臉色全都變得煞白，的確，安妮是如何離開這間房的呢？

窗全關着，窗上有着鐵柵，門在裏面被頂着，安妮如果是瘋了，昏了，死了，都不奇怪，可是她却不見了，她怎麼離開這間房間的呢？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木蘭花在身上。

木蘭花緊皺着眉，當門一撞開，木蘭在看到屋

中的情形後，她已然在想，安妮是怎麼離去的呢？

這裏是一間傳說中有「鬼」的古屋，安妮離奇失踪，所有的人，幾乎會立即聯想到，安妮是遇到了「鬼」！然而，木蘭花却不那樣想。

木蘭花是一個篤信科學的人，自然，「鬼魂」的現像，也可以用科學的觀點來解釋，但是無論如何，世上決不會有一種「鬼」，可以使人活生生地消失！

木蘭花深深地吸了口氣，安妮確確實實不在這屋子中，而她現在需要做的事，就是將她找出來！

木蘭花望着那八個年輕人，那八個年輕人，個個神情緊張，屏住了氣息，一聲不出，木蘭花的聲音很低沉，她道：「你們看到了，安妮已發生意外，我們還不知她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那就是趁早將她找出來，就減少一分危險，你們都是大學生了，應該明白這點！」

那八個年輕人點着頭，神情都很嚴肅。

木蘭花又道：「我們都不會相信這間房子中眞的有鬼，然而安妮昨晚在這裏，一定遇到過異乎尋常的事，我知道她來的時候，曾携帶着一支可以發射麻醉針的小槍，你們看，她曾發射過！」

各人循木蘭花所指看去，看到在牆脚下，有幾支小小的麻醉針。

木蘭花又道：「我首先懷疑這屋子中有地道，我們要齊心合力將暗道找出來，你們之間，要推出兩個人來，駕車找最近的地方打電話報警，請警方派人來，記得，切不可到由一條斜路上去的一幢的歐式的房子中去，昨晚我從那房子出來，在半路上就睡着了！」

各人都點着頭，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道：「我們去報警。」

木蘭花點了點頭，那兩個人轉身奔下了樓，木蘭花等人雖然在樓上，但是也是一直可以聽到他們奔走的脚步聲，接着，自窗口看到他們奔出了花園，上了車子，駛走了。

木蘭花和剩下的六個人，從這間房間開始，找尋木蘭花心目中認爲一定存在的秘道。

木蘭花知道，高翔曾告訴過她，在這幢古屋之中，曾發生過幾次意外，而在幾次意外之後，警方都曾經大規模地搜查這幢房子，據高翔所說，是一無所獲。

但是木蘭花仍然要檢查，她不信安妮會步行離開這幢房子，她也素知安妮的爲人，若不是昨晚曾發生過驚人的意外，她也不會發射麻醉槍的！

安妮發生了意外，而她在趕到白鶴園來的途中，曾遇到了兩次事故，就算第一次，撞倒橡皮人，她的車子被人刦走，這件事，是眞正的意外，那麼，她在那屋子中飲了一杯酒，而致沉睡不醒，這件事却是一定可以和安妮在古屋中的遭遇聯系起來的了。

木蘭花一面帶着那六個安妮的同學，詳細檢查着這幢古屋，一面眉心打着結，在苦苦思索着。

她覺得這件事，已有了若干線索，可是這件事的開始，却是難以解釋的。因爲一連串的事故，假定都是因爲安妮要在古屋中留宿而引起的，那就很難解釋得通，因爲根本沒有什麼人知道安妮要在古屋中過夜，更沒有人知道木蘭花會連夜趕到古屋來，那麼，這一切事情，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木蘭花考慮的結果，覺得事情只有一個可能，那便是，要安妮在這間大屋中留宿，本身就是陰謀之一！

如果是那樣，那麼一切變故的發生，還可以有解釋，然而，難道眞的一開始就是陰謀？木蘭花望着那六個神情緊張，正在忙碌檢查古屋牆壁的年輕人，心中起了疑問，她順口道：「在閒談中，是誰最先提起這幢古屋之中有鬼的？」

那三個年輕人停了下來，天氣雖然冷，可是他們的頭上，却全在冒着汗，一個年輕人道：「是黃煥芬。」

木蘭花抬了抬眉，另一個年輕人道：「黃煥芬去報警去了。」

木蘭花看了看手錶，他們七個人，已經樓上樓下，檢查了一個多小時，已經十時二十分了，那兩個去報警的人，應該已可以帶着警員來到了。

可是向外看去，通向古屋的路上，仍然是靜蕩蕩地，一個人也沒有。

木蘭花皺着眉，又道：「這位黃同學，她又怎麼知道這屋中有鬼？」

一個女孩子道：「黃煥芬說，那是她聽叔叔講的，她叔叔不是對她講，而是對另一個人講，被她聽到的，她說有一次，她在她叔叔的書房外，聽得她叔叔在對另一個人說：林家古屋沒有人敢接近，那裏有鬼！有人被嚇死過，也有人被嚇瘋過！」

那女孩子講到這裏，想是因爲心中害怕，是以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戰。

另一個女孩子又補充道：「黃煥芬的叔叔很有錢，她就是住在她叔叔家中的。」

木蘭花仍然皺着眉，這一切，聽來似乎全是無關緊要的瑣事，然而木蘭花却也隱隱感到，這些瑣事，可能和整件事都有莫大的聯系。

但，究竟這些事和整件事有什麼關係，木蘭花還是絕說不上來的！

木蘭花又帶着那六個年輕人工作，到了十一點

鐘，他們連地窖也檢查過了，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現，去報警的黃煥芬和另一個男孩子還沒有回來。

木蘭花拍了拍身上的塵埃，道：「我們可以離開了！」

幾個年輕人一起叫了起來，道：「安妮呢？我們還沒有找到她！」

木蘭花鎮定地道：「我們已經找過她了，事實證明，我們根本不能在這屋子中找到她！」

那幾個年輕人神色焦急，而木蘭花已向屋外走去，幾個人跟在她的後面，木蘭花到了花園中，又轉過身來，打量着整幢古屋。

在陽光下看來，古屋的外觀，也充滿着神秘，事實上，安妮的失踪，也確然是神秘之極！

安妮的幾個同學，都不知道木蘭花究竟是在看什麼，木蘭花不出聲，她們也不敢出聲，木蘭花呆立了約莫有五分鐘之久，便聽得一陣車聲，傳了過來，他們一起轉過身去，看到一輛警車，疾駛了過來。

那輛警車駛到了古屋的鐵門外，首先跳下車來的，是一個警官，接着便是黃煥芬和另一個年輕人，他們三人一起跳進了鐵門。

那警官來到了木蘭花的面前，看到了木蘭花，現出了十分驚訝的神情來，道：「蘭花小姐，眞是你！」

木蘭花向黃煥芬望了一眼，道：「爲什麼去了那麼久才來？」

黃煥芬滿腹委屈地道：「還說呢，警方說他們有重要的事，抽不出人來，我對他們說，你在這裏，是你要我們來報警的，他們還不肯相信，鬧了好久，才撥出警員跟我們來的。」

木蘭花向那警官望去，那警官忙道：「高主任正在到處找你，他已通知全市的警員，一有了你的下落，立時與他聯絡。」

木蘭花想起了昨晚她離家之後，高翔被方局長緊急命令召走一事，她這一夜，幾乎和外界沒有任何接觸，是以也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她急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高主任在哪裏？」

那警官道：「我們才接到的消息，高主任又到大銀行的保險庫去了！」

木蘭花心中陡地一凜，道：「大銀行的保險庫，發生了什麼事？」

那警官道：「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昨夜，我們全體出動，駐守在交通要道上，檢查來往車輛和行人，聽說有人炸開了大銀行的保險庫！警車上有無線電話，請和高主任聯絡。」

木蘭花一面向外走去，一面道：「車上有多少人？昨晚有人在這古屋中失了踪，這古屋中一定另有乾坤，請你派人繼續搜查，並且在二樓的一間有被袋的房間中，作第一級檢查！」

那警官立時答應着，所謂「第一級檢查」，是本市警方人員的術語，那是指發生了嚴重謀殺案之後，現場的一切例行檢查工作。

木蘭花跨過了鐵門，在那警官的大聲呼喝下，車上六名警員，跳了下來，來到了古屋中，木蘭花打開了車門，拿起了無線電話來。

兩分鐘後，她已和高翔取得了聯絡。

那時，高翔正在大銀行的保險庫中，穆秀珍、雲四風和雲五風正和他在一起。

當他們四人到達大銀行的時候，大銀行前，守衞森嚴，銀行雖然照常營業，但是看來却也冷清了許多，他們四人穿過了銀行的大堂，立時有兩個高級警官，迎了上來，將他們帶到銀行保險庫的正門去。

在時間掣規定的時間到了之後，銀行保險庫的大門，已如時打開。這時，在保險庫的大門兩旁，守衞得更嚴，高翔等四人進了保險庫。

保險庫中的濃烟，經過了長時間的熱風，已然消散了，但是仍然有一股觸鼻的烟味，他們經過了許多鐵柵，來到了那個破洞口。

在破洞的內外，都有警員駐守着，穆秀珍一看到那個破洞，便大聲叫道：「好傢伙！」

高翔苦笑了一下，指着那破洞，道：「四風，五風，你們看看，要利用什麼樣的器械，才能弄出這樣的一個大洞來。」

雲五風和雲四風兩人走向前去，用手觸摸着捲開口的厚鋼板，和檢視着破裂的鋼骨水泥外牆。雲五風更從身上，取出一柄鋒利的三角小銼來，用力在鋼板上銼着，發出難聽的聲響來。

也就在這時候，一個警官，提着一具無線電話儀，走近高翔道：「高主任，蘭花小姐的電話！」

高翔在知道了木蘭花徹夜未歸之後，一直在担心着，這時一聽得木蘭花有電話來，心中一鬆，忙拿起了電話來，道：「蘭花，你好麼？」

木蘭花的聲音十分低沉，她道：「我沒事。」

高翔一聽得木蘭花那樣講，便陡地一呆，他幾乎沒有勇氣問出下一句話來，但是在陡地吸了一口氣之後，他還是問道：「安妮怎麼了？」

木蘭花道：「她失踪了！」

高翔的身子震了一震，木蘭花又補充道：「我在早上七點多趕到林家古屋，找到了安妮曾經睡過的房間，但是她人却不在！」

高翔急急地道：「你在早上才趕到？那怎麼可能？」

木蘭花道：「我在半路上發生了意外，說來話長，你那裏有了什麼事？」

高翔苦笑着，道：「眞是屋漏碰到連夜雨了，有人在大銀行鄰街的一幢大廈的地下室，掘通了一條路，通過馬路，直達大銀行保險庫的外牆，並且，將外牆弄開了一個大洞！」

木蘭花問道：「大銀行損失了多少？」

高翔的聲音乾澀，道：「奇怪的是沒有損失，也許匪徒根本來不及下手，但是，歹徒却放下了五具發烟裝置，弄得濃烟密佈！」

木蘭花呆了一呆，才道：「高翔，不論你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我却無法來帮你忙了，我要找尋安妮。」

高翔忙道：「蘭花，大銀行既然沒有什麼損失，我也不必在這裏，我來與你會合！」

木蘭花道：「暫時還沒有這個必要，因爲我現在一點頭緒也沒有，你來了也帮不了忙，我會隨時和你聯絡的。」

高翔向和雲四風、雲五風一起在破洞口檢查着的穆秀珍望了一眼，道：「秀珍在這裏，你是不是要對她說安妮的事。」

木蘭花立時道：「不必說，你也別說。」

高翔苦笑着，道：「那麼，我等你的電話。」

「的」地一聲，木蘭花已掛斷了電話，高翔將電話遞還給身邊的警官，他不由自主地抹了抹汗。

雲五風、雲四風和穆秀珍三人，正在聚精會神地檢查着破口，沒有留意高翔和木蘭花在電話中講了一些什麼，也未曾留意到高翔聽完了電話之後，那種緊張而又恍惚的神情。

高翔向他們走去，雲四風先抬起頭來，道：「高翔，外牆的爆破，是利用最新的密集無聲爆破法造成的，這種爆破器，是工業界最新的成就，利用烈性炸藥，和高度壓縮的空氣，產生巨大的爆破力，可以爆穿一呎厚的水泥牆，而不發出太大的聲音來。」

高翔道：「這種爆破器，本市有得買？」

雲四風搖頭道：「沒有，據我所知，本市能够使用這種電子控制的密集爆炸儀的人也極少！這使我很感意外，這種最新的爆破儀，不是被用在工業建設上，而是被用在犯罪上！」

雲五風接着道：「四哥，使你意外的，還不止此呢，你看看，這些鋼枝之所以會出現大洞，是先經過了鋸割，然後又經過强酸在割痕上的腐蝕，再以極强大的氣壓吸力，將之逼穿的！」

雲四風呆了一呆，道：「照說，那是沒有可能的事，這裏外面的空間，無法容納得下一具强力的氣壓機！」

雲五風道：「我也想到過這一點，但是從斷口的情形看來，又確然如此，或許他們有了强力的袖珍的氣壓機械，也說不定的。」

高翔苦笑着，道：「照這樣說來，這宗犯罪，決不是普通人能做出來的了？」

穆秀珍插嘴道：「自然，那是超級的大犯罪集團，他們計劃周詳，使用最新的工具，目的是偷取大銀行保險庫中的全部鈔票！要不是偷取全部鈔票，他們可能連本錢也撈不回來！」

高翔道：「可是他們却什麼也沒有取走！」

穆秀珍搖頭道：「那不證明我的判斷不對，他們沒有時間動手，只好逃走了！」

高翔道：「一個這樣大規模的計劃，竟會在瀕臨成功的邊緣，因爲時間不够，而倉皇逃走？」

穆秀珍翻着眼，道：「世界上的事，本就難說得很！」

雲五風笑着，道：「四嫂，我看你的論證，不怎麼站得住脚？」

穆秀珍立時瞪住了雲五風，雲五風忙道：「第一，他們有時間裝置發烟器，第二，他們用來破洞的機械，全都搬走了，這決不是倉皇逃走的人所能做得出來的。」

穆秀珍只是眨着眼，無法反駁。

鐵庫被爆　疑雲重重

雲五風的那幾句話，說得雖然簡單，但却是無可反駁的，連高翔在事發倉猝之際，他也未曾想到這一點，他也一直只當歹徒是因爲警鐘響起，而倉皇逃走的。

但現在聽了雲五風的分析，情形顯然不是那樣簡單的了！

歹徒至多有足够的時間裝置發烟器，和搬走一切使他們進入保險庫的工具。

而這些時間，又是他們在可以進入保險庫之後所發生的。歹徒在可以進入保險庫之後，爲什麼不予取予携，而好整以暇地做這些事呢？

雲五風道：「照我看來，歹徒進入保險庫時，警鐘根本沒有響，他們不可能能够進行如此巨大的工程，而連銀行的警鐘系統，也不予破壞，他們一定是在從容退出之後，再度進入保險庫，響起警鐘，放出濃烟，等候警方人員趕到的。」

穆秀珍不禁笑了起來，道：「五風，照你這樣說來，這批歹徒全是神經病，有鈔票不拿，却只是和警方開一個玩笑！」

高翔聽到了這裏，轉身對身旁的一個警官道：

「請銀行的負責人來！」

那警官應聲走了開去，雲五風和穆秀珍仍然在爭論着，雲五風道：「我不知歹徒的目的是什麼，只是照事實來分析的！」

穆秀珍仍然不服氣地道：「我是只知道，世界上決不會有那樣的笨賊，笨到辛辛苦苦進了大銀行的保險庫，只放一輪烟就算了！」

在他們爭論的時候，那位警官已和兩個銀行的高級職員，走了進來，一個職員道：「高主任，我們已經和原來建造保險庫的承建公司聯絡過，他們表示明天就可以開工，來補好這個破洞。」

高翔點着頭，道：「那是銀行方面的事，警方不會加以干預，但是我們經過詳細的研究，斷定歹徒決不會入寶山空手而回，所以請銀行方面，最好再仔細查點一次，看看是不是眞的沒有損失。」

那兩個職員畧呆了一呆，道：「高主任，我們已經檢查過一次了！」

高翔道：「我知道，但是再查一次，可以有更正確的結論！」

那兩個職員互望了一眼，看他們的樣子，像是嫌高翔的提議太麻煩了些，但是結果，他們還是點了點頭，道：「好吧，我們再查一次！」

他們兩人離了開去，高翔已經知道了安妮的失踪，心頭十分沉重，他在保險庫中來回踱着，不一會，大批銀行職員，走進保險庫來，先由銀行的保安專家，檢查着每一個鐵柵外的電子鎖控制器，證明那完全未曾遭受過任何的破壞。

然後，就由一個警方人員，一個銀行的保安人員，陪同着銀行職員，走進鐵柵，監點着一紮一紮的鈔票，有幾個鐵柵中，架上所放的，還完全是未曾發行的新鈔。

高翔，穆秀珍，雲四風和雲五風四人，站在一旁看着，在忙碌了大半小時之後，一個銀行高級職員，來到了高翔的身前，道：「查點的結果，和上次一樣，銀庫中沒有任何損失！」

穆秀珍忙道：「再查一遍！」

銀行的高級職員立時皺起了眉，高翔也苦笑着，道：「算了，經過兩次查點，不會再有錯的，警方人員將一直守到保險庫修好爲止！」

那銀行高級職員走了開去，高翔道：「我們要不要從這破洞中，經過歹徒掘出的地道，到那幢大廈的地窖中去看一看！」

穆秀珍立時道：「好！」

雲四風也道：「這件事的確太怪異了，值得進一步的研究，高翔，請你帶路。」

高翔向在場的警務人員，吩咐了幾句，就先從那破洞中鑽了出去，穆秀珍跟在他的後面，雲氏兄弟，則緊隨在穆秀珍之後。

他們經過了那破洞，來到了水泥管口，水泥管中的污水，也早被抽去，高翔等四人鑽進了管子之中，一起向前爬行着，不一會，就從管子的另一端，爬了出來。

在那一端，也有許多警方人員守衞着，四人全爬出了水泥管，高翔才道：「我們剛才，已從地下爬過了本市最繁盛的一條街道，再向前去，就是那另一幢大廈的地窖了，小心碰到頭！」

他們慢慢地向前走出，來到了那大廈的地牢，雲五風看着那大厦地窖牆上的破洞，道：「和保險庫的外牆一樣，那也是新型爆炸儀造成的，照我看，就算是第一流的工程人員，要造成這樣的一條地下通道，和爆破工程，至少也得五天的時間！」

穆秀珍立時道：「那就容易了，查一查這間大厦的管理人員，就可以明白了，有人在這裏工作了至少五天之多，管理處的工作人員，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高翔道：「我早就想到這一點了，可是，這幢大厦的管理處，一共有七個人，事發之後，全部失踪，事情根本就是他們幹的。」

雲四風道：「這七個人，難道全沒有檔案，地址？」

雲四風的話，使得高翔又苦笑了起來，道：「這是一件計劃得十分周詳的行動，管理處的負責人，在一個月之前死去，他手下的幾個人，本來是管理處負責人包工請來的，負責人一死，他們就散了，大厦業主是輾轉經人介紹，請了這七個人來的，那介紹人也失了踪，我已命人遍訪曾見過這七個人的大厦中人，將他們的樣子畫出來，請法院下通緝令了！」

雲五風道：「原來管理處的負責人，是被謀殺的？」

高翔搖着頭道：「還不能肯定，我已命人去查了，不過，我看多半是被謀殺的。」才講到這裏，就看到警方謀殺調查科的楊科長，知另一個高級警官，自大厦地窖的入口處，走了進來，高翔忙道：「有結果了麼？」

楊科長的神情，十分古怪，他一面點着頭，一面向前走來，來到了高翔的面前，才道：「有結果了，原來的那管理員，叫季之發——」

高翔道：「這我們知道了，他是怎麼死的？」

楊科長道：「他的死因很特別，據他的家人說，在一個月前，他接受了一項打賭，一個人在西郊的一家古屋中過一夜，那間古屋，傳說是有鬼的，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被發現死在古屋中！」

高翔一聽到這裏，臉色就變了！

楊科長繼續道：「經過剖驗屍體，醫生說他是因爲受了極度的驚恐而死！」

高翔發出了一下近乎呻吟也似的聲音來，道：「那古屋，是白鶴園，林家古屋？」

楊科長有點奇怪高翔怎麼會知道，是以他先望了高翔一眼，才道：「是的，在那間古屋之中，已發生了幾件事故，三個人死亡，一個人瘋狂。」

高翔喃喃地道：「一個人失踪！」

高翔所指的一個人失踪，自然是指昨晚才發生的安妮失踪事件而言，但是楊科長却不明白高翔那樣說是什麼意思，只是用詢問的眼光望定了高翔。

而高翔在那時，心中眞是亂到了極點，他絕未曾想到，發生在大銀行保險庫中神秘的事件，會和林家古屋內的事有關連。

然而，從現在的調查所得看來，那分明是有關連的，那麼，安妮的失踪，是不是也和這件奇案有關呢？

高翔的思緒極之紊亂，一點也想不出頭緒來，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只盼望快點和木蘭花見面。

也就在這時，穆秀珍大聲道：「高翔，蘭花姐到那裏去了，她爲什麼不來？」

高翔定了定神，道：「我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我現在就去找她。」

穆秀珍道：「走，我們一起去！」

高翔望了望穆秀珍，又望了望雲五風，他想，他沒有理由拒絕穆秀珍，不讓她和自己一起去找木蘭花，既然如此，那麼也沒有必要將安妮失踪的那件事，再對他們瞞下去了！

因爲他們一見到了木蘭花，一定會明白的。是以，他嘆了一聲，道：「好，蘭花現在，也正在忙着，安妮昨晚接受了她同學的打賭，獨自在那間有鬼的屋子中躭了一夜，蘭花早上趕到那屋子，發現安妮已經失踪了！」

高翔的話，令得穆秀珍，雲四風和雲五風三人，齊齊發出了「啊！」地一聲驚呼，穆秀珍忙頓足道：「高翔，你怎麼不早說？」

高翔苦笑着，搖着頭，道：「是蘭花不讓我說，她還說，不論我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她都不能來幫我，我本來認爲這兩件事，是截然無關的，但是現在看來，却分明有着聯繫！」

穆秀珍急得團團亂轉，道：「蘭花姐還在那古屋中？快和她聯絡！」

高翔立時到了大廈地窖中，臨時設立的通訊台前，利用無線電話，聯繫上了那輛在西郊林家古屋前的警車，可是，木蘭花却已不在了。

木蘭花是在半小時之前離開的。

× × ×

在幾名警員，對古屋作了詳細的檢查，而仍然沒有任何發現之後，又有三輛警車駛到。

木蘭花請他們在古屋的附近，再展開搜索，她自己，駕了昨天晚上借來的那輛車子，駛上了公路去。

在那時候，木蘭花的臉上，現出了一種罕見的憔悴的神色來。

那種憔悴的神色，的確很少在木蘭花的臉上出現，因爲木蘭花對任何事，都充滿了信心，而一個充滿了信心的人，是不會感到疲倦的。

然而這時，當木蘭花駕着車離開去的時候，她却覺得自己的信心在動搖了！

安妮在古屋失踪，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們找了一個上午，現在差不多是中午了。可是安妮是如何失踪的，她却一點也不知道。

她甚至無法作出任何的推測，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古屋中有「鬼」，是「鬼」在作祟，但是木蘭花又怎會接受這樣的解釋？

她在駕車離去之際，甚至有點精神恍惚，最先來到的那輛警車的負責警官，來到了車前，道：「蘭花小姐，你到那裏去？高主任如果有電話來，我好告訴他。」

木蘭花畧想了一想，道：「我到離這裏大約有七哩，一條斜路上的一幢的歐式洋房子，在公路上，可以看到那幢屋子的。」

那警官可能有點好奇，他問了一句道：「到那屋子去幹什麼？」

木蘭花苦笑了一下，道：「我也不知道！」

她倒絕不是不想回答那警官的問題，而是事實上，她的確不知道自己去作什麼！

她知道，自己被人用安眠藥弄得在公路邊上，睡了一夜，和安妮的失踪，是有關連的，那是有人不想她及時趕到林家古屋去保護安妮！

而她也知道，她就算再趕到那屋子去，昨夜在屋中的那些人一定早已不在了，那麼，她還去做什麼呢？一點作用也沒有！

但是她却不能不去，因爲她不能放過這一個線索，那是她唯一的線索了！

木蘭花踏下油門，車子飛也似地向前駛出。

即使是在白天，這條偏僻的公路上，也是車輛稀少，木蘭花直駛到那幢屋子的門前，她聽不到犬吠聲，她伸手推鐵門，鐵門也沒有下鎖。

木蘭花推開了鐵門，走了進去，來到了那個佈置得相當華麗舒適的客廳中，壁爐中還有着餘燼，可是正如她所料，一個人也沒有！

木蘭花在屋子上下，走了一遭，就在客廳中坐了下來，屋子四周圍十分靜，她只是手撐着頭，一動也不動地坐着，苦苦地思索着。

在大半小時後，高翔，穆秀珍，雲四風和雲五風，一齊進了那屋子的客廳，木蘭花仍然呆坐着。

木蘭花自然聽到車聲，而且，她也立即在車聲停止之後，聽到了穆秀珍的叫嚷聲，但是她仍然一動不動地坐着，直到他們四個人走了進來，她才苦笑了一下，道：「高翔，你已經說了？」

高翔點了點頭，道：「是的，蘭花，你在這裏做什麼？」

木蘭花像是忽然之間，又充滿了精力一樣，她陡地站了起來，道：「來，我們好好地搜查一下這間房子，不要放過了任何細小的東西！」

高翔、穆秀珍，雲四風和雲五風四人，全都驚訝莫明，道：「爲什麼？」

木蘭花道：「我本來昨天晚上就可以趕到林家古屋的，但是却在這裏，着了道兒！」

木蘭花用簡單的概括，將她和高翔分手之後，所發生的一切，說了一遍。

高翔在木蘭花講完之後，也道：「蘭花，林家古屋，和大銀行保險庫的刦案有關連的！」

木蘭花揚起了眉，道：「那怎麼可能？」

高翔也將大銀行保險庫中發生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木蘭花用心地聽着，不時發出一些問題來，等到高翔說完，她道：「那眞是有趣極了！」

穆秀珍哭喪着臉，道：「蘭花姐，安妮被那古屋中的猛鬼，不知弄到什麼地方去了，而你還說有趣！」

木蘭花道：「不是鬼，是人！而且，我看他們，也未必會加害安妮！」

雲五風道：「何以那麼肯定？」

木蘭花道：「你想想，他們昨天晚上，有害死我的機會，但是他們却不用毒藥，而只是在酒中和了强力的安眠藥，如果安妮已死在他們的手中，那麼，我們早就在古屋中發現安妮的屍體了！」

木蘭花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又道：「在我未知道大銀行的怪案，和林家古屋有聯系之前，我的確很關心，但現在，我可以確信，那一批足智多謀的大盜，他們並不想謀殺人命！」

高翔道：「可是，曾經有幾個人死在那古屋中呀！」

木蘭花說道：「那些人可能眞的是自己嚇死的，我對整件事，已經有了一個大約的概念，我的推測是——」

木蘭花說到這裏，電話鈴聲竟然响了起來，大家循聲看去，電話就在酒櫃上，穆秀珍搶前一步，要去接電話，木蘭花道：「等我來！」

木蘭花到了酒櫃之前，拿起了電話，她並不出聲，只聽得電話中傳來了一陣「嗤嗤」的笑聲，道：「是警方人員，還是木蘭花小姐？」

木蘭花道：「兩者都有！」

那聲音又笑着，道：「你們來得太遲了，我已經打了三次電話哩，不過我知道，木蘭花小姐，你一定會來的，你還認得出我的聲音麼？」

木蘭花冷冷地道：「當然認得出，謝謝你的那杯酒，也謝謝你的車子！」

那聲音道：「眞對不起，和鼎鼎大名的木蘭花小姐，開了一個大玩笑，眞對不起！」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那只不過是一個無傷大雅的小玩笑而已，你們在大銀行保險庫中開的那個玩笑，就不同了，可以使你們每個人坐上二十年的牢！」

那面的聲音，陡地停了下來，像是他絕料不到木蘭花會講出那樣的話來一樣！

木蘭花冷笑着，道：「怎麼樣，是不是有點後悔開那樣的大玩笑了？」

那聲音這才勉强地乾笑了一下，道：「蘭花小姐，你眞名不虛傳，眞了不起！」

木蘭花道：「你太誇獎我了，我只不過是你們開玩笑的對象而已，我再問你一句，安妮在什麼地方，我限你們立即恢復她的自由！」

那人又是一呆，尖聲叫了起來，道：「那太寃枉了，我們絕不知道安妮在什麼地方，昨天晚上，我們的幾個朋友，幾乎還着了她的手脚……對不起，我說得實在太多了，再見！」

木蘭花忙道：「喂，等一等，你剛才那樣說，究竟是什麼意思？」

可是，木蘭花的那句話才一出口，她得到的回答，只是「得」地一聲响，對方已掛斷了電話。

木蘭花還拿着電話聽筒，發了一會怔，道：「你們全聽到的了，那人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各人全都搖了搖頭，他們實在無法明白那人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而且，他們也根本無法想像，在林家古屋漫長的一夜之中，安妮遇到了一些什麼怪事。

安妮在林家古屋中的遭遇，必需補述明白。

× × ×

安妮將背靠在門口，在門外，似乎又响起了一陣那種難聽之極的爬搔聲來！

安妮剛才曾經打開過門，她什麼人也沒有看到，只是看到墻上有許多黑影，而這時，她背靠着門

，聽着那種可怕的爬搔聲，似乎是那些黑影一起離開了墻，撲在門口，在用力爬着，想將門爬穿！

安妮這時的恐懼，眞是到了頂點，她已經不止一次地尖叫過，而在那樣的情形下，她反而叫不出來了，而她的腦中，突然映出了一個她一直根本不願去想及的大字，那個字是：「鬼！」

當安妮才一想到那個「鬼」字的時候，她的身子，劇烈地震動了一下。

然而，接之而來的變化，却是連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在樓下傳來的怪聲，將她驚醒之後，一連串的怪事，使她沉浸在極度的恐怖之中，在她下意識中，實在已經千百次地想到過那個「鬼」字的了，但是由於恐懼，她根本不敢正面地去想一想。

直到這時，她身受的恐懼，已然到達了頂點，她才陡地想起了「有鬼」來。而一想到這一點之後，她的恐懼，反倒迅速消失了！

她若是肯定了一切怪事，全是因爲有鬼而來的，那實在是和她平時所受的教育，完全相違背的，她根本不信有鬼，正因爲那樣，所以她才會獨自到這林家古屋中來過上一夜的！

如今那一切怪事，都是實實在在發生着的，她也的確曾經看到那些可怕的怪影，但，這一切，如果不是鬼所造成的，那就只有一個答案，那是人爲的！

既然是人爲的，她何必害怕成這樣？

當安妮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眞感到自己剛才的尖叫，如此的恐懼，實在值後慚愧！

她定了定神，在她身後的那種爬搔聲，仍然在持續着，安妮移了移身子，當她的身子移動之際，那種爬搔聲就停止。

而當她的背靠在墻上之後，那種爬搔聲，却又連續地發出來。

安妮本來，早就試過那樣的情形，只不過那時，她正在極度的恐懼之中，根本不及去想及其它，這時，她的心緒已然已經鎮定了下來，那就大不相同了，她立時發覺，自己的背，若不是靠在墻上，就不會有那聲音發出來。她起先還以爲那種聲音，是從墻上或是門上所發出來的，但是在仔細聆聽了片刻之後，她聽出，那種聲音，竟是從她背後發出來的！

安妮連忙把手伸到背後，她也立時摸到，在她背後的衣服上，掛着一隻小小的方形盒子，那方形小盒，用一支針，挿在她背後的衣服上。

安妮將那方形的小盒，摘了下來，在黑暗中摸索着，當她摸到了一個凹凸的掣鈕之際，那種可怕的爬搔聲，立時從盒中發了出來！

安妮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大聲道：「好了，鬼花樣玩完了麼？」

她這時，雖然在那樣大聲喝着，但是她的心中，仍然不免十分疑惑，因爲這房間中，決不可能有人進來的，她甚至可以肯定，直到這時，房間之中，仍然只有她一個人在！那麼，是什麼人將這個可以發出怪聲的小盒子掛在她背後的。

不單是那小盒子，又是什麼力量，熄了那盞燈，是什麼力量，使得手電筒滾開去，又是什麼，使得墻上，出現一個人影？

然而，儘管安妮的心中，還有着這些疑問，而這一切，全是人造成的，而不是鬼造成的，那是再也沒有疑問的事了，總不成鬼還科學到會利用發聲的小盒子！

是以安妮大喝了一聲之後，又厲聲道：「還不出來，躲在古屋之中，裝神弄鬼，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在安妮的連聲斷喝之下，安妮所在的那間房間之中，突然怪聲大作，種種聽了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不斷傳了出來。

然而這時候，就算那些聲音再古怪一點，也是嚇不倒安妮的了。

安妮在屋中，緩緩地移動着，蹲下身，在地上摸索着，她還記得剛才那支手電筒飛出去的方位，而她並沒有用了多久，就摸到了那支電筒。

在摸到了手電筒之後，她仍然蹲着身子，花了大約一兩分鐘，來辨別那些聲音的來源，當她發現，那些怪聲，是從天花板上傳下來的時候，她陡地按着了電筒，射向天花板。

古屋中的天花板，已經殘舊不堪，很多地方，天花板已經剝落，現出一條一條的木樑來。如果是檢查古屋內是不是有秘道，即使連木蘭花那樣細心的人，也不會留意到幾乎碰一碰就坍下來的天花板的。

但是，這時安妮突然之間按亮了電筒，射向天花板，她雖然沒有看到什麼，却立時聽到，在天花板傳下來的怪聲中，夾雜着一陣脚步聲。

安妮大聲叫道：「還想逃走？」

她那一聲大喝之後，所有的怪聲，一起停了下來，只有脚步聲還在繼續着，天花板之下，另有通道，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安妮正在考慮着，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最快地爬上天花板，去追那個裝神扮鬼的人，也就在這時，「拍」地一聲響，天花板上，翻下了一塊兩尺見方的活板來，同時，有一枝細如手指的鐵枝，一端有着鈎，自那翻板翻出，出現的洞中，跌了下來，那鐵板足有八九尺長！

等到安妮看到了那個洞和那根鐵枝之後，她已經完全明白了！

利用一具折光幻燈機，就可以在牆上製造不論數目的黑影，利用那鐵枝，就可以撥熄燈掣，就可以將手電筒點開去，就可以將那發出怪聲的小盒，掛在鐵枝的鈎上，將她在慌亂之際，掛在她的背上去。

自然，那人一定戴着紅外線的眼鏡，不然，他就不能在黑暗中行事了。

安妮抓着那鐵枝，迅速地向上爬去，她爬進了那個洞口，發現天花板上，是一條十分寬敞的通道，從房間中看來，天花板的剝落，殘破的情形，全是僞裝！

安妮不禁慶欣自己的運氣，因爲若不是那人走得匆忙，未曾將翻板鈎牢，而使翻板自己跌了下來的話，她再也不可能發現在天花板上，有着一條甬道。

安妮拉起了鐵枝，又將翻板扣上。

那時候，她絕未想到自己會一去，去了那麼久，她也未曾想到，木蘭花會來找她。如果她想到這一點的話，她就不會扣牢翻板，那麼，木蘭花和她的同學，一進入這間房間，就可以知道她是怎麼離去的了！

而她在向上爬來的時候，鐵枝十分細，她必需雙手並用，是以也沒有法子將手電筒帶上去。

這時，她看到甬道的盡頭處，好像有光亮在閃動着，她就向前奔了出去，她脚踏着的，是堅實的木板，和整幢古屋，脚步放重些，就會咯吱咯吱發響，大不相同。

她奔了十來呎，就來到了甬道的盡頭，有一度狹窄的暗門蓋掩着。

安妮推開了那度暗門，一股寒風，挾着細雨，撲面而來，她幾乎跌了出去！安妮向外看了看，已回到了林家古屋的外牆，離地大約有十五六尺，她還看到，有兩個人，正翻過古屋的圍牆，向外奔過去。

安妮小心地沿着牆，爬了出去，在離地還有六七尺時，她一縱身，跳了下去。

當她跳下去之後，她抬頭向上看了一眼，祇見那甬道的出口處，在外面看來，是一道一尺來寬的裂縫，這幢古屋的外牆上，這樣的裂縫，少說也有七八十條之多，眞是誰也想不到，那樣的裂縫之中，有一條，會是甬道的出入口！

安妮一落地之後，也轉過身，向前奔去，她翻過了圍牆，那兩個人在她面前三十多碼處，還在田野中奔着，安妮大聲呼喝，追了上去。

轉眼之間，便來到了公路上，公路邊上有兩輛車子停着，那兩個人來到了車前，各自打開車門，上了車，其中一輛車子，立時發動，疾駛而去，而另一輛車子的車頭，却發出一連串「軋軋」聲，未能立時發動。

安妮一直追了上來，離他們本就不遠，若是兩輛車子一起發動駛走，安妮自然追不上，可是那輛車子一躭擱，安妮却已追到了車旁。

車中那人看看不對頭，推開車門，向外便逃，安妮一縱身，已躍上了車頂，接着，她從車頂上直撲了下來，身子還在半空之中，雙足便已蹬出，那人正在向前奔跑着，安妮的雙足，重重蹬在他的背上，蹬得他身子向前一仆，跌倒在地。

而安妮的身子，也落下地來，在地上打了一個滾，那人剛掙扎着站了起來，安妮便已經滾到了他的身邊，雙足一踢，踢在那人的小腿上，那人一個站不穩，重又跌倒，安妮一躍而起，手肘撞向那人的後腦。

這接二連三的攻擊，全都是迅疾無比，那人根本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他的後腦被安妮撞中，前額又重重撞在公路的路面上，那人立時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道：「別再動手了！」

安妮一欠身，回手抓住了那人背後的衣服，將他提了起來。

天仍然下着細雨，天色很陰暗，安妮雖然和那人面對面，但是也祇是約畧可以看出，那人是一個十分瘦削的年輕人。

在木蘭花嚴格的訓練下，安妮的技擊術，足够對付三個大漢而有餘，對方祇是一個瘦削的青年人自然更不是安妮的手脚了。

安妮抓住了那人的衣服，厲聲道：「你在林家古屋中，扮鬼嚇人，是爲了甚麼？」

安妮一面喝問，一面還用力搖撼着那人的身子，那人喘着氣，道：「不，不爲什麼，祇是爲了好玩。」

安妮冷笑一聲道：「好玩得很麼？你怎麼知道我會在古屋中留着，你的同伴逃到哪裏去了？」

那年輕人却抿着嘴，再也不開口。

安妮推着他，直來到了那輛車旁，道：「走，跟我一起到警局去！」

那人本來已經不再掙扎了，可是一聽得安妮要揪他到警局去，他又劇烈地掙扎了起來，也就在這時，先前駛走的那輛車，突然着亮車頭燈，又疾駛了回來，安妮忙將那人拖到了車後，在那人的後腦上，重重加了一拳，將那人擊昏了過去。

那輛車子，疾駛到近前停下，車中一個人探出頭來，叫道：「怎麼還不走，別惹痲煩，首領吩咐

過，我們的行動，不能有任何枝節的！」

看來，那駕車回來的人，還不知道他的同伴已着了道兒，安妮看準了機會，剛想再撲出之間，那人話一說完，頭便縮了回去，立時又將車掉了頭，道：「快跟我來！」

安妮打開了車後座的門，將那昏了過去的人，塞進了車中，她上了司機位，發動了車子。

這時候，安妮已經知道事情絕不那麼簡單了，那兩個人在古屋中扮鬼，決不是爲了好玩，而是他們組織有計劃的行動的一部份！

他們的組織，可能是很龐大，至少有一個「首領」。

安妮其實還全然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在做些什麼事，但是，她敏銳的感覺，却已感到了强烈的犯罪氣味。

那時，那輛車子在向前駛去，安妮當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她若是跟蹤前去，就可以發現他們的那個組織，和弄明白他們究竟是在幹什麼。

所以安妮立時踏下油門，她和前面那輛車，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前面那輛車越駛越快，安妮仍然緊緊跟隨着，公路上除了他們兩輛車之外，什麼車輛也沒有，越向前駛去，越是荒僻。

十分鐘之後，安妮看到前面的那輛車子，轉上了一條上山的斜路，那斜路十分陡斜，一轉上斜路，就可以看到上面的一個高坡上，依着山勢，有一幢相當宏偉的洋房。

那洋房看來，和有錢人的郊區別墅，沒有什麼不同，前面的那輛車子，在大洋房門前停下，車中那人，也自車中走了出來。

安妮畧爲猶豫了一下，將車子直駛向前去，幾乎就在那人的身後停了下來。

那人呆了一呆，轉過身來，可是他還未曾出聲，安妮已經打開了車門，同時，那柄小手槍，也已抵住了他的背心，安妮在那人的驚愕中，冷冷地道：「想不到吧，跟在你後面的，一直就不是你的同伴！」

那人舉起了手，在門柱上的燈光照映之下，他的面色，顯得蒼白而憤怒，他道：「小姐，你太過份了！」

安妮冷笑着，道：「在林家古屋，我幾乎被你們嚇死，現在，我這樣就叫過份了？」

那人吸了一口氣，道：「小姐，你現在最好做法，就是忘記一切，立即回家去。」

安妮「哼」地一聲，道：「你就想我那樣做了，可是你現在沒有反抗的餘地，帶我去見你們的首領，讓我弄明白你們這樣裝神弄鬼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安妮和木蘭花，穆秀珍在一起之後，自然也經歷了不少驚險百出的事情，但是像如今那樣！由她單獨一人，制住了敵人，直闖敵人的巢穴，却還是第一次。是以她的心中，也十分緊張。

不過，她的行動，語氣，却十分鎮定，那人的臉色變得難看之極，這時，大洋房內，已有一個人走了出來，一面走着，一面道：「將那小姑娘嚇走了麼？」

那人苦笑了一下，他還未曾出聲，安妮已陡地揚起槍來，扳動了槍機。麻醉針隔着鐵門，射了進去，恰好射在走出來的那人的胸前，那人呆了一呆，不到一秒鐘，他的身子就向前一衝，他的手揚了起來，像是想抓住什麼，穩住他的身子。

然而，他却什麼也抓不住，手才一揚了起來，他就倒了下去。

在安妮身前的那人，趁機向前撲了出去，但是安妮立時又射出了另一枝麻醉針，射中了那人的後腦，那人的身子向前一撲，撲在鐵門之上，發出了「砰」地一聲響，接着，就一動也不動了！

而在那「砰」地一聲響之後，周圍又靜了下來，簡直靜得出奇。

安妮向屋子看去，祇見屋子的下層幾個窗口，有暗淡的燈光透了出來，整幢屋子中，似乎沒有別的人了。

安妮祇打量了極短的時間，就攀過了鐵門，進了花園，通向屋子的大門虛掩着，安妮一伸手，推開了門，身子立時閃了一閃。

她是怕門一被自己推開後，屋中便有人衝了出來。

可是，門被她推開之後，屋中却一點動靜也沒有，安妮握着麻醉槍，走進了屋子，一進門，就可以看到一個陳設得十分華麗，新頴的大客廳。

在客廳中，有着兩組淺米色的沙發，和滿鋪着橘紅色的長毛地毡，客廳中一個人也沒有。祇有一盞座燈亮着，發出柔和的光芒。

安妮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她來到了客廳的正中，大聲道：「好了，你們全可以出來了，躲不了哩！」

她這時，那樣大聲呼喝着，原來的用意，祇不過是想試探一下，屋子中是不是有人，可是，意料之外的是，就在她一出聲之後，客廳正中的大水晶燈，陡地亮着，在樓梯口，沙發後，全有人站了起來！

同時，在她的背後，也有一根硬而圓的金屬管子，抵住了她的背心，那毫無疑問的，是一柄來福槍。

安妮陡地呆了一呆，刹那之間，會有那樣的變化，她實在是料不到的！

這時，祇見樓梯口的那人走向前來，那人的面上戴着一個面具，安妮又發現，其餘五六個人，也一樣戴着各種各樣的面具，她倒是像置身於化裝舞會一樣！

那人揚了揚手，道：「安妮小姐，你手中的麻醉槍，還不肯放棄麼？」

安妮仍然緊緊地握着麻醉槍，她實在不想放棄她的武器，可是，在她背後已被人家的武器抵住的情形之下，她想不放棄也是不行的了！

她發出憤怒的悶哼聲，用力將麻醉槍拋在地上，在她面前的那人，一脚將那柄麻醉槍踢了開去，安妮道：「你就是首領了？」

那人搖頭道：「不是，但我是第二負責人，小姐，你爲什麼不像別的女孩子那樣胆小，一聽到了怪聲，一見到了怪影，立時逃走？」

安妮冷冷地道：「那使你們遭到了損失，是不是？」

那人臉上的神情如何，由於他戴着面具，安妮當然看不到，但是他的聲音，却躊躇了一下，然後才道：「直到目前爲止，還不能說我們遭到了損失，但是你替我們增加了不少麻煩，倒是真的，首先，我們不知道要如何處置你才好！」

安妮冷然道：「如果你們的重大犯罪陰謀，因我而不得逞，那麼，可以將我殺死，在這樣僻靜的郊外，沒有人會注意一下槍響的！」

那人笑了起來，道：「小姐，你的鎮定和勇敢，大有木蘭花之風，不過你可能早已知道，我們是不想殺人的，如果我們要殺人，早在林家古屋，就可以下手，我們是運用超人的智力，來得到報酬，殺人是醜惡的行徑，我們絕不會採取的？」

安妮道：「你們的犯罪計劃是甚麼？」

那人「哦」地一聲，道：「安妮小姐，那太過份了，我是不會告訴你的，你已逼得我們要放棄這裏，我也只好委屈你一下了！」

那人的右手，一直放在背後，直到此際，他才陡地揚起手來。在他的手中，是一隻圓柱形的鐵罐，而他的食指，正按在鐵罐的一個掣上。

一看到那樣的鐵罐，安妮便立即知道，那是一罐噴霧，那人一定是想利用噴霧，令自己昏迷過去，是以她立時側過頭去。

可是，她反應雖快，却也來不及了，那人的手指，按了下去，「嗤」地一聲響，一股噴霧，射了出來，安妮只覺得一股强烈的麻醉藥氣味，撲鼻而來，她嗆咳了一下，便覺得天旋地轉。

而那時，她背後的那人，也後退了一步，安妮的身子搖幌着，在她身前的那人，還在對着她，不斷地噴霧，安妮終於倒了下去。那人拋開了手中的鐵罐，大叫道：「我們快撤退！」

一個戴着面具的女人道：「我們已經放棄了一個據點，再放棄下去怎麼辦？」

另一個道：「林家古屋也靠不住了，我看我們不必再撤退了！」

那人却叱道：「胡說，我們的計劃天衣無縫，而且已經成功了，只不過放棄幾個據點，有甚麼大不了，安妮和木蘭花的出現，本就是意外，現在意外已經過去，我們的計劃也沒有受到任何損失！」

其餘幾個人不再說什麼，他們一起向外退去，到了外面，將那兩個仍然昏迷不醒的人，扶上了車，所有的人，都擠進了兩輛車子中，駛走了。

× × ×

安妮一直躺在柔軟的地毯上，等到她又醒過來的時候，陽光射進客廳來，安妮掙扎着站起身來，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

安妮仍然覺得有點頭重脚輕，她脚步虛浮地走向前，在地毯上，拾起了她那柄麻醉槍來。

她一手扶着沙發的靠背，定了定神，屋子中很靜，她已可以肯定一個人也沒有了，她來到了電話旁，拿起了電話聽筒。電話線並沒有被割斷，她先打了個電話到家中，沒有人接聽，才又打電話到警局，值日警官接到了安妮的電話，忙道：「安妮小姐，請你快到林家古屋去！」

安妮道：「你能通知林家古屋的警方人員，派一輛車子來接我麼？我在林家大屋以西，約十哩的一幢大洋房門前等他們！」

值日警官道：「自然可以！」

安妮放下了電話，走了出去，寒冷而嚴肅的北風向她吹來，使她清醒了不少，她等了不到二十分鐘，一輛警車，已然駛到。

安妮請兩個警員，留守着那幢洋房，她登上了警車，她上了警車，才知道木蘭花他們全來了，只不過他們不在林家古屋，在搜索另一間屋子。

當安妮走進那幢北歐式房子的時候，木蘭花等人，也正好對這幢屋子，作了徹底的搜查，但是却一無所獲，各人的心情，十分沮喪，但是安妮安然回來，却使得他們全都高興了起來。

穆秀珍緊握着安妮的手不放，道：「小鬼頭，你到那裏去了？可是給鬼迷住了麼？」

安妮看到了各人，她也十分興奮，她將她昨天晚上的遭遇，講了一遍，各人用心聽着，她講完之後，才補充道：「那幢大洋房，和林家古屋，我看全是一個犯罪組織的據點。」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萬里雄風

倪匡・著
培新・圖





雪地亡魂逢血掌

萬里飄雪，天地間一片耀目的銀白，在萬籟俱寂之中，只聽得一陣犬吠聲，夾雜着鞭子揮動的「拍拍」聲，一個少女，趕着七八頭獒犬所拉的雪撬，飛馳而來，雪地中孤零零地有着一間茅屋，一個虬髯漢子，想是聽到了聲響，從屋中出來，向前張望着。

那少女在轉眼之間便馳到了虬髯大漢的面前，只見她約莫十七八歲年紀，十分俏麗，可是這時候，却是臉色蒼白，神情萎頓，而且，她的兩頰，還有着十分明顯的淚痕，一望而知她曾傷心地哭過。

一到了近前，她便以十分嘶啞的聲音道：「他們在這裏了麼？」

那虬髯漢子對這個少女十分恭敬，在馬上欠身，道：「一定是在這裏的了。」

那少女「嗯」地一聲，突然一翻手腕，「嗖」地一聲響，一條鮮紅色的長鞭，突然揮了出來。那長鞭只有手指粗細，但足有一丈五六長短，一揮出來之後，在那七八頭獒犬頭上，「拍」地發出了一聲響，又立時收了回來，一來一去，快疾無比。

緊隨着那長鞭揮出的「拍」地一聲之後，獒犬的吠叫聲，立時停了下來。

犬吠聲一停，四周圍又立時靜了下來。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那茅屋的門，發出了「吱呀」一聲響，打了開來。

門一開，那七八頭獒犬又待作勢前撲，但是那少女伸手向下按了一按，那麼兇惡的獒犬，立時又在雪地上伏了下來。

茅屋的門漸漸打開，先從門中伸出來的，乃是一柄油紙傘，接着，「拍」地一聲，那油紙傘已撐了開來，傘上有兩三個破洞。

再接着，便是一個穿着一件光板老羊皮襖的老者，走了出來。

那老者睡眼惺忪，用紙傘遮住了頭，向外走了一步，自言自語道：「好大雪啊！」他一面說，一面探頭向前看來，一看到了那虬髯漢子，便「啊」地一聲，道：「原來是王總管，王總管，你帶這麼多人，可是打夜獵麼？上好的狐皮可不是得夜獵麼？王總管，請進來，喝一口熱茶，等老漢去燒！」

那老漢一出來，就嘮嘮叨叨，講個不了，但是却沒有人搭腔。

那虬髯漢子，和那個少女，一見老漢出來，面上現出意料之外的訝異神色來，等那老漢講完，虬

髯大漢才叫道：「陳老爹——」

他一叫，陳老爹又抬起頭來，他一抬頭，却大聲嚷了起來，道：「這不是天一堡的雪紅小姐麼？這可是天上飛下來的鳳凰啊，雪紅小姐，老漢上一次看到你時，你年紀還小，老漢在第二天，就捉到了三隻好大的火狐，這次看到了你，可不一定捉到些——」

他講到這裏，那少女已經皺了皺秀眉，虬髯大漢忙道：「陳老爹，你少說廢話了，我們是來找人的。」

陳老爹一呆，道：「找人，找我老漢麼？」

他的頭仰得更高了，只見他黧黑的臉上，幾乎全是皺紋，他究竟有多少年紀，只怕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了，但是天一堡的王總管，却知道他在這兩間茅屋住下來，總也有二十年了。

王總管倒很喜歡陳老爹，因爲自從陳老爹在離天一堡二十多里的荒地上搭了兩間茅屋，住了下來之後，他在天一堡中的地位，也一天一天地高了起來，等於到了今日總管的地位。

來往天一堡的人都奇怪，天一堡防衞極之森嚴，在離堡二十五里之外，便遍設暗卡，二十五里之內，再向天一堡接近，更是步步盤查，里里有哨，陌生人想要混進去，那實比登天還難，但何以就在第一排暗卡之外不遠處，有一個孤零零的老者居住着，豈不是可疑？

事實上，當陳老爹才來的時候，天一堡中的高手，也不是沒有起過疑，也曾對之日夜監視過，但是久而久之，天一堡上下，都知道陳老爹是逃荒逃來的，孤苦伶仃一個人，陳老爹沒有別的本事，可就是釀得一手好酒，他釀的酒不多，但經過的人，祇要開口，總能喝上一碗。

酒是最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的，漸漸地，天一堡中的人都不以陳老爹爲異了。

而陳老爹來的時候，已經够老了，二十年下來，更是老得幾乎連走也走不動了，自然更加沒有人去注意他了。這時，看他仰着頭，問人家可是找他的時候，王總管不禁笑了出來。

王總管笑道：「呸！找你作什麼？我們是追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你祇怕也見過，就是堡主的內姪——」

陳老爹插嘴接了下去，道：「是的，我見過了，白白大大的，好小娃兒啊，發得一手好神箭，是麼？」

王總管道：「不錯，我們要找的就是他，他在你屋裏，是不是？」

陳老爹瞇着眼，笑了起來，道：「王總管，你和我開什麼玩笑，他們怎會在我這裏？」

王總管轉過頭去，道：「小姐，陳老爹說他們不在此地，我們還是快向前追去，若是在這裏躭擱時間，祇怕給他們越走越遠了！」

那少女寒着臉，冷冷地道：「可是，獒犬却是追到這裏停了下來的。」

王總管忙又道：「是啊！」

獒犬的嗅覺最靈，里許之外，能聞人味，七八頭獒犬追到了這裏，停了下來，若說是要追的人不在這裏，那是令人難以入信的事。

是以王總管立時又揚聲道：「陳老爹，這事可不是說着玩的，人在不在你屋子裏？」

那少女怒道：「王大叔，你是怎麼啦？人在不在屋子裏，進去一看不就知道了？」

她身形拔起，向內躍了進去，當她身在半空之際，手中的長鞭，又「拍拍」地揮動了兩下，那七八頭獒犬，一齊竄了上去。

等她身形落下時，已在茅屋的門前，她反手一拍，身後的兩頭獒犬，已然狂吠着衝了進去，她站在門口，叫道：「拿火把來。」

她的聲音，十分嘶啞，而且，她是咬牙切齒叫了出來的，像是在取得火把之後，她便可以發現她最痛恨的東西，立時將之徹底毀滅一樣！

她一叫，立時有兩個大漢，翻進了竹籬，將火把遞給了那少女。

陳老爹也不張傘了，他攤着雙手，道：「各位大叔，怎麼一回事？王總管，我老漢——」

王總管面色一沉，道：「少廢話，我們只不過是找人，若是找了出來，哼哼，那你這幾根老骨頭，也別想再有剩下了！」

陳老爹頓着足，乾癟的臉上，現出十分寃屈的神色來，轉過身去，那時，那少女已握着火把，闖進了那兩間茅屋之中。

那兩間茅屋，能有多大，七八頭獒犬衝了進去，早已將茅屋中簡陋的東西，弄了個天翻地覆，那少女持着火把進去一看，更是一眼看盡。

屋中當然沒有人，但是七八頭獒犬，却伏成了一個圓圈，犬首對準了房中心的地面，一面嗅着，一面發出極其淒厲的吠聲來。

那少女「哼」地一聲冷笑，道：「王總管，你看到沒有，這房中有地道哩，這老頭子不是好人，先將他拿下了！」

可是王總管却並沒有向陳老爹動手，他只是來到了那少女的身後，道：「小姐，那是一個地窖，堡中上下，幾乎人人皆知，窖中所藏的，是陳老爹釀製的好酒。」

那少女厲聲道：「你怎知那裏面不能藏人？」

王總管的口唇動了一動，他本來是想說：「陳老爹何必在這裏藏人」的，但是，他看到那少女的臉上，已充滿了怒意，是以他將想說的話，又縮了回去。

那少女啞着聲音，大喝道：「將這裏揭開來看看！」

王總管答應了一聲，在兩頭獒犬之旁走過，一俯身，手指鈎住了一個洞，將一塊五尺見方的木板，鈎了起來。那木板一被鈎起，便隱隱聞到了一股撲鼻的酒香。

那少女將火把向下一揚，只見下面是一個一丈來深，六七尺見方的地窖，地窖的四壁，疊着不少酒罎，在火把的光芒照耀之下，並看不到地窖中有人。

可是，在那塊木板被揭了起來之後，那七八頭獒犬，却更是瘋了也似地叫了起來。

那少女站在地窖口子上，面上的神情，充滿了疑惑，突然間，她一抖手，「嗖」地一鞭，便向地窖之中，揮了出去，只聽得「叭」地一聲響，一隻大酒罎，已然被砸得粉碎，美酒四溢，立時流了一地，酒香更濃。

那時，那七八頭獒犬，反倒不出聲了。那少女鞭若游龍，又是一連「叭叭叭」的幾鞭，砸碎了七八罎酒，令得圍在一旁的那七八個人，連王總管在內，心中俱都暗叫可惜不已。

七八隻酒罎一破，那地窖中絕沒有藏着什麼人，是顯而易見之事。

那時陳老爹也已顫巍巍地走了進來，唉聲嘆氣地說道：「小姐，當眞是罪過啊，這七八罎酒，你看看，都快二十年了，唉，我這裏又怎麼會匿藏着人——」

他在不斷自言自語地講着，也沒有人去睬他，突然之間，祇聽得那少女大叫道：「王總管，你來看！」

他一面叫，一面伸手指着地窖下面，王總管湊過頭去一看，也不禁一呆！

那七八罎酒，一齊破裂，在地上，照理應該積有三兩寸深的酒才是的。可是這時，地上却祇是濕漉漉地，並沒有積酒。

王總管一呆之後，立時道：「小姐，這——」

那少女叱道：「這還不明白麼？在這地窖之下，另有暗道，酒全漏下去了！」

王總管陡地大吃了一驚，抬起頭來，叫道：「陳老……」

可是，他下面的一個「爹」字，還未曾出口，便整個人都呆住了！

祇見陳老爹的身子，在刹那之間，暴長了起來，但那也祇是電光石火一刹那的事，王總管也根本未曾看清陳老爹暴長的身子是怎樣的。

因爲陳老爹的身子突然一挺之間，祇見他身形幌動，電光石火間，祇聽得七八下獒犬的慘叫聲，陳老爹人影閃動，七八頭獒犬，一齊在地上打滾死去。

緊接着，祇聽得呼呼兩聲響，兩個人飛了出來，撞在牆上，將牆撞穿，跌了出去，祇見他們跌出之後，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鮮血自他們的胸口，汨汨流了出來。

這一切的變故，當眞祇是在電光石火之間所發生的，可以說是來得突然之極！

當變故突然發生之際，每一個人皆是一呆。

然後，祇見兩個人突然怪叫了起來，身形閃動，向外疾竄了出去。他們向外竄出的勢子，十分之快，轉眼之間，已見他們快要竄到了馬前。

可是，也就在此際，祇見又一條人影，也掠了出去，那條人影身法之快，更是如鬼似魅，一轉眼間，便已在他們兩人的中間穿過，擋在他們兩人之前，雙手齊出，向他們的臉上按去。

那一招的招數，十分異特，在屋中的人，也都看得十分清楚，當陳老爹的雙手，一齊向前按出之際，掌影亂搖，竟是無可趨避！

祇聽得那兩人，突然發出了一下慘嗥聲，身子突然向後退來。

本來，他們已然掠出了屋子有十來步的，但這時一直向後退來，直退進了屋子，方始雙腿一屈，倒了下來，他們倒地之後，是臉向着上面的，祇見他們兩人的臉上，各自有一隻鮮血淋漓的手印！

那手印看來十分分明，倒像是有人用利刃在兩人的臉上，刻意雕成的一樣！

王總管和那少女一看，都呆了一呆，而尤其是王總管，一看到了那兩人面上的血手印，陡地想起了一個人，祇覺得身子像是浸在雪水中一樣，把不住簌簌地發起抖來。

而就在他們一呆之間，陳老爹又已經掠向屋子來，祇見他到了屋中，身形疾轉，還有四名漢子，也一齊無聲無息，倒了下來。

刹那之間，四周圍又變得靜到了極點，但不一會，便響起了一陣「格格」的聲響來，原來那是王總管上下兩排牙齒，因爲身子抖得越來越劇烈而發出來的聲音。

那少女的臉色雖然蒼白，但是臉上的神色，還是怒多於驚，和王總管那種死灰一樣的神情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地上，七八具狗屍，八具人屍，在火把的照耀之下，顯得淒厲之極，而三個人的身形，

也各自僵立不動，過了足有一盞茶時，才聽得王總管結結巴巴地道：「陳老爹，你……你……得得……得得……」

他祇講了四個字，牙齒已不住地發起抖來，竟再也講不下去。

這時候的陳老爹，也不再是傴僂着腰，眼光茫然的陳老爹了！

祇見他身形挺立，像是在陡然之間，長高了一個半頭一樣，而他的雙眼之中，也迸射着冷森森的光芒，望之令人心悸。

他祇是冷笑了一聲，王總管的身子，抖得更厲害，突然雙腿一屈，跪了下來，叫道：「你饒了我罷！」

陳老爹却立卽回答，而且，他回答得如此乾脆，如此簡單，祇聽得他道：「不能！」

王總管陡地一呆，抬起頭來。

可是，他才一抬頭，陳老爹的右手，突然向前伸出，已然在他的臉上，按了一按！當陳老爹的手，和着血珠子，一提了起來之際，那少女不禁「噓」地一聲，倒抽了一口涼氣！

祇見王總管的臉上，像是被人揭去了皮一樣，已出現了一個血淋淋的手印！

他還未曾立時死去，祇見他的身子一挺，突然站了起來，啞着聲叫道：「小姐，快……快去告知堡主，血——」

他祇講到一個「血」字，身子突然向前一栽，「叭」地一聲，跌在地上，再也不動了！

陳老爹發出了兩下冷笑聲，搖了搖頭，陰森森地道：「沒有人可以告知堡主……」

他倏地抬起頭來，望定了那少女。

那少女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一步。

陳老爹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齒，又道：「沒有人可以告知堡主，因爲小姐，你太聰明了，多少年來，祇有你一個人看出，這地窖之中，另有暗道！」

他一面說，一面向前慢慢地逼去。那少女在陳老爹向前逼來之際，祇得不住地後退，但是轉眼之間，她就退到了牆前了。

陳老爹不斷地發出令人心悸的怪笑聲，道：「我還可以告訴你，從地窖通出去的地道，我足足掘了二十年，是直通到天一堡的中心去的，天一堡中的任何人，都做夢也想不到這一點的，當然，我也絕不會留下活口的！」

那少女的身子，也發起抖來，自她失色的唇中，迸出了一句話來，道：「你……殺了我……堡中的人是會來找我的！」

陳老爹「桀桀」地笑了起來，道：「當然，當然他們會來找你的，你是天上的鳳凰，你是堡主的唯一愛女，他們不見了你，怎不找？哈哈，可是，他們却找不到我甚麼，等到他們找到我這裏時，已經甚麼也沒有了，什麼痕跡也沒有了！」

陳老爹的一隻手，已然慢慢地向上，又揚了起來。

那少女發出了一聲尖利之極的驚呼聲，手中的長鞭，突然揮成了一個圈兒，「嗖」地向前，疾揮而出，擊向陳老爹的面門。

同時，她身子一躬，背後突然一用力，「轟」地一聲響，已將牆撞穿了一個洞，她人也在牆洞之中，直穿了出去，在雪地上，翻滾了兩下，疾躍而起！

那少女撞牆而出的身法，也可以說是極之快疾，可是她剛才一站定，陳老爹却已到了她的面前！

那少女手臂揮動，長鞭呼嘯掠出。可是她鞭勢雖猛，陳老爹手腕一翻，五指一緊，靈蛇也似的鞭梢，已突然被他握住，並還向懷中大力一帶！

那少女一見鞭梢被對方握住，若是立時便撤手，或者還可以無事。可是偏偏那根鞭子，乃是極其罕見的一種巨蟒的筋所製，堅韌無比，乃是一件趁手之極的兵刃，她自小便練，一直帶在身邊，極其心愛，一時之間，不捨得丟棄，猶豫了一下。

而就在她一猶豫間，陳老爹的那一股大力，已經傳到，拉得那少女向前一個踉蹌，直跌向前去。

那少女一向前跌出，心知不妙，立時鬆手之際，肩頭一緊，已然被陳老爹抓住！

陳老爹一手抓住了那少女的肩頭，一手向着那少女的面門，不斷地搖幌着，一面搖，一面發出難聽之極的「桀桀」笑聲來。

那少女微仰着臉，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她蒼白的臉上，她雙眼睜得老大，雖然她臉上的神色，已是一副駭然欲絕，但是她却還緊緊地抿着嘴，一聲不出。

陳老爹的右手，五指箕張，一寸一寸地向那少女的臉接近，眼看已將要按上那少女的面門了！

在那時候，那少女只覺得鼻端聞到了一股濃烈的血腥味，而陳老爹的掌心，也變得血也似紅，像是他的手掌，才在血中浸過，又像是他掌內的血，隨時可以裂膚而出，向外噴來一樣！

那少女雖然倔強，但是在這生死關頭，她的氣息，也不免急促了起來，她喘着氣，雙眼定在離她面前，已只有三四寸的那隻手掌之上。

突然，她以微帶顫抖的聲音：「你……你不是甚麼陳老爹！」

陳老爹發出一下異樣的長笑來，道：「當然我不是甚麼陳老爹！」

那少女嚥了一口口水，道：「你……你是血掌唐豪！你就是那殺人不眨眼的血掌唐豪！」

陳老爹又桀桀怪笑了起來，道：「不容易啊，我已有二十年未在江湖露面，像你這樣年紀的人，居然也知道我的名頭。」

那少女氣息急促，但是她仍然勉力使自己鎭定，甚至還發出一下冷笑聲，道：「我怎麼知道你的名頭？只不過在堡中，有一個人，時時提起你血掌唐豪之名，我向爹處問來的而已。」

陳老爹——血掌唐豪冷冷地一哼，道：「天一堡中，時時提起我名字的，除了凃龍老賊，還會有甚麼人？」

那少女怒道：「你敢對我父親無禮？」

唐豪「哈哈」笑了起來，他笑得十分高興，又連聲道：「凃龍老賊，凃龍老賊，凃龍老賊！」

他連罵了三聲，那少女的怒意，也越來越甚。她被唐豪伸手抓住了肩頭，雙臂的力道，發不出來，但是她咬牙切齒，用力一腳，向唐豪踢去。

唐豪也根本不逃，「砰」地一聲，那少女的一腳，踢在唐豪的腿上，唐豪只是一聲長笑，可是那少女却是腳趾一陣奇痛！

那一陣奇痛，令得那少女的淚水，不由自主，迸了出來，但是她還緊緊地咬着牙，不發出一點呻吟聲來。

血掌唐豪笑道：「想不到凃龍老賊，這樣不中用的窩囊貨，居然還有這樣一個女兒。」

那少女氣得身子發抖，尖聲道：「你才沒有用，你若是有用，爲甚麼要隱名埋姓，在這裏住了二十年？」

血掌唐豪的面色，在刹那間變得十分之難看，好一會不出聲。

在那段時間中，他的手掌，一直停在那少女的臉前，那一陣陣中人欲嘔的血腥味，也不斷地傳了過來，那少女一顆心，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但是她却始終强忍着，一聲不出。

好一會，才聽得血掌唐豪冷冷地道：「是的，我在這裏隱名埋姓了二十年，可是，凃龍老賊，在這二十年中，可曾出過天一堡半步？」

那少女一揚首，道：「哼，我爹在堡中練絕頂武功，怎可以和你這種鬼祟行動，相提並論！」

血掌唐豪連聲冷笑，他每發出了一下冷笑聲，那少女的身子，便不由自主，震上一震，他連笑了五六下，才道：「時時提起我名字的，居然不是凃龍老賊，那又是甚麼人？」

那少女想是豁了出來，她也一聲冷笑，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血掌唐豪的手掌，向前陡地又壓近了寸許，喝道：「說，是誰？」

那少女閉上了眼睛，道：「我偏不說！」

唐豪「哼」地一聲，手掌已然又待向下按了下來，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遠處，又有馬嘶聲傳了過來。

從馬嘶聲聽來，已然不大遠了，唐豪陡地一怔，那一掌並不再向下接去，只是一伸手，點中了那少女的「肩井穴」，將那少女拖着，回到了屋中，放在炕上，拉過一條破被，將那少女的身子蓋住，他自己則坐在炕邊上，向着地窖道：「你們兩人仍然別動，又有人來了！」

那地窖之下，却是一點聲音也沒有，血掌唐豪雙眉一揚，又道：「你們可聽到我的話麼？」

他這一下喝問，聲音已大了許多，但是仍然未有回答，唐豪身形一縱，自炕沿跳進了那地窖中。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一下急嘶聲，挾着一陣勁風，捲進了屋中，那一股勁風之强，令得茅屋的屋頂，也幾乎被抬了起來。

血掌唐豪在地窖之中，一時間，也不知來的是甚麼人，他連忙彎起了身子，發出了一陣劇咳，他咳聲未畢，已聽得上面有人喝道：「甚麼人？」

唐豪嘶啞着聲，道：「我……我……是我陳老頭！」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抱着頭，身子蹲着，居然還在不斷地發抖。

只聽得上面腳步聲傳到了地窖邊上，道：「陳老爹，是你，這裏是怎麼回事？」

血掌唐豪偷眼向上看去，一看那漢子，便認出那是天一堡主凃龍的大徒弟，他的聲音發着抖，道：「我……我也不知道，先來了一男一女兩人，後來，又來了許多人，他們打了起來，我只好躲在這裏……我可是甚麼也不知道，張大爺……我甚麼也不知道！」

那中年漢子道：「你且上來。」

唐豪慢慢地向上攀來，他才一攀上地窖，身形一直，突然之間，一掌印出！

那一掌，正印在中年漢子的小腹之上，那中年漢子的臉上，現出了吃驚之極的神色來，望定了唐豪，然後，鬆了一口氣，「砰」地仰天跌了下去。

血掌唐豪一出手，便又殺了一個人，他不禁「嘿嘿」一笑，可是就在那一笑間，只聽得在門口，又傳來了兩下冷笑聲。

那兩下冷笑聲，聽來陰冷之極，血掌唐豪乃是何等樣人物，但是聽了之後，仍然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一則，也是因爲他想不到來的不止那中年漢子一人，若是他早知還有別人的話，他也不會

一上來就出手了！

這時，他倏地抬起頭來，只見門口站着一男一女兩人，那男的個子矮得出奇，形容猥瑣，但是一身衣服，却又華麗無匹，黑底金綉，閃閃生光，綉出千百條各種神態不同的蜈蚣。而那個女的，身形則高得出奇，那男的只不過到她的腰際而已。

那女的生就一張馬臉，白滲滲地一點血色也沒有，極其駭人，雙眼之中，幽光閃閃，髮如亂蔴，看來十足是一個孤鬼野魂。

一見到那兩個人，血掌唐豪，不禁「呼」地一聲，倒抽了一口涼氣！

那女的薄唇掀動，道：「當家的，你看到了沒有？這可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啊！」

那男的聲音，十分粗啞，道：「是啊，娘子，唐老大的血掌功夫，比打死我們孩子之際，又有進步了！」

那女的又道：「當家的，你說得對，我們的孩兒要是不死在血掌之下，今年也早就成家立室，你也應該抱孫子啦！」

那男的「桀桀」笑着，道：「娘子，你說得眞對。」

血掌唐豪聽他們不斷地講着，心中實在不是味兒，一聲厲笑，道：「當眞想不到啊，在這裏塞風苦寒之地，居然會見到厲神君，雷仙后夫婦！」

那一男一女又桀桀怪笑起來，道：「唐老大，這才叫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找了你二十年哩！這二十年時間，我們甚麼地方沒有去過，近三四年來，聽得人說，早年有人見你出關來了，是以我們一直在關外打轉轉，嘿嘿，若不是你剛才那一掌，我們當眞不敢識你了！」

血掌唐豪沉聲道：「好，好，你們既然找到了我，那一定要算舊賬的了。」

那女的道：「自然。」

唐豪吸了一口氣，道：「但是我却有一個不情之請，尙蒙俯允。」

那女的「嘻」地一聲，道：「你不訪說來聽聽，反正已等了二十年了！」

血掌唐豪一字一頓，道：「唐某在此，有一些事未了，但也快了，兩個月之後，我定然自行投到帝后宮來，兩位意下如何？」

那一男一女聽了，突然尖笑起來，道：「還有帝后宮麼？」

唐豪一凛，道：「此言何意？」

那兩人一起慘笑了起來，他們的笑聲，在寂靜的雪夜中聽來，實是駭人之極，那男的道：「早已沒有帝后宮了，冠絕武林，奢華無匹的帝后宮，早已被我們一把火，燒光了！」

唐豪的身子，向後暑退了一步，驚道：「爲甚麼？」

那男的聲音越來越尖銳，道：「當烈火熊熊之際，我們夫婦兩人，當着烈火，都曾立下重誓，一定要將仇人擒住，挫骨揚灰將他的骨灰和在白灰之中，作再起帝后宮時塗牆之用！」

唐豪越聽越是心驚，那一男一女兩人，全是邪派中一等一的厲害人物，他們在苗疆有蠻山上的帝后宮，奢華絕倫，乃是武林人物居住中第一豪華的宮殿，提起帝后宮主人，金蜈神君厲嘯，黑風仙后曾希，更是無人不知。

血掌唐豪早年，在長城附近，與人動手，其中有一個少年人，不過二十上下年紀，却是態度囂張，言詞驕人，唐豪也不知他是誰，動起手來，却是武功平常，三掌之內，便死在他的血掌之下。

及至唐豪擊死了那少年人，才知道這少年人，竟是苗疆帝后宮主人，金蜈神君和黑風仙后的唯一獨子！

這個禍自然闖得不小，但是因爲緊接着，又發生了一件對唐豪本身來說，更是重大的事，使他銷聲匿跡，遠避塞外。

在這裏扮着了「陳老爹」，隱居了下來，是以這件事，他自己也幾乎已然淡忘了！

可是，如今却偏偏在這個多事的雪夜，這一對寃家，突然出現，而且，當他們出現之際，唐豪正在使出血掌功夫，想賴也賴不掉了！

這時唐豪的心中，自然極其焦急，眼前兩個人，若要動手，一對一或者勉強還可以打一個平手，但是要以一敵二的話，却是萬難勝過他們的！

眼下的情形，最好自然是當機立斷，立時飛遁，只要遁進了十里外的大森林之中，他們兩人想要找自己，就不是易事了！

可是，他在這裏，隱名埋姓，辛辛苦苦住了二十年，眼看事情已可成功，要叫他一走了之，他却實在捨不得二十年來的辛苦經營！

是以，他一面乾笑着，一面心中，仍在舉棋不定。

黑風仙后曾希，發出十分難聽的笑聲，但是這種笑聲，却可以一聽便聽出，她的心中，實在十分高興，他們遍天下尋找殺子仇人，找了二十年，却突然在這裏發現，那股高興，實在是難以形容的。

她一面笑，一面右手，已慢慢地揚了起來。

她人又高又瘦，一雙手，更是膚色如鐵，瘦得像鳥爪一樣，極之醜惡，看了令人禁不住噁心。

唐豪一見，連忙道：「且慢！」

曾希「桀桀」地笑着，冷冷道：「你還有什麼

話說？」

血掌唐豪明知事無可能，但是他還是不能不說，他道：「我在這裏有一件極重要的事，今晚或者就可以辦妥，明晚此時，我們在此相會，現在請你們兩人離去，如何？」

曾希和厲嘯兩人一聽，一齊「哈哈」大笑了起來，他們的笑聲，是如此之淒厲，再加上他們兩人，內功深厚，笑聲綿綿不絕地傳了開去，不知可以傳出多遠。

而他們兩人的笑聲雖然震耳欲聾，此際却也又隱隱可以聽到天一堡方面，又有聲音傳了過來！

唐豪的心向下一沉，曾希已然笑道：「你有要緊的事未了麼？那麼你死的時候，心中一定更痛苦了？」

唐豪面上的肌肉抽搐了起來，那顯然是曾希的話，刺痛了他心頭最難過的地方，令得他感到了無比的痛苦之故。曾希的話才一出口，厲嘯已然接上去道：「那正是我們求之不得之事！」

厲嘯一個「事」字甫出口，矮胖的身形，突然蕩起了一股勁風，向上直跳了起來！隨着他身形拔起，茅屋之中，突然揚起了一陣異樣的腥味！

血掌唐豪一見對方的身形疾拔而起，身子便自一躬，「嗖」地一聲，便自剛才那少女撞出的牆洞之中，直穿了出去。

而厲嘯在一撲進屋中之後，雙掌翻飛，已「呼呼」連拍出了兩掌。

那兩掌之力，在屋中迴旋激蕩，力道之强大，實是難以形容，隨着轟轟發發的掌風，一聲巨响，整間茅屋，都塌了下來！

當厲嘯擊出雙掌之際，曾希也搶前一步，跨了進來，這時，整所屋子塌下，屋頂和着積雪，一齊壓在他們的身上。

唐豪才一穿出屋子，便聽得身後响起了轟然巨响，他連忙回頭看去，只見屋頂已塌了下來。

唐豪心中陡地一喜，他立時迅疾無比地向外，奔出了七八步，已奔出了兩三丈。

然後，他身子突然掠了起來，足不沾地，打橫掠出了六丈許，身形突然向下一沉，他在這裏住得久了，地形極熟，知道身形下沉之處，有一個土坑，這時全被積雪蓋住，上面看是看不出來的。

他身形一沉，立時沉進了土坑中，他連忙伸手撥動積雪，他整個身子，立時全埋入了雪中。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厲嘯和曾希兩人，各自發出一下怪叫聲，身子自倒塌的茅屋之中，直冒了起來。

他們兩人冒了起來之後，不約而同，一齊循着唐豪剛才奔出的那七八步脚印追了過去，可是，兩三丈遠近，一幌即至，而在兩三丈開外處，却再也看不到有脚印了。雖說大雪紛揚，但是如果有脚印的話，也不可能那麼快就被蓋住的！

當然，以唐豪的武功而論，要踏雪無痕，也不是難事，但爲何一開始又有脚印留下呢？

曾希一呆之下，尖叫道：「當家的，他溜了，咱們快追！」

厲嘯抬頭向前望去，雪越來越是緊密了，向前望去，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兩三丈外的東西，就看不清楚，也不知道唐豪是向哪一個方向，逃了開去的，他心中急怒交加，不禁怪叫了起來。

就在這時，人聲，馬聲，也已迅速地傳近了過來了。

曾希的聲音，也變得難聽之極，她道：「當家的，有人來了，莫躭擱了我們的正事。」

厲嘯道：「來的定然是天一堡中的人，咱們就請他們帮我們找一找唐賊，諒來他們肯帮忙的，人手多了，自然也易於找尋些。」

曾希忙點頭道：「你說得是！」

就這幾句話工夫，只見兩匹馬，已然飛也似地向前馳了過來，馬蹄踢地的雪花，揚起老高，連馬上騎的是什麼人也看不清。

但是，馬上人所發出的呼叫聲，却是聽得十分眞切，那是一個十分深厚綿實的聲音，正在叫道：「雪紅，雪紅，你在何處？」

厲嘯身形一幌，迎了上去。

他的身形，就等於是在密密層層的雪花之中，突然冒了出來一樣，將那兩匹馬嚇了一大跳，一聲急嘶，齊皆人立了起來。

馬上那兩人的身子，自馬身上疾拔了起來，一左一右，迅疾無比地在厲嘯的身邊，停了下來，疾聲喝道：「什麼人？」

在他們呼喝聲中，曾希身形如烟，也到了厲嘯的身邊，而另外有數十名漢子，也已然趕快到了近前。

只有厲嘯一個人，人家一看，還不容易認出他是什麼人來，但是黑風仙后曾希一出現，兩人站在一起，一高一矮，却是人人一看就可以看出那一雙夫婦是什麼人來了，當下，只見那兩人不約而同地後退了半步，失聲道：「是帝后宮主人！」

厲嘯連忙道：「是，兩位定然是天一堡來的人了。」

那兩人沉着聲道：「正是，我們兄弟兩人，姓湯……」

可是厲嘯却連聽一聽兩人的姓名，都覺得不耐煩，立時打斷了兩人的話頭。這樣做當然極之無禮

，但是他乃是驕橫已慣的人，再加上這時，心知多躭擱一刻，敵人便走得遠一些，是以根本連考慮也未曾考慮，便道：「少廢話了，你們快幫我去追一個人！」

那兩人面色一變，道：「我們在通姓報名，這却不是廢話！」

黑風仙后曾希道：「誰理會你們姓湯姓水，只要你們追到了人，自有大大地好處！」

那兩人一聲長笑，道：「兩位若是以爲天一堡中出來的人，竟是隨便供人驅策的，那也未免太好笑了，我們也要找人，有要事在身，不奉陪了！」

兩人一閃身形，便待向馬上躍去。

可是他們身形才動，便聽得曾希發出了一下慘厲無比的叫聲來！

那一下叫聲，實是任何人聽了，都不免要身形發怔的，那兩人也是陡地一呆，曾希已桀桀怪笑道：「你們若是有所推延，躭擱了我們追人的要事，我定將天一堡夷爲平地！」

那兩人一聽，「哈哈」大笑起來，道：「好啊，就請兩位將天一堡夷爲平地！」

曾希再是一聲怪叫，手臂一揚，「呼」地一聲響，五指如鈎，已然向前，疾抓而出，抓向兩人中靠左邊那個的胸口。

那兩人，乃是天一堡中一等一的高手，是堡主凃龍的結義兄弟，本是長白派中的人物，兩人各擅單刀，有名的是神虎雙刀，湯化達，湯化安兩兄弟，若不是他們武功造詣高深，那縱使有天一堡的名頭可借，見了厲嘯，和曾希兩人，也早已硬不起來了！

他們兄弟兩人，湯化達性如烈火，湯化安却是老謀深算，那時，黑風仙后的一抓，正是抓向湯化達的，湯化達一見對方竟動了手，一聲大喝，罵道：「他奶奶的熊，動手了麼？」

他一面罵，一面也看出對方這一抓之勢，實是非同小可，不能硬接，身軀突然拔了起來，身在半空，猛地一躬，向後退去。

而湯化安一見動上了手，他們兄弟兩人，早年在關內縱橫了不少年，焉有不知眼前兩個煞星的厲害之理，剎那之間，他想到自己本是出來找尋堡主的愛女凃雪紅的，有這兩個人在，事情只怕大是複雜，而且這兩個人的武功極高，自己不一定是敵手，不是堡主親來，只怕不是了局！

是以，就在曾希發出那一抓之際，他一抖手，已將一枚信號箭，直拋向半空。

那枚信號箭一到了半空之中，只聽得「轟」地一聲響，幻爲一溜藍燄，向上直飛了起來，在大雪紛揚之中，加上那麼一溜直衝雲霄的藍燄，實是蔚爲奇觀！

而湯化達本來是站在馬前的，這時，爲了避開曾希的一抓，身形倏起倏落，已然到了馬身的另一邊。

也就在此際，曾希的那一抓，由於去勢實在太疾，抓不中湯化達，「撲」地一聲響，却抓在馬腹之上！

由於她這一抓的去勢，實在太猛，是以她一條手臂，倒有一半插進了馬腹之中！曾希一抓未中，更是大怒，手臂一振，竟將一匹活嘶活踢的馬，硬生生的提了起來，一抖手，便將那匹馬向湯化達砸來。

那匹馬腹都已洞穿，在向着湯化達拋來之際，血如泉湧，雪地之上，立時紅了一大片，馬身挾着勁風，來勢駭人之極。

湯化達一躍出之後，早已掣了單刀在手，這時他原可以再向後退去的，但是一則，他不顧自己的愛駒，多受痛苦，二則，他若是再退，那分明太以示弱了，是以他一見整匹馬向自己砸來，一聲大喝，手起刀落，一刀直向下劈了下去！

那一刀刀勢之猛，實是無出其右，剎那之間，只聽得嘶然之聲過處，刀光大振，那一匹馬，竟已被齊中斷了兩截，只消力大刀利，倒也不算是什麼難事。

然而湯化達的武功造詣，究竟非同等閒，他在如此力猛勢雄的一刀之後，刀勢未盡，刀花滾動，已然變招，一連三刀，已向曾希攻到！

他們兩兄弟號稱「神虎雙刀」，在刀法上的造詣，確然非同小可，緊接着那樣力雄勢猛的一刀之後，接連攻出的三刀，勢子却是極其輕盈，刀光萬道，刀影幢幢，三刀一出，黑風仙后曾希的身形，幾乎已全在刀影的籠罩之下！湯化達一看到這等情形，心中不禁陡然一喜，心想這一次，自己若是能將黑風仙后曾希傷在雪地之中，那自然可以聲名大噪了！

他正在高興，一面內力疾送，刀勢加緊，却不料就在此際，只聽得刀影之中，傳來了「錚錚錚」三下響，每一下響聲過處，湯化達的手上，都感到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道，反震了上來！

三下聲響一過，湯化達的刀勢頓斂，只見曾希的手中，握着一柄漆也似黑，只有兩尺來長的短劍，那正是曾希仗以成名，旁門四大奇劍之一的黑風劍！

湯化達心知這柄黑風劍削金斷玉，鋒利無匹，這時，他不禁不明白，何以刀劍連交三下，自己的單刀，竟會安然無事！

他一面收刀後退，一面還待迴臂再行出招時，可是刀才向前一送，他不禁大吃了一驚！

原來他那柄厚背薄刀的單刀上，已然有了極小的三個缺口！

那三個缺口，自刀刃起，直透刀背，只留下極少的地方還連接着，若是他不覺察，再用力發招時，一招發出，刀必然斷爲四截，正在發招搶攻之際，兵刃如果忽然斷折，那實是不堪想像之事。

湯化達陡地一怔間，身子倏地後退了七八步，當他後退之際，他想起對方能在自己的刀上留下這樣的三個缺口，那自然是在刀劍相交之際，將力道算得恰到好處之故，而剛才刀勢何等迅速，她竟能在那樣的情況下，巧勁用得如此之妙，功力之高，豈是自己所能抵敵？

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實是呆若木鷄，面如死灰！而在一旁的湯化安却還未曾覺察有什麼不對頭處，大聲問道：「哥哥，怎麼了？」

湯化達一聲苦笑，一抖手，將手中的單刀，向外拋了開去，那柄單刀還未曾落到雪地上，便已然斷成了四截，他道：「兄弟，我們栽了！」

湯化安也是大吃一驚，只聽得曾希又冷冷地問道：「替不替我們去找人？」

湯氏雙虎，面面相覷，答不上來。呆了片刻，湯化安才道：「不知兩位要我們去找什麼人？」

曾希怒道：「他奶奶的熊，拖什麼時間？我剛才不曾說過，要找的是血掌唐豪！」

湯化安這樣問的目的，的確是想拖延時間，因爲告急信號既然已經發出，堡主定然可以看到，不消多久，也一定可以趕來的，拖得一時便是一時，他爲人十分老謀成算，曾希對他雖然破口大罵，但是他却也不動怒，道：「血掌唐豪，這人已有多年不在江湖露面，叫我們上那裏去找他？」

曾希怒道：「你們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他就在這裏，扮成了一個老頭兒！」

湯化安「啊」地一聲，道：「這裏的一個老頭兒，住了近二十年了，叫作陳老爹，不是什麼血掌唐豪，兩人莫非是弄錯了？」

他一言甫畢，只聽得厲嘯厲聲道：「你自己看看！」

「呼呼」兩聲，兩條屍體，直飛了過來，仰天跌在雪地之上，這兩個死人的臉上，俱都印着一個血也似紅的血手印！

湯氏雙虎一看，也覺得怵目驚心之極，這是血掌唐豪的獨門功夫，唐豪雖然已多年不在武林中露面，但是他「血掌」功夫之邪門，武林中人，却是記憶猶新！

當下他們兩人的心頭，怦怦亂跳起來。他們出來尋找堡主的愛女凃雪紅，遇到了厲、曾兩人，事情已然够麻煩的了，那堪再加上一個多年不見的大魔頭血掌唐豪？

兩人忙問道：「那麼兩位可曾見到凃小姐？」

曾希厲聲道：「什麼凃小姐，凃大姐，我們全不知道，你們人多，快四下散開，追了開去，誰要是捉到了血掌唐豪，便贈他一粒神蜈丹，絕不會食言！」

曾希這句話一出口，湯氏雙虎還在猶豫，但是跟着他們來的那些人，却已怦然心動。「神蜈丹」辟毒如神，武林中盡人皆知，只要找到一人，便可以得到一顆，這等好機會，那裏找去？

因此立時有人道：「湯爺，這裏的死人，幾乎全是死在血掌之下的，只怕找到了那姓唐的，便也可以知道小姐的下落了，這却是一舉兩得！」

湯氏雙虎互望了一眼，湯化安道：「好，我們所有的人，分成三路，向前追去，敢問兩位，這血掌唐豪，可有坐騎麼？」

厲嘯和曾希兩人，一聽得對方已然肯幫自己去追蹤，心中一喜，齊聲道：「沒有。」

湯化安道：「若是沒有坐騎，這樣的積雪天，他定然走不遠，我們只在二十里範圍之內找尋他就是了！」

他話一說完，雙腿一挾，馬已向前，竄了出去。他停着不動，已有相當時間，身上已積了不少雪，這時突然向前竄出，身上的積雪，一齊揚了起來，蔚爲奇觀！

他帶着五六個人一走，湯化達也已催馬帶人，奔了開去，厲嘯和曾希兩人，却並不要坐騎，他們並肩向前，疾掠而出。

只見他們掠出之時，雪地上並沒有留下什麼脚印，只見四道筆也似的直綫，向前一直伸展出去，敢情他們兩人，是在雪地上疾滑出去的！

轉眼之間，所有人都已不見。

又過了片刻，那個坑中的浮雪，才抖動了起來，然後，看到唐豪從積雪之中，鑽了出來。

他也不及抖去身上的積雪，才一鑽出來，便向前一個箭步，來到了已然倒坍了的茅屋之前，手臂一振，將一根横樑，托了起來。

然後，他身形一閃，鑽進了屋頂底下，他先在坑上，將被封住了穴道的凃雪紅的手臂抓住，拉下坑來，然後躍進了地窖之中。

只有從上面透下來的微弱的光綫，地窖中十分昏暗，但是唐豪在這地窖中工作了二十年，根本閉着眼睛，也可以知道地道的入口處，是在什麼地方的。

那女子的聲音又道：「剛才聽得陳老爹，不，唐豪在叫我們，現在又好久沒有聲音了，不知道他是不是以爲我們不在地道中，所以退了出去的。」

那種呻吟聲又响了起來，然後，才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道：「不……不會的。」

那女子啜泣了兩下，但立時硬生生忍住了哭聲，道：「那……我們不是完了？」

那男的道：「是……完了，你……玉琴妹，你……後悔麼？」

那女的淒淒幽幽地笑了一下，道：「浩生哥，我若是後悔，我會跟你出來麼？」

那男的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的呻吟聲又持續了好一會，才聽得他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唐豪，你……你在什麼地方？」

唐豪早已在他們的對話聲中，知道他們已然知道了自己的眞正身份。是以，對於他們這一句話，絕不驚異，他只是沉聲回答道：「我就在你們的面前。」

那一男一女兩人，顯然絕想不到唐豪就在離他們如此之近處，是以唐豪一開口，他們兩人，便不約而同，一齊發出了倒抽一口涼氣之聲。

接着，那男的便道：「你……你……準備如何對我們？」

唐豪笑了一下，道：「你們何以這樣害怕，難道我的名字，你們也早有所聞麼？」

唐豪心中，又奇怪，又高興，因爲他不在武林中走動，已有二十年之久了，可是他的名字，一提出來，却還是立即有人知道！

而他又不免奇怪的是，年長的一輩武林中人，自然知道他的名頭，但是何以天一堡中的年輕人，也個個知道血掌唐豪呢？

尤其是天一堡僻處塞外，堡中規矩又極其嚴格，每年一次，被派往中原採辦應用事物的人，全是堡中地位極高的人，也輪不到年輕的人。

如果說是堡主凃龍向他們提起的，那更是不可想像的事，堡主凃龍……一想到凃龍堡主，血掌唐豪，上下兩排牙齒，緊緊地咬着，發出一陣格格聲來。

那女的顫聲道：「自然……你的大名，我們在天一堡中，多有耳聞。」

唐豪「哼」地一聲，道：「常提起我的是誰，可是凃龍老賊麼？」

那女的道：「倒不是凃堡主，而且，凃堡主是不准人家談論你的，有一次兩個人在談及你的名字，恰好給堡主聽到，各捱了一巴掌，更有一次，我聽得小姐問堡主，血掌唐豪是什麼人，堡主平日何等疼愛小姐，但却也捱了堡主的罵！」

那女的講到這裏，男的又掙扎着道：「別……提起什麼……小姐。」

那女的連忙柔聲安慰道：「浩生哥，你放心，小姐找不到我們的。」

唐豪心中的疑雲更甚，道：「那麼，常在天一堡中提到我的，是什麼人？」

那女的聲音之中，突然充滿了恐怖，似乎比她剛才問唐豪要怎樣處置她時更甚，她道：「……不是什麼人，而是……」

那男的嘆了一口氣，道：「玉琴，別亂說。」

唐豪却立時道：「說！」

那女的囁嚅道：「我說，那是堡中的一個……厲鬼，他的聲音難聽極了，他……好像是住在堡中的黑誅塔之上的，堡主從來也不許任何人上黑誅塔一步，時不時，在黑誅塔上，就會傳出難聽之極的聲音來，嚎叫着：唐豪！唐豪，血掌唐豪……是以天一堡中，都知道……尊駕的大名，有一些到過中原的人，也說……尊駕是一個，……是一個……」

唐豪乾笑一聲，接了上去，道：「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是不是？」

那女的怯聲道：「是，可是……你却……救了我們。」

唐豪又乾笑了兩聲，道：「在天一堡中，難道沒有人懷疑那住在黑誅塔上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什麼厲鬼麼？」

那女的忙道：「不……不，那的確是厲鬼，有幾次，我侍候小姐，在堡主身邊，連堡主一聽到了那樣的叫聲，他臉上也驟然變色，堡主的武功何等高强，根本沒有人敵得過他，連他也感到了害怕，可知那一定是……鬼了。」

血掌唐豪聽到這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時，他心頭的疑問，更加强烈了，而他想到天一堡去的願望，也更加强烈了。

他呆了片刻，才道：「你們兩人，只說是從天一堡中逃脫出來，一個又受了重傷，又說是傷在堡主的愛女凃雪紅之手的，你們究竟是什麼人，我爲你們，已惹了極大的麻煩上身，你們必需對我直言無隱。」

那女的道：「我……叫玉琴，人人都這樣叫我，我也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多半我是一個孤兒，因爲從小在堡中，我就是被人呼來喝去，我從來都是被人欺負的。」

她那幾句話，講得十分幽怨，而在漆黑的地道中聽來，更是使人感到同情她的遭遇，連唐豪這樣的魔頭，竟也跟着嘆了一聲。

那女的又道：「我長大了……就服侍着小姐，

他搬開了兩個大酒缸，掀起了一塊木板來，一抖手，先將凃雪紅拋了進去。

也就在他自己的身子，將要鑽下去之間，他又聽到了馬嘶聲傳了過來。

這一次，來的人可眞不少，聲音聽來還相當遠，但聲勢已然不凡了。

唐豪突然「哈哈」一笑，自他的臉上，也現出了十分得意的神情來，他身子一縮，進了地道，那塊板也已「拍」地蓋上。

那塊地板蓋上之後，在地面上看來，是一點跡象也看不出來的。

更何況屋頂已坍，還有誰來注意這間破茅屋中的一切呢？

今天的一切，雖然全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和他二十年來刻板的日子大不相同，而且，他的眞面目也給人認了出來。

但是，事情發展到如今爲止，似乎對他更有利了。

本來，他的地道，已經直掘到天一堡的中心了，在地道的盡頭處，是一塊大石板，只消頂開這塊石板，就可以進入天一堡了。

但是，他却一直缺乏頂起那塊石板的勇氣。

有時，他會伏在那塊石板下面，聽着上面傳來的脚步聲，以及隱約可聞的話聲，想弄明白那究竟是天一堡中的什麼地方，然後才採取行動。

但是，一個多月來，他却沒有什麼結果。他只不過得出了一個結論，那便是這一定是一個極重要的地方，因爲不但來往的人不多，而且，來往的人，脚步都放得十分輕，更加難得聽到他們的講話聲，就算有些話聲，也只是隱約可辨而已。

唐豪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麼時候，他才會有勇氣去頂開這塊石板，這樣因循下去，可能他半年一載，也不想採取行動的。

但是今天既然在突然之間，發生了那樣的變故，那就逼得他非採取行動不可了！

而且，如今的情形，是對他如此有利，天一堡中的高手出來了如此之多，可能連堡主凃龍也出來了。而且，他還捉住了凃雪紅！

這一切好運，都應該感謝那倉惶逃入自己茅屋之中的那一男一女才是！

唐豪拖着凃雪紅，在窄窄的地道中爬行着，他一面爬，一面在想，及至他想到了那一男一女之際，他陡地一驚！這兩人到那裏去了？

難道他們也順着地道，一直向前爬了出去？

一想到這一點，他心頭不禁狂跳了起來，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他二十年來的心血，便全然白費了，而且，他也一定不能活着出這條由他費了二十年工夫，一劃一劃挖成的地道了！

但是，他心中的震駭，却很快地又平復了下來，他是十分老謀深算的人，他的地道，也不是直通的，而是有好幾個閘口的，每一個閘口，看來都好像是地道的盡頭一樣，那一男一女兩人，一定是順着地道，向前爬了出去，但是他們一定也爬不到天一堡，他們至多爬到第一個閘口處，就要停了下來了。

唐豪定了定神，沉聲問道：「你們兩人，可是在地道中麼。」

他的聲音，綿綿不絕地傳了出去，可以傳出老遠。

而且，在地道中聽來，他的聽音十分悶實，倒像是他被人搗住了一樣。

唐豪叫了兩聲，却是聽不到有人回答，他略呆了一呆，已經覺得事情十分不尋常，他不再叫喚，屏住了氣息，伏在地上，向前傾聽着。

在地道中，一切細微的聲响，都可以聽得相當清楚，唐豪在靜了下來不久，便聽得前面，隱隱約約，有喘息聲傳了過來。

那喘息聲，當然便是那一男一女之中，受了傷的那個男子所發出來的了。

那麼，他們正在地道之中！而且，從聲音來辨別，他們正是在地道的第一個閘口處，他們絕不能聽不到自己的叫聲的，那麼，他們爲什麼不回答自己呢？

唐豪慢慢地吸了一口氣，這兩個人，雪中逃到自己茅屋中的時候，如何狼狽？自己若不是收容了他們，當然不致於暴露了隱藏二十年的身份，難道那麼快，他們就對自己忘恩負義了？還是他們也知道了自己的眞正身份，是以才對自己起了敵意的？

唐豪一面想着，一面仍在慢慢地向前爬出，但是他已加倍地小心。

這時，他在地道中爬行着，十分緩慢，可以說一點聲音也沒有，正因爲這樣，是以從前面傳來的喘息聲，也越聽越清楚了。

到後來，唐豪已然可以肯定，那喘息聲離自己，已只有一丈遠近了。

他正想再一次喝問間，只聽得前面忽然傳來一個活生生地，聽來十分低微的女子聲音，用十分焦急的語音道：「浩生哥，你感到怎樣了？」

她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回答，却只是引起了一陣呻吟聲來。

從那一陣呻吟聲聽來，發出呻吟聲的人，分明是在竭力抑制着自己所受的痛苦，是以聲音雖低，聽來却也更驚心動魄。

我算是……她的出氣筒……我只是一個婢女，有什麼好說的。」

她一面講着，一面忍不住又發出了幾下抽噎聲來。

但是她顯然是一向壓抑慣了的，是以露了兩下哭聲，便立時止住了聲。

唐豪沉聲道：「我看你抱着他，從雪地中飛掠而來，來勢極快，武功已有相當造詣，你武功却是從何學來的，難道人人欺負你，還有人敎你練武功麼？」

那女的聲音，頓時由極度幽怨，而變得充滿了感情，道：「天一堡中，有一個人對我是好的，是有一個，那就是浩生哥！」

唐豪沉聲道：「我明白了，但是，他又是什麼人？」

玉琴一提起她的「浩生哥」，語音中感情充沛，只聽得她講一個字，就可以感覺得出來了，她道：「浩生哥是堡主的內姪……」

唐豪只聽了一句，便立時打斷了玉琴的話頭，「哼」地一聲，道：「是林霆老怪物的兒子？」

天一堡主夫人，是王池一怪林霆老怪物的妹子，那乃是武林中盡人皆知之事，凃夫人早故，王池一怪林霆，早年因逢王池附近，雪蓮五百年一開的盛期，引得武林中各門各派的高手，齊來爭奪，林霆的武功雖高，也難以抵敵，終於被武當派的劍俠，逼下了千丈深淵，屍首無着，那麼，林霆的兒子，寄住在天一堡中，自然也不是什麼出奇之事了。

他的話才出口，便聽得那男的道：「你……說……說對了。」

唐豪道：「你是林老怪的兒子，武功自不會低，何以會在凃雪紅的鞭下，傷成那樣。」

林浩生又長嘆了一聲，他的傷勢十分沉重，固即使是那一下長嘆聲，也是斷斷續續的。

玉琴忙道：「浩生哥人好，他說他還在襁褓之中，便遭變故，一直是在天一堡中長大的，養育之恩不可忘，是以他……竟不還手！」

唐豪「哼」地一聲，道：「傻瓜。」

他講了這兩個字之後，停了半晌。在那半晌之中，他心念電轉，然後才道：「你們兩人，全在天一堡中長大，對堡中的地形，一定十分熟了？」

玉琴道：「是……是的。」

唐豪道：「我和凃老賊，有一段血海深仇，不瞞你們說，這條地道，是我費了二十年心血掘成的，已可直通到天一堡之中！」

林浩生和玉琴兩人聽了，都發出了一下驚嘆之聲。

唐豪續道：「我本來是想地道一掘通，偷進入天一堡內，暗中對凃老賊下手的，但是我又明知凃老賊的武功，在我之上，深恐一擊不中，以後就沒有了機會，是以遲遲未曾發動！」

他講到這裏，又頓了一頓，道：「如今遇到你們，可就好了。」

他們兩人，都呆了半晌，然後才聽得林浩生道：「你……這樣講，却是何意？」

唐豪道：「你們全是在天一堡中長大的，自然知道凃老賊日常起居之所，我帶你們偷進天一堡去，代我找一個最隱蔽的地方躲起來，殺了凃老賊，以報多少年來的深仇大恨！」

唐豪這幾句話，講到最後，由於實在講得太咬牙切齒之故，是以地道之中，只聽得一陣嗡嗡的聲響。

等到那一陣嗡嗡聲靜了下去之後，地道中又回復了寂靜，却是聽不到林浩生和玉琴兩人的聲音。

唐豪又道：「我殺了凃老賊，立時遠走，這天一堡堡主，自然也非你莫屬了！」

他這句話，自然是對林浩生講的。

可是，林浩生却仍然一點反應也沒有，唐豪本來只當自己一講了出來，對方定然雀躍應允，和自己一齊合作的了，這時，他才覺出不妙。

他呆了一呆，才道：「怎麼，放着現成的天一堡主，不想做麼？」

林浩生仍然不出聲，黑暗之中，只聽得玉琴怯生生地道：「浩生哥，他……他在問你哩！」

林浩生這才出了聲，道：「玉琴，你想我會怎樣回答他？」

玉琴幽幽地道：「我知道，你當然不會答應他的。」

林浩生的聲音中，充滿了歡欣，道：「玉琴，不枉了我們……那麼好，你果然知道我的心意。」

血掌唐豪聽了，不禁大怒，厲聲道：「甚麼，你不答應麼？」

他那一句話，在漆黑的地道中聽來，實在是駭人之極，但是林浩生和玉琴兩人，却顯然未被他嚇倒，他們兩人，異口同聲，像是在回答一個最普通的問題一樣，語音十分之平靜，道：「是的。」

血掌唐豪桀桀地笑了起來，道：「那我也不强你們，但是我這地道，却是一個極大的秘密，我不能留下你們兩個活口了！」

他一面「嘿嘿」地冷笑着，同時，他的手掌，也已漸漸地揚了起來。

這時，唐豪和玉琴，林浩生兩人，相距只有四五尺，但由於地道中一片漆黑，隔得再近，也是看不見的。可是在唐豪揚起了手掌之後，地道之中，

立時瀰漫着一陣異樣的血腥味！

而玉琴和林浩生兩人，縮在如同盡頭一樣的地道閘口處，後面有閘擋住去路，前面又有唐豪擋着，他們實是避無可避的。

唐豪的手掌揚了起來之後，又冷冷地道：「你們可得想清楚了！」

林浩生的聲音，立時响了起來，道：「你不必問了，這事根本是不必想的，我幼失雙親，自幼在天一堡中，受我姑父扶養成人，你是他的仇人，我只恨自己身負重傷，無能代他應敵，怎能再帶你去行兇？」

他一口氣講了一大串話，接下來便氣喘不已。

唐豪一聲冷笑，道：「可是你別忘記，是誰將你打得重傷，又要將你們兩人，趕盡殺絕的？」

林浩生長嘆了一聲，道：「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姑父對我，總是好的，你要殺我便殺，不必多言……玉琴，你不必害怕，我們……可以死在一起，這……已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了。」

玉琴一面啜泣着，一面道：「是的，浩生哥，我已經很喜歡了，我們終於在一起了，是不是？我們終於在一起了，在一起死，也比分開好……我不難過……」

唐豪的手掌揚起，本來早已準備一連兩掌，向前擊了出去的。

可是，這時候他的手掌却僵在半空之中，像是有一股無形的力量阻止他的手掌下擊一樣？

在唐豪一生之中，血掌揚起，而居然拍不下去，那還是第一次。

而事實上，這時林浩生和玉琴兩人，如果可以看得見唐豪的話，他們的心中，更要奇怪不止，因爲他們可以看到在唐豪的雙眼之中，熱淚在滾滾而下！唐豪這時，耳中只是翻來覆去地响着一句話，

那句話便是：在一起死，也比分開好。

在唐豪耳中縈迴着這一句話，也是一個女子說的，但是却不是玉琴，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唐豪實在是不願再想的，因爲他一想起來，就感到莫名的悲痛，就感到忍不住要流淚。

可是這時，同樣的話，他却又聽到了，只不過這一次，和多少年之前他聽到那句話的時候，大不相同。那時，他們正被人趕盡殺絕，到了絕境，而如今，却是人家的性命，在他的手中！

漆黑的地道中，好一會沒有聲响。

好久，才聽得林浩生道：「你……如何還不下手？」

唐豪的聲音，却變得十分之平和，他道：「你們堅不肯從我，我若因此取你們性命，却不是成了無恥小人？但是我却需點了你們的穴道，以免你們洩漏機密。」

他話才一出口，手掌向下，疾壓了下去，但當然掌力早已收回，他手一觸及對方，連點了兩點，身子又向前爬去，擠過了兩人，摸到了機鈕，用力一按，將閘口打了開來，向前爬了出去。

他又爬出了幾步，才轉過頭來，道：「你們只好暫且在地道中，等我回程時，自然會替你們將穴道解開的！」

他抱着凃雪紅，在地道中爬行着，不一會，已到了第二道閘口處，等他再繼續向前爬去時，他的心中，已然緊張了起來。

他在地道中，足足爬行了近兩個時辰，才停了下來，他輕輕地喘着氣，算計着時間，這時，已應該是四更時分了。這時，他存身之處，是一個三尺見方的洞穴，而他的頭頂上，則是一塊石板。頂開那塊石板，就可以到達天一堡之中了！

他在這塊石板之下，曾呆坐過許久，都鼓不起勇氣來，但如今，他却非採取行動不可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翻手，手掌「拍」地一聲，貼在石板上，隨着身子慢慢地向上站起，他的掌力，也漸漸增加。

那塊石板，也漸漸地向上，抬了起來。

等到石板抬起了三四寸時，唐豪便停了一停，從那三四寸的隙縫之中，向外望去，只見那是一個小院落，可是這個小院落，却極其荒凉。

這時，原來雪已停了，地上的積雪當然還十分厚，在灰廝石砌成的牆上，反出一片觸目凄凉的灰色來。

唐豪未曾到過天一堡，他也不知道那是天一堡的甚麼地方。

他側耳細聽了片刻，不見有甚麼動靜，便又慢慢地將石板托了起來，終於，整塊石板都被他掀起了。他的心跳得十分劇烈，他身形一縱，抱着凃雪紅，一齊出了地道，只見那院落四面的圍牆十分高，離他十幾步處，有幾間屋子，黑沉沉地，也不知是不是有人。唐豪將石板蓋好，抱着凃雪紅，來到屋子近前。

到了屋子近前一看，只見門上都落着鎖，想是鎖了許多年了，鎖全生了銹，唐豪用力扭斷了鎖，「吱呀」一聲，推門進去。

進了屋子之後，他才畧鬆了一口氣，因爲至少暫時不會有人發現他了。

他伸手在凃雪紅的肩頭上一拍，拍活了凃雪紅的穴道，凃雪紅身子一翻，立時坐了起來，但是唐豪立時又一伸手，扣住了她的脈門，沉聲道：「這裏是什麼所在，你快告訴我！」

（未完待續）

三期完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蕭逸·文 培新·圖

鏢客行（上）

前引

明朝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去世，册立其子穆宗登基，江南地方因搜購稀世珍寶——一十二顆夜明珠，供于今上，以爲大典日；點綴龍冠之用，事傳江湖，黑白兩道，覬覦頗不乏人，地方官府爲愼重計，乃聘請當時武林中極負盛名之獨行鏢客——「弧形劍」冷秋桐，出保暗鏢，許以重酬。風塵道上正邪不容，故事由是展開——

萬金一鏢客

花廳裏坐滿了人，上首坐的是藍袍的知府王大人，官印「正方」，他左邊那一位，老鼠眼，酒糟鼻，是師爺方松，下首左側方的是紅袍的「富陽」縣令劉大人，右側方的是「餘杭」縣縣令伍大人。

再往下看，一位是肥頭大耳的珠寶商人——金大掌櫃的金祥泰，人家却叫他「金百萬」，其實他的家財何止百萬？「慶春門」西邊，那一條大街連房子帶地，全是他的。

金祥泰的右邊，矮個子，寬唇大眼的那一位，是赫赫有名的「蘇州織造」曹世芬，曹大人。

其他的人還有很多，不便一一詳舉，反正都是地方的富紳巨賈，有鼻子有眼的。

哦！對了，還有一個人，那是府裏的一個清客——屈新弘，早年是江湖上的人物，武功不錯，他和知府王大人是小同鄉，又是世交，所以一直住在王大人的官邸，就算是白吃閒飯吧！王大人也心甘情願。

這麼些個人物，聚集在一塊，當然是有事，而且還是件大事！

幾位大人的烏紗帽可都摘下來了，天太熱，王大人說不拘形式，每個人都還帶着一名親隨的小跟班兒，打着扇子，看過去，整個花廳裏亂糟糟地，可是倒也沒有什麼人大聲說話！

穿着葱綠色，細細的纖腰的兩個漂亮丫環，由裏面的側門走進來，每人端着個雕花的托盤，青瓷小碗裏盛的是「銀耳杏仁湯」，涼涼的，都用冰鎭過的！

這是王大人的恩典，大六月天，喝點冷的涼快涼快！

瞧瞧那些個吃像，尤其是那位「金祥記珠寶店」的大掌櫃金百萬，端着碗一呼嚕，連銀耳帶杏仁茶，一丁點兒也沒剩下！



大夥吃完了這道點心，聽差又送上手巾，伺候得確是够週到的！

王大人說話了，是對着江南織造的曹大人說的。他很客氣，說：「曹大人的這份心意……聖上不能不知，萬歲的龍袍，我已拜看過了，繡工好，金絲銀綫嵌得也好，已着人起程進上，曹大人，請放心！」

「江南織造」曹大人欠身，道：「王大人太週到了！」

論官位，曹大人可是和這位府台大人平行，都是「正四品」，只是這位「杭州」知府王大人，新近又拜承了「總兵官」的軍職，集軍政大權于一身，這次爲萬歲採辦龍袍，又特受了「欽命全權辦理」，附近州縣聽憑調遣，套句戲調兒，那可是「這個臉兒眞够瞧的！」

王大人于是又向着那群富商大賈，道：「這一次，各位報効的銀子，已由『金祥記寶號』提供了一十二顆夜明珠，本府已請着人鑑定，確是眞品無異！至于這十二顆珠子，大家都已過目！」

衆人聞言，點頭附合！

一十二顆夜明珠，是用黃綾緞子的盒子盛着，這時平置在正中大理石的方几，供各人品鑑。

珠子是「金祥記」提供的，價錢大得驚人，紋銀四十五萬両，金百萬毫不客氣的收下了，他說得漂亮，說是：「既然是萬歲製作龍冠之用，這十二顆明珠，實價足足可抵八十萬両，各人都有報効，那不足的三十五萬両銀子，就算我報効好了！」

這麼一來，他不但收了四十五萬両銀子，賣了珠子，而且在衆商報効上來說，還獨佔了第一位。

這一項報効的名單，已由王大人專呈在案！

今日王大人召集各人在這裏集會，主要的研討是此項明珠轉送入京的押送問題，討論了一個上午，才決定以重金聘請，著名的獨行鏢客——「弧形劍」冷秋桐，專程護珠押運！

因此，王大人已派專差，持了自己的名帖，去請這位獨行的鏢客冷秋桐一見。

這類官商士紳，對于拿刀動劍的[illegible]人，平素簡直是不屑一顧，可是今日情形特別[illegible]麼多大老爺，却破格的苦等着一個窮鏢客，實[illegible]件新鮮事兒！

午時三刻。

鏢客冷秋桐到，衆官商有如天旱之望雲霓般的，王大人吩咐一聲快請！

他門下的那位淸客屈新弘，已然帶領着鏢客步入中門。

衆人雖不曾見過這位鏢客的面，可是久仰了他的大名，想像中他必是一個四十開外，身高丈二型的人物，可是見了面之後，並非如此，來人是一個頗有書卷氣息，年歲不過二十七八的人物。

冷秋桐進入花廳，抱拳爲禮。

王大人起身道：「冷英雄請坐！」

冷秋桐倒也不再謙虛，在下首一張檀木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王大人道：「關于請壯士保上一趟暗鏢的事情，壯士可曾知道？意下若何？」

冷秋桐恭謹道：「這件事，屈兄已經與在下談過，在下武技淺薄，閱事不豐，只怕難以勝任！」

衆人俱都一怔！

王大人呵呵笑道：「冷英雄，你不要客氣了，本座雖非什麼武林中人，可是却也有些耳聞，在江南道上，你是第一位英雄，大俠客！」

冷秋桐道：「大人誇獎！」

王大人道：「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我們已決定好了，出資萬両爲壯士此行酬勞，以壯行色！」

「弧形劍」冷秋桐立起身來，走到了正中案前，伸手拿起了珠盒，打開了盒蓋！

一十二顆夜明珠，熠熠生輝，耀目難開，都是價值連城的罕世珍品。

他把十二顆珠子，一拿起來過目又放好盒內！

「金祥記」的大老闆金百萬道：「小心呀！」

冷秋桐微微一哂，收好盒內，轉看上方的王大人道：「大人如此關照，在下自無推辭之理……」

說到這裏，微微一笑，英俊的臉上，却帶出了一片慷慨的神色，道：「在下應召來此，中途路經慶春門外，見有金祥記的賬房，帶領十數惡漢，橫徵暴歛，怒打兩街人民事，一時心血來潮，上前問理……」

在場各人，都不由吃了一驚，金祥泰金百萬，在地方上的財力聲勢，那一個能輕試其鋒？偏偏就有這麼大胆的少年鏢客，居然在一府雙縣，滿座商紳面前，直言進諫，可說是胆大之極了！

「弧形劍」冷秋桐稍稍一頓，接下去道：「兩街百姓，乃是沿海抗倭的義民，因被倭寇逼殺得家破人亡，無處可歸，經奉省前巡撫朱紈朱大人，出令安置慶春門外，據說朱大人已撥了十年的租銀，與『金祥記寶號』，承租了兩街的房地！」

王大人點點頭道：「不錯，是有這件事！」

金祥泰的臉色，可就十分不好看了，挺着圓大的肚子，一個勁的向外面吹氣。

冷秋桐接下去冷冷笑道：「此事不久之後，朱紈大人因故停職，憤而自殺……此事以後，歷屆巡撫上任，直到當今的阮鶴阮大人，據說都有租銀撥付『金祥記』……個中官商細節，在下一介小民，

無權過問，只是金祥記賬房劣奴，魚肉義民之事，却是事實！」

王大人目光轉向一旁的金祥泰，微微苦笑道：「果眞有此事麼？」

肥胖的金祥泰，氣憤憤的道：「簡直是一派胡言，大人豈可信以爲眞？」

冷秋桐道：「既是胡言，想必是無有之事……在下人微言輕，口說無憑，不過是提醒大人留意而已！」

王大人頻頻點頭道：「這件事我知道了！」

冷秋桐道：「方才大人口允的萬両酬勞，即請代贈兩街義民，在下感激不盡，護珠之事，在下自當盡力，萬死不辭！卽請指示行期，以便有所遵從！」花廳內，每個人都呆了一呆，內心却不禁暗喝了聲彩！

知府王大人深受感動的點頭道：「冷壯士義擧令人感佩，慶春門兩街義民，本座一定着人照顧不容欺凌，至于壯士的酬銀，卽先行發放半數，餘數俟壯士任務完成之後，親自交付聽憑處置便是！」

衆商紳聞言，皆點頭稱好。

沒有人提出異議，這個事情就這樣的決定了。

第二天，冷秋桐交上了一份切實的舖保，就把一十二顆夜明珠取了出來。

至于確實的行期，却只有冷秋桐與王大人二人得知，不過無論如何，此項消息，早已膾炙人口，成了人人樂於傾談的資料了。

×　　×　　×

金百萬拍了自己一下肥大的肚子，由淸凉的匯椅上站起來，身後一個俏麗可人的小丫環，掄着一雙粉拳，不停的在他背後搥着。

金百萬顯得有些不耐煩的揮揮手，道：「妳下去！」

小丫環請安告退，然後他才向對面坐着的賬房馬先生道：「你不是說未時一定到麼，怎麼現在還不來？」

馬先生——拱肩搭背的矮老頭兒，他作出一副奸笑，道：「東翁你放寬心，人是一定會來的！」

金祥泰摘了個葡萄扔到嘴裏，又用力啐出了皮，冷冷一笑，道：「你有把握。」

馬先生道：「有把握！」

金祥泰懷疑的問道：「他的武功可勝得過冷秋桐？」

馬先生道：「這個——」他一隻手捻着下巴的幾根狗纙鬍子，作出一副輕鄙的奸笑，道：「那冷秋桐武功到底如何，我可是沒見過，不過這個人的功夫，可是到家了，大極啦！」

金祥泰點點頭，道：「等一會，我要親自看看，他叫什麼名字？」

馬先生搭下肩膀，一副奴才樣子，道：「姓杜單名一個明字，有個外號叫『夜鷹』！」

才說到此，一個聽差的跑來回報道：「啓稟老爺，門外有位杜明先生求見——」

馬先生大喜道：「在那裏？快請！」

聽差的道：「在大門口！」

說完一轉身，嚇了一跳，只見那個[illegible]杜」的霍然已在眼前：此人六尺昂軀，濃眉大[illegible]雙腕上黑茸茸的生滿了汗毛，長髮齊肩，其上[illegible]着一枚亮光閃閃的銀圈，說不出的一股子豪勁兒！

只聽他哈哈大笑，道：「主人既有心邀客，何故如此怠慢，杜某回去也！」

言罷轉身就走，馬先生跑上來一把拉住了他，道：「杜英雄，請留步！」

這人定下脚步，嘿嘿一笑，道：「本宅主人何在？」

馬先生回身向着廳內的金百萬招招手，却向面前偉丈夫陪笑道：「敝東恭候英雄多時了！」

金祥泰早已迎出，向着來人抱拳見禮道：「老夫接迎來遲，大英雄可請海涵！」

那偉丈夫呵呵大笑道：「杜某豈能怪罪。只是據傳先生坐擁巨資，一向輕視武林中人，是以出言相戲，此刻看來顯然外傳非實，先生尙請勿罪！」

金祥泰面叠重肉，汗顏笑道：「杜英雄請！」親自拉開了風門，那偉丈夫邁步進入！

丫環上了上好的杏茶，卽叫退下，客廳只剩下金、馬、杜三人！

金祥泰哼了一聲道：「杜英雄是當代的奇人，……老夫有一事相求，要借助英雄大名——」

偉丈夫道：「請直說吧！」

金祥泰一時面紅耳赤，却有些不大好出口的樣子，他用目光瞟了馬先生一眼，後者立時會意。

於是，那位馬先生輕咳一聲，道：「是這麼個事……敝東久仰足下一身武功，此次想請英雄出面……刦一趟鏢……如果足下答應，敝東允以紋銀兩萬両作酬！」

金祥泰嘻嘻笑道：「小小意思……小小意思，……」這位昔日黑道上極負盛名獨行大盜——「夜鷹」杜明，聞言後哼了一聲道：「兩萬両……不是個小數目……」

金祥泰笑道：「事成後，另有重賞！」

杜明一聲狂笑，道：「杜某能問一聲，這趟買賣，要刦的是件什麼東西？」

馬先生嘻嘻笑道：「這個……足下莫非不知？外面風聲很緊咧！」

杜明一驚，道：「莫非是那一十二顆——？」

金祥泰以指按唇，輕輕的「噓」了一聲，道：「輕一點，此事不可外洩！」

「夜鷹」杜明闃言低頭，冷冷自語道：「這麽說，外面的傳言是實在的了！」

馬先生道：「是實在的。」

杜明一笑道：「那麽我倒要請問一聲，那件鏢物的價値幾何？」

金祥泰挺一下大肚子道：「噢！價値連城！」

「夜鷹」杜明嘿嘿一笑，道：「眞是巧得很，在下千里迢迢來此，目的在于此，倒與金先生打的是同樣的算盤……」

他笑了一聲接道：「杜某生平愛財，不下于先生，以價値連城之明珠，來換取先生的區區二萬兩，杜某不敏，算來算去，這件買賣太不劃算……我看金先生還是另請高明好吧！」

馬先生一怔，道：「這個……這麽說，杜英雄你莫非要獨自刦取，自享寶珠不成？」

「夜鷹」杜明一笑，道：「有何不可？」

一旁的金祥泰却呵呵笑道：「杜英雄果然是個聰明人，只是這件事，却不智之極！」

杜明翻眼道：「請敎！」

金百萬面現自得的奸笑，道：「說開來，很簡單，那十二顆珠子，別人刦，不可，我金某刦，則可！」

杜明一怔道：「爲什麽？」

金祥泰放低了聲音道：「杜英雄請想，十二顆明珠是由我金某售出的，每一顆明珠大小色質都有專文備載，這還不說，最重要的，却是有我金祥泰記號的標誌……」說到這裏，他笑笑道：「杜英雄請想，此類明珠，如遭失刦，只能坐看，不能出手，是何等的無聊？」

「夜鷹」杜明點點頭，道：「不錯，那麽你又何必刦呢？」

金祥泰一笑道：「小號歷代從事珠寶業，買賣珠寶乃是正當職業，以本號之名，賣出本號之珠，有何不可？」

說到這裏，他捧着大腹，呵呵的連聲大笑了起來！

一旁的馬先生更是眉飛色舞，喜形于色！

這番情景，看在杜明目中，甚是不悅，霍然離座，道：「自己賣出的東西，自己又刦回來，眞正的高明……」

金祥泰尙未看清對方的神色，却得意的笑道：「杜英雄誇獎……」

「夜鷹」杜明哈哈笑道：「杜某不錯，昔日原來是一名大盜，只是近來頗有洗手之意，所謂『盜亦有道』，却不顧爲你們幹這件事！」抱拳大聲道：「告辭！」

舉步就走，金祥泰吃了一驚，慌忙說道：「杜英雄請回！請回來——」

他身旁的那位馬先生，却嘻嘻笑道：「杜英雄請回，話還沒有說完呢！」

「夜鷹」杜明顯然智不及此，闃言定步，回過頭來道：「這件事杜某不幹，你們放心，杜某絕不自己下手，也不會對外張揚！」

馬先生嘻嘻笑道：「足下可知負責保那趟暗鏢的是誰麽？」

「夜鷹」杜明搖搖頭，道：「不知道！」

馬先生老奸巨猾的笑道：「這就是了，要是足下知道對方是誰，只怕非插手不可了！」

杜明冷冷道：「是誰？你想花言騙我不成？」

馬先生哼了一聲，道：「弧形劍冷秋桐這個人，諒足下當有個耳聞吧！」

此言一出，那杜明倏地睜大了眸子，全身一陣戰抖，顯然是因過於憤怒，而至激動。

他頭上那層散髮，自根部起了一陣聳動，轉回身來，厲聲說道：「此言當眞？」

金祥泰呵呵笑道：「自然是眞的，老夫親眼看見的！」

杜明倏地一掌，拍向桌面，但聽得「砰！」一聲大响，他手掌起處，厚有半尺的大理石桌面，竟然落下了一個手掌形狀大小同樣的石塊！形成了一個掌狀的窟窿！

這一手內功，端的是驚人已極！

金、馬二人都嚇得楞住了，金祥泰轉念杜明有此功力，內心却又窃喜不已。

當時，雙挑姆指，大聲喝采道：「好功夫！」

「夜鷹」杜明嘿嘿一陣低笑，怒形于面的道：「果眞如此，這趟鏢，杜某是非刦不可了！」

言罷，仰天狂笑，聲震屋瓦，一腔豪氣，滿腹怒火，在宏量的笑聲裏，發洩無遺！

驟雨風滿樓

地上左三右四畫着道兒，線點交叉。

六十開外的商老頭子，看過去仍然是那麽精神抖擻，他穿着黑府綢的漢褂，捲着一雙袖子，露出一雙鳥爪子一般怪手，和細小如樹枝的一雙胳膊。

一口口的濃烟，由他嘴裏噴出來，房子裏一片烏烟瘴氣！

商老頭子對面，蹲着三個人，二高一矮，兩個高個子，生就的一副弔客臉，灰灰的眉毛，外「八

」字的向兩邊搭着！身材，個子，外貌，看過去一般無二，是一對孿生兄弟！

那個矮個子，留着短髮，黑臉蛋子，一對眼睛却是烱烱有神。

這三個人，都聚精會神的在聽着商老頭子說話，商老頭子，還不時的用手裏旱烟袋鍋子，在地上劃上一道！

他露着一嘴被烟燻黑了的牙，道：「……如果我沒估計錯，準走這條路，錯不了！」

矮個子咧嘴笑道：「反正我們唯你老人家馬首是瞻，大夥都聽你的！」

商老頭子嘿嘿一笑，道：「要說別的，我外行，要講這一行，我老頭子拿手得很！」

那一對活似弔客的模樣的瘦子，相互對看着點點頭，一個開口道：「我爹說，要聽你老人家的話！」另外一個，點點頭道：「對！我爹說的！」

那前一個又道：「我爹要你好好管我們！」

後一個說：「對，我爹說的！」

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像說相聲似的，只顧對答着，却把另一旁，在壁角坐着剝着花生的大姑娘給逗笑了。

大姑娘，前額留着劉海髮，一身青灰的小褲褂，腰上紮着葱穗子，越加的把腰身襯得細細的，看上去眞是好標緻！

她是商老頭子的獨生愛女，名字叫商小寒，小名「百合」，人漂亮，手底下可也不含糊，從小就隨着他爹商七老，學了一手好功夫！

這麽一笑，倒使得那一對活寶挺不好意思的！

先說話的那一個，紅着臉，吃吃的道：「你……，看，妹子又笑咱們了！」

後一個又跟上一句道：「又笑了！」

商百合再也忍不住，笑得一折腰，却把剝好的半筴子花生，全倒在地上了。

商老頭子又氣又笑的斥着女兒道：「一點規矩都不懂！」

百合忍着笑，却喘不過氣來，道：「眞沒見過這麽對寶貝，爹！咱們也別刦什麽寶啦，乾脆就刦這兩個寶吧！」

蹲在地上的那個矮個子闃言也禁不住笑了。

兩個寶貨還傻瓜似地怔着，你看我，我看你，最後自己也笑了。

商老頭子鼻子裏哼了一聲，看着女兒道：「我們是在商量正經事，妳別胡打岔！秦氏兄弟，是妳師哥，江湖上人稱『奪命雙煞』，妳豈可小看了他們……」

說到這裏，轉向秦氏兄弟道：「開誠，開勇，你們說是不是！」

秦氏兄弟嘻嘻一笑，那前面一個左眼上有粒痣，名叫「開誠」，後面那個右面有顆痣，名叫「開勇」！

倒不要小瞧了這兩個人，江湖上對于這兩個人，可是相當的忌諱的，有諺曰：「風前雨後，奪命雙煞」，這意思說明了，這秦氏兄弟是慣以在風雨的天氣裏，下手作案，一經出手，慘厲無匹，是以才有「雙煞」之稱！

只不過兄弟二人生性遲鈍，常常受人擺佈，是以在江湖上鬧了不少笑話！

這一次商七老特別請了兄弟二人兩個來參與刦寶的大事，自然有所借重，不敢輕視！

二人一聽商老頭子的讚許，弔客般的長臉上，立時叠出了一層笑紋。

秦開誠道：「你老又再誇獎我們了！」

秦開勇說：「我們離開的時候，我爹說……七老你的功夫更高，要我們好好的跟你學學！」

秦開誠直着眉毛，道：「我爹還有說，……你個女兒，很漂亮！」

秦開勇伸手指向百合，道：「就是她！」

秦開誠咧開大嘴，憨笑着道：「我爹說……我們也該討媳婦了！」

哥兒兩個一高興，可是愈說愈不像話。

商七老皺了一下眉，百合氣得啐了一口，道：「討厭！」

秦氏兄弟頓時不再笑，也知道這「討厭」二字，是駡人的話，一時臉紅脖子粗的，顯得不大帶勁兒！

商七老噴出了一口烟，瞇縫着細細的一雙眸子，打量着這兄弟二人，不由得暗忖着，這樣的兩個人，何能共成大事？只道江湖上傳說他們武功高强，神出鬼沒，却不曾親目看過到底如何？我何不試試他二人身手如何，果眞是徒負虛名，不如打發他們回去算了。

想到此，陰沉的一笑道：「江湖上傳說賢昆仲身手不凡……老夫頗想試試二位賢侄的能耐！」

秦開勇吶吶道：「七老你要試我們的功夫？」

商七老噴了口烟道：「外傳二位賢侄輕功極佳，已成陸地飛騰之術，不知是眞是假？」

秦開誠道：「只有七成的把握！」

商七老冷冷的道：「七成的把握也不容易了，這陸地飛騰之術，着重于陰陽二氣，有一首歌訣，你二人可知道？」

秦開勇咧口一笑，道：「口訣密言，雖至親好友，非必要不可出口……七老請諒！」

商七老心中一動，暗地讚嘆一聲，當下道：「

此去斧頭岩二十里，最高峯有白色野杏一株，你二人可在半盞茶時間之內取回白杏數枚否？」

秦氏兄弟嘻嘻一笑！

秦開誠道：「我們就試……一試吧！」

商七轉向女兒道：「看茶！」

他雙手一拍「叭」一聲脆响，但見秦氏兄弟如同乍分的一雙燕子般的，雙雙分了開來，同時自兩側越窗而出，身法之快，確是令人驚異之極！

商七老呷了一口茶，向女兒說道：「妳如果以爲他二人呆傻易欺那可就錯了！這一次我們即將上手的買賣，仰賴他們兩個人的地方還多得着呢！」

百合撇撇嘴，道：「我就不相信，這麼兩個壽頭，能幹什麼事？連句話都說不淸楚！」

商七老冷哼一聲，道：「妳知道什麼？……我不妨告訴妳知道，秦氏兄弟已得其父秦嘯風眞傳，二人慣以聯手攻敵，因係孿生兄弟，血脈相通，那秦嘯風特別傳授了他二人一套『兩相劍』法，一經施展，武林中一流高手，也非其敵！」

說到這裏，商老頭子臉上帶出了陰險的笑容，道：「所以，以他兄弟二人身手而論，實在已是武林中難見的高手，天下又有幾個一流高手，可以任人差遣控制？」

百合怔了一下，這才明白了父親的用心！

蹲在地上那個矮漢子，嘻嘻一笑，道：「老爺子你這一手才叫做高，只是他兄弟兩個雖然可以任人擺佈，只是他們那個老子秦嘯風，可是江湖上最難纏的主子……這一點老爺子你不能不防！」

商老頭子又喝了一口茶，點頭道：「秦嘯風的用心，我何嘗不知……」

他冷冷一笑，接道：「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說罷放下手中的茶碗，眉毛一皺道：「好快呀！他們回來了！」

話聲一落，但見白影一閃，那秦氏兄弟已如同飄風似的，同時自左右兩扇窗戶飄身而入！

座中的商百合，特別注意他二人的身法，只見他二人進身時，不過僅以足尖輕點窗櫺，飄飄然如凌虛大雁般的已然站在了七老面前，這才知道父親的讚譽，絕非誇大，這秦氏兄弟除却口齒笨拙，外表呆癡以外，若論武功，的確是武林中極難一見的高手，當下頓時收却了輕視之心！

這時就見秦氏兄弟二人，每人手中拿着一截杏枝，其上生着幾枚大如鴨卵的毛大杏！

秦開誠咧嘴一笑道：「老爺子……這是你要的杏！」

商七老接過來，過目微笑道：「賢昆仲，果然已得令尊眞傳，足可以拾下這筆買賣了！」

話聲方停，只見較後的秦開勇，一雙八字眉倏地向兩下一分，道：「有人來了！」

他身子向下一矮正要縱身而出，商七老却含笑道：「賢侄稍安，是自己人！」

於是抬頭冷笑道：「既然來了，鬼鬼祟祟的幹什麼，也不怕人家笑話！」

室外呵呵一笑，一個五旬開外的瘦長漢子，飄牆而入，大步向室內行來！

這人一身土色的繭綢短衣褂，足下是一雙多耳麻鞋，黝黑的臉膛之上，滿佈風塵之色！右面肩頭上，還搭着一個黑布口袋，一副鄉下佬的裝束。

他推門而入，向着商七老抱抱拳，叫了聲：「大哥，我有好消息奉告！」

商七老森森一笑道：「不就是那一十二顆夜明珠的事麼？」

來人一怔，道：「你已經知道了？」

商老頭道：「要等着你告訴我們早餓死了！」

這時百合姍姍走過來笑着叫了聲：「二叔！」

土老頭伸手拗了一下她的臉，上下打量着地道：「妞兒可是越來越漂亮了！」

百合扭着身子，背過臉道：「二叔又開人家玩笑……不來啦！」

土老頭哈哈一笑，看着木鷄也似的秦氏兄弟，道：「今天有貴客在這裏，二叔不跟妳鬧了，不過……這趟買賣還眞少不了妳呢！」

百合回眸道：「怎麼少不了我？」

土老頭一笑道：「當然，一定得妳帮忙，等會我一說妳也就知道了！」

說完話，那一旁的矮個子也過來見禮，道：「孫二爺！」

土老頭在矮個子背上拍了一巴掌笑道：「喲！旋風也在這裏！我還沒看見你呢！『拐子』呢！」

原來那個矮個子綽號叫「旋風」，可是黑道上的老人了！

他聳聳肩膀，道：「拐子還沒回來！老爺子差他辦事去了！」

姓孫的土老頭，這才向秦氏兄弟抱拳，道：「二位小兄弟的大名，我是久仰了，今天才能識荆，幸會，幸會！」

秦氏兄弟木然對看着，同時開口道：「這人……是誰？」

商七老一笑道：「二位賢侄莫非不知道，這位就是江湖上人稱『土地爺』的孫半空，江南江北沒有他不熟的地方；是我一個結拜的兄弟，托個大，你們就叫他一聲二叔吧！」

孫半空嘿嘿一笑道：「老大你又抬舉我啦！」

秦氏兄弟對看一眼，上前每人叫了一聲：「二叔！」却面紅頸子粗的退到一邊！

「土地爺」孫半空心裏着實吃了一驚，他久知這秦氏兄弟，乃是「天山一魔」秦嘯風的一雙孿生子，武功已得其父眞傳，江湖中人難得對他二人有一見之緣，却想不到爲人如此直憨，好似帶有幾分傻氣。

他立時就想到了此行任務，如有此人出手相助，當可有十分的把握，將明珠刦到手中。

當下大是欣慰，擺着手道：「二位貴客，可不要這麼稱呼，不敢當，不敢當！」他嘿嘿一笑，又接道：「二位好一身輕功提縱功夫，我老頭子在後面一陣急趕，還是拉下了二里地！頭上可都見了汗啦！」說完，在板櫈上坐了下來，却向商七老道：「大哥，這件事我一得訊兒，可就沒能躭擱……想不到還是知道在你後頭了！」

商七老點頭笑道：「也不見得，我們也才開始！」孫半空擻了一下眉毛道：「這趟買賣肥是肥，可是扎手！」

商七老道：「怎麼，你都知道了？是誰保着這趟暗鏢？」

孫半空冷冷一笑道：「還有誰有這個胆子？」頓了頓，才道：「『弧形劍』冷秋桐！」

此言一出，各人都怔了一下。

包括秦氏兄弟二人在內，都似吃了一驚。

商七老慢慢地噴出了一口烟，徐徐的道：「這個人我也想到了，倒是出了名的難纏……話雖如此，這要看是甚麼人了……哼……我們老哥們還栽不在他手上！」

孫半空默默點點頭道：「我也這麼想！可是現在事情還有一點枝節。」

商七老側目道：「甚麼枝節？」

「土地爺」孫半空冷笑，道：「另外還有人揷手！」說完，伸手懷內，摸出了一面竹牌，遞於商七老，七老接過細看了一下，面色微變，却冷笑道：「怎麼，他也要揷上一脚？」

「土地爺」孫半空哼了一聲，道：「豈止是揷上一脚，老爺子，你難道還不明白這個人的平日作風？」

商七老聞言面色沉着，冷笑不語。

這時「旋風」，百合，以及秦氏兄弟，都不明白的走過來，百合由父親手中接過了那面竹牌，大家移目共觀！

那是一塊長方形，大小不過四寸長短的竹牌，正面用烙鐵烙着一隻展翅的巨鷹，反面烙着四個字是：「義結四方」！

其間，「旋風」跟隨商七老甚久，閱歷甚豐，一見即知，當下怔了一下，道：「咦！這不是『夜鷹』杜明的竹符神令麼？」

一提到「杜明」二字，不知怎地，那百合面上驀地罩上了一片紅雲，却把那塊竹牌，又送到父親手中。

商七老嘿嘿一陣冷笑，霍地跺足，道：「別人怕他，我商七老可不含糊他，他要是胆敢與老夫爲敵，我……嘿嘿！可就顧不得過去的交情了！」

商百合聽了父親的話，顯然吃了一驚。

她的那種表情，却被「土地爺」孫半空看在了眼中，嘻嘻一笑道：「老爺子，你何必生這個氣，其實這件事，一點也不難解決！」

商七老一板面孔道：「你還有甚麼高見嗎？」

孫半空道：「老大哥，那杜明小子，雖然是扎手的人物，可是對於你老這個面子却不能不賣……」說到此嘻嘻又笑了一聲，却把一雙眸子，向着一旁的百合身上瞟過去，百合被他看得面更紅了，忙自把頭扭向一邊！

商七老却異常氣憤的，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他又爲甚麼要賣我的賬？」

孫半空沉聲笑道：「老大，你稍安毋躁，聽我說呀！第一，姓杜的那位死去的老子，與你是八拜之交。」

商七老啐了一口道：「呸！不提這個我氣還小點，他眼睛還會有我這個前輩！」

孫半空縮縮頸子道：「……我還有話沒說完呢！第二……我們這位大姪女百合……」

眼睛可就又移到了一旁百合身上，百合的頭低得更低了，孫半空嘿嘿一笑。

商七老冷笑道：「百合怎麼樣？」

孫半空見狀，有點胆怯的笑道：「大哥……你看看，你這個樣子，誰還敢說話？」

商七老面目猙獰的道：「……你少提這件事，就算我女兒一輩子嫁不出去，也輪不着他，婚約早就解了……」

孫半空一怔，道：「啊……已經解了約了？」

商七老哼了一聲道：「就爲這個我們鬧翻的，他看不上這門子親，我商某人更犯不着巴結！」

一旁的百合，忽然眼淚漣漣的道：「爹，我求求你，別提這件事了好不好？」

衆人這才發覺，原來這位姑娘，居然在一邊哭了。

百合說了這句話，在大家的眼光之中，不好意思的搭着面，扭頭就跑了。

秦氏兄弟，不由對看着，一副茫然的樣子。

秦開誠道：「大妹……子她怎麼了？」

秦開勇搖搖頭，道：「誰知道！」

然後他轉過頭，向面帶怒容的商七老，道：「七……老，誰要討我……大妹子作媳婦兒？」

商七老搖頭道：「沒有的事！瞎說！」

秦開誠冷笑道：「我已經聽說了，是個姓杜的不是嗎！哼哼！」

他用力的掄着拳頭，道：「——早晚我要他的命！」

「土地爺」孫半空一笑道：「對了，你們兄弟要爲百合出口氣，那姓杜的小子不是人做的！」

秦開勇道：「他！他在那裏？」

孫半空道：「還不到時候，到時候少不了要請你們帮忙！」

二人連連點頭，面上的怒色還沒有消失。

忽然門簾子揭處，才剛進去的百合又出來了，她粉面上掛着淚，却氣憤憤的向着孫半空說道：「二叔……你可別寃枉好人……杜明甚麼時候欺侮我了？」孫半空一怔，道：「這個……」

他扯過面來看着商七老，商老頭子對於女兒這種挺身維護杜明的態度，顯然大不樂意！

他徐徐的吐了一口烟，道：「丫頭……妳死了這條心吧！要想跟着姓杜的，充着我是一萬個不答應！」百合一轉身，扒在柱子上哭了。

哭了兩聲，她抬起頭，看着父親，道：「杜明有甚麼不好？我們從小一塊長大的……不過他就是窮一點罷了，可是他有本事，功夫比誰都强！」

商老頭子一雙眼睛瞪得極大，却又慢慢的收小了，一來是當着外人不便喧騰家裏的醜事，再者看着女兒那副哭的樣子，却也不忍再罵她！

當時呷了一口茶，冰冷的道：「……這叫『剃頭的挑子』一頭熱！一個巴掌拍不响！」

百合自小嬌慣壞了，和父親頂嘴也是常事！

江湖裏的姑娘，也不着與甚麼禮節不禮節，一聽爸爸這麼說，可眞是臊了面，當時就跑過去，兩隻手用力的抓住了商老頭的肩膀！

她大聲的哭着，叫道：「你得給女兒說清了！甚麼叫『剃頭的挑子』一頭熱？甚麼叫『一個巴掌拍不响』？你不講清楚，我可是不依你！」

商老頭子對於女兒當年暗戀杜明的事，很清楚，心裏這口氣鱉了很久了，不提也就算了，現在才說了她一句，想不到她居然撒起刁來啦！

當着生人，她居然偏袒起杜明視老父爲無物！

一股無名之火，陡然上昇，當下一聲厲叱道：「賤丫頭！」反手一掌「叭」的一聲，百合姑娘那張又紅又白的粉面上，頓時濺開了血花。

只聽得她尖叫一聲，身子一踣頓時昏倒在地！

孫半空神色一變，一把抓住了商老頭子，道：「大哥！這可不行，姑娘家可不能這麼打！」

秦氏兄弟爭先的把百合給抬了起來，二人黃焦焦的面上，也顯得很激動。

他二人私心也都戀着這位姑娘，見狀四隻眸子，都泛出了怒火，看着商七老，却又無可發作。

那個叫「旋風」的矮個子，嘆了一聲，道：「老爺子，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

商七老頻頻哈哈笑着，擺擺手道：「把她拉下去，放心……死不了！」

然後又嘆口氣，氣餒的道：「這都怪我平常寵壞她了……二位賢侄別笑話！」

秦氏兄弟這時把百合掺進臥室，放在了床上，只見百合半邊面，腫起了老高，嘴角還淌着血。

秦開勇恨聲說道：「眞氣人！」

說罷，兩手同時在百合兩肋一拍，以內力激開了「心坎穴」門，百合嗆咳了一聲這才悠悠醒轉！

秦開誠喜道：「好了……」

百合睜眼一看對着這樣的兩個人，却不感激二人的一番深愛之心，只覺得滿腔的討厭。

當時哭泣着，翻身跳起道：「你們到我房裏來幹甚麼，出去……出去……」

用力的兩隻手，拚命的把二人推了出來。

秦氏兄弟莫明其妙的被推出了門，一副傻樣子，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隨見百合用力的關上了門，放聲大哭，唏哩嘩啦的亂砸着東西！

奇怪的商老頭子這時氣反倒消了，他徐徐噴了一口烟道：「別管她，讓她消消氣就好了，我們來商量我們的！」

他心裏始終還放不下這件事，「刦寶」大事！

千里走單騎

楊柳風一陣陣的吹過來，吹在人身上，使人感覺出一種說不出懶洋洋的滋味。

大六月的天！太陽高高的懸在天上，正所謂「日正當中」，誰也當受不起這股子熱勁兒！

走南往北的行人商賈，走到了這個地方，看見了眼前這一片青葱葱的柳樹林子，無論你有多麼重要的事，都禁不住要停下來，歇一會子。

這裏，樹蔭底下，有專賣涼茶，酸梅湯的担子，也有賣涼粉的，你呀！鋪上一張蓆，喝一碗涼粉，往樹下一倒，睡上這麼一覺，那才眞正的叫「享受」呢！

你看看，大樹蔭下，橫七豎八的倒着那些個人，人人袒着胸脯，搧着大芭蕉扇子！

一個禿腦袋瓜的鄉下老頭兒，一隻手端着涼粉，一隻手拿着芭蕉大扇子，正在向幾個賣夏布的商販在大吹法螺！

只聽他破鑼也似的嗓子說道：「……一十二顆夜明珠，每一顆他娘的都跟碗這麼大……你們想想，那得值多少銀子？聽說到了晚上，那份亮呀……簡直幌眼睛……」

幾個布販子眼睛都瞪得跟銅鈴鐺彷彿眞的看見夜明珠似的！

小老頭搧了一下扇子，擠着眼睛道：「誰要是檢到手這趟買賣，嘿嘿……那就坐着吃吧！三輩子也吃不完呀！」

柳蔭下一人朗聲笑道：「那敢情！」

一個身材軒昂，氣宇不凡的年輕人，一面分着樹枝，拉着一匹大黑馬，邁步而出！

這人一身灰色夏布長衫，頭上戴着荷葉捲風帽却垂着兩條風翎，飄向耳後，越加的英俊不羣！

他一逕的走到了柳樹蔭下，把馬拴好，坐下來，那雙炯炯的眸子，注定着先前說話的那個小老頭，後者不自在的笑笑。

灰衣人抱拳道：「適才聽得老丈高論，使得小可頓開茅塞，佩服！佩服！」

小老頭紅着臉道：「那裏，那裏……」

灰衣人摘下了帽子，一面搧着，面現笑容，道：「老丈方才所談的那十二顆夜明珠，莫非是貢與當今皇上的麼？」

小老頭道：「說的是呀！老兄你是——」

灰衣人不答他的話，却又問道：「那些珠子如今可曾上了道沒有？」

小老頭道：「聽說已經上道了……是爲皇上做龍冠用的！……咦……兄弟你——」

灰衣人道：「老丈你怎麼知道？」

小老人頓時怔了一下，面上帶出一副窘笑的樣子，道：「這個……」

他那一對黃眼珠子，上下打量着灰衣人，不自然的向着身旁的幾個閒漢低聲道：「不好……說漏嘴啦……這小子八成是黑道上的一個賊……」

說完，搭訕着又笑了幾聲，站起來向着各人連連點頭，道：「你們坐……你們坐……我還有點事！」說完之後，連涼粉也顧不得吃完，轉身就走，那個賣涼粉的小販，追上去嚷着給他要錢，這時候其他的幾個人也都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看着那個灰衣人，匆匆的起身離開！

轉瞬之間，走了一空！

灰衣人微微一笑，把身子向下縮了縮，用手裏的帽子，在面上一蓋，閉上眼睛，正想趁機，睡上一覺，耳邊却聽到了一聲清晰的馬嘶聲！

他把帽邊向旁移開了些，只用半隻眼睛向外看出去，就見一騎白馬正由風塵道上，風馳電掣般的來到了近前。

馬上客却是一個全身紅衣的姑娘人家，艷陽下長髮飄浮，風采極美！

紅衣女客本意在急於趕路，大概忽然發現了這片陰涼的柳蔭佳處，想下來歇息歇息，是以在急行奔馳間，驀地策住了韁繩，胯下的白馬，人立前蹄，唏聿聿長嘯了一聲，才穩住了身子。

馬上紅衣女客翻身而下，拉着馬步入柳林！她那綽約的風姿，立時吸引了衆人目光。

女客一直把馬拉到了樹蔭下，她在繫馬的時候，却意外的發現到灰衣人的那匹黑馬，從而又發現了灰衣人了，那雙明亮的大眼睛，立時帶出了若干欣悅的顏色。

帶着淺淺的一絲微笑，她在灰衣人對面的一棵柳樹之下坐下來，一雙眸子，却仍然沒有離開灰衣人左右。

灰衣人雖然只露出了半隻眼，可是却也把對方這位俏麗的紅衣女客，打量得很清楚！

看過去，她大概還不到二十歲，生着俏皮的一雙眉毛，眼睛雖不似俗言的「杏眼」那麼大，可是黑白分明，看過去情意盎然！偶一眨動，或是側轉時，却象徵着她的心意靈敏，善解人意！

她手裏拿着一個長形的衣包，扁扁地——當然，這玩藝兒是瞞不過灰衣人的一雙眼睛！

紅衣少女一面掏出了白色的汗巾，拭着面上的汗，另一隻手，却掃置着頭上的青絲，那麼又黑又細的髮絲，披散在肩後面，看過去足足二尺有餘，那麼，在髮根際紮上一條金色的緞帶子，看上去就更漂亮了。

灰衣人絕非是好色之流，可是不知怎麼，却捨不得閉上那半隻眼睛！

紅衣姑娘其實也早就發現對方在看她了。可是倒也不惱不怒。

她那原本白皙的皮膚，經過長途的策馬奔馳，變得紅紅的。紅白相間，色作美玉，煞是好看！

由口袋裏找出一把小手梳，她半背過身子來，重新又用那條原來的緞帶，把頭髮紮好。

當她揹轉嬌軀時，露出的半截粉頸，那麼白酥酥的……

灰衣人看到這裏，却由不住把那半隻用來窺覷的眼睛閉上了。

然後拉過帽子，把整個的臉遮住。

樹蔭下的紅衣姑娘方理好了頭上秀髮，看見了灰衣人的動作，由不住抿着嘴，鼻子裏「哼！」的

低笑了一聲，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却向着附近的七八雙狼也似的眸子掃過去！

那些閑漢子，本來目不交睫的盯着她看，此刻見狀，却又不自禁的把目光避開了。

紅衣少女畧作惱容的注視着最後那一雙捨不得離自己的眸子，直到那雙色情的眼睛畏縮的離開爲止。然後她又回復到滿面春風的樣子，平視着秋水般的目光，直直地看向對方的灰衣人！

只見她有意無意間的輕輕地揮動了一下玉手。灰衣人臉上的帽子，忽然被吹過一種的風力，移開一旁。

他不得不睜開眼睛來找帽子，無意間，接觸到了對方少女的那雙瞳子。後者却把目光移向一旁，作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

灰衣人把帽子重新又蓋在臉上。

可是他的手才離開，那帽子却又被拂面而來的一股異風吹開一旁。

那位紅衣的姑娘，惡作劇的低下頭來，她像是極力的忍着笑，可是却又忍不住，那麼輕輕的咬着下唇，嬌軀聳動着……樣子好看極了。

她那麼得意的捉弄人，笑得全身打顫，耳中却聽到對面的灰衣人發出了冷冷的一笑。

紅衣少女驀地抬頭，畧似看見那灰衣人右手二指隔空點了一下，遂即欠身而起。

紅衣女心裏動了一下，正覺出只怕不妙，不容她存心防阻，但聽得一絲極爲細微的破空之聲迎身而進，頓時只覺左面「肩井穴」上微微一痲，半邊身子已爲對方輕靈的隔空點穴手法定住動彈不得！

當然，灰衣人意在薄懲，並沒有絲毫傷害她的意思！

儘管如此，紅衣少女也嚐到了相當的痛苦，她原是精曉點穴的高手，只爲一時大意受制於人，要想立刻化解爲事，却是不能。

一剎時，她秀眉斜挑，目射怒光，却奈何身子却是動彈不得。

眼看着對面那個灰衣人站起來，從容的走到了他的那匹黑馬前，解開了馬韁，翻身上馬，一路穿林揚塵而去。

紅衣少女眼巴巴的看着他走去甚遠之後，才無可奈何的閉上了眼睛，暗中調動內功眞元，費了約有半盞茶的時間，才把左面被點的「肩井穴」道打開。

× × ×

灰衣人——哦！應該說得清楚一點了！其實也就是那位身負沉重使命，謹愼上道的獨行鏢客「弧形劍」冷秋桐！

他的馬，在日落的時分，來到了這個荒僻的蘇北小鎭「桐葉莊」。

「桐葉莊」居民不多，總共不過千多戶人家，莊子裏只有一處客棧——「桑記老店」。

提起這「桑記老店」來，可是有些個年了。

這所老棧的主人姓桑名德風，夫婦二人經營這老店，少說也有三十個年頭了，老倆口兒，至今膝下無子，却只有一個女兒——桑幼梅。

提起桑老頭兒的女兒桑幼梅來。嘿！那可是這「桐葉莊」上出了名的大美人兒！

桑姑娘人長得漂亮，遠近皆知，因爲如此，他這「桑記老店」的生意也聯帶着好。

可是，好景不長。

打從去年開始，那位桑幼梅姑娘忽然得了一場病——也不知道是場什麼病，反正從那個時候開始，這位姑娘可就不再出來照顧生意了。

曾經有人看見過那位桑姑娘，說是人瘦多了，而且也不再搽粉抹胭脂和穿着漂亮的衣裳了。

有人又說，看見這位姑娘在裏面房子裏發脾氣、扔東西、吵着要尋死覓活的。桑家老倆口子弄得要死不活的，那還有心情再照顧生意。

如此一來，這「桑記老店」的生意，當然大非昔日可比！舊雨新知一個個裹足不前，看看他這家老店，馬上可就要關門大吉了。

奇怪的是，桑老頭子夫婦，對於女兒的病因，却是絕口不提隻字，隨你怎麼逼問，也休想能問出一個兒字來。套句老詞兒可眞是「家門不幸」！

鏢客冷秋桐來到小鎭，幾經打聽，才找到了這「桑家老店」！

因爲他負有重要的使命，是以沿途，也就較昔日越加的小心。一般的大客莊，他絕不問津，投宿處，皆在無人問津的冷落小棧。

如此，這「桑記老店」倒是正合了他的口味。

當空的驕陽，火辣辣的照射了一天，到了此刻「黃昏」時光，頗有點接不上氣兒的樣子，懶洋洋的拖着疲倦的身子，垂掛在西天邊際。

「桑記老店」的兩扇大門，在夕陽殘照半掩着，大門上原本艷麗的油彩，經過長時期的風吹雨打，早已斑痕點點，看上去，只是無限的凄凉！

冷秋桐拉馬來到了門前，在門外高叫了兩聲「店家」，却不見一個人影子。

他推開門，發現野草過膝，倒是那醉人的「美人蕉」開得一片燦紅，在殘陽晚照裏，交映出一片嫣紅，無限芳菲！

地面上滿飄着落葉，幾隻野斑鳩拍搧着雙翅，由草叢裏飛到了竹架的天棚頂上「咕咕……」的叫個不停。

透過天棚的陰影，看見了客棧的堂屋——一塊長方形的木牌子，斜斜的懸在屋簷下方，上面漆着「桑記棧」三個大字。

木架上插幾隻破燈籠，掛着幾件簑衣、竹笠，西邊是馬槽，只是裏面沒有馬，倒養着幾隻驢子！

東面，有一片小池子。池子裏盛開着荷花，正當中，聳立一座茅亭，亭子裏坐着一個瘦老頭子。

那老頭兒正在用長竿子，盤弄着池子裏的荷花。大概想摘新長的蓮蓬，却是怎麼也摘不到，長竹竿打激着水面，濺起不少水花。

冷秋桐來到了院子裏，他竟然茫然不知。簷子下吊着一塊鐵板，另有一個小鐵錘，大概是用來招呼人的。

冷秋桐拿起了鐵錘，用力的敲了幾下，發出一陣刺耳的「噹！噹！」聲！

這麼一來，亭子裏的老人算是聽見了，回頭看了一眼，慌不迭的丟下了手上的竹竿，順着一道小竹橋，跑到了岸上。

他踩着院子裏沒膝的荒草，一直跑到了冷秋桐面前，站住脚正要開口說話，可是不知怎麼，臉上起了一種極是奇特的表情。

那種樣子，像是乍然遇見了長年不見，最親密的好友一般的模樣。

只見他全身都激動着，一雙深陷的眸子，也忽然大了許多！

冷秋桐不禁被他這樣子弄得莫明其妙！

他微微一笑道：「怎麼回事？你們這客棧……」才說到此，那老頭兒霍地跑過來，伸出雙手，重重地抓着了他的兩肩。

老人臉上帶出了難以形容的興奮，却又似暗含着無限的傷感，他大聲的道：「不要再說了……回來就好了！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

冷秋桐更是一怔，道：「你——」

老人不待他多說，回身就向堂屋裏跑。

他邊跑邊自高叫着，道：「你們快來……快來呀！他回來啦！」

冷秋桐暗笑一聲，步入堂屋，心忖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這老兒瘋了不成？」

一念未完，就見由裏面驚惶的跑出了一個小夥計，小夥計身後面跟着一個四十六七歲的婦人。

婦人大概正在廚房裏和麵，一雙手腕上，滿沾着白白的麵粉。

這兩個人在乍然看見了冷秋桐之後，顯然和先前的老人一般的模樣，直眉竪眼的都怔着了。

那婦人嘴裏唸着佛，道：「阿彌陀佛，可算是回來了！」

她大聲的招呼着那個小夥計道：「二楞子，你別傻着啦！快去把姑娘給叫出來，就說姑爺他回來啦！」

那個叫「二楞子」的小夥計，嘴裏答應了一聲，回頭就跑。

誰知他才跑了一半，却又站住了身子！大聲的道：「大姑娘，妳看是誰來啦？」

冷秋桐由於站立處，面對着裏面的那道走廊，是以清楚的看見進來的每一個人。

這時，他看見那個進來的人，竟是一個年歲不過二十二三歲的窈窕少女，看上去面色甚爲消瘦憔悴。

她穿着藕色的一襲長衣，不知是太長還是她自己太瘦的緣故，反正都快拖在了地上，滿頭的秀髮，蓬亂着，像是很久沒有梳過了。

大概是倉促的趕了來，竟連鞋也沒穿，赤裸着一雙雪也似白的足踝！

儘管如此，却也難以掩飾她那張姣好的面頰，柳葉兒般的雙眉，靈活明亮的一雙眸子……在在的說明了她原本「佳人」的上等質色！

帶着無言的憂鬱，難以抑制的一種情緒的激動，她發出了夢囈似的一聲呼叫：「涵忠！」

冷秋桐眉頭一皺，道：「姑娘妳……」

那個姑娘，早已綻開了春花般的美麗笑容，驀地朝着冷秋桐身上撲來。

冷秋桐何等身手；他忖度着這是一件頗爲蹊蹺的事情。由於他身負的使命，和隨身携帶的一十二顆明珠，他絕不敢輕易讓任何人接近身前。

身子一閃，那個姑娘已撲空，一交跌倒在地。眼看着她在地上打了個滾，却又爬起來。她臉上這一剎時，忽然呆住了。

看着冷秋桐，她悵然的搖搖頭道：「不……不……涵忠，你不能扔下我，你不能……」

兩串淚珠，順着她蒼白的腮淌了下來，她身子抽動了一下，第二次向着冷秋桐撲抱過來。

冷秋桐身形再閃，由於那姑娘撲勢甚猛，却未曾料到面前的那張八仙桌子，碰然一聲大響，正正的撞了在那桌子的角上。

她嘴裏發出了一聲尖叫，一下子就扒了在桌子上不再動了。

她身後的婦人和那個叫「二楞子」的夥計，都大吃了一驚。相繼的撲上去！却見那姑娘面如金錠想係撞了在心窩上，一時岔了氣，痛昏了過去。

婦人一望之下，頓時放聲大哭了起來。

她回過頭來，向着冷秋桐怒聲嚷道：「姓林的……你這無情無義的東西……我跟你拚了！」

她倒是說拚就拚，掉過身來，一頭向着冷秋桐

身上撞來，却被冷秋桐一伸手，頂在頭上，那婦人雖然施出了全身的力道，却休能前進一分。連怒帶急，她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這時，先見的那個老頭子，正從後面跑進來，見狀嚇了一跳。

那個店夥「二楞子」，却哭喪着臉，道：「不好了……老闆！快來看看大姑娘吧！」

老頭子又嚇了一跳，慌忙的跑過去扶着女兒，却見大姑娘嘴角淌着血。三魂飄渺悠悠醒轉過來。

她嘴裏兀自在說：「涵忠……你不能撇下我……你不能走……」

老頭咧嘴乾哭道：「姑娘……妳可放明白吧……我可不要活了……」

一面轉身向着冷秋桐，道：「姓林的……你這個畜牲！你欺侮我們姑娘還不够？你還動手打人？……你……」

冷秋桐冷笑道：「在下姓，不是姓林……你們大概是認錯人了！」

老頭一聽，頓時一怔！

那個婦人也不叫了，收回了頭站好了，細細的打量着冷秋桐。

冷秋桐道：「你可曾看清楚了？」

婦人往空啐了一口道：「呸！你不……是？我的眼還不瞎，你就是燒成灰，我也認得你——」

說着，嘴一咧，大哭了起來。

老頭忙走過來勸道：「好了……好了！家裏的，妳也別哭了！叫他走吧。」

才說到此，那位大姑娘却發瘋也似的撲上來，高叫道：「不！我不叫他走……我不叫他走！」

「二楞子」這時由裏院裏怒沖沖的跑出來，手裏拿着一條木棍。看樣子是想玩命。

他嘴裏大叫道：「姓林的！你他媽的太欺侮人，咱和你拚了！」

他才跑了幾步，却被大姑娘一把拉住。

只見她鐵青着臉，道：「二楞子……你敢？」

二楞子睜大眼睛，道：「姑娘！他這種人，妳還想着他？」

大姑娘流着淚，臉色慘白的道：「沒你什麼事……你別管！」

她扶着桌子，往前走了幾步，全身顫抖着，看着冷秋桐，說道：「涵忠……你變了……你知道，這兩年，我爲你受的苦……你不該就這麼走了……涵忠……」

冷秋桐冷笑道：「大姑娘，妳認錯人了，我不是什麼林涵忠，我姓……」

大姑娘眼睛瞇成一道縫，道：「什……麼？你還說不是林……」

身子一歪，噗通一聲，跌倒在地。

屋子裏頓時又是一陣大亂，哭天號地的鬧成一團。

這實是一個尷尬場面，冷秋桐自忖着這件事一時也說不通，實在不便再留下去，倒是那姑娘太可憐了，心裏正不知怎麼是好！

忽然，門外傳來一聲冷笑。

一個女孩子口音道：「姓林的你幹的好事？」

不容冷秋桐回身探望，猛可裏一股尖銳的風力，劈空而至，直襲向冷秋桐後心脊樑！

冷秋桐向前一伏腰，只覺得那股剛勁的風力，擦背而過，似乎力道極大，緊接着那女子騰起的身形，也由冷秋桐背上掠過。

紅影一閃，現出了一個長身玉立，秀髮披肩的少女。

冷秋桐抬頭一看，驀地認出了，對方正是前在柳林之中所遇見的那個紅衣少女，原來自己謹愼上路，仍然被她跟了上來，不由怔了一下。

紅衣少女看着他，面上帶出鄙夷的冷笑，道：「我只當你儀表堂堂，是個正人君子，原來竟是個凌欺弱女的無情無義之輩！」

說着，她走到了大姑娘身前，看看她道：「這位姐姐！妳先進去，這小子交給我，她跑不了！」

大姑娘只是垂着頭，彷彿沒有聽見她說的話！

桑老夫婦老淚縱橫的架着她，蹣跚的向着裏院走進去，大姑娘好像已經丟了魂似的。

那個叫「二楞子」的夥計，手指着冷秋桐，道：「你這傢伙別走，等會咱們沒個完！」

說完跟在桑老夫婦後面也進去了。

前院裏，一刹時只剩下了冷秋桐，和那個初來的紅衣少女！

冷秋桐目送着大姑娘離開以後，轉目向紅衣少女，冷冷一笑，道：「姑娘一路跟隨，究竟是何居心，尙請明示，免得在下開罪！」

紅衣少女一挑柳眉道：「白天在柳樹林內，無意被你點了穴道，現在正要討教！姓林的，你跟姑娘到外面來！」

嬌軀一扭，颼一聲縱出門外！

冷秋桐被她一口認定姓林，亦不免有氣，當下身形一閃，快似脫弦之箭，跟踪而出。

紅衣少女身子方才一落地，冷秋桐傲然已經站立在面前，就輕功而論，顯然已高出她甚多。

女孩子家要强好勝，更何況她在江湖上，已頗有聲名，自是大不甘心。

她秀眉一挑，道：「本來我還以爲你是個什麼了不起的俠客，剛才一看，眞正的令人齒冷，今天

我就代那個姑娘出口氣——」

說到此，猛可裏一上步，左手五指霍地向前一穿，直向冷秋桐臉上叉來。

冷秋桐右手抬起，用「金絲纏腕」的起手，反向紅衣女玉腕上刁來。

紅衣少女驀地抽手，退後一步，怒聲道：「無恥。」

原來她誤認冷秋桐這一手是有意輕薄，倒使得冷秋桐啼笑皆非，他忍不住冷笑一聲，正想反唇相譏，却不料對方紅衣少女，猛地掣出了一雙寒光閃爍的魚鱗短刀。

兩口刀分持左右手，霍地向外一分，刀尾上垂着的一枚大銅鐶，由不住嘩啦的響了一聲。

冷秋桐在對方一撤出兵刃的刹那之間，忽然神色一變，飄身於丈許以外。

他雙手抱拳，沉聲道：「姑娘莫非就是江湖上人稱『芙蓉刀』的女俠百里紅麼？」

紅衣少女微微一怔，點頭道：「不錯……就是我，姓林的……我的刀撤出來，要收回去可沒這麼容易！」

冷秋桐冷冷一笑，道：「百里姑娘，久仰妳在蘇浙地方仗義除奸，深爲武林人士所推重，何以不辨是非曲直，與在下爲敵，實在令人不解！」

百里紅明亮的剪水雙瞳，在他臉上轉了一轉，冷冷的道：「姓林的，你少來這一套，既知姑娘我仗義除奸，還多說些什麼……？快撤兵刃！」

冷秋桐後退一步，平步封掌，道：「姑娘既然認定在下是無義之人，也就不必多說！」

百里紅嗔道：「你本來就是，姓林的，你武功不錯，我看你此刻怎麼逃開我的這雙刀去！快亮兵刃！」說着，嬌軀半轉，手中雙刀「叭！」的一聲脆響，合而爲一，變成了厚厚的一口單刀，竟是分合隨意的鴛鴦刀。

冷秋桐微微一笑，道：「在下不姓林，可是姑娘口口聲聲認定在下姓林，如此不分黑白，豈能行俠江湖？」

百里紅嬌叱道：「去你的，看刀！」

身形一起，如幻雲飛降，自空而墜，魚鱗短刀劈空而至。

刀身一遞，却有一股冷然的刀氣，自刀鋒上逼出，冷秋桐身形一長，迎着她冷森森的刀鋒，如同秋風下的枯樹葉一般，滴溜溜的打了個轉，百里紅的那口刀，却擦着他衣邊砍了下去。

百里紅暗吃一驚，猛地向後抽刀，眼角可就看見對方身子，如長烟昇空般的拋起了兩丈高下。

暮色沉沉的暗空裏，冷秋桐身子飄飄然的落在了「桑記老店」的堂屋角上。

「芙蓉刀」百里紅睹着對方這種起身的勢子，頓時就知道乃是武林中極難一睹的絕世輕功——「飛雲凌波步」！

她當時就怔住了，自己行走江湖也有四五年了，什麼樣的厲害角色沒有見過？倒是具有如此傑出輕功的人物，還是第一次目睹。

她自忖着，只怕不是對方的敵手，然而也就應上了「羞刀難入鞘」的那句詞兒，再一想到這姓林的欺凌弱女，反臉無情的樣子，不禁怒從心起。

抬起頭來，她用那雙隱現殺機的眼睛，打量着屋頂上的冷秋桐——

倒是眞正的沒有想到，以他那等英俊，那等武功，竟然會是如此一個無情無義之輩……？眞有點叫人難以置信！

房上的冷秋桐沉聲道：「百里姑娘請暫收羞怒之刀，容在下畧作解說如何？」

百里紅鳳目一睜，嬌軀伸縮之間，箭也似的拔身而起，直向冷秋桐立身的簷角上襲到。

同時那口魚鱗短刀，隨着她落下的身子，倏地一分爲二，一向頂門，一奔前胸，兩口刀夾着兩股凌厲的破空之聲，同時遞到。

冷秋桐嘴裏喝了聲：「好！」

雙手同時向外一分，一上一下，正好揑住了來犯的兩口鋼刀刀身之上。

他所運施的乃是內功中最難的「正反金剛手」，暗含着「大力金剛指」力，是以左右手上十指，力透指梢，無異鋼鐵所鑄。

百里紅眞不曾想到對方居然胆敢以一雙肉手，硬拿硬接，自己的兵刃，她驚心之下，施出平生之力，向外一掙，但聽得足下「叭！叭！」一陣碎響之聲，雙脚一連踏碎之七八張瓦塊，似乎整個的屋頂都爲之震動了。

冷秋桐倒也沒有想到，百里紅竟然會有這麼精純的內力，內心也深爲欽佩，正想趁此化解了事，不意百里紅竟然在惱羞成怒之下，存心犯險一拚。

就聽見她嘴裏一聲厲叱道：「打！」

那雙緊握着刀的手，霍地鬆開，「叭！」地向當中一合，她身子向下微微一蹲，雙手交合着，用「童子拜佛」的厲害煞手，直向着冷秋桐頂門之上磕下來。

雙掌一打出，再聽得對方冷秋桐冷笑一聲道：「好！」

順着百里紅的掌勢，就見冷秋桐昂然的軀體，向後一個倒仰之勢。

房樑柱子倏地一陣疾顫，冷秋桐倒竄而出的身子，就像是夜空裏滾翻着的一隻蝙蝠似的，倒折了

出去。

「芙蓉刀」百里紅那麼凌厲疾快的一招，居然會落了個空，身子由於用力過猛禁不住向前一栽。

總算她武功造詣不弱，借着一栽的勢子，施展了一手「雲裏翻」，旋轉着如同風車般的已墜落而下。

當她身子一落地，尚未及看清是怎麼回事呢，只覺得頸項兩側一股尖風猛襲而至，一雙冷冰冰的刀鋒，已貼在了兩邊。

百里紅暗吃一驚，抬頭看時，冷秋桐却已把身子退出數丈以外。

只是，那冷冰冰的一雙刀鋒，兀自緊貼着百里紅的頸項兩側。

她紅着臉伸手握着一雙魚鱗刀的刀柄，用力的向外一拔，才知道雙刀深入木柱數寸，但差分毫之間，自已即將濺血於這雙魚鱗短刀之下。

「芙蓉刀」百里紅，素日天不怕，地不怕，這一刹時面臨生死一瞬之間，也不由得霍然變色。

很明顯，對方對於自己是手下留情了，百里紅就算一心拚命，這個架也不好再打下去了。

看着冷秋桐，她帶出了一種逞強羞憤的冷笑，道：「姓林的，今天算你厲害，我們早晚會見面的，再見！」

雙刀「叭！」的一聲，合而爲一，她嬌軀扭轉着，倏起倏落的騰縱而出。

冷秋桐悵恨的趕到了門前，却聞得一陣馬嘶聲，旋見百里紅疾策着那匹白馬一逕的向南邊去了。

俠心憐紅粉

「弧形劍」冷秋桐悵然的轉過身來，却見風門推開，先見的桑老頭由屋內踟躕的步出。

冷秋桐定下脚步看着他，不知他又有什麼新鮮的花樣。

可是出乎意外的，却見那老兒，遠遠地向着自已跪了下來。

冷秋桐一怔道：「這是幹什麼？」

桑老頭磕了個頭，站起來，老淚縱橫的道：「適才多有冒犯，尙請客官你不要見怪。」

說時，頻頻搖頭嘆息不已。

秋冷桐冷然道：「過去的事算了，倒是在下與尊府從無交往，何以會有此糾葛？」

桑老頭苦笑道：「客官來此是不是投宿住棧的？」

冷秋桐道：「如果不便，在下就轉投別家！」

桑老頭道：「客官不要再生氣了，這件事說來都是我老頭子的錯，實在是客官你的這份模樣，和那個姓林的太像了……才會鬧出了這番笑話。」

冷秋桐回想適才對方冒失的樣子，不免心裏還有點生氣，可是看到桑老頭這副樣子，却也發作不得。

那桑老頭嘆道：「客人你的馬，我已牽到槽裏上料去了。請跟我進來歇歇吧。」

說罷轉身領前帶路，冷秋桐一直跟着穿過堂屋，來到了後院客房。

只見荒蕪的野草雜花間，共有兩排客房，由於庭院很大，花木雜生着，看上去確很蕭條，只是景緻很美。

冷秋桐很喜歡這個地方。

桑老頭帶着他，走到了第一排客房前，却見「二楞子」正自打着個燈籠走過來。

二楞子乍見冷秋桐，忽然站住脚，瞪着眼，却是一言不發。

桑老頭咳了一聲道：「二楞子，你也別楞着啦，咱們是錯怪了人家啦，這位先生不是姓林的。」

說着回過頭來，眼巴巴的看着冷秋桐道：「正經的……客人你貴姓呀！」

冷秋桐道：「我姓王。」

桑老頭嘆了一聲，道：「那個姓林的是個生意人……不像你先生有這麼一身好武功。」

冷秋桐沒有吭聲，心忖着方才自己和百里紅比武的情形，一定被他看見了。

這時桑老頭無限傷感的召來了二楞子，帶領着冷秋桐進了客房，又侍候了茶水，二楞子退出以後，桑老頭又送來了一盞燈。

冷秋桐見他那副失神落魄的樣子，忍不住問道：「剛才那位大姑娘，是你什麼人？怎麼會……」

桑老頭嘆息了一聲，呆呆的坐下來，道：「不瞞客人你說，那是我女兒桑幼梅，這……件事客人你不問，我還眞不好意思說！」

冷秋桐道：「姓林的又是怎麼回事？看情形，是老丈你的女婿是不是？」

桑老頭冷笑了一聲，道：「說是就是，說不是也不是，反正就是這麼回事。」

搖搖頭，他苦笑着道：「家醜……家醜。」

伸出手搔了一陣子頭上稀疏的亂髮，桑老頭極其痛苦的道：「是這麼回事……兩年前……有這麼一個由福建來的生意人，姓林……叫林涵忠！」

「……和我一樣，是住店的！」

他苦笑着：「長的和你先生一個樣……大概畧微比你矮了一點……我還是這一會才看出來的！」

冷秋桐哼了一聲，注視不語。

桑老頭繼續道：「……那姓林的不是什麼好東西……不知道他怎麼勾搭上了我的女兒，就這樣成

了我們家的人……眞是家門不幸！」

冷秋桐點點頭，道：「你這麼一說，我才明白，原來這樣……後來那姓林的跑了，撇下妳女兒不管了可是？」

桑老頭嘆息着，道：「我們桑家對他不錯……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將來我死了，這房子地，全是他的，你客人說是不是？」

冷秋桐冷笑着，接下去，道：「姓林的走了以後，你女兒思念那姓林的，因之成病，可是？」

桑老頭痛心的又點點頭，道：「她是給迷了心竅……我眞不知道那姓林的有那點好……可憐我的女兒，那時候肚子裏還懷着他的孩子……」

冷秋桐心中一怔，由不住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那姓林的，的確是作孽了……孩子呢！」

「死了！」桑老頭攤了一下手，說道：「一生下來就死了！」

他用巴掌擦了一下淌出來的淚，道：「從此以後，我那女兒才生病的……有人說她瘋了，可是她明白的時候，挺明白，說什麼她都懂，只是一急起來，可就沒有人能勸得住她，哭鬧個不停……」

提起了他的女兒，桑老頭有滿腹辛酸。

說到這裏，他垂下頭，大顆的眼淚，由他眼睛裏滾出來。

他看了冷秋桐一眼，繼續道：「今年初，她的病已經見好了，也不哭了，也不鬧了，我們原說再過些日子，給她找個婆家，嫁出門就好了，誰知道又生出了這件事！」

頓了頓，他責怪着自已道：「都是我不好，我不該錯認了王客人你，更不該把她叫出來接你……這麼一來，她既認定了你客人就是姓林的，事情也就越發的難辦了……」

冷秋桐站起來走到窗前，桑老頭女兒這番遭遇，實在引起了他無限同情！

他又想到剛才自己爲了閃躲桑家大姑娘的糾纏，害得她撞着了桌子，跌昏了過去，似乎看見她還吐了血，以她那等弱質身體，如何當受得起？

這一切雖說是她自找，可是到底因自己而起，自已莫非就狠下心，眼睜睜看着她死去不成？

這件事，使得他一時心煩氣躁！

窗外夜風輕輕吹着，荒蕪的庭院裏，虫聲凜雜成一片，冷秋桐推開了窗，却聽得一陣陣女子悲泣聲，隨着夜風傳送入耳！

回過頭來，正對着桑老頭那張傷心的臉。

桑老頭搖頭嘆息，道：「……她又哭了……我可怎麼辦？我可憐的姑娘！」

說罷，慢慢轉過身子，向門外步出。

冷秋桐道：「且慢！」

桑老頭回過身來，冷秋桐道：「我今日誤傷了令媛，心裏很過意不去，你可願帶我去看看她？」

桑老頭先是一喜，過後又苦笑道：「這有什麼用？」

冷秋桐道：「我隨身所帶，有幾粒療治內傷的丸藥，如給她服下，自是有用，再說，對於日間事，我要當面向她解釋一下！」

桑老頭點點頭，道：「也好，那麼官人你隨我來！」

推開了門，走到了荒蕪的院子裏，迎面就看見那個叫二楞子的夥計正自向這邊跑來，老遠的看見了桑老頭，大叫道：「老爺子……快去吧……大姑娘吐血了！」

二人乍聞，都大吃了一驚，慌忙的跟着二楞子向側院跑進去。

推開了一扇竹籬笆門，二楞子領着二人進到晒滿了衣裳的一爿小院落子裏，却聽得屋子裏亂成一片。

桑老頭還不及推開房門，他老婆倒先衝了出來，一把拉住他道：「不好……」

冷秋桐聞言見狀，知道事情緊急，也顧不得再拘什麼細節，當下撲前急入……

他闖進屋內的一刹那，正好看見桑幼梅由睡床上站起，她大口的噴着血，僵直的跌倒在地！

冷秋桐一上步，雙手抱起了她，當下急駢二指，一連在她「氣海」「靈台」「關元」三處大穴上，各點了一指，桑幼梅全身戰抖了一下，頓時不再動顫！

冷秋桐匆匆的把她放倒在床上，回頭道：「快拿水來！」

二楞子端上了一杯水，冷秋桐遂由身上取出了幾粒藥丸，用力揑碎之後，放入桑幼梅口內，然後灌了些水在她嘴裏，以二指順其喉下一掃，只聽得「咕嚕」一聲，連藥帶水，全都嚥了下去！

桑幼梅輕輕的吟呻了一聲，張開了眸子。

當她無神的眸子，在接觸到冷秋桐的一刹那之間，似乎是呆了一下，緊接着作出一個極爲喜悅的表情。

她猛然探身要坐起來，却爲冷秋桐一隻手按着不能動彈。她臉上瀰散着欣慰的笑靨，道：「涵忠……是你……你來了？」

冷秋桐無可奈何的點了一下頭，桑老頭，二楞子，以及那個婦人——張氏，三對眼睛都睜得極大，驚奇的看着他，冷秋桐向着他們苦笑了一下。

他實在是不忍心，在此時此刻再刺傷桑姑娘的心！

冷月下，二人同樣的每人都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長衫，看起來身材既彷彿，面貌更粗似——武林中胆敢夜行而衣白者，似乎還不多見，有之，則惟此二人，諺曰：「風前雨後，奪命雙煞」的秦氏兄弟莫屬了！

他二人既是孿生兄弟，當然在本性上有很多異於常人的地方，譬如說，在行動上，他們慣於合手應敵，二人心靈相通，動作如一，聯手對招予敵人極大的威脅！

今夜，他們二人乍然出現，自非偶然，說得清楚一點，這秦氏兄弟受命來此刼取寶珠來的！

這趟買賣，既經商七老手下的人踩上了盤子，依照慣例，十分之八九是吃定了。

當然，眼前這趟買賣，可不同於一般，商七老對于那位身保暗鏢的獨行大鏢客——冷秋桐，知道得很清楚，他久仰「冷」的一身傑出武功，在江湖年輕一輩的武林人物裏，冷秋桐自可當「出類拔萃」四字無愧！

因爲如此，那隻老狐狸——商七老，從一打頭開始，可就沒敢掉以輕心！

「楞子」「旋風」打探好了，冷秋桐落在了荒僻的「桑記客棧」裏，商七老遂卽指派了秦氏兄弟出手，他安心要在對付「冷」的第一仗裏，旗開得勝！

「奪命雙煞」秦開誠，秦開勇，久居邊陲，對於中原的人物不甚熟悉，秦嘯風爲了歷練二子，指令投奔商七老，要商七老代行父職，怪的是，這位義父教導兩位子輩的第一課，却是刼取一十二顆，欽命上用的夜明珠！對手是「炙手可熱」的獨行大鏢客冷秋桐！

秦氏兄弟，帶着熟手「旋風」在起更時上道，此刻二更不到的時候，已然來到了桑記老棧，在行動上來說，確是够快的了。

此刻，他二人現身客棧，雙雙來到了棧房之外，身形剛自站定，卽見自屋簷上疾滾下一條捷勁的人影。

這人身子在空中一個打滾，像是一隻貓樣的落在了地上，現出了「旋風」矮壯的身影。

他輕輕一縱，落在了秦氏兄弟眼前，壓低了嗓子道：「姓冷的不在房裏，屋子裏沒有燈……」

秦開誠道：「進去看看！」

「旋風」一縮頸子道：「老爺子關照，對付姓冷的可要十分的小心！」

秦開誠冷冷一笑，道：「姓冷的不來便罷，要來了，我要他吃我的『紅毛寶刀』！」

說時伸手在肩後拍了一下，手觸刀鞘，「嗆」的響了一聲。

秦開勇動作如一，同時也在肩後拍了一下。

兄弟二人四隻眼睛，發着精光，確是有「大將臨陣」沉着之風！

「旋風」胆子立時壯了許多，他退後幾步，身形倏也縱起，已撲上了一排客房，正要向冷秋桐房內掩過去，猛下裏，却有一股子冷風襲面而至。

「旋風」老江湖了，立時覺出不妙，身子就着瓦脊上一個滾翻，已翻出丈許以外，他爬起來向前看了看，什麼也沒有發現。

秦氏兄弟遠遠的還在看着他，顯然也沒有發現什麼異態，旋風心裏自說了聲奇。

他暗中咬了一下牙齒，却把一口牛角尖刀持在手中，足尖飛點着，由高處飄身而下，已然襲到了冷秋桐所居住的這間客房窗前！

右左看了一眼，沒有任何動靜，旋風不禁暗笑自己多疑。身子向前襲近，手中的牛角刀順着窗扇的縫道向上一挑，「叭打！」一聲，已啓開了窗內的栓頭。

旋風心中不由暗喜，抬頭看了一眼，秦氏兄弟不知何時，已然雙雙併立在屋簷頂上，正向自己這邊注視着，冷月之下，二人衣衫飄飄，宛若畫上的仙道一般！

旋風向窗戶指了一下，秦氏兄弟作了個手勢，要他進去。

旋風口啣着刀，心裏却想：媽的，商老頭叫你們兩個來刼珠子，我不過是帶路的，你們他媽的倒指揮老子下手，也好，眞要是珠子到了手，活該我旋風露臉，我呀！先揣起幾個來再說。

心裏這麼想着，彷彿眼睛裏已然看見閃爍着五顏六色的夜明珠，他的胆子頓時大了許多！

回過頭，向着秦氏兄弟比了個手勢，只見他雙手往膝上一探，咕嚕的一下子，又向窗戶裏翻了進去！

客房內一片漆黑，伸手不辨五指。

旋風身子一落地，一探手，摸出了火摺子，還來不及幌着，耳中驀地聽得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去！」

陡然間，一股昰厲的勁風撲面而至，同時之間，一個高大的黑影猛襲而至。

旋風一驚之下，左手就口抓刀，向外一翻，他的刀是遞出去了，可是，却沒有打着對方，令人驚奇的是，不知對方怎麼一來，刀尖朝了後面，又給他加了三分勁，旋風這一刀沒打着別人，可打着了自己！

只聽見「噗哧」的一聲，一傢伙打在了大腿上，只疼得他「啊唷」的叫了一聲！（未完待續）

桑老頭極爲感激的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後向女兒道：「姑娘，你放心吧，他來看妳了……」

桑幼梅忽然緊緊地拉着了冷秋桐的雙手，眼睛突然明亮了許多。

她興奮的道：「涵忠……這是眞的？」

冷秋桐點點頭道：「姑娘……是眞的！」

桑幼梅緊緊地握着他的手，笑道：「你不要叫我姑娘，叫我幼梅……你以前都是這麼叫我的！」

冷秋桐點點頭道：「幼梅！」

桑幼梅握住他的手，緊緊地貼在自己臉上，面上帶出了一種滿足的情意，笑得甜甜的。

桑老夫婦却由不住背過了身子，笑了！

這兩年來，他們還是頭一次看見女兒的笑臉，當下張氏偷偷地拉了一下桑老頭的衣角，向着門外瞟了一下眼色，桑老頭會意；二人悄悄的向屋外退出。

二楞子這時臉上也掛滿了淚珠，正自張着嘴傻笑着，一種眞純童稚的感情，表露無遺！

桑老頭向着他招了一下手，二楞子傻裏傻氣的跟了出來，却翻着眼道：「幹什麼？」

張氏笑道：「傻小子，你沒看見嗎！」

二楞子還在翻着眼皮，張氏却笑嘆了一聲，道：「這位大爺還眞是個好人，我眞錯怪他了！」

桑老頭道：「希望姑娘能够好好睡上一覺！」

說着又嘆口氣，道：「這件事也不能瞞着她，這位王先生要是明天一走，保不住她又尋死覓活……可怎麼是好？」

二楞子道：「那……容易，掌櫃的你就招這姓王的作一門子女婿吧！」

桑老頭瞪眼道：「別胡說！」

他拉着他，還有張氏，往後退了幾步輕聲道：「這位王大爺可跟以前那個姓林的不一樣……王客人一身武功，可了不起哪……」

於是匆匆把他剛才偷看見冷秋桐與百里紅動手的經過說了一段，直把二楞子和張氏都聽呆了。

張氏吶吶的道：「這麼一說，他可眞不是姓林的了！我剛才寃枉人家，也太不像話了！」

桑老頭點點頭道：「那個穿紅衣服的姑娘，本事也了不得，她還不明這件事，所以心裏還惱着王客人……再見了面，俺們可得跟人家說清楚！」

張氏道：「對！不能讓人家王官人揹這麼個黑鍋！」

二人說話時，却見二楞子尖着耳朵，側眼看着桑姑娘的房門，作出一副笑臉。

張氏道：「你幹什麼？」

二楞子「噓！」一聲，笑道：「聽聽……這眞像是小倆口子——」

張氏笑道：「你聽見什麼啦？」

二楞子嘻着嘴道：「只聽見大姑娘哥哥、哥哥的直叫喚……咦！你看，你這一吵，現在再也聽不見了！」

張氏笑啐了一聲，忍不住也笑了。

三個人又咕咕着說了一些閒話，就見房門輕輕推開，冷秋桐如釋重担的走了出來！

桑老頭趕忙迎過去，作了一個揖，道：「王大爺，你可算做了一樁好事！」

張氏却關心的道：「我們姑娘她怎麼了！」

冷秋桐道：「她已睡着了。」

桑老頭道：「大爺你看看她的身子……要緊不要？」

冷秋桐搖搖頭道：「不怎麼要緊！剛才我已用內家開穴手法，打開了她全身三十六處大穴，爲她全身按拿了一番，以後只要注意保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桑氏夫婦聆聽之下，不約而同的全都跪下來，二楞子也在一旁跟着跪下來！

冷秋桐閃身不受，道：「你們快起來！」

三人叩了個頭，才站起來。

桑老頭道：「王爺，你是我們全家的大恩人……我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的謝謝你才好！」

冷秋桐道：「桑老哥，你這就錯了……實不瞞你們說，在下是武林中人，武林中人講究的是『俠義』二字，令嫒這身遭遇，實在令人同情！」

說到此，頓頓又道：「令嫒方才吐血，不免氣虧，我有一張師傅的方子，專治『精氣血』虧損的，明天你們就去抓藥，一日三服，不出半月，必有神效！」

張氏闕聽之下又要跪下，冷秋桐却擺手道：「不必如此……」

張氏一時涕淚交下，抽搐道：「王大英雄……我們可怎麼謝謝你呀！」

冷秋桐道：「不要這麼說，來，我這就去開方子去！」

桑氏夫婦十分高興，恭敬的領着他走向堂屋，二楞子却打着燈籠前面帶路，一行人向前院走去。

× × ×

夜風下，牆頭上的野草微微的幌動着。

一條白影，快同鷹隼般的飄上了牆頭，緊接着第二條人影跟踪而到，兩個人湊在一塊，併立着，就像是寺廟裏所擺設的紙人兒似的。

偶然吹過了一陣風，這兩個人同時飄然而起，同時落在地面，身法之輕靈，却是近年來武林中所罕見！



風塵怒俠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在破廟中解救了鍾夫人母子後，返回客棧，隨往鍾家，鍾大光把前塵往事，向呂柏年說出，呂柏年方知鍾大光對他的一片苦心，正談間，鍾仲由突驚呼在廚房弄膳的鍾夫人和鍾玉珊被人擄走，呂柏年立托陳勝奎派人追查，他也往城中踩探，此時，突有一老者與四名功力奇高漢子，出與鍾大光晤，老者以凌空點穴法把鍾大光及陳勝奎穴道封住，隨着人將遭擄的鍾夫人母女抬起，押着鍾大光三父子及陳勝奎殿後行出鍾家，陳勝奎雖早有佈置，但他手下見陳勝奎與他們同行，也不敢妄動——

辣手今不辣　蛇蝎溜如蛇

再則，光天化日之下，也眞不敢無法無天的動刀動槍，其實，他們就是動手，也只有白搭。

陳勝奎心裏也有數，他們畏忌的只是呂柏年，如今呂柏年一時不察，被調離遠去，已無制他們之能，所以只有另外發出暗號，叫大家暗中監視追踪。

那獨目老人當先而行，帶着一行十幾個人直向江邊碼頭上奔去，碼頭上準備有專用快艇，他們挾持着鍾夫人與鍾玉珊登上快艇；留下鍾大光他們在岸上，艇放中流，打槳飛馳而去。

他們四人站在碼頭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眼巴巴的目送他們遠颺而去。

他們喪然回到家中，半個時辰之後，呂柏年與陳宗堂也怒氣勃勃的敗興而回，呂柏年直跳脚道：「那些東西眞鬼，我們上了一個大當，這裏沒有出什麼事情吧！」

陳勝奎苦笑道：「沒有出什麼事情！只是我們親自恭送他們登舟順流而去。」

呂柏年瞭解整個經過之後，心情猛的一沉，長嘆不已。

鐵掌神拳鍾大光黯然搖頭道：「我看我們也不用再去追他們了。」

呂柏年道：「為什麼？」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柏年，你想想，我們就是追上了他們，他們以玉珊她們的生死相要挾，我們還不是毫無辦法。」

頓了一頓，接道：「據那字條上留言，他們的目的不過是威脅你，不要揚言自己身世的事，只要你能暫時忍下這口氣，料想她們的安全，不會有什麼問題。」

呂柏年雙目一瞪道：「我們難道就這樣認命了不成。」

陳勝奎接口道：「大丈夫能屈能伸，當忍則忍，並不是消極的認命，他們人多勢衆，似乎又有很好的組織，說句不怕少俠見氣的話，就憑少俠

個人之力，顧得了首，顧不得尾，絕無法和他們週旋抗衡。」

這是實情，呂柏年也看出了這一點，現在情形越來越嚴重，也迫切的感到孤掌難鳴之苦，一嘆道：「可惜假道士又坐關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臉色連變道：「你眞和假道士連成了一氣？」言下有不勝驚駭之意。

呂柏年淡淡的道：「小侄覺得他爲人很好，功力旣高，主意又多，是一個難得的幫手。」

鐵掌神拳鍾大光見呂柏年這樣說，也不便再說什麼，只輕輕的嘆了一聲，道：「但願如此。」

陳勝奎皺了一皺眉頭，道：「敝門之能在江湖立足，却完全是張老前輩的大力扶持。」

鐵掌神拳鍾大光歉然道：「小弟失言了。」

陳勝奎笑了一笑，道：「沒有關係，這是各人的立場和看法不同，在某些地方，小弟也有不盡同意張老前輩之處，不過世間那有十全十美的人。」

這倒是持平之論，呂柏年心中就有這種感覺，想起丐幫白毛虎余逵當日迫害他的事，不由接話道：「丐幫素來俠名滿天下，誰又知道他們也常在暗中害人。」

鐵掌神拳鍾大光望了呂柏年一眼，道：「這件事情我知道，其實丐幫完全是被人所陷害，白毛虎早就被人害死了。」

呂柏年一怔道：「有這等事？」

鐵掌神拳鍾大光因對陳勝奎深具戒心，不敢詳說，只道：「這件事情，火王爺趙天君知道得最清楚，人家爲了你，和丐幫鬧得不可開交，你也該去看看他們才對。」

呂柏年點頭道：「伯伯說得是，我們等常大俠來了，大家商量一個辦法之後，小侄就馬上去看他們。」

話題一轉，談了些別的事情，陳勝奎又不斷的派人出去追踪鍾夫人她們的去向。

不等到第二天，當晚三更時分，白日鼠常得功就已匆匆趕來了，大家相見之下，說起鍾夫人母女失事經過，白日鼠常得功對對方的手法，也是讚嘆不已。

他要過那枚鋼針，用布包着收在懷中，道：「鍾大俠放心，小弟很快就會替你找出她們的下落，至於救人的事，却不能操之過急。」

他接着向陳勝奎囑咐了幾句話，連夜又匆匆而去。

第二天傍晚時分，白日鼠常得功便送回來一個令人又慶幸，又迷惑的消息，說是鍾夫人她們母女，在登岸折回向大別山途中，忽然，不可思議的被人神不知鬼不覺的救走了。

他特別强調她們是被人救走，至於被何人所救，救往何處，他也還沒有查清楚，不過他不準備再追查下去，因爲他又另外發現了有關第二號任務的綫索，（所謂第二號任務，就是呂柏年母親的行踪，白日鼠常得功不便明言，呂柏年心裏有數而已。）因時機稍縱卽逝，所以他決定追躡後者。要大家儘可能去辦別的事情，他一有收穫，自會通知呂柏年。

大家雖然放心不下鍾夫人母女的遭遇，但有此消息，也就緩過一口氣來，鐵掌神拳鍾大光長吁了一口氣，道：「只要他們母女脫離了魔掌，至於被何人所救，將來自有明白的一天，我們不必再爲她們煩心了，柏年，你快去看看火王爺，愚伯也有愚伯的事，我們就此分道揚鑣吧！」

呂柏年當時也沒追問鐵掌神拳鍾大光有什麼事，便點頭揖別而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離開黃州之後，先送仲由季元拜在一位隱士門下，苦練絕藝，自己却到龍鳳山莊去找神龍劍客呂飛鴻去了。

火王爺趙天君的丙靈山莊，這天來了一位年青人，那人一現身，可把丙靈山莊的武士們嚇得人心惶惶。

這時火王爺趙天君正和姜文宏趙凱二人，在書房裏暢談武林掌故，只見一個莊丁氣急敗壞的跑了進來，稟道：「老山主，那在仰天坪大鬧丐幫的怪少年，找到本莊來了，有請老山主定奪！」

火王爺趙天君哈哈一笑，道：「他到底來了，請，有請！」

那莊丁迷惘的一楞，道：「老莊主要請他？……。」莊丁們那裏知道其中原委，都把他當作兇神惡煞相待，是以腦子一時轉不過來。

趙凱大喝一聲，道：「讓開！」一手拉開那莊丁，飛也似的向外面迎了出去。

趙凱跑到門口，只見兩邊垛牆上，箭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一般，門外，呂柏年却是平靜的站在那裏。

趙凱大叫一聲，道：「老弟，你想得我好苦，爲什麼現在才來？」

呂柏年向前一禮道：「請大哥原諒。」

趙凱一手拉住呂柏年道：「兄弟，我爺爺也念着你哩！快請進莊去……。」

話聲未了，只聽一陣朗朗洪笑，火王爺趙天君與一個書生裝束的少年人，袍袂飄飄的迎面而來。

呂柏年「啊！」了聲，肩頭微幌，越過趙凱，迎了上去，一躬到地，道：「你老人家……這叫晚輩如何敢當！」

火王爺趙天君伸手挽住呂柏年，呵呵笑道：「當得！當得！」

笑聲中把呂柏年迎進了丙靈山莊，請入了老山主的書房，呂柏年要重新以晚輩之禮叩見火王爺，火王爺受了他半禮，望了望他，又望了望身邊那年輕書生，哈哈大笑，道：「凱兒爲人行事，糊塗了一輩子，只做了一件叫老夫從心坎裏就高興的事，就是得與你們手足論交。」

呂柏年輕「啊！」了一聲，向姜文宏一抱拳，道：「請教……」

話方出口，趙凱在一旁叫道：「年弟，你該叫他姜大哥，我自願降格做老二，而你是老三了。」

呂柏年怔了一怔，但未追問原委，依言稱了一聲：「姜大哥，」

姜文宏笑口回了一禮，道：「三弟，小兄眞是受寵若驚，愧莫難當。」

趙凱一旁接口道：「姜大哥也是性情中人，那天想搶救你的就有姜大哥一份，所以我先替你認他爲大哥了，不知兄弟你會不會怪我擅作主張。」

呂柏年連連拱手道：「二哥做得對，小弟深以爲能叨列雁行爲榮。」

火王爺趙天君忽然向外面喝道：「酒席備好了沒有？」

外面進來一位青衣童子，躬身一禮，道：「酒席已經擺好。」

火王爺趙天君緩緩站起身來說道：「今日只是我們爺兒四人，喝喝談談，改日老夫再約幾個朋友，替你正式洗塵接風。」

呂柏年欠身道：「你老人家這等高賜，柏年如何敢當？」

火王爺趙天君一笑道：「應當！應當！」說着當先舉步出了書房，到了一座迎花面水，賞心悅目的花廳之內。

廳內，酒席已經擺好，四個青衣童子隨侍在四方。

肅客入席，火王爺趙天君端起桌上酒杯，笑道：「聽說甘瘋子送了你一隻酒葫蘆，你想必已能喝兩杯了。」

呂柏年一聽他認識那送酒葫蘆的人，心中一動，端起酒杯，起座道：「柏年敬你老人家一杯，然後請問你老人家一事。」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火王爺趙天君搖手道：「坐下，坐下，誰也不准站起來，你有什麼話要問。」也乾了杯中之酒。

呂柏年依言回座，道：「你老人家所說的甘瘋子是怎樣一個人？」

火王爺趙天君皺了一皺霜眉道：「甘瘋子這人……很難說，像天上的風雲一樣，沒個準兒，說他愛管閑事嗎？有時親眼看着强橫霸道的人，凌辱善良平民，他却正眼也不瞧一下；說他不愛管閑事嗎？他常常會爲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替人出頭，就是對方是皇帝老兒，他也要作對到底，……」

趙凱一笑，接道：「這不就是瘋子嗎？所以大家叫他甘瘋子。」

呂柏年道：「柏年想找他……」

火王爺趙天君一震道：「他送給你的酒葫蘆沒有毛病吧？」

呂柏年搖頭道：「他送給我的酒葫蘆實在是一件至寶，有說不盡的好處，柏年非常感激他。」

火王爺趙天君吁了一口長氣，道：「老夫以爲你要找他算帳呢，此人惹不得，能够不惹他，最好不惹他，當然，你這樣說來，又當別論，不過要找他却困難得很，他是沒根的浮萍……。」

一語未了，只聽外面花叢中發出一聲冷笑，道：「誰說我是沒根的浮萍……。」話聲中，正是說曹操，曹操就到了，花叢中站起一人，不正是那甘瘋子。

大家霍的都站了起來，火王爺趙天君抱拳朗笑一聲，道：「老夫可沒說你的壞話啊，請進來喝一杯吧！」

甘瘋子翻着一雙怪眼，「哼！」了一聲，道：「你小心，我甘瘋子遲早有一天，叫你嚐嚐你自己火器的味道。」

火王爺趙天君笑道：「將來的事，將來再談吧，現在進來喝一杯如何？」

甘瘋子道：「你們的酒，貓尿都不如，姓呂……姓……申……你那小子出來吧！」

呂柏年飄身而出，落在他面前，長揖到地道：「小子正想找你老人家！」

甘瘋子大吼一聲，道：「你找老夫還會有什麼好事，老夫先劈了你。」舉手一掌，向呂柏年當頭劈下。

呂柏年口中「啊！」了一聲，閃身疾讓，避開一掌，那甘瘋子動作快極，一擊不中，第二招接連又到。

呂柏年連開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只有出手招架。

甘瘋子一招緊似一招，絲毫不放鬆，這一搭上手，但見人飛袖舞，掌勁指風，呼呼生嘯，打得人影難辨。

瞬刻之間，雙方已相搏了四五十招，似是都覺到遇上了勁敵，非短時間可以分出勝敗，攻守之間漸慢了下來。

兩人出手招式，逐漸的淸晰可見。

兩人的招式雖然慢了下來，但招式的奇險變化，却是更扣人心弦，看得大家眼睛都直了，喘不過氣來。

突然，甘瘋子奮力揮拳，連攻三招。

這三拳力道奇猛，呂柏年自知內力火候尚嫌不足，難以硬接實架，錯步旋身，展開絕世輕功，身形轉動之間，讓了過去。

甘瘋子忽然自行收拳，發出一陣大笑，身形疾起，冲天而去，閃了兩閃，消失不見。

他突然而來，又突然而去，莫明其妙的打了一場，話都不交待一句，不知他是何居心。

火王爺趙天君目送他去遠，朗聲笑道：「甘瘋子就是這種德行！」

趙凱欣然道：「連甘瘋子都奈何不了你，你眞足以自豪了。」

姜文宏笑道：「我眞奇怪，那天你怎會敗在丐帮老花子手中？……。」

呂柏年輕嘆一聲，回座道：「那次是經驗不足，敗得寃枉，現在我却懷疑我自己的能力了。」

火王爺趙天君舉杯笑道：「來！來！來！別胡思亂想了，掃了我們的酒興。」好大的酒量，一口氣乾了三杯。

呂柏年在他們慇慇勸飲之下，不知不覺已喝得超過了量，第一次嚐到了大醉的滋味。

他糊裏糊塗，只覺一覺醒來，他已置身在一間臥室之內，桌上的燈光告訴他，現在已是入夜了。

呂柏年一驚而起，更樓傳來鼓聲，正是三更時分。

他眉頭一皺，人已穿窗而出，掠過莊院，找到了一處墓地，這墓地建築得非常雄偉，差不多佔了大半個山坡。

只見仲翁石馬排列成行，蒼松古柏撐天蔽地，顯然這墓地有了不少年代了。

呂柏年輕輕的叫了一聲：「甘老前輩……。」

話聲在空山中蕩了一下，四週死寂寂的，沒有一點反應。

呂柏年又提高聲音叫了一聲：「甘老前輩！」

依然不見甘瘋子現身，呂柏年不由得「咦！」了一聲，覺得事情有點不尋常了，時間地點都是甘瘋子指定的，自己雖然一覺睡過了頭，遲到了一點，但甘瘋子沒有理由不等他，因爲本來就是甘瘋子來找他的。

除非，甘瘋子久等自己不來，以爲自己出了事，又到莊中找自己去了……。

呂柏年只向好的方面想，此念一生，覺得這一猜想大有道理，一笑自言自語道：「對，一定是這樣！……」

忽然，一聲嬌笑道：「你不也是盜墓賊吧！」

呂柏年驀地一驚，轉頭望去，只見離他不遠處一棵大樹之下，立着一位俏生生的少女。

披肩的長髮，襯着一張圓圓的蘋果臉，臉上鑲着一對閃閃發亮的星眸，正望着自己含笑點頭。

呂柏年暗暗忖道：「『你不也是盜墓賊吧！』那是說她已經另外發現過別人了……」心中一動，抱拳道：「姑娘說笑了，在下是來找人的，請問姑娘可曾見過這樣一個人……」

他止要描述甘瘋子的形狀，那少女一笑道：「你找的可是甘瘋子？」

呂柏年雙目陡然一亮道：「正是他。」

那少女點頭道：「他剛剛還在這裏。」

呂柏年道：「他現在呢？」

那少女道：「醉倒了。」

呂柏年一怔道：「醉倒了？……」

那少女道：「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呂柏年所爲何來，必然的點頭道：「他在那裏？那就痲煩姑娘見告了。」

那少女道：「沒有關係，我帶你去就是。」

呂柏年抱拳道：「多謝姑娘。」

那少女反身而行，道：「你隨我來。」

呂柏年隨着那少女繞過墓地前面，到了墓地後面，停身止步道：「到了，請你轉過身去，讓我點了你的穴道，你就可以見到他了。」

呂柏年一怔道：「還要點我穴道？……。」

那少女點頭道：「不錯，你要不願我點你穴道，你就請回吧！」

呂柏年道：「我如讓姑娘點了穴道，豈不任由你們擺佈。」

那少女道：「你身手被制，那自然得聽我們的了。」

呂柏年一笑道：「如在下制住了姑娘，那姑娘就得聽在下的了。」

那少女哈哈一笑道：「你的胆子不小，竟敢在姑娘面前叫起陣來。」

呂柏年道：「姑娘分明沒有安着好心，在下也只有得罪你了。」

話落手出，五指如鈎，快如電光石火，翻腕向那少女腕脈之上扣去。

那少女輕笑一聲，道：「甘瘋子都不成，你何必自討沒趣。」笑聲中揮袖起舞，身形如車輪般轉動起來。

呂柏年一抓走空，冷笑一聲道：「我要連你都收拾不下來……。」

一語末了，忽覺鼻中一癢「嗜啾！」一聲，打

了一個噴嚏，他那知這噴嚏一起，便一發難收，「嗜啾！嗜啾！……。」聯珠而發，只打得他腰都直不起來，更不用說提功較勁，和那少女動手過招了。

呂柏年暗叫了一聲：「不好，我中了她暗算！」總算他明白過來了，只可惜已經無法凝聚內力，逃出那少女掌心了。

那少女格格一笑道：「你知道本姑娘的厲害了吧！」玉臂輕抬，一指點了呂柏年穴道，制住了他一身功力。

接着，發出一聲鳥叫之聲，招來一個壯漢，那少女一揮手道：「你先把他送回去！」

那壯漢對那少女極是恭順，躬身道：「是！」伸手抓起呂柏年向肩頭上一扛，直向山外奔去。

那大漢扛着呂柏年，大約奔行了個多時辰之久，來到一座農莊之內，把呂柏年向大廳上一放，便轉身退了出去。

呂柏年方待打量這大廳情形，只聽隔壁房中傳出一個婦人聲音道：「把他帶進來！」

一個紅衣少女從隔壁房中走了出來，一掌解了他穴道，道：「你要是聰明人，見了我們師父，乖乖的聽話，自有你的好處，走！進去。」

呂柏年暗中試行吸了一口氣，內力還是不能提聚，只有舉步向那房中走去。

進得房來，只覺眼睛一亮，一牆之隔，竟有天壤之別，裏面裝飾得花團錦簇，富麗堂皇，有如皇宮內院一般。一張錦榻之上盤膝坐着一位身穿蛾黃色盛裝的中年美婦人。

那婦人美則美矣，只是眉目之間，隱隱含着一種肅殺的秋霖冷意，缺乏女性應有的柔和。

呂柏年望着那婦人氣憤憤的道：「你們用詭計把我弄來，是什麼意思。」

那美婦人柳眉一挑，道：「年輕人，你知道你現在和誰說話？」

呂柏年「哼！」了一聲，道：「不管你是誰，也嚇不倒我。」

那美婦人忽然一笑道：「你既然知道我只是嚇嚇你，又何必還生氣。」

臉上的冰山一解，顯得非常和藹可親。

呂柏年暗忖道：「這女人變得好快，大約又是一個不好對付的人，我也差勁，爲什麼這樣沉不住氣，應該先把她底細摸清再說，當下也一笑道：「你到底是什麼人，找我來有什麼事？」

那美婦人淡然一笑道：「我已二三十年不在江湖上露面，只怕你也不知……不過昔年我在江湖上走動時，曾有一個稱號，也許你聽說過。」

頓了一頓，接着說道：「最初大家稱我辣手仙姬，後來又改稱夫人了。」

呂柏年連這辣手夫人的名字也未聽說過，不過裝上一副肅然之色，抱拳笑道：「久仰！久仰！原來是夫人，在下失敬了。」

辣手夫人揮手一笑道：「不用多禮了，難得你還知道我。」

呂柏年又裝得很恭敬道：「夫人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辣手夫人輕嘆一聲道：「我昔年行道江湖時，雖有辣手夫人之稱，其實心腸却是軟得很，因此我聽說你失歡於父母，對你深表無限同情，所以有心助你一臂之力，使你在江湖上揚眉吐氣。」

呂柏年心中暗道：「你有這好的心腸麼，這中間只怕大有文章……。」

念動之間，只聽辣手夫人接着又道：「不過你必需答應我三個條件！」

呂柏年暗罵道：「你別異想天開吧！」口中却微微一笑道：「不知三個什麼條件。」

辣手夫人道：「第一個條件，你要認我作娘，第二條件，你要聽我主張行事，第三條件，你要保證將來不背叛我。」

呂柏年一笑道：「你那第三條件，要我如何保證法，發個牙痛咒兒還是……。」

辣手夫人一揮手道：「上酒。」

只見一個少女，從珠簾之後托着一隻小巧的玉盤，走了出來，到了呂柏年身前停住。

辣手夫人指着玉盤之內一杯碧綠色的美酒說道：「只要你把玉盤中這杯美酒飲下，便是對我的保證。」

呂柏年不覺一皺眉頭道：「這是一杯什麼酒？不會有毒吧？」

辣手夫人一笑道：「當然有點毒，只要你聽話，有毒也等於無毒，我疼你愛你都來不及，那會使它發作。」

呂柏年沉思了一下道：「我如飲了你毒酒，你無力帮我忙，我豈不上了你的當。」

辣手夫人道：「你不相信我有助你之能？」

呂柏年道：「如你眞是辣手夫人，自然我相信得過。但我出生也晚，又從沒見過辣手夫人，憑你一句話，我豈能糊裏糊塗答應下來。」

辣手夫人輕輕一笑道：「你懷疑我不是辣手夫人？」

呂柏年道：「我覺得你太年輕了。」就照她自己的話說，二三十年不在江湖上露面，加上出師行道的日子，她沒有六十歲，也該在五十歲以上，那會看來如三十許人。

辣手夫人聽呂柏年說她年輕，心裏就樂得開了花，笑道：「天呀！我都六十多歲的人了，你還說我年輕。」

呂柏年道：「你再怎樣說，我也不相信你就是辣手夫人。」

辣手夫人道：「你要怎樣才相信？」

呂柏年道：「第一我要認識辣手夫人的人，認一認你，是不是辣手夫人，第二我要試一試你的眞才實學，値不値跟你。」

辣手夫人輕喝一聲，道：「把甘瘋子帶進來。」接着轉臉向呂柏年道：「甘瘋子認識我，他的話你該信得過吧？」

呂柏年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也沒答話。

不久，只見一個少女把甘瘋子拖死狗似的拖了進來，把他摔在房中，甘瘋子正在昏迷狀態中，一動也不動。

辣手夫人向那請呂柏年進來的少女頷首示意，那少女從懷中取出一隻玉瓶，用尖尖玉指，挑了少許藥粉，彈入甘瘋子鼻中。

只聽甘瘋子「嗐啾！」一聲，打了一個噴嚏，人便從地上跳了起來，嚷道：「你們也眞可憐，怎會看上我這糟老頭子。」

辣手夫人沉聲喝道：「甘瘋子你要裝瘋賣傻，小心我拔了你舌頭。」

甘瘋子目光向辣手夫人臉上一落，全身一震，悚然道：「你……你不就是辣手夫人……。」

辣手夫人一笑道：「你還認識我，我們大約有二三十年未見面了吧。」

甘瘋子這時也不瘋了：只是樣子有點滑稽，斜頭攢眉道：「夫人功參造化，芝顏永駐，我老瘋子眼睛又沒瞎，怎會認不出夫人來。」

辣手夫人花開百媚，嬌笑一聲，道：「有人說我是假冒的哩！」說着，眼睛一轉射向呂柏年。

甘瘋子跟着辣手夫人的眼光才看到呂柏年，故作一怔，道：「啊！原來呂少俠你也來了。」

辣手夫人跟着道：「孩子，你現在相信我是辣手夫人了吧！」

呂柏年道：「且慢，夫人不覺得過於一廂情願了麼？」

辣手夫人臉色一沉，道：「你要在我面前要花腔。」

呂柏年冷冷道：「夫人別忘了，我們說的是二件事。」

辣手夫人愕然一笑，道：「你眞的是想和我動手？」

呂柏年昂然說道：「我可不能對自己沒有個交待。」

辣手夫人輕笑一聲，道：「你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也罷，爲娘就先叫你見識見識本門奇學，先打消你自己覺得吃了虧的念頭。」

話聲一頓，向那請呂柏年進來的少女一揮手道：「把他的禁制解了。」

那少女輕移蓮步，去到呂柏年面前，欠身一禮，道：「請公子伸出左手來。」

呂柏年猶豫了一下，伸出了左手。

那少女從懷中掏出一隻金針，向呂柏年掌心刺下去，見血而止，一收手後，又欠身一禮，退了回去。

呂柏年只覺掌心似被螞蟻咬了一口，但說也奇怪，原來凝聚不起的眞氣眞力，就在那輕輕一刺之下，立奏奇效。

呂柏年便也不再多言，雙目一閉，運功調息起來。

片刻之後，呂柏年已覺功力盡復，了無異狀，雙目猛然一睜，精光四射，神采奕奕，起立一笑，道：「夫人，我們在那裏動手。」

辣手夫人笑了笑，說道：「你覺得這裏不够寬大！」

呂柏年道：「在下準備全力以赴，此室雖然不小，只怕難擋我們的罡風勁氣！」

辣手夫人點了點頭道：「說得倒有理，好，我們到後山坡去。」

接着緩緩站起身子，那少女搶步捲起珠簾，辣手夫人當先走了出去，呂柏年與甘瘋子隨後而行，最後面是四個佩劍少女。

一行人到後山一塊平坦山坡上，辣手夫人搶先站在上風之處，面帶微笑道：「我已多年未曾動過手了，今天難得有此機緣，我倒要看看你的功力，有了幾分火候，你把你的看家本領，盡管全數使將出來。」

呂柏年反手撤下背後長劍，挽了一個劍花，抱劍道：「在下對劍法一途，畧有心得，夫人用什麼兵器……。」

辣手夫人輕笑一聲道：「我從來不用兵器，但全身也都是兵器，你要小心了。」

呂柏年年輕氣壯，豪氣干雲，當下朗朗一笑道：「好，在下要發招了……。」

驀地，甘瘋子鬼叫一聲，道：「呂少俠，且慢出手。」

呂柏年一斂眞力，止住發劍之勢，道：「有何吩咐？」

甘瘋子嘻嘻一笑道：「我老頭子喉嚨有點發癢，不知你的酒葫蘆帶在身上沒有？」

眞是無聊，呂柏年不覺劍眉一皺，取出酒葫蘆，揚手擲給甘瘋子，甘瘋子接住酒葫蘆喝了一口，閃身而上，酒葫蘆向呂柏年嘴一送，道：「小酒鬼，你也喝一口倒頭酒吧！」

呂柏年方待別過頭去，瞥眼間，只見甘瘋子向他使了一個眼色，呂柏年才知道其中另有道理，他也學會了做作，愛喝不喝的喝了一口。

收好酒葫蘆，辣手夫人已是不耐煩的道：「孩子，年紀輕輕，不要學得沒出息。」

呂柏年劍勢一發，直刺而出，道：「夫人，看劍。」

他蓄意而發，劍風帶起一陣輕嘯之聲。

辣手夫人見他出手劍勢，竟有這等威勢，心中甚感意外，暗道：「無怪他這等天不怕地不怕，敢情武功確有過人之處。」

左手揮拂間，身形飄動，出去了六七尺。呂柏年右腕揮舞間，手中長劍幻化出三朶劍花，如影隨形而上，分取辣手夫人三處大穴。

辣手夫人面色微微一變，右手一招「分花拂柳」劈出一股旋廻勁力，向呂柏年撞去，左手屈指如鈎，穿入劍光之中，疾向呂柏年劍身抓來。

呂柏年大喝一聲：「來得好！」長劍抖腕，劍光如閃，錯步轉身，暴起滿天劍花，把辣手夫人圈在劍光之中。

呂柏年出手一劍，已看出這辣手夫人盛名之下，一點不假，確具絕頂身手，於是使出三白先生威撼武林的絕學，劍夾破空嘯風，暗含粘，捲，引，拿的奇絕手法，眞是剛柔並兼，攻守皆備。

辣手夫人臉色連變，也展開一套掌中帶指，柔裏藏剛的奇學，直向呂柏年劍光之中突入。

二十多招，眨眼而過，呂柏年竟和辣手夫人打得平分秋色，毫不讓辣手夫人予取予奪。

辣手夫人心裏可就有點不舒服了，她成名於數十年前，除了一身防不勝防的歹毒藥物之外，一套精奧無倫的「三刁會」，暗含指、掌、拳三種陰毒手法，常能奇兵突出，掌握勝利。

二十招中，她已使出過三次奇功，都被呂柏年躲了過去，這在她來說，已是大感臉上無光。

呂柏年心中也是急得很，二十多招下來，他明明有三四次得勝機會，却都一縱而逝，無法把握。辣手夫人就是那樣比他快了一分，令他徒叫負負，因此不由得暗自惱恨道：「我以三白先生的獨門劍法，竟不能討得一點便宜，以後還怎樣對更多的强手？」

三白先生的劍法，自然是妙到出神入化，怪只怪他自己功力火候不足，難以發揮到至精至善，所以遇上了辣手夫人這等絕世高手，就不能得心應手了。

二人心中各自發下了狠，手底招式，也越打越凌厲。

二人又打了二十多招，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辣手夫人心中暗罵道：「小子，你這樣不知進退，對我再有用，我也顧不得了。」身形轉動之間，加了一種搖肩擺臂的動作，暗香四散，歹毒的藥物，暗中散佈在空氣之中了。

呂柏年喝過葫蘆中一口藥酒之後，喉鼻之間酒氣充塞，一點也沒覺到辣手夫人暗中在作手脚。

這時，他陡然左手一揑劍訣，右手劍式一緩，一反剛才的劍法，遞出一招劍法。

辣手夫人和呂柏年打了半天，不知他用的是什麼劍法，呂柏年劍式一變，她却幌身一退，道：「且慢，我有話問你。」

當然，她已看出呂柏年這一招劍法來處，更主要的是她發覺呂柏年這次竟不怕她的藥物了，正好借此機會一察究竟。

呂柏年久戰無功，也是情急之下，把偷自武當派的三招劍法使了出來，其實，心中並無自信，聞言劍勢一收，道：「夫人可是打消了原意？」

辣手夫人自顧自話道：「你這招劍法，可是武當的『三慧劍』？」

呂柏年這才知道這三招劍法叫「三慧劍」，點了點頭道：「是又怎樣？」

辣手夫人柳眉一挑道：「你與武當派有什麼關係？竟能得到武當的三慧劍。」

呂柏年搖頭道：「在下與武當派毫無關係。」

辣手夫人沉聲道：「武當『三慧劍』，乃是武當至高無上的絕學，等閒弟子都問津無門，你要與武當沒有相當關係，怎能得到武當的『三慧劍』？還不從實說來。」

呂柏年年輕人脾氣，吃軟不吃硬，辣手夫人不假詞色，他也變了臉，冷笑一聲，道：「沒有關係就是沒有關係，就是有關係，你也管不着。」

辣手夫人一面儘量激怒呂柏年，一面加倍的把各種藥物向呂柏年發出，但使她失望的是，呂柏年居然安全無恙。

辣手夫人心中一動，暗忖道：「莫非他剛才喝的那口酒對我的藥物有尅制之功？」此念一生，也就丟開「三慧劍」的事，話題一轉道：「你剛才喝的是什麼酒，拏來給我看一看。」

呂柏年固然不知剛才喝的那口酒，對他幫了大忙，但却不能忍受辣手夫人這種態度，怒容相向道：「你更休想。」

辣手夫人氣得花容失色道：「你不要以爲學會

了武當派的『三慧劍』，就有恃無恐，惹得我死了心，一樣叫你命喪黃泉。」臉一轉對四週所站的四個少女道：「你們上去，把他酒葫蘆拿來。」

取酒葫蘆不比較量武功，她自恃身份，所以吩咐那四個少女出手，那四個少女，一移蓮步，便欺身而上。

呂柏年雙目爲之一皷，沉聲喝道：「你們當眞要上來？」

那四個少女轉首望了辣手夫人一眼，便又直欺而上。

這時，呂柏年耳中忽然傳來甘瘋子的細聲道：「這老狐狸，有我們要知道的秘密，你先收拾那四個小的，我們再合手對付她。」

呂柏年恍然而悟，原來甘瘋子竟是別有用心，這時四女已各探臂舒腕，手揮長劍，撲身而上。

呂柏年便不多說話了，手中長劍舞動，反身迎了上去，但見銀花點點，已與呂柏年長劍交熾在一起。

五人劍光一絞，便是殺得難解難分，那四女練了一套聯劍合擊之術，配合得嚴密異常，呂柏年所受壓力，毫不在辣手夫人之下。

呂柏年力戰四人，猛然大喝一聲，使了一招「威動八方」。

但聽幾聲清脆的金鐵交擊之聲，其中已有二女驚叫聲中空着雙手退出六尺外。

接着，另外二女也棄劍而退。

甘瘋子忽然大喝一聲，道：「快制住她們四人穴道，不能讓她們任何一人逃離此地。」

喝聲中，人已橫身過來，先擋住辣手夫人。

呂柏年那敢怠慢，劍勢如風，一點而過，把四女穴道都制住了。

辣手夫人沒想到呂柏年的手段比她更狠，竟忍心向四少女猛施辣手，待得呂柏年二次出手，甘瘋子已擋住她了。

只氣得她柳眉倒豎，大喝一聲，道：「甘瘋子，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在本夫人面前搗鬼。」

甘瘋子態度突然一變，又回復了他一往的老作風，涎着臉嘻笑道：「這是頭一遭，尙望夫人海涵則個。」

辣手夫人怒駡一聲，道：「我今天饒不得你。」縱身一躍，直欺而前，右手揮動之間，已連續拍出三掌。

逼得甘瘋子一連退了三步。

甘瘋子一面疾退，一面身軀不停轉動，暗中緩過一口氣來，猛然大喝一聲，掄起一片掌影，反攻而回。

兩人這一搭上手，便形同暴風疾雨，猛烈非常，打得不可開交，眞動起手來，甘瘋子也不見得差到那裏去。

呂柏年收拾四女之後，眼看甘瘋子毫不遜色，遂一旁袖手而觀，無心向前相助。

甘瘋子急得大叫道：「對付這類江湖惡人，講什麼一對一，快上來收拾了她，我們好辦事。」

呂柏年聽得甘瘋子嚷叫之聲，一挺長劍，斜裏出劍，直刺過去，寒芒閃閃，疾如流星般直點她前胸。

辣手夫人只氣得臉色青中帶紫，顫聲大罵着道：「老娘今天要不把你們兩人挫骨揚灰，便誓不爲人。」

同時，右手平胸，劃出一輪掌影，封開了呂柏年斜裏刺來一劍。

却不料甘瘋子矯身而上，指風颼颼！直向她腰眼穴點到。

這一指來得十分奇詭，迫得辣手夫人甩袖向後退了一步。

甘瘋子尖聲叫道：「使出全力來，越快收拾她越好。」

呂柏年長嘯一聲，劍走輕靈，疾點而出。

兩人這一同時搶攻，頓時逼得辣手夫人連連後退。

辣手夫人一連退了五步，大喝一聲，道：「且慢……。」

甘瘋子掌勢一緊，道：「不要聽她的，別讓她有力反攻。」

呂柏年心頭一震，心中暗忖道：「對呀！如若讓她緩過氣來，等到帮手趕到，那就別想再有這機會了。」

當下，劍勢一緊，和着甘瘋子的掌勢，盡力疾攻。

這時，雙方已形成性命相搏之局，劍光掌影，電轉雷奔，勁氣如潮，排空四射，打得慘烈之至。

辣手夫人功力雖然堪稱當今頂尖兒高手，但厲害的還是她一身的藥物，如今藥物失效，她功力雖高，甘瘋子與呂柏年可也不弱，兩人合力之下，那她就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了。

辣手夫人這一失勢，呂柏年的劍法可就大展神威了，與個人和她交手時，有着改觀的威力。

剛才處處功力不到的現象，由於甘瘋子的牽制，已完全不復存在，二十招不到，只聽呂柏年大喝一聲：「住手！」只見他手中長劍一點而到，指在辣手夫人心口之上。

辣手夫人心神一震，雙手一垂，閉目待斃。

甘瘋子疾出一指，點了她「氣海穴」，呂柏年

一收劍，甘瘋子右手一撈，挾起辣手夫人，道了聲：「隨老夫來！」身形疾起，飛掠而去。

呂柏年緊跟在甘瘋子身後，橫山越嶺，一口氣奔出去三十多里地，奔入一座石洞之內把辣手夫人放在地上。

他暫未解開辣手夫人穴道，就讓她神智無知的躺在地上，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現在她的人一時就找不到我們了，少俠，我們可以談談我們的了，你心中有什麼話，說完之後，我們就要問辣手夫人的話了。」

呂柏年聽闋之下，不由想起了三絕刀程祝如被害前的話，一想起了三絕刀程祝如，心中便愧莫能容，長長的嘆了一聲，說道：「晚輩對不起我那程大叔……。」

甘瘋子道：「過去的事，不要提了，總算你明過來了。」

呂柏年道：「程大叔要晚輩找到你老人家，不知他有什麼話要你老人家轉告晚輩？」

甘瘋子道：「你程大叔要我告訴你，龍鳳山莊那人，並不是你父親，你母親也已被迫替他們從事一項秘密工作，早就離開了龍鳳山莊。」

這些事情，在呂柏年意念之中，已不是新聞，但在他聽了之後，仍不免心神大震，道：「此事當眞？」

甘瘋子道：「錯不了，我老瘋子查證過，他說得一點不錯。」

呂柏年心情沉重的一嘆，道：「不知家母被迫替他們從事的是什麼工作？」

甘瘋子一指地上的辣手夫人道：「我想她多少知道一點，要不她怎會想做起你母親來。」

呂柏年一時竟沒會過意來，一怔道：「這與家母的事有什麼關係？」

甘瘋子道：「關係可大着哩！現在我們來問問她！」

話落手出，拍開了她「氣海穴」，接着却又只點了她四肢穴道，以免她乘機圖逃。

辣手夫人雙目一睜，甘瘋子臉色一肅，先就警告她，道：「辣手夫人，你惡名滿天下，我們就是用最辣的手段對付你，也無愧我心，所以，我們希望你放明白一點，你現在落在我們的手中，只有乖乖的和我們合作，否則我甘瘋子的瘋主意，就够你受的了。」

甘瘋子在江湖上是怎樣一個人，辣手夫人豈有不知道之理，如今自己陰溝裏翻船，被他所計算，那還有什麼話可說，當下一點頭：「你要我和你們合作，可以，但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甘瘋子一笑道：「如果我們落在你手中，你會不會容許我們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辣手夫人，我老瘋子勸你，別再心存僥倖了吧！」

呂柏年忽然揷口道：「你要什麼條件？」

呂柏年有呂柏年的想法，因爲辣手夫人答應了他的條件，他們才有反敗爲勝的機會，他沒有甘瘋子的江湖經驗，只覺得該與她談談條件，心地才能安然。

甘瘋子望了他一眼，只暗自一嘆，但未加以阻攔。

辣手夫人道：「你的話能算數麼？」

呂柏年被她問得怒氣一衝，喝道：「你敢輕視我……。」

甘瘋子一笑截口道：「呂少俠是一片好心好意，你要再用激將之法，你就未免聰明過度了。」

甘瘋子一語道破辣手夫人心意，同時，也給了呂柏年一個警告，暗示他要小心謹愼，千萬大意不得。

呂柏年點一點頭，道：「你該聽到甘老前輩的話了，在下是將心換心，夫人，我希望夫人不要自誤。」

話聲頓了一頓，接道：「有什麼條件，你估量着說吧！」

辣手夫人知道有甘瘋子這老江湖同在，使不上心機，只好點頭道：「我是有什麼說什麼，但說完之後，你們要任我自行離去。」

呂柏年毫不猶豫的點點頭道：「好，我們答應你。」

辣手夫人沒料到呂柏年答應得這樣爽，楞了一楞，道：「此話當眞？」

甘瘋子接口道：「呂少俠是以誠待人，你一生在陰謀機詐中打滾，你也該掏掏良心了。」

辣手夫人橫了甘瘋子一眼，但却一嘆道：「你要問什麼？就問吧！」

呂柏年向甘瘋子一抱拳道：「一切有勞你老人家了。」

甘瘋子乾咳了一聲，清了一清喉嚨道：「我們是開門見山，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是不是龍鳳山莊的一份子？」

辣手夫人搖頭道：「我與他們是橋歸橋，路歸路，毫無關係。」

甘瘋子道：「你拉攏呂少俠，準備利用他替你作什麼事？」

辣手夫人毫不加思索的，說道：「去取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辣手夫人反問道：「你曾聽說過『七色珮』沒

有？」

甘瘋子點頭道：「那是陳年老事了。」

辣手夫人道：「『七色珮』雖是陳年老事，但却是今日武林之中的禍源，龍鳳山莊的變故，就和這『七色珮』大有關係。」

呂柏年插口道：「何謂『七色珮』？」

甘瘋子道：「那是一套色分紅、橙、黃、綠、青、藍、紫的七塊奇形玉珮，據說出自前輩異人，巧手都平之手，內蘊無窮奧秘，得之如能參悟其中一二，就可無敵於天下，聽說百多年前，爲了這件事，江湖上鬧過一陣，但結果連『七色珮』的影子都沒人見到，後來也就風平浪靜，不了了之，想不到如今又有人舊事重提……。」

說話之間，目光向辣手夫人的臉上一凝，沉聲接道：「辣手夫人，希望你不要無中生有，故造神秘。」

辣手夫人浮起一絲冷笑道：「這是我獨得之秘，你要不相信，那我也沒有什麼話說了，反正我現在已落在你們手中，你們愛怎樣對付我，你們就怎樣對付我吧，我認命了就是。」

甘瘋子怒目一橫，喝道：「你怕老瘋子不整治你！」一抬手，立指如戟，就要向辣手夫人身上點落。

呂柏年叫了一聲：「甘老前輩，我想起了，我見過那樣七塊奇形怪狀的玉珮。」

甘瘋子一震，道：「眞有這事呀！你在那裏見到的？」

呂柏年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們還沒住到『風雲堡』去，還是我在一座破廟裏拾到的哩！」

辣手夫人星目一瞪，望着甘瘋子「哼！」了一聲，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甘瘋子訕訕的一笑，道：「這也不能完全怪我，你該想想你自己的爲人。」

辣手夫人本待反唇相譏，但忽然臉色動了一下，幽幽一嘆，竟把想說的話，忍了回去。

呂柏年一心在想着往事，神情專注的自言自語道：「我還記得，家父見了那七塊玉珮，有如被毒蛇咬了一口樣，臉色變得又青又白，把那七塊玉珮完全收去了，並且告誡我，今後不准再提那件事，我果然把它忘了。」

甘瘋子凜然一嘆，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令尊該愼言愼行才是。」

呂柏年道：「後來家父再也未提過那事，不知外人是何由得知。」

辣手夫人道：「聽說令尊把那七塊玉珮分藏於七個地方，我也打聽到一處地方，所以有意分他們一杯羹。」

甘瘋子笑道：「你縱能得到，也只有一塊玉珮，有什麼用？」

辣手夫人笑道：「我自有我的打算。」

呂柏年道：「你既然知道地點，自己去取不就得了，爲什麼一定要利用我？」

辣手夫人道：「少俠你有所不知，令尊付託那玉珮時，曾有話留下：『認人不認物』，非你們父子三人之一的本人親身前往，任何信物，都不足爲憑。」

呂柏年道：「那也用不着這樣麻煩，憑你的功力，很可以強討強奪呀。」

辣手夫人搖頭道：「不行，這一來豈不大家都知道了，那時成了衆矢之的，縱有天大的本領，也難爲衆人之敵，所以最好是人不知鬼不覺的暗中進行。」

甘瘋子念轉如飛，道：「你能得到這個消息，想必非常不簡單，霸佔龍鳳山莊那批人，你也必有所知了。」

辣手夫人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甚了了，只知蛇蠍美人也是其中一份子，至於何人爲首，那就不知道了。」

仔細分析她說的話，她的消息來源，不言可知了。

甘瘋子笑了一笑，道：「蛇蠍夫人大約邀約過你吧！」

辣手夫人老實地點頭道：「不過我還沒有答應她入夥，我看不慣她那得意樣子。」

人之爲人，就這樣微妙，許多不可理喻的岐見，把人類的歷史，編織得既荒唐又可笑，也因此鼓勵了個人的追尋。

呂柏年想了一想，覺得再沒有什麼話好問，向甘瘋子一抱拳，道：「我看，我們可以讓辣手夫人走了。」

甘瘋子正要伸手去解辣手夫人，忽然怔了一怔，最後才一掌落下，解了她穴道，道：「夫人，今番得罪了，你請吧！」

辣手夫人長身而起，恨恨的瞪了甘瘋子一眼，一言不發，閃身向洞外走去，到得洞口，她忽然停身不前，駐足思量了一陣，反身回到呂柏年他們面前，道：「少俠，你對於我知道的那塊玉珮，爲什麼問也不問？」

呂柏年漠然一笑，說道：「不祥之物，要來何用。」

辣手夫人語含深意的道：「我覺得不盡然，少俠攷慮攷慮吧，我還可等你三天，聽你最後回信。」

」轉過身逕自出洞而去，不再停留。

兩人望着她背影消失之後，甘瘋子忽然迷惘的一搖頭，道：「奇怪呀！奇怪……。」

呂柏年聽得一怔，問道：「老前輩又是什麼感慨？」

甘瘋子道：「要依從前辣手夫人的脾氣，像今日之事，準是個沒完沒了，那會這樣好言而去。我眞奇怪，她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呂柏年道：「或許她這時有什麼心事也不一定，晚輩就經常有這種情形，有時想得很開，大小事都可一笑了之，有時却又完全相反。」

甘瘋子道：「你年紀輕，心性未定，又本質上與她完全不同，其中的差別是很大的……」話聲忽然一頓，沉思了一陣，接道：「我覺得我們有找她再談一談的必要。」

呂柏年道：「晚輩年輕識淺，處事難週，程大叔之禍，好叫晚輩愧莫能安，至今引爲殷鑑，老前輩見多識廣，晚輩但以老前輩馬首是瞻。」

甘瘋子哈哈一笑，道：「少俠，有你今天這一番說話，我老瘋子可以預祝你，將來一定前途無量，我也有所交待了。」

呂柏年一聽他話中有因，不由接口問道：「向誰交待？交待什麼？」

甘瘋子一笑道：「到了時候，你自己知道，走！我們去找辣手夫人去。」

身形一晃，迤迤邐邐，又回頭奔向了辣手夫人所住的農莊，呂柏年緊緊隨在甘瘋子身後。

兩人趕了將近一半的路程，忽聽前面隱隱之中，一陣嬌叱之聲，隨着那蕭蕭秋風飄傳過來。

呂柏年雙耳一豎道：「甘老前輩請聽，那不是辣手夫人的聲音。」

甘瘋子臉色微變道：「我們快趕上去！」微一挫腰，凌空而起，飛掠而去。

呂柏年一聲淸嘯，雙臂一抖，人如大鵬掠空，竟從甘瘋子頭頂之上越了過去，走在前面。

前行約半里多路，只見前面一片叢林之前，站着五個女人，其中一人，便是剛離他們而去的辣手夫人。

另外四個女人，一字排開，攔住了辣手夫人的去路。

那四人之中，有二人年紀看去，和辣手夫人不相上下，也一樣的美貌如花。

另外二人，都只有十八九歲，顯然是小一輩的人物了。

只聽站在右邊一個美婦人冷笑一聲道：「大姊，你不要發橫，今天不把事情弄淸楚，莫怪小妹不念結義之情。」

辣手夫人仰面一陣大笑，說道：「你們要怎麼樣？」

這時，甘瘋子也隨後趕來，落到呂柏年身邊，輕聲道：「原來是她們自己姊妹三人！」

呂柏年道：「那二人是什麼人？」

甘瘋子道：「靠右邊那一個，就是蛇蝎夫人，左邊那一個，是蝴蝶夫人，她們三人，是臭味相投的異姓姊妹，江湖上係稱她們爲人寰三妖，各有一絕，個個都不好惹，尤其笑得最美的蝴蝶夫人，笑裏就會要了人的命，是她們三姊妹中，最最可怕的一位。」

說話間，只見蝴蝶夫人臉如百花怒放，嬌笑一聲，道：「大姊，二姊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與她鬥氣，傷了你我數十年姊妹之情。」

辣手夫人氣勢稍斂，道：「三妹，依你的意思呢？」

蝴蝶夫人笑吟吟的道：「大姊，你既堅決不願應聘，所謂，人各有志，我想，二姊也總不能够勉強你……。」

頭一回，轉向蛇蝎夫人叫了一聲：「二姊，幾十年姊妹之情，這件事你就爲難一點，也就只有就待了。」

蛇蝎夫人憤憤的道：「好，算我倒霉，下次你大姊有什麼事，也不要找我了。」

蝴蝶夫人笑了笑，接口道：「二姊，你眞是差勁，事情都答應了，還說那些狠話做什麼，如果大姊眞有什麼事情，吩咐下來，你眞好意思不遵命行事麼？」

蛇蝎夫人氣惱的跺了一下脚，表示出心中的無可奈何。

蝴蝶夫人回頭向辣手夫人又道：「對於二姊向你洩漏的那些秘密，說難處理，眞難處理，換了大姊你是別人，我們儘可滅口了事……。」

一語未了，辣手夫人冷笑一聲，道：「要滅我之口……」

蝴蝶夫人截口道：「大姊，你就是這樣性子急，小妹的話還沒有說完哩！」

辣手夫人覺得自己接話太早，赧然一笑道：「三妹，你說吧！」

蝴蝶夫人接着道：「那是很困難的方面着想，如果往容易的方面着想，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事了。」

蛇蝎夫人大叫一聲，道：「三妹，你倒說得輕鬆，秘密不是你洩漏出來的是不是……。」

蝴蝶夫人搖手止住她，道：「二姊，你又來了，聽我把話說完，有什麼爲難的地方，我們再商量

着辨不成嗎？」

蛇蝎夫人道：「你也該替我想想，只知一味的護着大姊。」

蝴蝶夫人道：「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能護着誰來，你洩漏秘密的事，你就殺了大姊，也難逃挖眼割舌之罪，大姊沒有受聘，你怎可因私害公，把秘密洩漏給她，論罪行法，你就先有不是。」

蛇蝎夫人臉色一變，嚅嚅囁囁地道：「……這……這……」

蝴蝶夫人道：「不要這……這……這了，現在連小妹都脫不了干係了。」

蛇蝎夫人顯然心中害怕極了，長嘆了一聲，道：「三妹，你是我們的智多星，你怎說，就怎樣好吧！」

蝴蝶夫人燦然一笑，道：「你要早有此一想，也就不會惹得大姊生氣了。」

辣手夫人是一個性急的人，自己心裏也眞忐忑不安，接口道：「話不要扯開了，三妹有什麼好主意，快說了出來吧！」

蝴蝶夫人輕輕的道：「這件洩漏秘密的事，只有你我姊妹三人心裏有數，上面又還不知道，只要我們自己不說出去，不就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了嗎！」

蛇蝎夫人雙眉緊皺道：「不知大姊你那幾個手下，知不知道？」

辣手夫人方待答話，蝴蝶夫人接道：「就算知道也沒關係了，剛才小妹已替你們料理好了。」

辣手夫人面色一沉，道：「妳……。」

蝴蝶夫人仰臉帶笑，欠身爲禮，道：「有備無患，小妹此舉，也是解除大姊你日後之憂。」

辣手夫人勉强哈哈一笑道：「三妹，你想得眞週到，也做得眞乾淨，大姊是服了你了。」

蝴蝶夫人忽然用傳音神功道：「小妹也是無奈，不這樣，二姊心中總是懷着心病，你也不得安寧，但小妹也沒傷你青兒，此間事了之後，你把她帶回去，改頭換面，便天衣無縫了。」

辣手夫人聽說蝶蝴夫人把她手下都殺光了，心中原是說不出的氣憤，經蝴蝶夫人這樣一說，氣憤變成了感激之情，點頭向她笑了一笑。

蝴蝶夫人轉向蛇蝎夫人道：「二姊，你還有什麼話說？」

蛇蝎夫人苦笑道：「幾十年的姊妹，我還能說什麼？」

蝴蝶夫人笑喝道：「那你還不親親熱熱的叫一聲大姊！」

蛇蝎夫人輕啓朱唇，臉上還帶着不好意思的神情，走到辣手夫人面前欠身爲禮，叫了一聲：「大姊，請你原諒小妹的不對！」

辣手夫人盈盈一笑，道：「二妹，我知道你有你的困難，身不由己，那能怪你。」

蝴蝶夫人身如蝴蝶翻花，飄身而前，口中發着溫柔嬌脆的聲音，帶笑帶說道：「大姊，二姊，心中都不要有芥蒂了，今後我們三姊妹還是和從前一樣，互信互助。」

話聲中，先伸右手挽住了蛇蝎夫人柳腰，接着又伸出左手向辣手夫人抱住，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動作，因此熟知她生性的辣手夫人也未介意。

詎料，蝴蝶夫人左手搭上辣手夫人纖腰，忽然戒指之中跳出一隻寒鐵金精，能破罡氣的毒針，向辣手夫人腰際刺了下去。

辣手夫人臉上還正笑得舒暢哩，只覺腰際一麻，如遭黃蜂刺了一針，臉色一變，口中「你！」字方吐得一半。

蛇蝎夫人已是一聲冷笑，右腕一翻，扣住了辣手夫人左肘，接着左指一立，疾點而下。

而蝴蝶夫人却是嬌笑一聲，道：「你們幹嗎？又動起手來了！」人却飄飄的飛了出去。

明明是她暗中下了毒手，看上去好像與她毫無關係。

辣手夫人嬌叱一聲，道：「你跑……。」

但蛇蝎夫人的指力已然落下，點個正着，只見她身子一斜，帶着尾聲，向地上倒了下去。

蝴蝶夫人一飛而回，面上還是笑盈盈的道：「大姊，你跟我們去吃不了虧的，我們要沒了你，那還成什麼武林三仙。」

伸手攔腰抱起了辣手夫人，道：「二姊，我先走一步了……。」身形飄飄如仙，便向叢林之內走去。

呂柏年與甘瘋子兩人都看得呆了，直到蝴蝶夫人身形已動，他們兩人才回過神來，呂柏年大喝一聲：「站住！」

這時，他已無暇與甘瘋子交換意見，身形疾射而出，後發先到，阻住蝴蝶夫人去路。

蝴蝶夫人去路被阻，臉上仍然帶着微笑，一點也不驚慌，星目半開半闔，嫣然笑道：「你是叫我麼？」

呂柏年見了她那副嫣然笑臉，心中那股怒氣，不由得發不出來，訕訕的說道：「是，在下是叫夫人……。」

「你去對付蛇蝎夫人去，這隻騷狐狸交給我老瘋子！」甘瘋子及時落到呂柏年身前。

呂柏年暗吁了一口氣，人已向蛇蝎夫人射了過去。

她們武林三妖：辣手夫人心辣手辣，但陰毒方面却比蛇蝎夫人差得很，蛇蝎夫人算是够陰毒的了，但比起容貌最美，笑得最甜，人見人愛的蝴蝶夫人又差了一大截。

她們三人中，以辣手夫人眞實本領最高，所以她們不得不用計傷她，辣手夫人到底還是上了當。

呂柏年一撲向蛇蝎夫人便不多言，長劍一領，一點寒星，疾向蛇蝎夫人當胸刺去。

蛇蝎夫人一聲陰笑道：「不知死活的小子，老娘要叫你走上十招，便不算蛇蝎夫人了。」

左手駢指如戟，一招「仙人指路」，發出一股指力，迎向呂柏年點去；同時右手在腰間一探，鬆開軟鞭活扣一抖，一條通體純銀的三稜蛇頭鞭應手而出，揮腕掄鞭攔腰掃去。

呂柏年自與辣手夫人一戰之後，對她們武林三妖可不敢稍存輕視之心，一上來便是全力以赴，劍起如虹，經天緯地，倏忽之間，刺出連環十二劍，迫得蛇蝎夫人連連倒退，還手無力，蛇蝎夫人心中這才明白這個少年不好相與。

蛇蝎夫人這一看呂柏年難鬥，心念一轉，殺機陡生，只見她雙眉軒動，目中兇光暴射，厲叱一聲：「小狗納命來。」

銀絲三稜蛇頭軟鞭，盤空一旋，挺腕搖頭，直向呂柏年頭頂之上落下。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就憑你這一招……。」長劍一吐，快如疾風閃電，尋隙而入。

就在這時候，只見蛇蝎夫人臨頭蛇頭，忽然一張口，噴出一片寒芒，當頭罩下。

這時，呂柏年長劍已出，蛇蝎夫人的蛇頭鞭臨頭又近，呂柏年又不知她蛇頭鞭的毒惡厲害，欲避無及，只好左袖一甩，向上迎了出去，右手劍勢直前不變……。

接着，只見蛇蝎夫人口中發出一聲厲嘯，左手撫着右肋，疾射而逃。

而呂柏年也是一聲悶哼，甩動着左臂，連連後退。

誰也沒佔到便宜，兩人都爲對方所傷。

呂柏年探囊取出酒葫蘆，喝了一口藥酒，內力一逼，覺出所中毒針劇毒，已被阻住，回頭只見甘瘋子這時也和蝴蝶夫人打得難解難分。

呂柏年一咬牙，挺劍向他們走去。

蝴蝶夫人一見蛇蝎夫人受傷而逃，心中早就有了開溜的打算，一見呂柏年又挺劍而來，陡然身形一矮，一式懶驢打滾，滾出二丈開外，兩足一頓，人已借勢射了出去，一閃而逝。

呂柏年大喝一聲道：「那裏逃！」振劍長身，就要追了下去，甘瘋子搖手喝止道：「窮寇莫追，我們還是先看看辣手夫人有救沒有！」

呂柏年折身而回，甘瘋子已扶起辣手夫人，放在一棵樹根之上，讓她斜着身子，半倚半躺在樹幹上。

甘瘋子要過呂柏年的酒葫蘆，灌了辣手夫人一口藥酒，又用眞元內力助了她一陣，約莫過了半盞熱茶時間，辣手夫人才吁出一口悶氣，悠悠的醒了轉來。

這時，呂柏年也自傷自療，先在臂上噴了一口藥酒，然後力貫右掌，從左臂上吸了七根比牛毛還細的毒針。

辣手夫人睜開眼睛，見是甘瘋子與呂柏年兩人，一言不發的又閉回了眼睛，但眼角之間，已隱隱流出了二顆淚珠。

甘瘋子知道辣手夫人這時心情非常複雜，不宜打擾於她，向呂柏年使了一個眼色，兩人輕輕的走出丈許之外。

甘瘋子他們移動身形時，辣手夫人突然又睜開眼睛，望着他們的背影默默的點頭不止。

辣手夫人爲惡一生，平日予取予奪，橫行江湖，幾曾想到自己會落到這般光景，這時她心中感觸，非身歷其境之人，很難體會其萬一。

她這時正在孽海邊緣，也可能愈陷愈深，也可能回頭是岸，甘瘋子怕她惱羞成怒，所以識趣的讓她自己去選擇。

呂柏年與甘瘋子走過一邊，指了一指背後，輕聲道：「她……。」

甘瘋子一搖手截口道：「我們談我們的吧，有一件事情，我覺得該告訴你了。」

呂柏年道：「什麼事？」

甘瘋子道：「就是關於你那隻妙用無窮的酒葫蘆的事。」

呂柏年道：「那送我酒葫蘆的人到底是誰？」

甘瘋子道：「就是你父親，神龍劍客！」

呂柏年愕然道：「是他……。」

甘瘋子道：「不過那是兩年以前的事，那時老夫在一座荒山之中，不愼被一條奇毒之蛇所傷，適値令尊與三個朋友路過該山，他用這藥酒救了老夫一命，留下那酒葫蘆要老夫帶給你，後來老夫又因事耽擱了一段時間，當老夫將酒葫蘆送到『風雲堡』，正好碰上了你那不幸的事，所以老夫當時並沒把實情告訴你。」

呂柏年原是抱着滿懷希望，希望甘瘋子告訴他，他父親已然脫身事外，但結果好像和今天的事毫無關係，不由失望地一嘆道：「那時家父只怕想不到今日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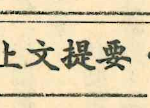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得温嬌親授大羅劍式，在神女峯頭，把「修羅尊者」謝靈運擊退，消弭了一場無邊浩刧，也爲關山月帶來了無窮的煩惱與後患，原因是柳依幻在與關山月併肩雙戰祁浩、孔玲玲之時，曾當衆宣佈奉大師姊林香亭之命，與關山月訂下鴛盟，當時關山月曾欲提出反對，却爲苦海慈航攔住，要他以大局爲重，一切以後再說，爲此，關山月沒有當場否認，待至敉平魔患，關山月堅决拒絕婚事，柳依幻一怒而去，聲言當盡力與關山月爲敵，柳依幻走後，關山月遂與彭菊人乘上明駝往找張菁菁——

嫦娥應悔偷靈藥　碧海青天夜夜心

明駝奮起雄健的四蹄，衝下了神女峯，然後像風一般地向大巴山捲去，關山月在駝背上忍不住向彭菊人詢問道：「大娘！菁菁究竟怎麼樣了？」

彭菊人輕輕一嘆道：「病了！病得很厲害！」

關山月似乎有點不信地道：「她怎會病呢？」

彭菊人哼了一聲道：「人吃了五穀雜粮，那有不會病的道理！」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她的父親，她的外祖母，都是當代醫中聖手，她身兼兩家醫道之長，似乎不應該爲疾病所苦！」

彭菊人苦笑了一聲道：「藥石只有治身體上的疾病，華陀扁鵲也無法治愈心中的病！」

關山月頓了一頓，才輕輕地道：「她還是爲着她父親的事想不開？」

彭菊人點點頭，關山月不禁嘆道：「她眞傻！父親的作爲與她有甚麼關係呢！而且我這次在龍華會中碰到了張雲竹，問了一下其中的內情，好像有許多事並不是他做的！」

彭菊人點點頭道：「這一點她也打聽清楚了，遍訪各大門派的確是張雲竹所爲，傷人刼去武功秘笈却另有其人……」

關山月連忙道：「這不就結了，她還有甚麼可抱愧的？」

彭菊人神色一黯，嘆息道：「可是在陰山無極劍派，誘惑少女陰麗華，却的確是張雲竹幹的！」

關山月一驚，連連搖頭道：「不！不可能，我已經問過張雲竹，他極口否認這件事，而且我也相信張老伯不會做出這種事……」

彭菊人冷笑一聲道：「你太容易相信人了！菁姑娘所得的消息絕不會錯！」

關山月仍然不信，問道：「她從那兒得到的消息？」

彭菊人搖搖頭道：「這個你最好去問她！我也不清楚，不過我敢斷定張雲竹是無辜的，可是他跟魔宮的人在一起的確是事實，因此也無法替張雲竹作更多的辯白。」

怔了片刻之後，他又問道：「菁菁在大巴山做甚麼？」

彭菊人不耐煩地道：「我不是告訴你她病了嗎，自然在那兒養病！」

關山月笑了一下，並沒有爲她的態度不好而感到不快，耐着性子說道：「我只是覺得奇怪，甚麼地方不能養病，偏偏要一個人孤另另地躲到大巴山去呢！」

彭菊人哼了一聲道：「除了那個地方，她再也沒有容身之處了！」

關山月又不懂了，張口欲待再問，可是彭菊人搖手止住他道：「你別問我！我甚麼也不能說，到了那兒若是能見到她，你自然會明白一切，否則我也沒有法子了，老實說這是我自作聰明把你約去見她的，照她自己的意思，這一輩子是不會再想見你了！」

關山月更迷糊了，皺着眉頭道：「大娘！妳越說越令我不懂了……」

彭菊人輕輕一嘆道：「你不須要懂，只要獻出你的至情，也許能把她從痛苦中解救出來……」

關山月越來越迷惘，可是他從得知龍華會的隱密後，已經習慣於接受秘密了，深知再問下去，也不會有結果，所以乾脆閉嘴不响，催騎急行！

倒是彭菊人忍不住開口向他問道：「你怎麼不開口？」

關山月苦笑一下道：「開口有甚麼用呢？我想知道的事情，妳不會告訴我的，問下去反而使我的心更亂，倒不如靜待事情的發展……」

彭菊人微怒地道：「至少你應該對她表示更多的關懷！」

關山月道：「我一聽到她的消息，馬上就跟你去看她，難道還不够關懷嗎？」

彭菊人冷笑道：「那就够了嗎？你知道她爲了你作了多大的犧牲，你在落魂谷中受了傷，她幾乎拚出性命來救你，在崑崙山頂的凍天雪地中，她以爲你沒有救了，拚命地哭泣，想用她的淚珠來埋葬你，現在她更……」

關山月連忙問道：「現在她怎麼樣了？」

彭菊人好似發覺自己失了言，連忙掩飾。「你不用問了，反正她爲了你放棄了一切，忍受着痛苦……」

關山月在感動中又有點詫然道：「她既然對我情深如此，爲甚麼又不想見我呢？」

彭菊人脫口道：「誰說她不想見你！」

關山月道：「大娘剛才不是說過嗎？」

彭菊人嘆了一口氣道：「不錯！我是急糊塗了，所以才顚三倒四，她口中雖然說不想見你，可是她心裏面的意思却瞞不過我，她對你的思念比甚麼都激烈……」

關山月默然片刻才輕嘆一聲道：「我明白！我

也沒有辜負她的情意，在神女峯頭，我拒絕了柳依幻……」

彭菊人立刻道：「就是爲了你這番表現，我才把她的行踪告訴你！」

關山月忽然正色地道：「大娘！妳假如信得過我，不妨把實在的情形明白地告訴我！菁菁究竟怎麼樣了？她在大巴山……」

彭菊人痛苦地搖搖頭低聲道：「請你原諒我，我實在不能說，就是這次帶你去，我也犯了很大的錯誤，可是爲了菁姑娘，爲了報答雪老太太對我的隆恩，我只能盡到這一點心力！」

她的嘴閉得緊緊的，關山月知道再也無法問出甚麼來，遂也死了心，低頭催駝，聽任牠在崇山峻嶺間如風般地疾進！

好在大巴山與巫山之間，不過千里之遙，而且大部份是崇峻的山嶺，很少有人烟，明駝的脚程很快，登山越嶺，如履平地，大概經過一天光景，已經趕到了地頭。

大巴山脈綿亘蜀境，廣及千餘里，崇嶺無數，他們的目的地却是大巴山的主峯太巴山，地當秦蜀之交，大竹河就在那兒發源，又把全山圍繞起來！

到了山麓之下，彭菊人的神情變爲十分不安，對關山月道：「我可不能陪你上去，你自己見機而作吧！但叫心似金石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請你記住這句話，無論遇到甚麼阻碍或挫折，我都希望你看在菁姑娘的份上，不要灰心，不要氣餒，勇往直前，上天會保佑你的！」

說完她匆匆地跨下駝背，凌空飛越過大竹河走了！

關山月對她這種詭異的行爲感到萬分詫異，可是走出兩三里後，路越來越窄，窄得只能容一個人側身而行！

而且那山道是緊倚着峭壁而開闢的，滑溜溜的山壁上長滿了青苔，他還可以勉强走過去，那龐大的駝身，可實在擠不下去，所以他只好把明駝留下，背帶那柄獨脚金神，腰懸長劍，順着山路，攀登上去。

路作螺旋形，繞着山峯，越轉越高，走了七八里之後，才看見一方平台，雲氣繚繞，山風清凉。

關山月却流了一身熱汗，在寬不及半尺的山道上走了那麼久，的確是相當吃力的一件事，何況他還得時時保持身體的平衡呢！

登上平台之後，他先舒了一口氣，再向前遙望時，不禁皺起了眉頭。

原來那山路到此已斷，再要想往上登的話，就只有像猿猱般，攀着山壁上的蔓籐慢慢採升上去！

那蔓籐倒是很粗，足够支持一個人的體重，那麼他又皺眉是爲着甚麼呢？

問題在乎他背上的獨脚金神，那重量有三四百斤，負担在他背上倒不覺得累贅，可是那蔓籐是否能承受得了呢！

這一柱孤峯上拔千仞，下臨絕谷，他不能拿生命來作無謂的冒險，就勢必要將金神放了下來，那是他不願意的事。

雖然他已學會了修羅七式與大羅四式，腰下懸着鋒利無匹的白虹劍，無須靠着那柄金神來自衞，可是這金神是恩師獨孤明所賜，他實在不能遺失。

雖然在這峻的山道上，很難有人來將它偸走，他却無法放心！

躊躇良久，他還是想不出一個妥當的方法……

又過了一陣，他心中閃過一道靈光，從背上取下金神，默運神力，將金神硬挿進足下的平台，一直沒到金神的頸部，然後又掏出一方明駝令，嵌在旁邊的石頭上。

然後再用手指，在石面上刻下了五個字！「明駝令主留」。

在他的想法中，若是有人能從石中將金神拔起來，一定需要相當的功力，具有那等功力的人，也許不會對這金神感到興趣！

假若還是有人將它拔了起來，那一定是存心與自己一較短長，那他絕不會拿了金神匿避不見，至少也會留下個記號，再找起來也方便多了！

做完了這些事後，他覺得放心多了！

可是當他抬起頭來時，又不禁吃了一驚。

不知甚麼時候，他的對面來了一個人，這人來得無聲無息，不知他是由底下上來的還是由上面下來的。

這人約莫三十歲左右，品貌很端正，身着儒服，一派斯文的樣子！

然而在關山月眼中却不作如此觀，這人不管是由上而下，抑或是由下而上，能無聲無息，來到自己身前而不被發現，足證他不是個尋常的人！

那人漠然地走了過來，看看關山月留下的字，才輕咳一聲道：「台端就是明駝令主？」

關山月拱手道：「是的！在下關山月……」

那人並不專心聽他報名，眼睛仍注視在字上道：「台端寫得一手好魏碑，筆力雄渾，不下於顏眞卿手跡！」

關山月的書法臨的正是魏碑帖，這人能一口道出，足見他在此道頗精，所以關山月很客氣地道：「信手塗鴉，兄台太過奬了；……」

那人却一翻眼睛道：「好雖是好，但嫌火候不足，再過二十年，才能體驗到個中三昧，書法之道，不在形似而貴神肖，台端眞想在這方面有所成就，必須痛下苦功……」

他批評得很中肯，可是關山月却懶得跟他研究書道，笑了一下道：「多承指敎，不過在下習書，僅作代言表意之用，並不想成爲名家……」

那人哼了一聲道：「台端此言實在太自暴自棄了，寫字人人都會，書法却僅有天才能之，兄台具有這份天才，不去努力發揮，豈非辜負了天賦斯才之本意！」

關山月被他敎訓得啼笑皆非，一時想不出該如何回答！

那人却不肯放鬆，繼續沉下面道：「兄弟並非有意冒犯，皆因台端有着這份天才，不用實在太可惜了，否則陌不相識，兄弟犯不着如此饒舌！」

關山月無可奈何地道：「兄台關懷盛意，在下十分感激！……」

那人的神色和緩了一點，搖搖手道：「不必客氣，兄弟對此道也不太精，只是興趣頗濃，難得遇上台端這等人才，故而出言敦勉，希望今後大家互相研究研究……」

關山月實在沒精神跟他纏下去，連忙道：「日後一定多求請益，只是今日……」

那人不等他說說，立刻帶笑道：「好極了！兄弟就住在上面，台端隨時都可以前來賜敎……」

關山月一怔道：「兄台也住在這峯上？」

那人怔了一怔道：「不錯……咦！台端這個也字，下得有些奇怪，莫非台端與兄弟住在相鄰！」

關山月搖了搖頭道：「不！在下有個朋友，住在上面……」

那人點點頭，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上面住的人不多，不知道貴友是那一位？」

關山月道：「是個女孩子，她叫張菁菁……」

那人神色微動，目光掃了關山月一下道：「不錯！是有這麼一個人，台端是來找她的嗎？有什麼事？」關山月不禁有點生氣，心想這個人實在太莫明其妙，我又不是來找你，要你問這麼詳細幹嗎，可是他還是忍住性子道：「在下與張姑娘誼屬世交，特來探訪一番……」

那人一垂眼皮道：「張小姐不見客！」

關山月這下子眞的生氣了，沉下臉色道：「這話應該由張姑娘自己說才對！」

那人笑了一聲，淡淡地道：「由我說也是一樣，張小姐自從上山之後，隨卽表示與山下斷絕來往，任何人都不見……」

關山月怒聲說道：「我不相信，她一定肯見我的……」

那人又掃他一眼，淡淡地道：「我只是代表張小姐傳達她的意思，你不信的話，儘管前去問她好了！」關山月冷笑一聲道：「這上面雖然無路可通，還不見得就能把我難住了……」

那人笑笑道：「自然！你能走到此地，必然是有幾分本事，請吧！」

關山月瞪了他一眼，雙足一蹬，拔高兩丈許，雙手握住那垂下的蔓籐，回頭朝那人望去時，但見他已經把金神由地下拔了起來，正拿在手中審視，倒是吃了一驚，連忙又放鬆了回來叫道：「喂！那是我的東西，你不要亂動！」

他的身子才落到平台上，那人已微微一笑，手提着金神，飛越過關山月的頭頂，落在蔓籐上，幾個起伏，已閃入雲中不見了！

看了人家那等輕捷的身手，關山月不禁駭然吐舌，從那人一出現，他已經料定對方不是個平凡之輩，却也沒想到會高明到如此程度！

別的不說，單以人家輕而易舉地拔出他挿入石中的金神，然後再挾之飛登，身法之靈巧輕捷，自己就是空手也未必能趕得上！

這峯頂上住着一批怎麼樣的人呢？剛才聽那人的口氣，已可斷定他並不是一個人獨居，而且也證實了張菁菁確然在上面……

張菁菁怎麼又會跟這些人在一起呢？

他又想到了彭菊人欲言又止的詭異態度，漸漸地有了一點了解！

世上有許多隱居的高人，不願意將姓名行跡傳諸人世，過去幾天的龍華會就是一個例子，由剛才那人的身手看來，武功造詣，尤在龍華會中諸人之上，難怪他們不准彭菊人洩露了……

由於這些揣測，使他面臨到一個新的難題！

「是上去呢？還是由此作罷？」

上去！是一定不會受到歡迎的，也許還會引起仇視與糾紛！上去，就無法見到張菁菁，想到這嬌小可憐的女郎爲自己所付出的深情與犧牲，他實在無法辜負她……

從彭菊人的口中，知道張菁菁目前並未受到威脅或迫害，然而她的心情却一定十分的痛苦，……否則彭菊人也不會多事强將自己拉來了……

考慮了片刻，他還是決定上去，第一是看看張菁菁，雖然他對張菁菁的感情並不像張菁菁對他那麼激烈，長年的孤獨生涯使他對男女之情看得很淡，可是站在道義立場上他覺得也應該去看她一次！

其次是那個人帶走了他的金神，這件武器絕不能丟，他一定得去要回來！

作了決定之後，他立刻想再度作登峯的準備，脚步畧動，碰到了一堆石粉，這是那個人拔出金神

時帶出來的！

金神被人拔走了，他留下的字，留下明駝令全沒意義了！

所以他彎下腰，先伸手將那片明駝令挖了出來，然後拂開地上的石粉，想將那幾個留字平掉！

石屑拂開之後，他又不禁一怔。在他所留的字旁，另有一行字跡！

「望月峯上一書狂，暫取金神待劉郎，寄語明駝千里客，共賞峯頭明月光！」

字體與他的差不多，却比他更爲蒼勁有力，用意也很明顯，望月峯，大概就是這座山峯的名稱，書狂，大概就是那人的名號，無怪乎他對書法的研究那麼深刻……

明駝千里客，自然是指着他明駝令主而言，末一句的意思是叫他上去，語氣中還沒有甚麼惡意，只是第二句的劉郎又作何解釋呢？

怔立片刻，關山月才想起古書上有劉阮誤入天台遇仙的典故，劉郎大概是這個意思了……想通了之後，關山月又不禁發出一聲苦笑！

暮色漸深，山風更冷，雲氣被夕陽照得燦爛輝煌，的確有點神仙洞府的境界，關山月却在感慨中吐出一個深長的嘆息，飛身握住山藤，像猿猴般地揉升上去！

藤有粗有細，粗的支持着他的體重紋風不動，細的却搖搖欲斷，關山月覺得他留下金神的措施很正確，若是帶着那沉重的傢伙，勢必會受它的牽累而掉下去，然而那書狂却輕而易舉地帶了上去，足證那人的武功確實高不可測！

物以類聚，那書狂既然不是一人獨居，跟他一起的人必定也相當高明，……因此關山月在攀登時，心中的戒意更深了……

漸漸地，他覺得快要接近峯頂了，因爲他的視界已非常清明，可以看見碧藍的天幕上掛着一鈎明媚的皎月。

雲霧在脚下結成一片黑濛濛的大海，兩三丈之處斜探出一株蒼松，枝葉虬結，再上面就空然無物了！

關山月雖然不太感到疲累，可也相當吃力，所以他的心情也在緊張中爲之一鬆，單手在藤上一使勁，身子倒翻上去，探爪就握住一根松枝！

那根松枝粗若人臂，照理應該是可以盛得起他的體重，可是他的力量剛剛達到松枝上時，突闖克擦一响，松枝斷了下來，連帶着他的人，也向下墜去！

關山月萬想不到會有這種意外，猝不及防之下，身子已帶着松枝墮下了兩三丈，情急智生，脫手將松枝朝外擲去，藉着那一點反力，將身軀彈向岩壁！五指用足功力，對準岩壁上揷去！

那岩壁很鬆軟，很輕易地抓了進去，才使他沒掉下去，身上已急出了一片冷汗！

可是，危急並未解除，那鬆軟的岩壁也不能支持他的體重，沙石簌簌下落，看樣子，又要無法借力了……

關山月幸好在多年的苦練下培植了臨危不亂的修養基礎，剛覺得手上不對勁，立刻抽出了腰中的白虹劍，對準岩壁上一陣猛絞！

銳利的劍鋒直如摧枯拉朽，應手削出一個大窟窿，關山月先用游龍術使身子貼緊岩壁，再慢慢移脚到凹洞處，踏上實地，才維持住身體的平衡，然後猛吸了一口氣，脚尖用力，拔空三四丈，翻落在松樹的枝幹上。

這次他比較謹愼了，身子並不在枝上停留，畧一借力，隨即向平地上躍落去，因爲他算準先前的那一段松枝絕不會無故斷折，除非有人加以壓力！

果然他的脚尖才離開松枝，立足處的那一段松枝接着又斷了下去。

而且他敏銳的眼光也瞥見了隱隱的白光一閃，足證是人爲無疑了！

一向沉靜的關山月，激發了眞正的怒意，身子才立定，馬上就開口叫道：「暗算人的鼠輩，滾出來！」

聲震四谷，却靜無回音，在他的眼前，展開了一大片竹林，叢叢修竹，只有竹葉被風吹的微响！

關山月知道那暗算的人，一定是躲藏在竹林之中，所以又叫罵道：「無胆匪類，躲在暗中傷人算是什麼東西……」

語音方落，竹林中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道：「沒出息的東西，連一點玩笑都開不起！」

聲音就在隣近，關山月不禁憤火中燒，暴叱一聲，白虹劍舞起一片銀光，向發聲之處撲了過去！

劍上的鋒芒凌厲無匹，方圓四五丈內，每一枝長竹都被他齊根地削斷，在一片倒竹聲响中，却不見半個人影！

關山月不禁呆住了，他聞聲捕影的功夫修練有年，自信絕不會失誤，這次却撲了一個空。

怔然中他舉目四尋，唯見斷竹中有着一塊青石，平若桌几，兩旁還有着像石凳般的石墩，石几上還散着兩堆黑白的棋子。

走近去一看，那塊青石上還刻着棋格，殘局未終，分明是有人在此對奕，因此他斷定剛才的搜索並未錯誤，暗算自己的人一定在此，發話也在此，而且用來擊斷松枝的暗器就是這石上的棋子，只不過那人比自己早先一步躲開了……

沉思未已，右邊的竹林中傳出另一個人的聲音道：「司棋！你這個玩笑可開大了，好好的一片竹林，被你弄缺了一塊，廣寒十景剩其九，我看你怎對月華夫人去交代！」

緊接着語音之後，竹林之後，施施然走出兩條人影！

藉着淡淡的月光，關山月打量了一下來人，只見他們都是一樣的高冠儒服，身材一高一矮，年紀却在四五十歲之間，高的修髯及胸，矮的短髭上挑，目光烱烱有神。

關山月知道這兩個人中，必有一人是出手暗算自己的，而且聽到剛才那番話的語氣，那人大概叫做司棋，只不知道是那一個，因此他立刻以嚴竣的聲音問道：「剛才是誰暗算我的？」

身材矮的那人一瞪眼道：「是我！你這小子眞魯莽，我不過是跟你開開玩笑吧了，你怎麼就沉不住氣了，這一片好竹子，被你削斷了，我看你怎麼賠償！」

關山月一聽火更大了，面前這兩個人都沒見過，可是這個叫司棋的矮子長相猥瑣，心中對他就沒有好印象，再一聽他就是暗算自己的人，立刻就怒罵道：「混帳！你拿人家的性命來開玩笑！」

矮子用手一捋短鬚，道：「小子！你別出口就罵人好不好，我說開玩笑的就是開玩笑，我若是眞想要你送命的話，剛才那兩顆棋子，就不會打在松枝上，……」

關山月聽他還在强辯，變色正待發作，那高個子搖搖手笑道：「世兄不必生氣，司棋的確是只有相戲之心而無見害之意，世兄就是掉了下去，也不會送命！」

關山月瞪着眼，恨恨地道：「胡說！那麼高掉下去……」

高個子笑着道：「下面有網兜接着，世兄最多是飽受一場虛驚而已！」

關山月一怔，由於這高個子長相平易近人，他相信他這話絕不會假，遲遲地說道：「這個我怎曉得呢，……」

矮子哼了一聲道：「你若曉得，那個玩笑開起來還有什麼意思！」

關山月對他十分厭惡，立刻道：「就是有網兜盛着，你也不應該如此，這峯頂高逾百丈，下面還不知道有多深，設若一個不會武功的人，跌下去依然是沒命……」

矮子冷笑了一聲，說道：「不會武功的人，別想登上峯頂，侍書說你蠻像個聰明人，誰知你比牛還蠢！」

關山月倒是眞被他駁倒了，不禁閉口無言，那矮子可得意了，瞪着眼睛道：「小子！你還有什麼話說！糊里糊塗就想用劍傷人，現在這一片竹子看你怎麼賠法，你知道這絕頂山峯之上，栽竹子要多大工夫……」

關山月又待發作，那高個子却笑道：「司棋，你別想推卸責任了，竹子雖是人家削斷的，追根結底還是你的錯，誰叫你拿人家來開玩笑的！」

那矮子急了叫道：「琴挑，你怎麼也帮着外人呢……」

高個子笑着道：「我只是按着道理，就事論事，這本來是你的錯，即使告到月華夫人那裏，我相信還是你吃虧倒霉！」

那矮子嘟起了嘴，嘀咕地道：「倒霉就倒霉了，了不起跑一趟大青山，替那老駝子做三個月的苦工，換一瓶再生泉水，把這些斷竹竿接起來！」

高個子笑着道：「你想得倒簡單，第一是那白駝子不好講話，肯不肯答應還很難說，就算他答應了，那三個月的苦工也够你受的！」

矮子沮喪地道：「那有什麼辦法呢，誰叫我自作自受！」

高個子又笑道：「縱得再生泉，三個月之後，這些竹子早枯死了，……」

矮子急得抓頭搔耳，大叫道：「那……那怎麼辦？小子！你眞把我害苦了……」

關山月見他這副可憐相，倒覺得十分不過意，心中對他的惡感，也冲淡了不少，遂歉然地道：「這位老先生不必着急，在下冒昧毀竹，也有不是之處……」

矮子叫道：「你說這話有屁用，月華夫人怪責下來，你難道還替我承當不成！」

關山月心中一動，他已經幾次聽到月華夫人的名字，顧名思義，月華夫人自然是一個女子，……剛才峯下那狂書生叫做侍書，這矮子叫司棋，高個子叫琴挑，看來他們的身份都是一樣平等，侍書善書，這二人則在琴棋上別有心得，而那月華夫人，身份却似在他們三人之上，這些人倒是什麼關係呢？

心中雖然懷疑，口中却道：「沒關係，所有過錯我都一肩承當好了！」

矮子連忙道：「你怎麼承當法？」

關山月道：「我就說竹子是我砍斷的，絕對不提老先生開玩笑的事！」

矮子轉顏爲笑道：「你肯這樣做就太好了……只是好好的，你怎麼會想起砍竹子呢？」

關山月想了一下，說道：「那就算我登峯之後，跟二位在言語上起了衝突，動起手來，將竹子削

斷了，……」

高個子微微一笑道：「世兄這一來的確帮了司棋一個大忙，廣寒宮共有十景，月華夫人却最愛這一片竹林，怪罪下來，司棋確實担受不起，然而世兄是外人不知情，月華夫人也許不會計較！而且我與司棋也可以替世兄求求情！……」

矮子樂得眉開眼笑地道：「就是這麼說定了，你見月華夫人可不能再翻臉！」

關山月慨然道：「這是自然，不過……月華夫人是怎麼一個人呢？」

那二人俱是一怔，良久之後，矮子才說道：「你連月華夫人是誰，都不會認識，怎麼會找上峯來的！」

關山月也是一怔道：「我不是來找月華夫人的，我來探訪一個姓張的姑娘！」

二人同時叫起來道：「張菁菁！」

關山月點一點頭，說道：「不錯！聽說她就在此地……」

矮子一轉眼珠道：「奇怪！侍書怎麼不說清楚呢……」

高個子却用手朝他比了一下，低聲道：「別多嘴！我知道他的意思……」

然後又轉頭對關山月道：「閣下怎麼知道張姑娘在此地的？」

關山月本想說出彭菊人的名字，但是話到口邊，又嚥了下去，因為他想起彭菊人吞吞吐吐的神情，知道她一定有着很多顧忌，也許說出來會對她不利！

高個子却不待他開口，立刻接下去道：「我想一定是那個姓彭的老婦人告訴你的，而你一定是姓關，是張姑娘口中念念不忘的關大哥！」

關山月見他都說出來了，倒是不便否認，遂點點頭道：「不錯！在下關山月……」

高個子立刻神色莊重，壓低了聲音道：「你見了月華夫人，最好不要說出自己的眞姓名，不要提起那姓彭的老婦人，更不要問起張姑娘！」

關山月詫然道：「為什麼？」

矮子也低聲道：「你別問為什麼，假如你要想見到張姑娘，一定要這麼做！以後我們會慢慢的替你想辦法……」

關山月莫明其妙，正想問得詳細一點！矮子却神色慌張地道：「有人來了，多半是入畫，我先去絆住她，琴挑，你再交代他幾點應該知道的事，可不能就誤太久！」

說完他匆匆地走了，高個子慌忙指着關山月的長劍，說道：「你先把劍收起來，再聽我告訴你幾句話……」

關山月將白虹劍歸入鞘中，高個子却慌忙地道：「月華夫人的廣寒宮中，共有七個侍者，我，司棋，侍書，你都見過了，還有賫茗，入畫，彈劍，飛觴四個人，其中彈劍是男的，他也會帮你忙的，至於那三個婆娘，你可千萬不能對她們洩露眞相，還有一個……」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竹林中已傳來入畫的輕咳，高個子立刻警覺地住了口，只拍了他一下肩膀，示意他一切都得自己留心了！

接着，又聽見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夫人叫傳那個小伙子快去呢！你們在這兒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人影微飄，矮子司棋陪着一個盛粧的女子過來，那女子年可二十八九，姿容艷中帶俏，長身細腰，到來之後，兩隻眼睛立刻電光般地掃向關山月的全身，看了一陣，才捂着嘴笑道：「侍書說過這小伙子長得一表人才，世所罕見，我就是不相信，現在看起來，他倒是挺不錯的，小兄弟！你就是明千里嗎？」

關山月不禁一怔，司棋連忙道：「對了！明老弟不但人才好，武功也別成一格，剛才一連幾劍，把我跟琴挑殺得手忙脚亂……」

邊說邊向關山月擠眼睛，關山月這才領悟到明千里是他們替自己杜撰的名字，這一定是那個侍書的傑作，由明駝千里上化出來的，心中雖然不願意，口上只得暫且承認了，遂拱手道：「在下明千里，請問……」

司棋連忙道：「這是入畫，她比你大一點，你不妨稱她一聲大姐！」

入畫笑了一聲道：「那怎麼敢當呀！我也大不了他多少……」

一張寶弄風情之狀，使關山月看來十分厭惡，可是當不住司棋在她身後連連做眼色，只得勉强地叫道：「大姐……」

入畫格格嬌笑道：「大姐就是大姐吧，誰叫我比你大着一點呢！明兄弟！侍書說你寫得一手好字，這兩個老東西，又誇你使得好劍，你還會些什麼呢！」

高個子琴挑笑着道：「明老弟樣樣都行，琴中聖手，丹青傳神，棋下無雙，詩詞歌賦，無不精通，就是酒茗兩道還沒請敎過！」

入畫呀了一聲道：「那一定也不會差，廣寒宮中添了明兄弟，可就什麼都全了，我得趕快去報告夫人去……對了！我們每人只有一門擅長，明兄弟却件件精通，該怎麼個稱呼法呢？」

司棋乾笑道：「那是夫人的事，用不着妳來操

心！」

入畫點頭道：「是呀！我們也沒有權利來決定，明兄弟，快走吧！」

說着扭轉腰肢，才發現滿地殘竹，陡然失聲道：「啊呀！誰把翠篁幽境給毁了，夫人知道了可怎麼辦……」

司棋朝關山月連連吸嘴，作出懇求之狀，關山月挺身上前道：「是我！」

入畫急道：「咳！你怎麼闖下這個大禍呢？」

司棋乾咳一聲，笑笑道：「我跟琴挑為了要測驗一下明老弟的武功，故意阻止他前進，結果明老弟生氣了，拔出劍來給我們一下，我們雖然躲得快，沒送掉老命，可把這竹林給削毁了……」

入畫頓了一下脚道：「你們簡直混帳，什麼地方不好胡鬧，偏偏要在此地……」

司棋裝出一片苦笑道：「我們怎麼知道明老弟的火氣那麼大呢！看他年紀輕輕的，誰也不能料到他的劍法會如此厲害呢……」

入畫雙手一攤道：「這……怎麼對夫人說呢！明兄弟剛來就發生這樣的事……」

關山月朗然地道：「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禍已闖下了，該殺該剮我都認了！」

入畫連忙擺手道：「明兄弟！見了夫人你可別這麼倔强，多說兩句好話，我們再在旁邊替你求求情，夫人可能不會追究這件事……」

司棋一笑道：「對了！夫人最聽妳的話，到時候妳多說明老弟幾句好話，儘量表揚明老弟的長處，夫人動了愛才之念，事情就好辦了！」

入畫想了一下輕輕地嘆道：「祗有這麼辦了，反正我總盡最大的努力就是了，誰叫我是他的大姐呢！明兄弟！你可別笑我老氣橫秋，我……我對你可眞是一見……一見……」

關山月見她瞇起眼睛，一張噁心之狀，生怕她會說出什麼不入耳的話來，連忙作了揖道：「我們一見如故！還望大姐多加照顧！」

入畫笑着道：「對了！一見如故！你說得眞好，我雖然才第一次見到你，可就像認識你很久很久了！今後我們可得多親近親近！」

司棋摸着鬍子笑道：「我們相處久了，妳怎麼不跟我親近親近呢！」

入畫紅着臉啐了一聲罵道：「死矮鬼！你少貧嘴，當心我拔光你的老鼠鬍子！」

司棋一縮脖子，入畫似乎也感到有點不好意思，連忙回頭對關山月道：「明兄弟！你不會嫌我這個大姐太粗野了嗎……」

關山月啼笑皆非，不知如何啓口，琴挑微笑道：「入畫快走吧！別叫夫人等得光火了！」

入畫這才想了起來道：「正是！夫人就是叫我來催你們的，一說話就忘了，我們走吧！」

琴挑仍是笑吟吟地道：「入畫！妳先去禀告夫人一聲，我們陪着明老弟隨後就到，記住先替明老弟吹噓一番！使夫人對他有個好印象！」

說時用手一指殘竹，入畫會意點點頭，道：「我懂了！夫人眞要生起氣來，你們兩個，也得跟着遭殃！」

說着身子一扭，人就像一陣旋風般消失了，關山月雖然覺得鬆了一口氣，可是見到她離去身法之速，則又不禁暗自駭然！

司棋笑着挨近關山月道：「老弟！你交上桃花運了，這瘋婆娘對你豈僅是一見如故，簡直是一見鍾情了，只要你能交上她，廣寒宮中，你大可為所欲為了！」

關山月臉上一紅，琴挑已溫言斥道：「司棋！別胡說八道，人家是代你受過，不過……關世兄，我看這妮子對你的確是有點意思，你當然不會看上她的，可是我希望你也不要太令她難堪，廣寒宮中除了月華夫人，武功數她最高……」

關山月不禁怫然道：「什麼！要我去敷衍她！那可不行，我見了她，就感到噁心，我眞不明白你們在搗些什麼鬼，平白無故地替我換了名姓！又要我……」

琴挑嘆了一聲道：「關世兄！請你忍耐一下，更改名姓大概是侍書的主意，請你相信我們是在帮助你，帮助張姑娘，現在無暇細說，日後有機會，我們會對你解釋明白！」

關山月憤然道：「別的我都不問了，至少你們該告訴我，月華夫人是個怎麼樣的人，等一下見到她之後，我也好相機應付！」

琴挑又嘆了一聲道：「月華夫人是你永遠無法了解的一個女人，我只能告訴你她的武功已臻超凡入聖的境界！你明白這一點就够了，我們走吧，再遲夫人可眞要生氣了，還有一點我必須告訴你，入畫是個好人，也許她的態度令你看不順眼，但是她心中的確非常善良，那個人完全是質美而未學！胸無城府……至少你不可以看不起她……」

說完，又嘆了一聲，然後才舉手相催道：「快走吧！夫人的性子很急，叫她等久了，的確不是好事！」

司棋已經迫不及待地拉着關山月的衣服，穿過竹林逕行，關山月只覺得他的力氣很大，身不由主地被拖着走路，很不習慣，可是司棋拉他時所用的勁道很怪，手在前面，力量却在身後，彷彿是推着他前進一般，使他連掙扎的力量都使不出來。

走出竹林，却是一片很大的花圃，間或也點綴着亭石之勝，花圃後面則是一大片華麗的屋宇，樓閣玲瓏，閣前有白玉的門樓，橫書着「廣寒宮闕」的匾額，旁邊則是一幅楹聯，以極細的精工鐫刻而成！

「嫦娥應悔偷靈藥，春花燦爛，秋月明媚，人間天上綿綿恨！」

「天孫無意織機錦，夏荷芳香，冬雪皎潔，碧海青天夜夜心！」

對仗不算工穩，却有着一絲淡淡的寂寞哀愁，關山月正在玩味那聯句中的含意，却見峯下那個，叫做侍書的書生，正閃躲在門樓之下，一臉焦灼之色。

看到他們之後，立刻就迎了上來，琴挑見了他，馬上搖搖手輕聲道：「侍書！我了解你的苦心，不必再說了！」

侍書臉色動了一下才低聲道：「我只想盡一點心而已，請你願諒我替你改了名字，那是不得已之舉，見了夫人，你只說是我在山下碰到你，引你上來見夫人，千萬不可說是爲了張……」

琴挑連忙道：「我們都跟他說過了，你不用再吩咐了……」

關山月還來不及作何表示，廳前走出入畫，以响亮的聲音道：「夫人宣明千里進見！」

目光深注在關山月身上，意思是叫他在態度上要放得恭敬一點！

關山月雖然知道那月華夫人必然是個很了不起的人，可是要叫他對一個陌生不相識的女人表示過度的謙卑，却不是他願意做的事，遂滿不在乎地一昂頭，大踏步向前走去，經過入畫身旁時，還聽得她無可奈何的一聲輕嘆！

進入客廳之後，他驟覺眼前一亮。

這所客廳完全像是宮殿的陳設，大理石的庭柱，雲石鋪地，光可鑑人，在正中用玉石砌成了一方平台，周圍用黃金作成短欄，高約半丈餘，台前也用白玉砌了九級階梯，台上安放一張鑲滿珠寶的座椅，端坐着一個神情雍容的中年婦人，不用問就可知道她一定就月華夫人了！

那月華夫人望去約莫四旬，頭上梳着高髻，身上披着白色的亮緞長袍，臉形長得很美，美中還透出一股莊嚴，使人凛然而不敢忤！

在她的身後，並肩站定兩個三十多歲的女子，服色與入畫相似，看來大概就是飛觴賽茗，台左有一個中年男子，神態威猛，黑虬繞頰，作武士打扮，足登長靴，腰跨長劍，則一定彈劍無疑！

關山月心中雖充滿了傲氣，但也爲月華夫人的丰度所折，神情上自然流露出一絲尊敬，雙手一拱道：「在下明……千里參見夫人！」

他差一點就要說出明駝令主關山月的眞姓名，幸而及時地改了口，跟在他後面進來的侍書司棋與琴挑三人也鬆了一口氣！

月華夫人的表情淡淡的沒有反應，她身後一個女子却瞪眼喝道：「你怎麼不跪下？」

關山月雙眉一挑，傲氣又發，昂然道：「我爲什麼要跪下？」

那女子臉現寒霜，剛想發作，月華夫人却突然一揮手輕輕地道：「飛觴！妳不要多嘴，他剛到這兒，對此地的禮數還不熟悉，以後再慢慢教他，明千里！你走近一點！」

那女子怫然不作聲了，關山月却舉步走前數尺，離着台前的石級不到半丈，月華夫人先審視了他片刻，才點點頭道：「嗯！人長得很雄壯，侍書說你寫得一手好字，剛才入畫又來報告說你在劍下門敗司棋與琴挑，看來你倒是個文武全才！」

聲音很好聽，却仍帶着一股不能侵犯的威嚴，關山月聽在耳中倒有點不習慣，因爲他出道江湖之後，一鳴驚人，在龍華會那等的場合下，也沒有被人如此輕視過，因此他的態度也不像先前那麼尊敬了，傲笑一聲道：「在下讀書學劍兩不成，文武全才之譽實在愧不敢當！」

語氣與言詞完全兩回事，入畫連忙道：「明……千里，你怎麼可以如此對夫人說話？」

她差一點把明兄弟叫出了口，可是目中却流露出哀懇之意，大概是請他不要如此放肆，關山月視若未見，依然桀傲地道：「我應該怎麼說話？」

入畫急得一頓脚，倒是月華夫人笑了一笑道：「入畫！妳也別管閒事，他這種態度分明是不服氣，然而也有不服氣的理由，因爲到現在爲止，你們並沒有令他折服！」

這次的口氣很和婉，使得入畫等男女七人都流露出詫然的神色。

月華夫人笑笑又道：「我這七個侍者都各通一項絕技，你大概已經知道了？」

關山月點點頭道：「是的！我聽說過了！」

月華夫人笑着道：「他們以技而名，我也認爲他們算得上人間之最了，可是聽說你比他們都還要高明一點……」

關山月經此一說，倒有點不好意思了，謙笑一下道：「這倒不敢當，其實在下只領教過書一項，侍書先生之筆力雄渾，着紙傳神，實非在下能望其項背！」

月華夫人用眼朝侍書望去，急得他連忙解說道：「夫人！明老弟不過是火候略欠，然其天才橫溢

，只須少下苦工，定然超出屬下多矣……」

月華夫人這才一笑道：「我說呢！以他的年歲修爲，我相信絕不能超過你，不過你一向自許天下書道無雙手，肯說出這種話，足見他不會太差！至於司棋與琴挑敗在他手下……」

司棋連忙也上前躬身道：「明老弟劍法的確高明……」

月華夫人微笑道：「我不是問劍，那方面你們兩人差得很……」

司棋一縮脖子笑道：「琴棋兩道我們未及領教，只是聽明老弟的談吐中，可以想見高明……」

月華夫人擺擺手道：「好了！你不必說下去了，我只是有點奇怪，你們一向都不肯下人的，爲什麼單單對着這一個年青人，未經較量，就自承不如了！」

說到後來，她的聲音忽然變爲嚴竣，使得司棋琴挑等人都爲之一驚，侍書連忙又上前道：「屬下等因爲見到明老弟賢質稟賦俱爲無雙之選，所以才急於向夫人引見！」

月華夫人冷笑一聲道：「是嗎？你們把他說得這麼好，我倒有點不相信，彈劍，你跟他對拆幾招看看！」

武士裝束的彈劍，恭身的應了一聲，抽出腰間長劍，劍身泛作淡青，黯不見光，只是形式十分古雅！

關山月怔了一怔才道：「我不是來比劍的。」

月華夫人掃了他一眼道：「那你來做什麼？」

侍書的臉上連冷汗都急出來了，關山月看在眼中，心知他一定是怕自己說出眞正的來意而牽累到他，遂淡淡笑了一下道：「侍書先生請我來結識幾位高人！」

侍書這才鬆了一口氣，連忙道：「屬下凛尊夫人訓示！未敢將此地情形多說，只是眼見明老弟人才難得，特地向夫人推介……」

月華夫人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來，你剛才是騙我的了！」

侍書渾身戰顫，琴挑連忙道：「侍書並未欺騙夫人，他叮囑我們在見到明老弟之後，再將此地的情形告訴他，我們已經對明老弟說過了！」

月華夫人這才對關山月道：「你既然知道了，爲什麼不接受測試？」

關山月愕然道：「什麼測試？」

琴挑急忙道：「老弟怎麼如此健忘，我不是告訴過你，要想在廣寒宮中居留，必須要有一技之長，夫人命彈劍與你比劍就是一項測試！」

關山月見他那副情急之狀，實在不忍心拆穿他的謊話，遂笑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我沒有弄清楚，方才我只聽說叫我門劍厮殺，並沒有說明是測試，我又不是來拚命的，無原無故地動刀動劍幹什麼！」

一張滿不在乎之狀，月華夫人哼了一聲，却沒有作什麼表示！

彈劍却神色肅穆地抱拳道：「請！」

亮開架式，橫劍待敵，關山月見他的姿勢，心中不禁微驚，因爲這姿勢他十分熟悉，那是修羅七式的起手式！

修羅七式是謝靈運得自百里不平的秘傳劍法，這個人怎麼也會呢？可是對方尚未施展出來，他還不敢斷定。

慢慢地亮出白虹劍，照眼的毫光中，他瞥見月華夫人的神色微微一動。

彈劍見他也拔出劍來了，只是輕輕地道：「請明兄賜招！」

關山月爲了要證實他的劍招是否即爲修羅七式，乃笑着搖搖頭道：「不！先生請！」

彈劍並不多作謙讓，長劍一舉，踏上一步攻了上來。

一點都不差，他用的完全是修羅七式中劍招，這第一招，正是「雲慘霧愁」，唯一不同的是劍下並沒有愁雲慘霧，鬼聲咽嗚的黑獄景象，只是威力更强！

關山月毫無選擇地使出了大羅四劍來應敵，白虹劍下演出「乾坤始定」。

兩股劍氣交纏在一起，却沒有一點聲息，片刻之後，才頓然兩分！

關山月吐了一口氣，心中暗呼僥倖，修羅七式在彈劍的手中似乎比謝靈運更具威力，然而因爲未有那種黑雲蔽天的情況，使他能清楚地看到對方的劍路變化，而大羅四式是專爲尅制那些變化而創的，所以他才能擋過這一招！

可是觀戰的人却不同了，除了月華夫人之外，連彈劍本人也發出一聲由衷的喝采！而琴挑侍書司棋入畫四人反應尤烈！

靜候片刻，彈劍又攻出了第二招，依然是修羅七式中的招式——「搜魂戮魄」。

關山月毫不遲疑地使出「山岳永峙」。

劍氣再度厮纏，關山月却不像第一次那般輕鬆了，彈劍的功力似乎深於謝靈運，强勁的內力將劍勢壓迫得十分沉滯，幾乎無法動彈，幸而「山岳永峙」是一招守式，總算在極度的困難下將那一劍擋過了！

彈劍撤劍退後兩步，臉上現出了難以相信的神色，月華夫人也無法再維持她的平靜了，居然在鼻

中輕輕地噫了一聲！

關山月略一喘息，忽然搶身進去，白虹劍上鋒芒突漲，以極快的速度，連攻出了兩劍──「旭日東升」與「白虹貫日」。

這兩劍都屬於攻，却違反了常規！

上次對謝靈運時，他都是等對方發動了，自己才被動應敵！然大羅四式的運用法則也是如此規定，因爲這四式都是在靜中取動，先克服對方的銳勢而鑽其隙。

然而關山月却不敢再墨守那成規，彈劍的攻勢中似乎無隙可乘，若是等他攻了出來，便只有死守，守不住便會爲他所乘！

以彈劍的功力，關山月是萬萬守不住的，除非是先他而動，或可圖倖於萬一！

第一招「旭日東升」是全面進攻，彈劍舉手一撩，在身前劃下一道劍幕，像雲層阻遏了陽光，使得關山月的攻勢完全化解。

然而第二招「白虹貫日」却是化面爲點，而動作又奇快無比，彈劍還來不及作應變的措施，強韌的劍氣已鑽了進來，刺破了他劃下的劍幕。

「噹啷。」在一聲輕脆的金鐵交鳴聲中，劍身上各激起一溜火花。

關山月退了一步，握劍的手腕痠痲無比，勉強維持住不使劍掉下了，臉上現露出一片驚色！他震驚的不是對方的劍式，而是對方的功力。

他明明已經刺中了對方的弱點，却不想彈劍在危急之際，居然能在將勁力運用到劍身上，使它變成了一塊磁鐵，產生出無比的吸引力量，硬生生地將自己的白虹劍吸引了回來，硬碰在他的劍上。

而且他那柄青黑色的長劍也十分怪異，在白虹劍的利鋒撞擊下，不但毫無所傷，反而彈射出來，幾乎將他的劍震脫了手！

彈劍的神情却不像那麼狼狽，擎着那柄黑色的長劍，先往空拜了一拜，然後肅然歸鞘，再朝關山月一拱手道：「明兄劍術超凡，敝人不敢言匹！」

關山月不禁愕然，心想照剛才的情形看來，落敗的應該是自己，怎麼他倒反而認輸了，想了一下，忽然記起琴挑曾經明示過，這彈劍也會幫自己忙的，莫不是他在故意相讓，不過這讓得太勉強了，他不在比劍中示弱，口頭上說一聲又有什麼用呢？這種情可實在不必領，遂冷笑一聲道：「先生太客氣了，在下的劍未曾脫手，已蒙盛情……」

彈劍苦笑了一下，並未作答，那邊的入畫已興奮地道：「明兄弟！眞想不到你在劍上的造詣如此高，彈劍自誇他那幾手劍法，除了夫人之外，不作第三人想，而你竟擊敗了他……」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我擊敗了他？」

入畫格格一笑道：「不錯，你應該覺得驕傲，若不是靠着青索劍的神異效能，你那一劍也許會砍下他的腦袋呢！其他姑且不論，至少你在劍法上，足可稱爲天下第一人了……」

說完之後她又覺得太過份了，連忙補充道：「當然夫人是不在我說的天下人之內……」

補充之後，她還不住地用眼望着月華夫人，深恐這補充未能令她滿意，誰知月華夫人却一笑道：「入畫！妳錯了，我或許可以靠着功力勝過他，若單以招式而言，我也許還不如彈劍呢，更別說勝過他了！」

這幾句話使得其餘幾個人都感到意外，却只有關山月全無所覺，他此刻的注意力全爲青索劍三個字吸引住了。

當他在溫嬌那兒得到白虹劍，連帶也聽到一點關於劍上的知識，除了白虹劍外，還有紫郢青索兩枝劍，神效在白虹之上，想不到這青索劍竟會落在彈劍手上……

那麼剛才自己那一招白虹貫日，的確是使得對方無法招架，彈劍之所以能够倖脫於劍下，完全是由於青索劍之故，無怪乎他慨然認輸了……

月華夫人這時已滿臉含笑道：「明千里，從現在起，你就算是廣寒宮中的一份子……」

關山月聞言一怔，連忙說道：「不！我……我不能……」

月華夫人笑着道：「你什麼不能？」

關山月想了一想，道：「我不能充作夫人的侍者……」

月華夫人點頭道：「當然了！我知道你博學多才，一個侍者太委屈你了，是不是……」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月華夫人却不容他說下去，笑着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一名侍者是無法令你滿足的，可是你也得想想清楚，你不過是劍法上畧有可取，其他如琴挑之琴，司棋之棋，入畫之畫等……都足够你學習的，年青人帶點傲性是好事，可是過份自大就成爲狂妄了……」

關山月聽她絮絮叨叨地說了一大套，雖然很有道理，可是自己的目的並不在此，因以眉頭一皺，正待發言，誰知月華夫人竟不容他有這個機會，了一口氣道：「我知道你還不滿足，眞是沒有[illegible]，可是……我也的確賞識你的人才，這樣吧，[illegible]你廣寒宮中護法使者，那七大侍者都歸你統御，這該行了吧！」

入畫看出關山月還有反對之意，連忙道：「明兄弟！夫人如此對你，已是天大的殊榮了，我們這

幾個人雖然不在你眼中，可是你能隨侍在夫人身邊，朝夕請益，那好處可大了……」

說着連連用目對他示意，好似在勸他趕快接受，同時侍書等人也是一樣的神情。

關山月不禁啼笑皆非，心想如此夾纏下去，不知何時才能結束，將心一橫，乾脆裝傲到底，朗笑一聲道：「話正是如此，夫人無論如何提拔，始終還是把我列入下屬看待，我不明白夫人在那一方面可供我請益的……」

入畫臉色一變，失聲道：「明兄弟！你瘋了！怎可如此冒瀆夫人……」

關山月但笑不語，月華夫人却出乎意外地一笑道：「這倒不能怪他，乍到此地，我要是不露兩手給他看看，的確難以使他心服的，年青人，你認爲那一點足堪與我一爭上下的！」

關山月淡然一笑道：「在下不知夫人何學何能，因而無法答覆這個問題！」

月華夫人笑笑道：「你說得出的題目，我沒有對付不了的！」

她狂，關山月更狂，哈哈大笑道：「夫人之能！在下自信都可以勉強巴結一試！」

月華夫人微微一怔，在廣寒宮中，可能這是第一次有人對她如此說話，其餘七大侍者雖然一方面替關山月擔心，一方面被他的豪情所折，愕然不知所以……

等了片刻後，月華夫人輕輕一笑道：「好極了，你大概也是無所不能，才敢說出那樣的話，廣寒七藝，琴棋書畫劍茗酒，我倒得逐項對你顯示一番，才使得你口服心服，琴挑！看琴侍候！」

琴挑應了一聲，走到屋角捧過一個琴囊，抖去外面的綢套，取出一具精緻的琴，安排在玉台之下，才恭身退後。

月華夫人姍姍起立，輕移蓮步走到琴前一笑道：「要說跟你比試上下，那實在是笑話，只要你能聽完我一折倚蘭操而仍不爲所動，我就承認你是天下第一琴手了！」

關山月見事已如此，欲罷不能，對音律之學，他雖然從獨孤明處小加涉獵，可的確算不得是高明……尤其是現在面對高手操琴，一個不愼，或許會有性命之虞，因爲內家高手，能將勁力化於音響，傷人於無形之中……

可是他也並未流露出怯意，第一，他拿得穩月華夫人並無取他性命之意，第二，他了解到音律傷人，不過是惑亂人的心志，進一步去操縱人的思想行動，只要清心澄慮，聽而不聞，自然就不會遭外鶩所惑！

所以他立刻就地坐下，雙手撫着膝蓋，狀如老僧入定，微微啓目道：「夫人請開始彈琴吧！」

月華夫人朝他的坐姿看了一眼，輕輕點頭道：「看來你的確不像個外行，注意了！」

語畢輕拂纖指，在琴弦上扣了一下，錚然微響中，關山月的神情也隨之一動，心下已經在吃驚，他感到這琴音相當特別，彷彿是一枝尖利的細針刺上了耳鼓，雖然此刻的痛楚還可忍受，再下去可很難說了！

月華夫人對他的反應很注意，注意的結果也相當驚奇，因爲她自信那一彈之威，世上已很少有人能禁受得了，而這年輕人僅只是臉上的肌肉跳了跳，連身子都沒有動。

怔了片刻，她忽然有點生起氣來，好像是她至高無上的威信已經受到了打擊，手指在絃上連連撥動，發出一連串的音符……

前面幾個音節還使關山月稍受震動，可是到了後來，關山月竟像是眞的不聞不問，嘴角反而現出一絲忘我的微笑。

這情形不僅使月華夫人詫然生驚，而旁觀的琴挑却更爲難以相信，七大侍者中只有他懂得月華夫人此刻所奏的乃是天地間的至殺之音，雖然她尙未完全施爲，但就是這種程度已非人所能堪，可是這小伙子呢！

他不但未爲所傷，反而在其中得到極大的樂趣似的，居然笑了起來。

這只有一個解釋，這小伙子眞是個了不起的奇才，劍中高手，音中絕響……

月華夫人臉上的笑意消失了，代之以一片凝重，手指在琴上的速度變慢了，一個個低沉的音節拋出來却更爲有力。

七大侍者中，除了琴挑之外，一個個都掩上耳朶，不敢聽下去。

端坐的關山月依然如故，他的平靜使月華夫人幾乎激怒了，肅穆的臉上透出了濃重的殺機，五指微屈，作勢欲朝琴絃上彈去。

琴挑失聲驚呼道：「夫人！使不得……」

月華夫人的臉上含着怒意叱道：「那麼你是要我向這個小伙子認輸了！」

琴挑懍然不敢回答，月華夫人哼了一聲，手指仍然彈了出去，她是存心在作玉石俱焚的一拚了！

琴挑神色如死，靜待那至殺的音響出現……可是，等了許久之後，仍是沒有音響傳出來，他不禁奇怪了，連忙朝月華夫人望去，只見她也在那兒發怔。

原來正當她全力一扣施爲出去時，她面前的琴絃忽然自動地斷了，而且斷得很離奇，它們是無聲

無息地斷掉的！

月華夫人怔了半天，忽地臉色一變，用手朝門外一指，七大侍者一齊會意，飛身朝外面湧去……

他們才撲到門口，就聽見一個洪亮的聲音大笑道：「不速之客，何勞親迎！」

七大侍者鬨聲俱都一驚，入畫立刻出聲低呼道：「是駝子來了……」

聲才出口，門口已閃進一個高大的駝背老人，滿臉紅光，笑嘻嘻地一扭入畫的臉頰笑道：「丫頭太沒規矩，駝子兩個字也是妳叫得的！」

入畫痛得直皺眉頭，却畏然不敢掙扎！月華夫人臉色一沉，冷冷地道：「駝翁放尊重一點，別跟他們一般見識！」

駝背老人哈哈大笑地放開了道：「好！好！夫人有命，敢不遵從！」

入畫揉着臉退過一旁，目光還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月華夫人又冷冷地道：「駝翁怎麼會有與賜臨的？」

駝背老人聳肩笑道：「聞道夫人清恙，老朽遠上藏邊柴達木河，爲夫人求得聖泉之水……」

月華夫人冷笑一聲道：「多謝盛情，賤恙早已痊癒了！」

駝背老人笑了一下道：「老朽在望月峯下，聽得夫人雅奏，卽得知已沾勿藥，看來老朽這一趟殷勤是獻不上了……」

月華夫人沉着臉道：「求泉盛情，賤妾依然感銘，只是駝翁……」

駝背老人緊接着道：「夫人一定是嗔怪老朽打斷了夫人的雅興！」

月華夫人冷笑不語，駝背老人却笑嘻嘻地道：「這倒要請夫人原諒的，老朽久已不聞夫人琴中妙律，這次適逢其會，一時心癢難搔，忍不住吟誦相和，感樂而興，這也是人之常情……」

月華夫人瞪了他一眼，又看看關山月，撇撇嘴道：「我就知道一定有人搗鬼，否則這小伙子怎能抗得住我那倚蘭操的……」

這幾句話使得七大侍者都恍然而悟，關山月也有點明白了。

原來剛才月華夫人奏琴之際，那琴聲刺激得他十分難受，可是到了後來，他耳中又聽得一股極細的吟聲，音調十分柔和，將琴音調得十分和諧，聽得他心醉神怡，所以才發出微笑，當時不明就裏，現在才知道是這駝背老人幫的忙，忍不住對他作了感激的一瞥，同時對他的深厚功力與造詣也生出一股由衷的敬佩！

駝背老人又笑道：「倚蘭操本是雅琴，可是夫人越奏殺意愈深，所以老朽才斗胆……」

月華夫人冷笑揷口道：「所以你震斷了我的琴絃！」

駝背老人一笑道：「老朽聽到後來，知道夫人已動了眞怒，卽將發出震天神音，老朽自知當受不起那一擊，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月華夫人冷笑道：「駝翁太客氣了，震天神音雖然厲害，相信還奈何不了你……」

駝背老人笑笑道：「夫人不必意氣用事，老朽並無意與夫人爭雄，震天神音施之大傷天和，夫人在此修身養性，何必要妄動無名呢！」

月華夫人變臉欲待發作，可是她對駝背老人似乎畧存顧忌，想了一下，居然忍了下去，淡淡地道：「駝翁此來，除了爲賤妾送泉之外，還有什麼見教？」

駝背老人神色莊嚴地道：「有的，夫人最期切的事，老朽已探出一些眉目了！」

月華夫人神色忽地大變，連忙揮手叫身邊的人全部退出去，七大侍者恭身應命，琴挑走到關山月身旁拉拉他，叫他一起離開的，誰知駝背老人却擺手止住道：「讓他留下！」

關山月對這個駝背老人只有一個約畧的印象，然而從廣寒宮中諸人對他的態度上看來，已知此老絕非常人。

從彈劍的劍藝中，他已經領畧到廣寒宮中無一等閒之輩，尤其是這月華夫人，更不知有多大的能爲。

一曲琴韻，若非那駝背老人在暗中援手，他已經支持不過去了，而這駝背老人居然遙空震斷月華夫人的琴絃，則其修爲更是不可思議，無怪乎廣寒七大侍者，心中對這老駝子雖不歡迎，也不敢開罪他！

可是最令關山月感與奮的，却是駝背老人最後的一句話，他只說出月華夫人最期切知道的一件事，已經有一點眉目，月華夫人立刻就屏退從人，足見此事，一定相當隱密，而駝背老人却偏偏會叫他留下……

月華夫人也像關山月一般地不解，所以立刻瞪着眼道：「爲什麼要他留下？」

駝背老人笑了一下道：「老朽自然有道理，因爲夫人急欲打聽之事，此子所知，也許此老朽更爲詳盡！」

月華夫人臉現疑色地說道：「胡說！他今天才上山……」

駝背老人又笑了一下道：「夫人何不聽老朽說完再作決定！」

月華夫人輕咬了一下嘴唇道：「你說罷！」

駝背老人用手摸着他頷下的山羊鬍子，慢條絲理地道：「首先老朽要告訴夫人一個壞的消息，夫人要打聽的那個人已經在二十四年前身故於杭愛山中……」

月華夫人臉色一陣激動，瞅然地道：「這是眞的？」

駝背老人點點頭，從懷中取出一個半圓玉環，遞給她道：「這事千眞萬確，老朽爲了證實起見，曾經親至他的埋骨之所，啓發墓塚，塚中白骨已枯，只留下了這一點東西！」

月華夫人接過半圓玉環，放在手中一陣摩挲，目中隱隱有淚光閃鑠，悵惘地道：「我知道他活不長的，他離開我的時候，已經病得很重了……」

關山月神情突地一變，上前道：「夫人！您手中的玉環可否容我一觀？」

月華夫人厲聲道：「滾開！你少打岔！」

駝背老人也笑笑道：「小伙子！這件事可沒有你的份，等一下另有事情問你！」

關山月很倔强地道：「不！我一定要看一下，因爲……」

月華夫人變臉正待發作，駝背老人却一挑長眉道：「小伙子！你爲什麼非看不可呢？」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因爲我記得我好像也有過一樣相同的東西！」

二人俱却不禁一怔，月華夫人連忙問道：「在那裏？」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不知道！在我九歲的那一年，我師父就把它收了起來，以後一直就沒有還給我！現在多半還在我師父那兒……」

駝背老人連忙問道：「你師父是誰？現在在那裏？」

關山月道：「家師爲早年的明駝令主獨孤明，刻下……行踪不明！」

他幾乎要把獨孤明的行踪說出來了，幸好立刻就警覺地改了口，因爲他知道師父是絕對不容人去打擾的！

駝背老人盯着他不語，月華夫人却忽而變爲無限温柔地將玉環遞給他道：「你看看吧！跟你那一個是否一樣！」

關山月接了過來，但見那玉質在土中埋了很久，已經晦暗不明，勉强還可以看出上面刻了一些花紋！

靜覩片刻後，他又還給月華夫人道：「大小是差不多，但是跟我那個不同……」

月華夫人更爲緊張地叫道：「什麼不同？你快說？」

關山月不明白她何以如此大驚小怪，想了一下才道：「我也記不淸楚了，但是我的那個玉環上面只刻了一幅山景，山上是一鈎斜月！不像這個上面的菊花文雕……」

月華夫人輕呼一聲，身子搖搖欲倒，關山月奇怪地道：「夫人！你怎麼了？」

月華夫人努力使自己鎭定下來，輕輕地一搖頭道：「沒什麼？你再說下去，你那玉環是怎麼得來的？」

關山月道：「這個我就不淸楚了，我記得一直就掛在我的脖子裏，小的時候我不明白下面花紋是什麼意思，直到我九歲那一年，突然想到我的名字關山月，莫不是與那圖文有關，當我拿這個問題去問師父時，師父很生氣地罵了我幾句，把玉環也收了起來，從此就沒有還給我！」

月華夫人連忙問道：「你不是叫明千里嗎，怎麼又叫關山月了呢？」

關山月頓了一頓道：「那是侍書替我臨時改的名字！」

月華夫人却不理他的解釋，追問道：「你師父可曾回答你的問題？」

關山月道：「沒有！他只是叫我別再胡思亂想了！」

月華夫人又道：「你本來姓關嗎？你的身世如何……」

關山月悵惘地道：「不知道！我從小就跟着師父，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關山月的名字是師父替我取的！」

月華夫人緊釘着問道：「你師父爲什麼要給你起這個名字呢？」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月華夫人不禁有點暴躁地道：「你怎麼什麼都不知道！」

關山月輕嘆一聲道：「我本來就不知道，師父什麼都敎我，就是不告訴我的身世，他只說我是一個孤兒，從小就由他收養了……」

月華夫人急問道：「你今年幾歲，總該知道了吧！」

關山月道：「那自然知道，我今年廿六了！」

月華夫人屈指算了一下，目中潸然淚下，低聲道：「不錯！二十六年了，我知道他到死都還在恨我！」

駝背老人却拍着後頸叫道：「巧！巧極了，我簡直不相信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

月華夫人一抬眼道：「駝翁！這事情還得問問淸楚！」

駝背老人叫道：「不用問了！我敢擔保絕不會

錯！」

月華夫人仍然搖頭道：「不！我覺得還應該慎重一點！我現在心情很亂！而且……」

駝背老人點點頭道：「老朽明白，夫人還是先廻避一下，等老朽將事情與打聽所得的消息對照一下，然後再通知夫人，至於那事情是否也要說出來呢？」

月華夫人想了一下道：「假如不錯的話，就請駝翁代爲轉告一聲，雖然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顧忌了，往事重提究竟不太……」

駝背老人連連點頭，道：「老朽知道！夫人請吧！」

月華夫人又望了關山月一眼，然後，姍姍地走了！

關山月却弄得莫明其妙，等月華夫人離去後，駝背老人才莊重地道：「小伙子！你坐下來！老朽要先告訴你一件故事！這故事也許跟你有着莫大的關係，你得仔細地聽着！」

關山月雖然不知道他在弄什麼玄虛，但是因爲他的神態很莊重認眞，只得坐了下來，靜聽他的說話。

駝背老人整理一下思緒，然後才咳了一聲道：「這故事要從三十年前說起，那時老夫也還年青，只有五十幾歲……」

關山月聽他把五十幾歲還說做年青，卽忍不住想笑，駝背老人一瞪眼道：「不許笑！老夫在五十多歲時，不見一根白髮，看起來絕不比你現在年紀大，怎麼不算年青。……算了，反正又不是說我的故事，跟你辯淸也沒有用，現在老夫言歸正傳，三十年前，老夫認識了一個朋友，那個朋友可比你强多，文才武功，莫不超人一等，年紀也不過三十左右，與老夫一見之下，卽成莫逆，那時，老夫有兩個死對頭，這兩個死對頭，是一對夫婦，年紀雖然比我小，武功修爲却與老夫不相上下，老夫前前後後，與他們比賽了十幾次，結果，從無一次勝過他們的！」

說到這兒，他見關山月又有笑的意思，連忙瞪着眼睛道：「這不是老夫不如他們，而是吃了人少的虧，老夫只有一個人，他們却是兩口子，輪流應戰，老夫當然勝不了他們了，當然像我們這種比賽，並不須性命相搏，輸了被對方奚落一番，回去苦練功夫，約期再鬥！」

關山月忍不住笑道：「前輩屢北屢戰，勇氣果眞可佩！」

駝背老人吹鬍子瞪眼叫道：「老夫以一敵二，輸了自然不服氣！」

關山月道：「前輩爲什麼不也去請一個幫手來呢？」

駝背老人哼了一聲道：「老夫何嘗不作如此想過？只是碌碌塵世中，偏多庸才，要找一個能與老夫差不多的幫手，談何容易！」

這一點關山月倒是相信的，三十年來，儘管他進境神速，也不可能好到那裏去，武功之道貴於始，三十年前，他定然已經相當高明了。

駝背老人見他不打岔了，乃又說下去道：「老夫行遍天下，終於找到可以作爲幫手的朋友了，心中的高興自毋庸多述，立刻就約他去向那對夫婦挑戰……」

關山月開始感到興趣了，立刻問道：「結果如何？」

駝背老人一嘆道：「結果沒比成！」

關山月詫然道：「爲什麼？」

駝背老人哼了一聲道：「當我們趕到那兒的時候，湊巧男的不在家！」

關山月一笑道：「那前輩不是剛好有機會，也來個以二敵一，以雪前耻呀！」

駝背老人怒聲道：「混帳小子！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

關山月毫不在意地道：「那也不算什麼！他們每次不都是以二敵一勝過您的麼！」

駝背老人怒道：「他們是夫婦，互相接接手乃理所當然之事，我們兩個男子漢，聯手對付一個女子，怎麼說得過去！」

關山月點點頭道：「這倒也是道理，但至少你們可以一對一先較量一番！」

駝背老人輕嘆一聲道：「老夫先前原也有此意，結果，我那朋友與那女子相談之下，竟是十分投機……」

關山月一笑道：「這麼說來前輩可眞是太吃虧了，他們既是十分投機，等那女子的丈夫回來，前輩豈不是要以一敵三了……」

駝背老人對他如此打岔感到很是不高興，怒冲冲地道：「小子！你若是對老夫所說的故事不感興趣，老夫就不說了！」

關山月笑道：「再晚正是太感興趣了，才忍不住要替前輩擔心！」

駝背老人這才消了一點氣道：「我那朋友倒不會反過去幫他們，他說好等那女子的丈夫回來後，立刻就一對一與他們正式作一次較量，於是老夫就陪着他在那個地方整整等了一個月……」

關山月連忙道：「可是那丈夫回來了？」

駝背老人搖頭輕嘆道：「假如是她丈夫回來了，事情倒也簡單了。」

關山月詫然問道：「難道又有什麼別的事故了嗎？」

駝背老人點點頭道：「我們等了一個月，那女子的丈夫人沒有回來，却另外着人帶了一封信回來，說他突因要故，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了，歸期未卜，我們當然不能儘在那兒等下去，只得暫時告別了，誰知經過一個月的盤桓後，我那朋友與那女主人，竟是情愫暗生，捨不得分手了！當時雖勉强與老夫一同離去，過了幾天，他又回到那女子身邊去了！」

關山月這次可沒有插嘴，靜靜等他說下去，誰知駝背老人也不開口了！

等了片刻，關山月忍不住問道：「後來怎麼樣了？」

駝背老人輕嘆一口氣道：「後來的情形老夫也不太清楚，因爲老夫也得到一份練功的秘笈，在老夫所居的大青山上埋首練功，整整過了三年，才算把功夫練成，趕到那對夫婦的居處，才知道在這三年中，發生了許多事！」

關山月連忙問道：「什麼事？」

駝背老人道：「我那個朋友與那女主人，由於情愫暗生，不克自制，纏綿的結果，竟然腹中有了身孕……」

關山月沉思片刻，問道：「她的丈夫一直沒回來嗎？」

駝背老人道：「沒回來！不過他又着人帶信，說是快要回來了！」

關山月嘆了一聲道：「這倒很令人作難，那女子對這事如何處理呢？」

駝背老人道：「他們正在徬徨無計，向我請敎解決之策！」

關山月道：「前輩又出了什麼主意呢？」

駝背老人道：「老夫能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問那女子究竟是愛誰，她若愛我的朋友，乾脆就跟着我那朋友遠走天涯，否則就趕緊了結這段孽緣，趁着孩子尚未成形，想法子使它墮下來，安心等丈夫回來！」

關山月道：「也只好這麼辦了，那女子究竟如何決定呢？」

駝背老人道：「她自然是愛我朋友的，因此他們兩人接受了老夫的意見，相偕遠避天涯，來到這太巴山另築愛巢！」

關山月嘆道：「從此情天無缺，這是很美滿的一個結局！」

駝背老人嘆了一口氣道：「天下那能如此美滿的！那女子的丈夫遠從海外回來，發現妻子失了踪，怎肯干休，四下追索，終於在一年後被他找到了！那時候他們的孩子才五個月……」

關山月緊張地道：「找到了怎麼樣？」

駝背老人道：「還能怎麼樣，當然又是一場大戰，只可惜當時老夫不在場，未曾見到那一場精采的拚鬥！」

關山月迫不及待地追問道：「拚鬥之後的結果呢？」

駝背老人道：「我那朋友武功十分高明，那丈夫雖然在海外又得奇遇，仍是無法勝得了他，正當危急之際，那女子忽然念及夫婦之情，竟然出手幫助她的丈夫合鬪我那朋友！」

關山月嘆了一聲，道：「婦人之心，眞是不可思議……」

駝背老人同意點頭道：「是啊！所以老夫深幸長得這份醜相，一輩子也不會惹上這些痲煩……」

關山月却關心那事態的發展，連忙問道：「後來呢？」

駝背老人道：「我那朋友沒想到他所愛的女子會與他作對的，雖然他並不在乎一敵二，却不願在那等情形之下動手，結果他帶着那個未滿足歲的男孩子負氣離山而去……」

關山月見他又止口不說了，不禁急道：「故事這就麼完了？」

駝背老人道：「當然沒有完，不過後來的事老夫也不淸楚了，只知道那對夫婦又言歸于好，世居此地，過了兩年，他們也有了一個男孩子，再過幾年，那丈夫就死了，女的一直住在這裏，撫育幼兒長大，同時也憑仗所學，搜羅了幾個從人，在此地苦渡歲月……」

關山月道：「我知道您說的是月華夫人！至於您那朋友的下落呢？」

駝背老人道：「他負氣一走，全無消息，老夫曾多方打聽他的下落，却一直如石沉大海！直到前些日子，老夫因事經過杭愛山，才得知故人的消息，我那朋友離此之後，潛居在那個地方，沒有多久，就憂憤而死，他的孩子，却讓一個中年書生帶走了……」

關山月緊張地問道：「那書生是什麼樣子？」

駝背老人道：「事隔多年，那裏的居人也說不清楚，只知道那書生也是偶而經過那裏，却與我那朋友相處得十分投機，五六天後，我那朋友就嚥了氣，那書生料理後事完畢，隨卽飄然而去，並未留下姓名……」

關山月有點失望地道：「難道那書生全無一點特徵嗎？」

駝背老人神色一動，道：「有，人家告訴過我

說那書生的左手有六個手指……」

關山月大叫道：「不錯，那正是我師父！」

駝背老人也叫起來道：「那你就是那個被他帶走的男孩子了！」

關山月萬分激動，不知如何開口，駝背老人慨然地嘆道：「其實我聽你說起你也有過一個玉環，就想到有點可能了，那玉環本是一對，一半刻的是月，一半刻的是菊花，原是月華夫人之物，那花紋代表他們二人的名字，月華夫人原名黎秋菊，我那朋友……也是你的父親，他叫萬新月，黎秋菊自號月華夫人，也有着紀念你父親之意……」

關山月怔了半天，才流着眼淚道：「那我應該姓萬才對，為什麼我師父要替我取個關山月的名字呢？」

駝背老人搖頭道：「這個恐怕要問你師父才會明白。」

月華夫人突然從外面閃身進來，淚容滿面地道：「不用問了！我明白，新月一定是恨死我了，也不願意我將來再見到孩子，所以他把孩子的姓名也改了，關山月這分明是說孩子的身世僅與山月有關，他把我的一半玉環留在墓中……一定是想把我整個地撇開了……」

駝背老人見她進來了，輕笑一聲道：「夫人！一切都弄清楚了，你們母子好好地談談吧！老朽應該告退了！」

說着輕輕一幌身子，向門外閃去。

月華夫人連忙低聲叫道：「駝翁！謝謝你！請你在別舍中坐一下，回頭我還得好好地請你喝上一杯！」

駝背老人大笑道：「當然了！叫我走也不走！好容易碰上了新月的孩子，我也得跟他聚聚！」

當他離去之後，室中只剩下了月華夫人與關山月，兩人對望着，心中充滿了激動，誰也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半天之後，月華夫人才輕輕地道：「孩子！你不叫我一聲嗎？」

關山月木然而立，嘴唇蠕動良久，才迸出兩個字：「母親……」

月華夫人却激動地將他一把攬住，淚水撲簌簌地滴在他身上，撫着他的頭髮，無限慈祥地道：「孩子！我眞沒想到還能看見你，二十五年了，你走的時候才半歲大，無怪認不得了，讓我看看，你長得像誰？」

說着托起他的臉龐，仔細地端詳了半天，輕輕地道：「眼睛像你父親，鼻子也像，就是眉毛像我，臉像我們兩個人，我眞傻，為什麼剛見面時想不起來呢……唉！到底年代太久了，你父親在我的印象中已經模糊了，有時我閉上眼睛，彷彿看見他站在我面前，當我睜開眼睛，他的影子就消逝了，消逝得令我無法記憶了……」

說完之後她又撫着他的頭髮道：「孩子！現在你的身世已明白了，該把姓改過來了！」

忽然有一股無名的敵意由關山月的心中萌起，一下子掙脫她的懷抱道：「不！我想起這個名字是父親的意思！我們還是遵照他的意思吧！」

月華夫人怔了一怔，輕輕嘆息了一聲，半晌才道：「也好！你父親到死還恨着我！你是否也恨我呢？」

關山月無法回答了，二十幾年來，他從未想到自己的身世，一下子突然有了一個母親，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是什麼感覺！

當琴挑等七大侍者重新召回到廣寒宮中正廳時，他們對關山月與月華夫人的距離感到莫大的震驚，因為他們發現一向尊若天神的月華夫人此刻正把一隻手按在關山月的肩膀上。

而那老駝子的滿臉笑意也透着十分怪異。

月華夫人目光一掃七人道：「賚茗！妳跟着我最久了，對我從前的事相當清楚，我相信妳也一定私底下跟其餘的人講過了！」

賚茗神情惶恐地道：「婢子怎敢……」

月華夫人笑了一下道：「妳別怕！我不是要懲罰妳，我只問妳講過沒有？」

賚茗囁嚅片刻，才戰戰兢兢地道：「婢子在閒談時，也許跟入畫飛觴她們透露過一點……」

駝背老人大笑道：「事情到了入畫那丫頭耳中，還能藏得住？我相信這七個人都知道了！」

七大侍者都是一驚，尤以入畫為甚，然而月華夫人却全無怒意，紅着臉一笑道：「你們都不要怕，我不是追究你們，既然你們曉得了我的往事，倒免得我解釋起來麻煩，你們知道我除了功夫之外，還有一個兒子，二十多年前失散了……」

七大侍者面面相覷，不知她是何用意。

駝背老人笑着道：「現在那孩子已經找到了，就是他！」

說着用手一指關山月。

七大侍者大驚失色，月華夫人則在興奮中又有些不好意思……

入畫怔了半天才叫起來道：「啊呀！明兄弟！你就是大公子呀……該死！該死！這一來我可不能再管你叫明兄弟了……」

關山月立刻道：「我叫關山月……」

入畫一怔道：「什麼！關山月……」

關山月點點頭，月華夫人笑笑道：「不錯！侍

書！你不必擔心，你替他亂改名字哄騙我，胆子可眞不小，可是這一次我倒可以饒了你，好好的你為什麼要改人家的名字呢？」

說到這兒，她忽地臉色一動，輕聲唸道：「關山月！關山月……菁菁口中唸唸不忘的關山月就是你？」

關山月點頭道：「是的！我就是到這兒來找她的！」

月華夫人又連忙問道：「你怎麼會知道她在這兒？」

關山月欲言又止，月華夫人笑笑道：「沒關係！孩子！你儘管說好了，今天能够見到你，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放過的！」

關山月這才說道：「是彭菊人大娘，領着我來的！」

月華夫人臉色微動，侍書連忙上前道：「夫人！彭菊人也是一片好意，她見到張姑娘終日鬱鬱不樂……」

月華夫人瞪他一眼道：「我知道！」

侍書噤然不敢作聲，月華夫人却雙眉緊結，好似十分為難的樣子。

駝背老人却奇怪地道：「怎麼？山上還另外來了人？」

月華夫人沒有回答，侍書却搶着道：「張姑娘是四個月前無意闖到此山，那時夫人正好心痛舊病復發，張姑娘醫術通神，居然把夫人治好了……」

駝背老人微驚道：「哦！這個小姑娘竟能治好夫人的積年痼疾，倒眞是了不起！」

侍書得意忘情地道：「張姑娘不僅醫道高明，人更美艷如仙！」

駝背老人笑向關山月道：「小伙子！你怎麼認識這麼一位好姑娘的？」

關山月道：「小侄曾蒙她兩度救命……」

駝背老人大笑道：「你們的感情也不錯吧，要不然你怎會千里迢迢趕到此地來找她！」

關山月沒有回答，侍書却道：「張姑娘對公子用情極深，經常唸着他的名字……」

駝背老人大笑道：「那是不會錯的，這小伙子跟他老子一樣，在女人前面，總是非常吃香，故友後繼有人，眞叫我老頭子高興……」

說着忽然看見月華夫人神色不對，連忙止住笑聲道：「夫人！妳怎麼不高興呢！平白得了個好兒子，而且還帶上個好媳婦……」

月華夫人輕輕一嘆，無言可答，七大侍者的臉色也開始沉重了起來，這情形使得駝背老人與關山月都為之不解。

駝背老人實在忍不住叫道：「夫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月華夫人輕嘆道：「以後再說吧！駝翁！我說過，要好好請你喝一頓的，現在就可以開始了，飛觴！把酒窖中珍藏的百花露開上一罈來，入畫去弄菜！」

兩個女子答應着出去。

這時那賚茗却走到關山月身前，有點激動地道：「公子！你一定不會記得我了！你小的時候我還抱過你呢！」

駝背老人笑道：「他那時才五個多月，要是還能記得妳，除非是神仙下凡了！」

賚茗却與奮萬狀地道：「公子！你長得眞精壯，比萬老爺魁梧多了，萬老爺還好吧……」

月華夫人沉下臉道：「賚茗！少說話！」

駝背老人却惻然一嘆道：「賚茗！萬老爺已經去世了！」

賚茗也是神色一動，淚珠隱隱地道：「去世了……那眞是……萬老爺那麼好的人，怎麼不多活幾年呢！他若是現在還在世，該有多好啊……」

月華夫人一拍桌子，叫道：「賚茗！妳在作死了……」

賚茗一擦淚珠，顫聲道：「是的！夫人！婢子太……太失態了，婢子見到公子之後，心中實在太高興了……」

駝背老人却婉言道：「夫人！妳不要怪她了，當年新月對她很好，感念故舊，她對那孩子親熱一點也是人情之常！喂！小伙子！你不妨叫她一聲師姊，因為你父親當年曾經開玩笑說要收她做徒弟呢！假如你想知道你父親的事，不妨多問問她，她比我還清楚呢！」

關山月對着這個女子倒是頗有好感，恭敬地叫了一聲：「師姊！」

賚茗的眼淚又要流下來了，可是她看見月華夫人的神色不好，不敢多作，表示只淺淺地福了一福道：「公子太客氣了，婢子怎麼敢當！」

駝背老人又叫道：「小伙子！老夫替你找到了親生母親，你該怎麼謝我？怎麼連個頭都不磕？」

關山月連忙跪下道：「前輩……」

駝背老人大叫道：「什麼前輩？我同你父親情同手足！連一聲伯伯都當不起嗎？」

關山月趕緊磕頭叫道：「伯伯！」

駝背老人把他拉了起來笑道：「好孩子！別傻了！伯伯跟你開玩笑，你的功夫練得怎麼樣？我這個老廢物是否還有資格替故人盡點心，教你幾手玩意！」

月華夫人一笑道：「他的劍把彈劍都比下去了

、大概還不算錯！駝翁有意栽培的話……」

駝背老人大笑道：「新月的孩子還錯得了！老頭子跟新月是什麼交情，而我又沒有傳人，那點功夫除了他也沒有別人可傳了，不怕夫人生氣，妳的另一個兒子我可實在看不順眼……」

月華夫人神色微變，駝背老人立刻道：「夫人！同樣是妳的孩子，我偏心，妳可不能偏心！」

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我知道你還恨着劉逸夫！」

駝背老人半笑不笑地道：「我白鐵恨跟他作了一輩子的對，總不能說他的好話！」

月華夫人輕嘆道：「人都死了，還有什麼可恨的呢？」

駝背老人白鐵恨笑了一下道：「他死了算了，可是我就見不得他的兒子，那小子跟他老子是一個長相！」

月華夫人指指關山月道：「那我就多栽培一下這孩子吧，劍法不勞你費心了，可就是氣力上差一點，要是你肯把開山拳法傳給他，可就够他受用的了！」

白鐵恨大笑道：「那還用妳說！老頭子所有壓箱底的功夫，完全不保留，怎麼樣也不能讓他比劉逸夫差……」

月華夫人沒說話，想了一下，忽然道：「駝翁！你應該還有事要告訴我的，而且那事與他也有關係！」

白鐵恨怔了一下道：「沒……沒有！」

月華夫人道：「胡說！你那時並不知道他是新月的孩子，却叫他留下，可見……」

白鐵恨想了一下點頭道：「不錯！那是關於妳叫我打聽的第二件事！」

月華夫人神色一變道：「什麼！你知道那個人的下落了！」

白鐵恨點頭道：「是的！這件事本來我不願管，可是妳疑心到新月身上，爲了證明故友無辜，我不得不費點心，新月死了二十五年，他的嫌疑被刷清了，我就不必多事了！」

月華夫人眉毛一挑道：「難道你就不能幫我一點忙嗎？」

白鐵恨笑笑道：「這不是幫妳的忙，而是幫劉逸夫的忙，尤其這事現在還關連到這小子，我更不願說了！妳想新月的孩子會幫劉逸夫的忙嗎？」

月華夫人沉吟不語，關山月却忍不住問道：「母親！白伯伯！你們說的是什麼事？」

白鐵恨連忙道：「小子！別多事！你父親含恨而終，你雖然不須要報仇，却也不該去危害那個替你父親雪恨的人！」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這話怎麼說呢？」

月華夫人却一瞪白鐵恨，阻止他開口說話，然後才道：「孩子！駝子把當年的事都告訴你了，你的父親是萬新月，劉逸夫就是我的丈夫，現在站在你的立場上說，你恨劉逸夫嗎？」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我想不應該恨！因爲他的行爲是正當的！」

白鐵恨大叫道：「混帳小子！我還沒有對你說完全，當年你父親負氣而走時，他還受了傷，劉逸夫刺了他一冷劍！這是賁茗親眼所見的。」

關山月色面微變，月華夫人朝賁茗冷笑一聲道：「賁茗！妳又多嘴了！」

賁茗面色大變道：「是……白老爺子逼着婢子說的！」

月華夫人又冷笑道：「那妳就該說說淸楚！」

賁茗急道：「婢子還來不及多說，夫人與老爺就來了，婢子只說到一半，以後白老爺子再也沒向婢子問起過！」

月華夫人沉着面道：「那麼今天妳把話說淸楚，正好公子也在這兒……」

賁茗頓了一頓，才緩緩地道：「當年動手的時候，萬老爺的劍法十分高明，把老爺逼得連連後退，後來夫人出來了，擋在他們中間，萬老爺一劍刺過去，怕傷着夫人，趕緊抽了回來，老爺却在那時候回攻出一劍，削傷了萬老爺的肩頭，萬老爺一句話也沒有說，丟下劍，在我手中搶下公子就這麼走了！」

白鐵恨聽着連連冷笑，月華夫人却轉面對關山月道：「你相信她的話嗎？」

關山月點點頭，白鐵恨怒道：「萬新月不會活活氣死的，當然那一劍也不會使他喪命！他是傷透了心，不過他身上帶着傷，連夜奔波，遠走千里，血流過度，這幾種原因，才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給逼死了……」

月華夫人忽地輕輕一嘆道：「除非新月能從地下爬起來告訴你們，否則你們永遠也不會明白他眞正的原因！」

白鐵恨一怔道：「難道他還另有死因？」

月華夫人嘆了一口氣道：「不錯！他的死因是由於傷心，可是傷心的原因却不如你們所想，他是爲着失敗而傷心，駝翁！你知道他的個性，他能忍受一點委屈嗎？」

白鐵恨道：「不能！所以他才會碎心而死！假如妳一定要把他傷心的原因歸之於失敗，那也是由於妳使他失敗的，你使他在感情上失敗了！」

月華夫人搖頭道：「不！你錯了！在感情上，

他是個勝利者，在劍法上，他才是失敗者，我不諱言，我當時的心情，我是希望新月能够將劉逸夫殺死的……」

白鐵恨叫道：「那妳爲甚麼要加入決鬥？」

月華夫人道：「我爲了救新月！」

白鐵恨怔住了，關山月也怔住了。

月華夫人又輕嘆一聲道：「你們也許不會相信，我那時若是不挺身而出，新月一定會濺血當場，因逸夫用的那一招相當厲害，功能於敗中取勝，就因爲我攔在中間，他的劍鋒偏了一點，新月才僅只傷了一點肩頭！」

白鐵恨仍自不信地道：「新月的劍法會低於劉逸夫！這的確使我不相信！」

月華夫人道：「新月的劍法空靈超脫，像他的人一樣，在品格上的確是勝過劉逸夫，所以他的劍法能勝敵而無法傷敵……」

白鐵恨感慨地道：「不錯，新月時常說，劍道即仁道，他的劍路是屬於仁者之劍……」

月華夫人黯然地道：「我也是因爲他這種氣質所心折，才毅然地拋下丈夫，跟他遠走天涯，可是講到仁道，就不能作性命之搏，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逸夫的劍路就講究辛辣狡毒，動起手來的時候，新月縱然勝了也打不過他的！」

白鐵恨不開口了，月華夫人又道：「所以那次比鬥的結果，新月已知道是輸了，他走的時候是丟下武器而走的，對一個劍手來說，那表示他終身不再用劍了！」

關山月不以爲然地道：「一次失敗算甚麼呢？大可以捲土再來呀！」

月華夫人苦笑一下道：「白駝子可以有這種心胸，你父親却不能，除非他能把從前的劍都丟開，重新練習殺人的劍術，否則儘管他高明到極點，他不殺人，終必爲人殺！」

白鐵恨長嘆一聲道：「妳那時候很不應該出來，叫他被劉逸夫一劍刺死了，他也許會好過些！」

顯然他已相信月華夫人的叙述了，月華夫人悽然一笑道：「不錯！所以他恨我，恨我不該救他，他寧願死在劍下，也不願向敵人乞饒的！」

關山月仍是不解道：「這也不能算是乞饒！」

月華夫人苦笑一聲道：「孩子！你還是不明白，像你父親與劉逸夫那種劍手，當他們一招使出後，除了他們自己改變意念其他是無法加以干擾的，所以劉逸夫那一劍刺偏，完全是因爲我介入的原故！你可別誤會他是怕刺傷我……」

關山月道：「他不怕刺傷妳！爲何劍勢會轉偏呢？」

月華夫人道：「那是他見我出來挺身護衛，便明白我的心意是不想你父親被殺死，雖然他極恨你父親，居然爲了我而放棄了那個機會，你父親自然也是明白的，所以他也放下武器，一句話都不說便走了……因此我得到你父親的死訊並沒有太大的震動，我明白那個時候他已經算是死去了……」

關山月一言不發，半晌才道：「劉逸夫的劍術可有傳人？」

白鐵恨飛快地接口說道：「有！他的兒子劉幼夫！」

月華夫人望了他一眼道：「駝翁！你是否想叫他們兄弟鬩牆，再來一次拚鬥！」

白鐵恨但笑不語，關山月毅然地道：「母親！這是無法避免的！不過你放心，只要我不敗，這場決鬥絕不會流血，我雖不會父親的仁道劍法，但至少我會繼承那種仁道的精神！」

白鐵恨與奮地大叫道：「好！這才是萬新月的兒子！夫人！妳的那頭小犬有這種胸襟，這種氣度嗎，好孩子！你眞把伯伯高興死了！」

不僅是他如此興奮，連琴挑侍書彈劍司棋等侍者面上，也莫不流露出欣忻無比的神情，那賁茗更是感動得淚水涔涔而下……

月華夫人嘆息了一聲，環顧那幾個人一眼，輕輕地道：「孩子！你……才到此地半天工夫，這座廣寒宮似乎是已經屬於你的了！」

白鐵恨笑着道：「當然了！這兒原來就是新月的，應該屬於他！」

月華夫人悵然良久，才嘆道：「你弟弟也許不如你，但是他比你年青，你應該照顧他一點！」

關山月的面上却一陣激動，大聲道：「母親！我沒有弟弟！」

月華夫人神色一黯，却是甚麼話都沒有說，良久才道：「好吧！這些我們暫且不談，現在請你把那個人告訴我！」

關山月詫然道：「那一個人？」

月華夫人道：「自然是殺死劉逸夫的人！」

關山月愕然失色，月華夫人又黯然地道：「劉逸夫是被人殺死的，那是在二十年前的事，我們恰好在泯江附近遊覽，結果遇到一個蒙面人，那人的劍法十分怪異，交手到第七招，劉逸夫便被他一劍削斷左臂，回到山上就死了！此後我四下打聽那人的下落，却始終沒有發現！因爲我不知道那人的面目，只能從他的劍法上去追索！」

關山月怔然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白鐵恨却一笑道：「你一定知道，因爲你曾經對抗過那種劍法，在巫山上一次，對彈劍時又是一次！而且兩次你都勝了！」

月華夫人也緊接着道：「那幾手劍法我看了一遍，約畧記住個大概，回來後便把它傳給彈劍，你在巫山遇到的又是誰？」

關山月一聽她說的竟是修羅七式，倒不禁大爲詫異，同時他更奇怪在巫山神女峯頭之事，這白鐵恨怎會知道的？

月華夫人見他一直在沉吟，不覺有點失望地說道：「孩子！也許你不願意說出來，那自然不能怪你……」

關山月連忙道：「不！我不是不願說，而是我也不太清楚究竟是誰殺了劉逸夫，據我所知，世上會這種劍法的有好幾個人！……」

月華夫人怔了一下道：「喔！他們都是些甚麼人？」

關山月道：「龍華會中仙魔鬼都會！」

月華夫人更奇道：「甚麼龍華會？甚麼又是仙魔鬼？」

關山月知道這話要解釋起來，話可太長了，因此他想了一下道：「母親！你不必問這麼多！你只要把二十年前那個蒙面人的身材特徵告訴我，也許我能知道那人是誰？」

月華夫人想了一下道：「那個人的身材並不太高，聲音很粗啞，我也聽不出是男是女，但以神態舉止來判斷，恐怕還是女性居多！」

關山月又是一怔，心想龍華會中會修羅七式的女性不多，尤其是二十年前，林香亭尚未接長龍華會，李塞鴻也沒有學會這種劍法，柳依幻則還是個小孩子！西門無鹽的可能性也不大，這個女子可難猜了！

月華夫人見他仍在沉吟不答，乃又催促道：「你想到是誰了嗎？」

關山月皺着眉頭道：「這倒很難決定，我雖知道幾個女子，但她們絕不可能……」

白鐵恨也點頭道：「不錯！那幾個女子雖然武功不錯，但絕不會强於劉逸夫……」

關山月詫驚道：「白伯伯，你也認識那幾個人嗎？」

白鐵恨一笑道：「我怎會認識她們？」

關山月連忙道：「那你怎麼知道小侄在巫山上所做的事？」

白鐵恨笑笑道：「我是聽人家說的，那個人也可以算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他可對你的事很清楚，當我把這件事向他詢問時，他向我提起你，說只有你才會知道！初時我並不認識你，只是在上山的時候，看到你騎的白駱駝……」

關山月一怔道：「你這個朋友是誰？」

白鐵恨道：「現在告訴你沒有關係了，那是個老和尚！」

關山月連忙叫起來道：「苦海慈航！」

白鐵恨一笑道：「老禿子也會作怪，憑他那副邪性也敢用這個名號？」

關山月怔怔地道：「這個老和尚也怪，任何事似乎都有他一份，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白鐵恨笑道：「我也不清楚，我們是打出來的交情，有一天他遊方到我所居的大青山，想偷盜我的再生靈泉，我自然不答應，結果講起手來，我的關山拳功與他的大力金剛掌對比之下，他吃了一點小虧，被我震傷內腑，然而我覺得他還算不錯，所以替他治好了內傷，從此建立了交情，他叫我駝子，我叫他禿子……」

月華夫人却聽得有些不耐煩了，連忙道：「駝翁！我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白鐵恨笑笑道：「我所知僅這麼多，剩下來的只有問這小子！」

月華夫人把眼轉望着關山月，關山月搖搖頭道：「我也不清楚了，我所知的幾個女子雖然都約畧知道那幾手劍法，功力却絕不足以勝過劉逸夫…」

月華夫人閉目深思片刻，忽然道：「那蒙面人不僅功力深厚，而且年紀可能也很大，全身骨瘦如柴，皮膚很黑……」

關山月不禁叫起來道：「我知道了，那一定是她！」

月華夫人連忙問道：「是誰？」

關山月却感到爲難了，他想到了魔女溫嬌，照一切的跡象看來也只有她最適合，可是這似乎又不太可能，溫嬌遯世多年，她怎麼會出來傷人呢？」

月華夫人又催促道：「到底是誰呢？」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道：「我想到了一位前輩，不過她從不出外走動，更不可能與人結怨……」

月華夫人暴躁地道：「這些都不必管了，你告訴我她在那裏，我自己找她去，只要見到她，我自然會知道她是否卽爲當年的蒙面人！」

關山月聞言怔了一下，說道：「母親！請你原諒我……」月華夫人一瞪眼道：「怎麼！難道你不肯告訴我？」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我曾經受過她的好處，而且答應她絕不將她下落告知任何人，再者她住的地方很偏僻，我就是說了出來，你也未必能找得到！」

月華夫人臉色一變，最後却嘆了一口氣道：「孩子！我不知道你眞正的心意是什麼，可是我沒有權利强迫你說出來，反正我知道了有這麼一個人，總有辦法將她找到的！」

（未完待續）

馬雲著

十字飛鏢

馬雲

鐵拐俠盜故事



書 292 頁　定價港幣三元

球出版社發行

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魔眼怪客

馬雲

鐵拐俠盜故事



314 頁　定價港幣三元

千面情

馬雲

鐵拐俠盜故事



書 274 頁　定價港幣三元

芙蓉女巫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全書 310 頁　定價港幣三元

鐵拐俠盜故事

奪命神童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全書 278 頁 定價港幣三元

書名	定價
無價之寶	1.40
市井梟雄	1.40
沙圈煞星	1.40
怒海龍蛇	1.40
吸血嫦娥	2.50
發新年財	2.50
殺人曲譜	2.80
中子炸彈	3.00
櫻花殺手	3.00
盜賊世家	3.00
龍王密約	3.00
牛鬼蛇神	3.00
竊心艷盜	3.00
奪命神童	3.00